

粉面刺客（技擊、鬥智、偵探故事）馮嘉·新著

假冒康爾夫伯爵的人購下大批炸藥，運往澳洲的礦場，進行一場不可告人的陰謀，而眞正的康爾夫伯爵却被人暗殺了。其內幕如何？司馬洛冒着生命危險，深入礦場，探查究竟。一幕驚心動魄的場面，將展現在你跟前。

$3.00

1036

編者話 在百物騰貴加聲四起的今日，使我們出版者百上加斤，尤其目前之紙張，油墨及各項原料飛漲中，生活指數日益高漲，本刊在盈虧計算之下，確有點吃不消之感，但又不想加重讀者之負担，祇有不計虧損，按現價發售，以報擁愛本刊二十年之厚愛，並希望擁愛本刊讀友繼續給予我們大力支持，俾能繼續爲你們服務。

** ** **

自從本刊增加篇幅印行以來，每期都不斷派專人到台灣及東南亞，遠至美國及加拿大等地，不惜財力物力去聘請名作家及名作品，務求以新讀者耳目爲宗旨。本刊自出版二十年來，每期都按照出版日期出版，從未間斷一期，這點本刊是足以自豪的。

** ** **

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粉面刺客」，是由馮嘉先生執筆，故事內容曲折，橋段離奇，驚險場面將展現在你眼前。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出秦紅先生之「復仇之路」，是繼「決鬥三十年」後又一佳作，敬請屆時購閱，先睹爲快。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綫）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廈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14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15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綫）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第103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三元 ·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環球小說
本本名著

一卷在手·得益多多



赤手空拳走天下
紫衣人
馬雲著
全書一九二頁定價港幣四元



新派武俠小說
黑色彩雲刀
龍乘風著
全書一八二頁定價港幣二元五角

俠義傳奇故事
古堡捉龍記
秦紅著
全書一八六頁定價港幣二元五角



俠艷傳奇故事
風雨斷腸情
蕭逸著
全書二二六頁定價港幣四元五角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新系機構

環球出版社印行

司馬洛傳奇故事

粉面刺客

馮嘉·文　子成·圖

命案頻發生　四出偵查忙

那個人雖然是在冬天的嚴寒之中，也冒着一頭的大汗。

這當然不是因爲熱而出的汗了。除了熱之外，另一個出汗的理由就是恐懼，而這個人的出汗就是因爲恐懼。他除了出汗之外也正在發抖。

一個老人，已經很憔悴，也很衰弱了，看來他離開死期也不會太遠，床頭几上堆滿了的各種藥瓶就可以證明這一點。他除了是年紀老之外，而且也還是百病叢生的。

但人就是這樣奇怪的，雖然一個人一生下來就是開始沿着死亡之路前進，沒有**人能够永遠活下去，每一個人都是難免一**死的，但人還是盡可能避免死亡，即使知道自己還有三分鐘的壽命，也不希望祇活兩分鐘。

而當他知道死亡是無可避免的時候，他又會感到萬分恐懼。雖然有許多人說死亡實在是一種解脫，但即使說的人亦不會願意自動走進鬼門關。

寒風在窗外怒吼着，偶然，窗門也會被風推動而發出「格格」的聲音。後來，一下「格」的聲音使這個老人在床上坐直了。

這是不同的一聲。不是窗子搖動，而是窗子開了。他可以感覺得到。因爲一陣**寒風襲進來，使那半掩着的房門，也微微**搖動了一下。在寒冷的天氣之中，這是最容易感覺得到的。是外面廳中一隻窗子開了。

老人的眼睛望着房門外的黑暗。他可以看到黑暗之中有些更黑暗的東西在移動着。

沒有脚步聲，但是一個人出現在他的門口了。祇是那陳舊的地板受到了體重的壓力而發出「吱」的一聲。

老人的臉部肌肉恐怖地痙攣着，眼睛睜得大大的，瞳孔也擴張起來，而變成散瘓。

「不……不要……」老人吶吶着說，「你殺死我也沒有用……我反正已經快死了……看我這些藥……我病得很厲害……就讓我多活這兩個月吧……」他的眼睛因他所見到的反應，忽然睜得更大，他伸出一隻震顫的手擋在臉前，似乎這就能够抵擋住面前的危機似的。而就在此時，「撲」的一聲響了。

這是槍彈通過滅音器發出來的聲音。

這顆槍彈的威力顯然是非常之强大，老人的手掌在不到一秒鐘之間就變成了一隻血掌，而在同一時間，他的前額上也開了一個紅黑的洞，好像添了一隻醜惡的眼睛。雖然不是開在正中間，也已經够了。

這顆槍彈穿過了他的手掌而進入了他的腦袋。

老人向後仰跌，撞在床邊上，然後又向側面倒下，跌在地上，把床頭几上的藥瓶都掃到地上。那些藥瓶都碎了，藥丸和藥水在地上混作一團。

沒有關係；他已經用不着這些藥了。

房外又是「吱」的一聲，那塊陳舊的地板又受了一次體重的重壓。「格」！顯然是窗門關上的聲音，因爲寒風又止了。

那個老人躺在地上，眼睛大大地睜着，眼珠呆凝，好像是兩顆玻璃珠子。當一顆槍彈進入了腦子時，死亡是馬上來臨的。祇有他的手仍然流着血，那些血漸漸流過去，接觸了那攤藥水。

× × ×

同一個晚上，另一個地方，那個女人正在浴室中洗澡。

一座豪華的住宅大厦，浴室那磨沙玻璃的窗子關着，中部用一隻旋轉的窗門扣住了，那磨沙玻璃使視綫無法透進去，而窗子雖然是正正當着風口，風刮在窗上也祇是發出虎虎的聲音吧了，無法進入窗內。她在浴室之內是感到安全而溫暖的。安全是爲了磨紗玻璃可以遮擋視綫，而溫暖除了因爲窗子閂得緊緊之外，也因爲浴室另一邊的壁上還有一隻電暖爐開着，這樣即使浴完起身，亦不會捱受寒冷之苦了。

目前這個女人正坐在一浴缸的泡沫之中，享受這個豪華的沐浴。而她與這豪華的環境也十分配合，因爲她是一個那麼美麗的女人，雖然一頂膠浴帽把頭髮掩住了，沒有髮型的帮助，那張臉仍然是那麼甜美。

一個好像單單爲了取悅男人而存在的那種美女，可能什麼工作都不會做，但有很多美麗的女人都是不需要做什麼工作的。男人會爲她辛苦工作，換取她的美麗。

她終於從浴缸中站起來了。

乒乓！窗子那隻銅質的旋轉窗門連旁

邊的一些玻璃都脫了下來，飛到浴室中央的地上，已經成爲了一塊扭曲的破銅。

她尖聲叫起來，差點跌回浴缸裏，好不容易才站穩了。這時，第二件事情就自然地跟着發生了。那窗子沒有了窗門扣着，而那裏又是當着强風的地方，窗子給風吹得砰砰地撞了兩下，然後就被向外吸了出去，砰的一聲撞在窗外的牆壁上，變成窗門大開了。

寒風直襲進來，把溫暖換走。

她並沒有想到是一顆强力的槍彈把窗門射了下來的，由於她知道窗子對面是山坡，山坡上有路，那路上可能有人，望得進窗中來。

因此她做的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她連忙彎低身子，踏出浴缸，走到窗前去，冒着使她發抖的寒風，祇讓頭部露出窗緣之上，伸手出去要把窗子拉攏。

這事並不容易。目前窗子是給强風緊壓在窗外的牆壁上了，她要與風力對抗，沒有了窗耳，不容易發力，而且風又把她吹得那麼冷。

她當然也不知道她的頭這樣伸出窗緣之上，後面襯着燈光，就已經是一個很清楚的目標了。

忽然之間，她整個人向後跌了回來，跌到地上，手脚撑了兩撑就不動了。她的面部變成了鮮血淋漓。

一顆槍彈可以把窗子的窗耳也擊去，同樣一顆槍彈擊在她的臉上，那威力是可以想像的。

她就躺在那裏，完全不動，已經死去了。

現在，假如有人在窗子對面的路上望過來，就可以居高臨下，很清楚地欣賞到她的美麗的身體。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是不會有人想去欣賞了。

那窗子給陣强陣弱的風力壓在牆上，發出着「砰砰」的聲音，跟着，風忽然有了一陣的靜止，窗子便彈回來，關上，不再打開了。

很久很久之後，才有人敲浴室的門。

那並不是因爲有人發現了這件事情，而是因爲她在浴室裏實在太久了。

「阿玲！阿玲！」外面一個男人敲着門叫道，「你可以出來了嗎？」

自然沒有應聲。外面那個是中年男人，身上穿着一件絨晨褸。他伸出舌頭來，舐舐咀唇，又敲敲門，說：「阿玲，別跟我開玩笑，我等得太心焦了！你想急死我嗎？」

還是沒有應聲。這個男人再要敲門時，就注意到了門上那個洞。他並不知道這是一個子彈洞。也許是把窗耳打掉的那槍彈繼續飛行而在門上射出這個洞的，也許是第二槍。

總之門上是不應該有一個洞的。尤其是浴室的門。

他把眼睛湊到那個洞上，就可以看到浴室之內的情形了。他馬上雙脚發軟，要緊緊扶着門框才能站住。他的嘴唇動着，喃喃着不知道在講些什麼。

終於，他作出了決定了，馬上轉身，跑回睡房中，以最快的速度脫下晨褸。他匆匆把堆在沙發上的衣服穿上了，便出門，乘升降機下樓，跑進底層的停車場，坐

上一部漂亮的硬頂跑車，開動了，駛出了大厦的花園之外。

他在街上的一個電話亭旁邊停一停，匆匆打了電話報警，然後又開車走了。顯然他是有理由不想人知道他與這個女人在一起的。

他的理由就是他是一個有妻子的有錢人。有錢的人在這個世界上通常也是頗有面子的，他覺得他決不能牽涉在一件可能招來警察的事情之中，這會宣傳開去，會弄到報紙上的。他不能肯定那個女人是已經死去了抑或祇是受了傷而已，總之他不能夠留在那裏親自動手救她，替她打個電話報警已經是仁至義盡了，假如因爲這一拖延而救不活她，這亦不能怪他。她與他根本就是偸偸摸摸的。而假如她沒有死去的話，她應該也不會把他供出來。

她是會明白的。

當他的車子回到家裏的時候，警車和救傷車也到達那個女人的家了。

這個男人住的地方則是比那個女人更加豪華得多了，有私家的花園，兩層的洋房都是自己住的。而且他還有一位美麗的太太。比較起來，他的太太是毫不遜色於那個女人的，但因爲這個是他的太太，那個女人則不是，家花不及野花香的心理就使他到那個女人的家裏去了。男人總是這樣的。

他踏入他的家中時，也是正好比較的時候。在溫暖的暖氣設備之中，他的太太正坐在梳粧枱前。

「你洗一個澡吧！」他的太太說。

「不必了，」他說，「天氣太冷！」

他幾乎說他洗過了澡。但他是不能對他的太太這樣說的。

「我以爲你今晚不回來了。」她說。

「牌風不好，」他說，「我提早收手回來！」

「這倒算是浪子回頭了，」她說，「我從來沒有聽過你會中途不賭的。反正你的錢多得輸也輸不完！」

「我還是躺一躺吧！」他說。

他進入了睡房的另一部份。這裏地方是那麼寬大，連睡房也分兩部份，梳粧枱所在的是一部份，床的所在是另一部份。兩部份之間也有一度簾子隔開。

他在床上倒下，馬上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那邊響了好一陣，才有人回答，一把充滿睡意的聲音，不耐煩地說：「喂？」

「阿顧，我是羅拔。」他說。

「這個時間打電話來幹什麼？」阿顧說。

「我剛才在你那裏玩牌。」羅拔說。

「你在做夢嗎？」阿顧說，「我一早就睡了，誰跟你玩過牌來？」

「我輸了一萬元給你，沒有現錢，明天還給你，」羅拔說，「你得證明我由九點開始就跟你賭對手撲克，既然你一直在睡覺，就沒有人證明我不是在你那裏。」

「哦，」阿顧說，「假如你還我一萬元，那我就說什麼都可以了。」

「我保證明天還你，」羅拔說，「你知道我不是吝惜的人，這個數目在我是不成問題的。」

「怎麼了？」阿顧格格地笑起來，「老妻縟得嚴起來了嗎？」

「你別管，」羅拔說，「總之明天還你一萬元就是了！」

阿顧說：「很好，很好！明天等你的一萬元。」

阿顧掛了電話，羅拔舒了一口氣，閉上眼睛，把聽筒放回電話上。

「怎麼你弄到一萬元人家都不信任你了？」他的妻子的聲音在身邊響了起來，把羅拔嚇了一跳，差點連電話都推到地上了。

「你……你……來這裏幹什麼？」羅拔吶吶着問。

「你沒什麼吧？」他的妻子微笑，「我來這裏幹什麼？我是睡在這裏的呀！」

「噢！」羅拔又舒了一口氣，閉上眼睛，想起他剛才所講的話是並沒有什麼破綻的，聽在他的妻子的耳朶裏，也祇會以爲他是在討論一筆賭債而已。他這才放下心來。

不久，他就睡着了。

不過他的睡眠是並不安寧的，老是夢見有人敲門，有大隊警探來盤問他。

後來他終於給敲門聲驚醒了。眞的是有人在敲門。已經是早上了，他的太太還在旁邊睡着，雖然也給敲門聲驚動了，却祇是發出咿唔的聲音，不願意去應門。

「誰？」羅拔問道。

「少爺，有人找你！」門外是女傭人的聲音。

羅拔馬上跳下床，披上一件晨褸，過去把門開了一綫。女傭人有點爲難地說：「這個人一定要見你，有什麼事情又不肯說，他說是對你有益的。」

屋子很大，這裏距離外面的客廳很遠，不是大聲叫喊，是不會聽到的。羅拔還是盡量壓低聲音，說：「這個人我認識的嗎？」

女傭人搖頭：「沒有來過，他也不肯說他是姓什麼的。」

羅拔想問這個人是不是警探，但是覺得還是不要問爲佳。他說：「好吧，你叫他等一等，我馬上出來！」

他關上門。他的太太又已經睡着了，既然羅拔去應門，她也不管了。

羅拔匆匆拿起電話，打給他的朋友阿顧。

「天，你又來了！」阿顧說，「你究竟想怎樣？」

「我們昨晚玩過牌之後有人找過你嗎？」羅拔問。

「你是第一個，」阿顧說，「我還沒有起床。」

「你記着那一萬元吧。」羅拔說。

「好吧，」阿顧說，「但假如你再打電話來，我要加價了！」

羅拔丟下聽筒，穿上睡衣才再度披上晨褸出去了。

聽中等着他的是一個英俊而高大的男人，打扮得很講究，羅拔看不出這是不是一個警探，但毫無疑問，這是一個精明的人。

「閣下……有什麼貴幹？」羅拔問。

「我叫司馬洛，」那人說，「我想問你一些問題，章先生。」

「什麼問題？」羅拔章問，「你是什麼人？」

「我是司馬洛。章先生，你認識一個叫顏美美的女人嗎？」司馬洛問。

「我不認識，」羅拔章說，「我不明白，你這樣一早就來吵醒我，我又不認識你──」

「我猜你今天大概還沒有看過報紙吧？」司馬洛說，「顏美美昨天晚上死掉了。她在浴室裏洗澡的時候有人開槍把她打死了！」

「我的天！」羅拔章說。他還以爲她是意外摔倒了而已。隨即他又忙說，「我不明白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你昨天晚上跟她在一起。」司馬洛說。

「我不認識這個女人，」羅拔章說，「也不明白你在說什麼。你是警探嗎？」

「不。」司馬洛說。

「那麼我更沒有必要跟你談了。」羅拔章站起來。

司馬洛却並沒有接受他的逐客令而跟着站起來。他掏出香烟來點上了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口說：「假如我是警探的話，你就更不得了了。」

「我警告你！」羅拔章說，「我不是一個好欺的人！」

司馬洛的手伸進衣袋裏放回香烟，再抽出來的時候把一隻信封也拉出來了，跌在地上。他拾起信封說：「呀，對了，我差點忘記了！」

他打開信封，把信封內的東西倒在茶几上。一叠照片。

羅拔章的臉馬上變成死灰色，幾乎像是足球的守門員一樣撲前把照片塞回信封裏，緊緊按在桌上，似乎當那隻信封是一隻鳥，一放手就會飛掉了。

司馬洛吃吃笑：「這種東西，給太太看見了是很不方便的，是嗎？」

「你……你……」羅拔章慌張地發抖着。

「我看我們最好找個僻靜一點的地方談談。」司馬洛說。

「到書房裏來吧！」羅拔章連忙說，「到書房裏來吧！」

他們到了書房裏，羅拔章把書房的門鎖上了，再打開信封，看看裏面的照片。有好大一叠，就是他與顏美美在床上的情形，每一張似乎都是一樣的。

「這是從活動電影上晒下來的，」司馬洛說，「所以差不多都是相同的。我當然不方便抬一副活動放映機來了。」

「你──你──想要多少錢？」羅拔章問。

「我問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在顏美美那裏。」司馬洛說。

「我不是在她那裏。」羅拔章說。

司馬洛又掏出一隻信封，又傾出一叠照片來。這一次的照片是比較變化多了，並不全是兩個人，有些是兩個人，有些是一個人。兩個人的是羅拔章與顏美美在房中的床上接吻，一個人的就是羅拔章脫下晨褸穿上衣服的情形。

羅拔章看得目瞪口呆。

「這也是活動電影上晒下的，」司馬洛說，「正如我剛才所說，我不想把放映機也搬來。總之大概的內容就是昨天晚上你在顏美美家裏，你跟她調情一番之後，她要先洗一個澡，你在房中等她。很高明的手段，先賣一個關子，吊吊你的胃口。」司馬洛吃吃笑。

羅拔章沒有笑，現在，再好笑的笑話他都笑不出來了。

司馬洛說：「你在等她的時候出了事，你發覺了，你就匆匆忙忙走掉了。」

「這不是昨晚的事情。」羅拔章說，「我昨天晚上──」

「也許是你的運氣不好，」司馬洛插咀說，「也許這是顏美美有意安排的吧。你看，這照片裏有一張昨天的晚報，這是不能在昨天晚上之前存在的，而且還有時鐘，清清楚楚。」

羅拔章的臉色大概再難變得更難看了。他深吸一口氣：「很好，你的貨很值錢了，開一個價吧。」

「我沒有提到錢。」司馬洛說。

「那究竟你想要什麼？」羅拔章握緊拳頭，但是不敢搥在桌上，又不敢抬高聲音。

「我想知道發生了什麼。」司馬洛說道。

「我沒有殺死你這個搭檔！」羅拔章說，「我不知道！她要錢，我可以付！你也不見得會是爲了她的死而傷心吧？你不過也是要錢吧了。」

「告訴我發生了什麼。」司馬洛柔聲地說。但這柔和的聲音之中帶着一種嚴重的意味，不知如何，就是比大聲喝叫更爲有效。

羅拔章祇好告訴他發生了什麼。

司馬洛安詳地靠在椅子上，眉頭皺着想了一會，然後說：「她事前沒有感覺嗎？她沒有害怕的表示？」

「我看不出來了，」羅拔章說，「而且，假如她知道會發生這事的話，她也沒有心情叫我去了。」

「對。」司馬洛說，「那你以前沒有看過這些你是主角的電影了？」

「當然沒有，」羅拔章說，「不然我還會到她那裏去嗎？但──你怎麼拍到這些的？」

「我？」司馬洛搖頭，「這不是我拍的。」

「你究竟是什麼人？」羅拔章問。

司馬洛好像沒有聽見他講什麼，繼續解釋：「她的梳粧鏡是嵌在牆壁上的，鏡後有一部活動攝影機。她的床的天花板上是鏡子，鏡後也是活動攝影機！」

「我不相信！」羅拔章說。

司馬洛指指那些照片：「你自己可以研究一下那些角度的，你有見過攝影機對着你嗎？沒有見過，那就是在鏡子後面的了。」

「我是說，我不相信顏美美會這樣做。」羅拔章說。

「爲什麼呢？」司馬洛問。

「她──從來不拿我的錢，」羅拔章說，「她自己的環境也像很不錯。我……我有一個印象，覺得她是愛我的。」

「這是顏美美的特長，」司馬洛說，「他能够令一個男人以爲她是愛他的。我猜，假如她去做電影明星的話，她會很紅，但當然，她也懶得去賺那些小錢了。」

「小錢？」羅拔章瞪大眼睛，「怎樣才算是大錢。」

「顏美美現在的經濟環境算是不大好了，」司馬洛說，「她的銀行存欵祇剩下三十二萬五千六百元。」

「這叫環境不大好？」羅拔章說。

「她是釣大魚的人，」司馬洛說，「你有見過人家釣大魚嗎？用一斤重的魚做餌。一斤重的魚，普通一個小家庭都吃不完了。」

「你究竟是她的什麼人？」羅拔章問，「她的——搭檔？」

「不，」司馬洛說，「她的搭檔是一個老人，病得快要死了。」

「你開槍殺了她，然後拿了這些活動電影？」羅拔章問道。

「為什麼你老是把我想得這樣壞呢？」司馬洛說，「你看我的樣子像嗎？」

「但你不可能在警方到達之前把這個拿到手的。」羅拔章說。

「很久之前我認識顏美美，」司馬洛說，「我知道她有什麼特長，是我告訴警方那裏有攝影機！」

羅拔章又恢復了難看，他說：「那麼你是——」

「我不是警探，」司馬洛說，「我不過是一個幫助他們解決困難的人。」

「天！」羅拔章用雙手掩着臉，「那你不是要錢來的了？」

「我有講過錢嗎？」司馬洛問。

「這樣，結果我還是要上警局去了？」羅拔章說。

「這有什麼不好嗎？」司馬洛問。

「沒有人願意牽涉進這樣一件醜聞之中的。」羅拔章說。

「對於有名譽有地位的人而言，這當然是很可怕的事情了，」司馬洛說，「但是照我所知，你並不是這樣一個人。你有錢，但你在拈花惹草這方面是相當出名的。假如報紙上列出你跟這個女人有關係，人們不會覺得意外，人們會說：『哦，羅拔章，當然了，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如此而已。」

羅拔章祇是洩氣地搖着頭。

「你還沒有知道顏美美是怎麼死的。」司馬洛說。

「她是怎麼死的？」羅拔章問道。

「浴室對面的山坡有路，」司馬洛說，「有人用很強力的槍和很準的槍法把窗門的門打破了，窗門被風吸開，顏美美過去關窗子，正好讓那人給她一槍。」

「我猜你們還沒有找到兇手吧？」羅拔章問。

「沒有，」司馬洛說，「不過兇手顯然不是你，因為你當時是在屋裏！」

這樣說似乎仍然不能使羅拔章安心下來。他仍然搓着雙手，發抖着，似乎感到很冷，而事實上天氣亦是很冷的。他這時才記起把書房內的暖氣機開了。

司馬洛看了他一會，又說：「假設我把這些影片都賣給你呢？連同底片？」

「你要多少錢？」羅拔章問。

「一百萬元怎麼樣？」司馬洛問。

「我沒有這許多現錢在身邊，」羅拔章說，「但我可以給你一張支票，假如你把底片都帶來給我。」

司馬洛狡猾地微笑：「我不賣，我不過是探探行情吧了。」

羅拔章憤怒地瞪着他：「這是什麼意思？」

「我祇是想試一試你到底有多害怕，」司馬洛說，「你果然是眞害怕的。你很容易證明你不是兇手，因為你當時是在屋內，而且你又不是一個會開槍的人，充其量也祇證明你當時是在場而已。你却願意出一百萬元使人知道你並不在場。」

羅拔章又沒有做聲了。

「顏美美當然沒有料到自己會死的，」司馬洛說，「但她拍下這些電影，一定肯定你會買，她不是一個儍瓜，她知道你這個人早已有風流薄倖名，就是有這樣的電影流傳出去，你也許祇會一笑置之。但她却肯定你是會買的。為什麼呢？」

「我怎麼知道？」羅拔章說。

「假如她沒有死，而把這些電影向你推銷。」司馬洛說，「你會買嗎？」

羅拔章遲疑了一下，點點頭。

「證明你忽然之間害怕會發生醜聞了，」司馬洛說，「你害怕什麼呢？你最好對我講眞話。」

「那是為了一宗大生意，」羅拔章說，「每一個人都以為我富有到錢花不完，但實在並不是這樣。我是做生意的，假如我不做生意，我這樣花錢，我的錢也花不了太久了。我現在是正在進行着一宗千萬元數字的生意。假如發生醜聞，這宗生意就可能不成功了。我的對方是一個怪人，頭腦很古板，他不高興和醜惡牽上了關係的人交易，這就是為什麼了。」

「這個人是誰？」司馬洛問。

「生意上的事情，我不能透露。」羅拔章說。

「這是一件什麼交易？」司馬洛問。

「我更不能透露了。」羅拔章說。

「好吧。」司馬洛說：「這交易可以使你賺多少錢？」

「三百萬吧。」羅拔章說：「現在的生意是很難做的。」

「你可以賺三百萬。」司馬洛說道：「那麼，一百萬是你能夠付出的最高代價了？」

羅拔章聳聳肩：「假如你要再多，我寧可不做這宗生意了。」

「你有跟顏美美提起過這宗生意嗎？」司馬洛問。

「你究竟要多少錢？」羅拔章問。

「我告訴過你我不是要錢的。」司馬洛說：「而且顏美美也不是要錢的。」

「那她究竟要什麼？」羅拔章問。

「總之不是一百萬。」司馬洛說：「她祇是要人家替她做一些事情。大約在九年前。呀，我忘了告訴你，她不像你以為的那麼年輕，她看來不超過二十五歲，但實在不是這樣。加十二年就差不多了！」

「我不相信！」羅拔章叫道。

「我現在就是要告訴你許多你不會相信的事情。」司馬洛說道：「大約九年之前，在斯拉格，有一列火車失事，你記得嗎？也許你不注意國際事件你就記不起來吧。在斯拉格，這列火車與另一列火車相撞——」

「對了。」羅拔章說：「其中一列火

車是裝滿了軍火的。死亡人數——」

「我們都知道，就用不着提了。」司馬洛說：「總而言之，事後鐵路局長自殺了，而指揮鐵路交通的人員也自殺了。」

「這跟顏美美有什麼關係？」羅拔章問。

「鐵路局長在此之前是跟顏美美暗中來往的！」司馬洛說：「而我們猜想是這樣的，顏美美使鐵路局長對她透露那列火車上裝着什麼，而指揮鐵路交通的人員受到了賄賂，故意指揮那兩列火車相撞。鐵路局長不知道顏美美要這情報是作這用途，而因為運載軍火這件事情是保密的，指揮鐵路的人並不知道，他以為是一列空火車，不會造成很嚴重的失事。當出事之後，他們當然知道了，但那時是已經太遲了，他們祇好引咎自殺。」

「我的天！」羅拔章說：「她！為什麼她要這樣做？」

「因為有人付給她很大的代價叫她做這件事。」司馬洛說：「那一次的事件是有政治作用的。那批軍火達不到某些人的手中，那個小國家的政治局勢就會改觀。自然，這多年以來，顏美美還做過一些同類的事情，但並不是每一件都有人知道，因為被勒索的人事後總是不願意做聲的。他們還是會繼續保守秘密。」

羅拔章困難地咽了兩口口涎，然後伸出舌頭來舐舐咀唇，但是說不出話來。他沒有說不相信了。

「現在，」司馬洛說：「有兩個不合邏輯的地方。第一，她不會是勒索你一百萬，而應該是要你做一件事情。第二，你並不是一個那麼怕失名譽的人，假如她要的錢太多了，你大可以不做那樁生意，而不受威脅的。你一定另有一個害怕的理由，不想這些電影落在別人的手中。我猜，就是要你五百萬你也要贖。你究竟害怕什麼呢？」

羅拔章繼續咽了一口口涎，說：「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司馬洛先生。」

「你問好了。」司馬洛說。

「顏美美假如常常做這種事情，她一定很富有了。」羅拔章說：「為什麼她還要做呢？」

「三個理由。」司馬洛說：「第一個理由就是她現在並不富有，我已經對你講過，她銀行裏祇剩下了三十多萬元。她之所以不富有是因為她愛豪賭——」

「你說得對了。」羅拔章說：「我陪她在私家俱樂部裏賭錢時——天！你看見了也不敢相信！所以我說她不會是要我的錢！」

「我不敢相信？」司馬洛吃吃地冷笑：「你認為我不敢相信的賭注在她來說已經算是小兒科了。你該看看她在蒙地卡羅、拉斯維加的賭注。她剩下了三十多萬，暫時不敢再賭了！她跟你一起去賭的那些已經不算是賭錢！」

羅拔章的咀巴又張開了。

「第二個理由。」司馬洛說：「她喜歡做這種事情，我猜這也許是一種被虐狂心理吧。第三個理由，幹這種事情是不能收手的。有人會要你幹下去，不然你就會丟掉性命了。」

「她已經丟掉性命了。」羅拔章說。

「但顯然不是因為她要收手。」司馬洛說：「現在你告訴我你是什麼理由害怕吧。」

「我的老頭子！」羅拔章說：「他警告過我，假如我鬧出什麼醜聞，他就要把財產都收回了。我看來很富有，但財權還是在老頭子的手上。他是一個很頑固——很封建的人。我不過是在他的財力支持之下做生意，假如他不支持我，我就是窮光蛋了。我花的錢不過是我賺回來的錢，沒有他的本錢我就賺不到這些錢了。」

「你對顏美美講過這個嗎？」司馬洛問。

「當然沒有！」羅拔章說：「連我自己的太太都不知道，這種事情怎好告訴女人？」

「顏美美顯然知道了。」司馬洛說。

「我不明白。」羅拔章說：「她這樣做，除要錢之外又能得到什麼。假如她明白我這個情形，她也知道我拿不出多少錢的。我拿老頭子的錢給她，怎樣報帳？」

「所以。」司馬洛說：「她要的是什麼呢？」

「我正在要問你。」羅拔章說。

「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司馬洛說：「這個跟你交易的是什麼人，是什麼交易，你不肯告訴我？」

羅拔章遲疑了一下，說：「那是康爾夫伯爵。」

「哦。」司馬洛淡淡地微笑，「那個奧國貴族嗎？」

「是的。」羅拔章說：「他是一個貴族，一個很道學的人，從來不肯接近什麼醜聞。假如他知道我有這種事情。比如說，你這些照片送一張給他，他就已經不肯跟我交易了。有些人是這樣的。」

「不錯。」司馬洛說：「不過照我所知，有些外表道學的人，正是心裏最不道學的。」

「是嗎？」羅拔章說：「但是這位康爾夫伯爵並不是這樣的。」

「這一點我暫時不能答覆你。」司馬洛：「我得查一查他的紀錄，我是聽過這個人的名字的，但是我不知道他的事情。至於你和他的交易可是什麼交易呢？」

羅拔章又顯得躊躇起來了，不過，看情形他也是非回答不可的，反正已經回答了那麼多，也不差在這一個問題了。他說：「那是一批炸藥。我也祇是一個居中的人吧了。他最近發展礦務，在澳洲買了一座煤礦場，需要很多炸藥，我可以賣給他。別人自然也可以，但是價錢沒有那麼便宜，而且不能一次過交足這許多貨。我已經事先定下了現貨，因為我知道他開礦的事情。我是很會做生意的。」

「炸藥是危險的東西。」司馬洛說。

「我知道。」羅拔章說：「不過他發展礦務是事實，這個你可以查出來的。」

「炸藥使我很感興趣。」司馬洛再說。但在羅拔章能夠中辯之前他又再說：「顏美美知道你有這生意？」

「窮，不可以對女人講，」羅拔章說：「但如有賺錢生意，那却是不怕對女人講的。」

「是的。」司馬洛說：「顏美美大概對這生意也很感興趣了。」

「是的。」羅拔章說：「想起來，顏美美幾次要求我介紹他跟康爾夫伯爵認識，她說她對這個伯爵很感興趣。自然我不肯，第一我不能找到一個藉口介紹一個不是我的太太的女人給他，第二我也不想把一個我自己喜歡的女人介紹給他，雖然他不會把她搶去。」

「眞有趣。」司馬洛說：「她對伯爵很感興趣。她以前早已經把兩個國防部長弄得神魂顚倒了。我告訴你，顏美美的目的很可能就是這個康爾夫伯爵。假如她向你出示那些電影，你就非介紹不可了。」

「但——」羅拔章說：「既然她那麼有辦法，也不一定要我介紹吧？」

「所以。」司馬洛說：「她顯然不單是要你介紹而已。」

「那麼她要的是什麼？」羅拔章問。

「她有這些電影，她可以破壞了你這筆生意之外，還可以使你成爲一個窮光蛋。」司馬洛說：「所以她叫你爲她做什麼，你都要做了，是不是？」

「差不多什麼都做。」羅拔章說。

「這就是了。」司馬洛說：「可惜她已經死了，我們不知道她要你做的是什麼。她的計劃還沒有成熟，她就死掉了。也許你應該多謝上帝，她死得早一點！」他站起來：「我也得走了！」

「那我怎辦？」羅拔章問。

「你？」司馬洛說：「你繼續做你的生意好了！假如有什麼特殊的新發展，打這個電話給我吧！」掏出一張名片來放在他的面前。沒有銜頭，連名字都沒有，祇是一個電話號碼。「你多數找不到我的，但不要緊，你可以留話，接電話的是絕對可以信任的人。不過我贊成你最好別用家裏的電話。」

「那麼——我不需要上警局作證了嗎？」羅拔章問。

「你昨晚不在那裏。」司馬洛微笑，「究竟你昨晚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有一位朋友可以證明我是在他那裏玩牌。」羅拔章說。

「我看這位朋友你是用不着了。」司馬洛說：「因爲反正也不會有人問你。」

羅拔章難以置信地看着司馬洛開門出去，難以置信自己的好運。他送司馬洛到門口，忽然又把他拉住，低聲說：「但昨晚開槍那人，他一定知道我在那裏的。」

「你認爲這個人會到警局去告發你？」司馬洛問。

「不。」羅拔章說：「但——但是——但是——」

「假如他要殺死你。」司馬洛說：「你昨晚出門的時候就已經死了。」

「但——但——你今天來過，情形也許又會不同了。」羅拔章說。

「也許沒有很多人知道我來過找你。」司馬洛說：「而且我們的談話，你我都不會宣傳出去的。自然，我們會盡可能快點找到這個人，不過假如這個人決定向你放冷槍，也是無法提防的。祝你好運！」

司馬洛走了，羅拔章則像一具行屍似的回到樓上他的房間裏。司馬洛那句放冷槍的話使他覺得這是他有生以來最寒冷的一個冬天。

他回到房間裏，他的太太似乎也覺得寒冷，所以她整個人都鑽進被子下面，看不見了。

羅拔章鑽進被內。

「那是什麼人找你？」他的太太在被下問。

「哦。」羅拔章說：「一個人來找我——推銷一些東西吧了！」

「什麼東西？」他的太太問。

「不知道哪一個傻瓜告訴他我喜歡那種照片，你知道的，那種男女一起的照片。」羅拔章扯了一個與事實距離並不太遠的謊。」

「你買下來了？」他的太太問。

「我當然沒有買下來。」羅拔章說：「我把他趕走了！」

「你爲什麼不買下來？我也想開開眼界！」她說。

「家裏放着這種東西有個什麼好？」羅拔章說。

「唔！」他的太太咕咕笑起來：「你原來是這樣的一個正人君子！」

× × ×

司馬洛在離開了羅拔章的住所之後就沿着街步行着，抵受着那寒風的侵襲，直至一部黑色大汽車駛來，到達他的身邊，停下來。車門打開，他坐了上去，就給包藏在溫暖之中了。車子又開動了。

他旁邊的是一個相當肥胖的人，戴着鋼邊眼鏡，穿一件厚絨大衣，大衣裏面是一套西服，都不是很名貴的東西，但是是很實用的東西。這就是司馬洛目前的「上司」了。他就是莫先生，一個國際情報組織的主持人之一，而司馬洛則常常是他的「傭員」。因爲司馬洛並沒有興趣接受一份固定工作的約束，然而莫先生給他的酬勞總是使他十分滿意，也很能滿足司馬洛的冒險慾，所以他們總是合作得很好的。這一次又是。

「他說了些什麼？」莫先生問。

司馬洛又伸手進內袋裏，掏着一隻烟匣大小的錄音機，交給莫先生：「都在這裏了。我答應警探不會找他的麻煩，不會吧？」

莫先生把錄音機開了，把錄音的內容放了一次，說：「不會，這件事，的確是不方便張揚開去的——對於我們來說。」

「那最好。」司馬洛說：「我就怕他怪我不遵守諾言。至於這個康爾夫伯爵，究竟是何許人呢？」

「名字是聽過了。」莫先生說：「不過不大清楚，要查一查資料。但正如你所講，我對炸藥很感興趣，因爲炸藥是危險的東西。尤其是大批的炸藥！」

「顏美美顯然是企圖威脅羅拔章在這椿炸藥生意上做些什麼手脚。」司馬洛說：「她死了，並不就等於這件事情是已經結束了。她不是一個人做這件事情的，她還有後台，而她的死，證明她的後台也有對手，她的死就是因爲對手要制止她的後台實行他們的計劃。」

「用不着你提醒我。」莫先生說：「我也是一樣想法的。」

「我猜那個開槍的人一定很生氣羅拔章了。」司馬洛說：「羅拔章還有點良心。一離開之後馬上去報警。我猜開槍的人本來是打算去把那些電影拿走的，但警察來得太快了。」

「警察來也許不一定會發現那些電影。」莫先生說：「他們還可以遲一點去拿。他們計算不到的是你知道電影的事，因爲顏美美是你的舊情人！」

「唉，別提好不好？」司馬洛說。

「我不過是提醒你，你有這個弱點吧了。」莫先生說。

這一次，顏美美死得離奇，莫先生馬上給驚動了，由於死者是顏美美，於是司馬洛也給牽進來了。

「我們得找到李昌。」司馬洛說：「顏美美正在幹着什麼，李昌一定知道。李昌是替她弄攝影的專家，這一門學問是顏美美一直學不會的。」

「我們還找不到李昌。」莫先生說：「但是我們找到了殷鳳。」

「她有什麼綫索提供嗎？」

「還沒有問她。我覺得這件工作亦是由你來做較爲好一點！」

「天！你又來虐待我了！」

「這是虐待？」莫先生微笑：「殷鳳不是跟你要好的嗎？另一位舊情人！而且目前她並沒有男朋友。」

司馬洛嘆道：「我想也是我去跟她談談的好。反正這件事情你是做不來的！」

車子停下來了。莫先生一指：「前面十一號四樓就是了。」

× × ×

殷鳳在上次與司馬洛見面時也是四年之前，那時她是二十八歲，所以現在她是三十二歲了。她看來也像。

司馬洛進入她的屋中，她關上了門。

「我還以爲你已經把我忘記了。」殷鳳說：「但你還記得我，還記得我幾歲！」

「誰說我已經忘記了你？」司馬洛在沙發上坐下來，「不過我這個人老是到處跑，總是忙，很少機會去探老朋友的，近來幹些什麼？」

「還不是老本行？」殷鳳說。

她的老本行就是冲晒和剪接。

「你是一個很本事的女人。」司馬洛說：「有一門專門本事，生活不愁。」

「多謝你。」殷鳳說：「我也很感激你這樣關心我，來到此地，還千方百計查出我的地址來看我。很可惜，今天却不是一個好日子，顏美美死了。」

司馬洛苦笑：「你在早餐之前就已經看過報紙了？」

「是的。」殷鳳說：「好了，你究竟要什麼呢，司馬洛先生？」

「我想找到李昌。」司馬洛說：「我想既然我們是老朋友，你假如知道他的所在，你一定會告訴我吧？」

「當然了！」殷鳳說。

「你不奇怪我爲什麼要找李昌嗎？」司馬洛問。

「我不是已經知道了嗎？」殷鳳說：「因爲顏美美的死。」

「你不奇怪顏美美爲什麼死嗎？」司馬洛問。

「不。」殷鳳說：「這不是我的工作。」頓一頓，「但我猜你不是想告訴我爲什麼，而想我告訴你爲什麼，是嗎？我告訴你，我不知道爲什麼，但我今天晚上帶你去找李昌，你最好別忘記帶你的槍！」

「李昌不是一個暴力的人。」司馬洛說。

「他不是。」殷鳳說：「但是可能有暴力的人跟他在一起。他一直在向我埋怨顏美美要甩掉他，因爲他太老了。假如不是我知道李昌不會用槍，我就會懷疑是他殺死顏美美了。」

「他會這樣做嗎？」司馬洛問。

殷鳳聳聳肩：「很難講，顏美美待他一向都不能算好！」

「這一次，」司馬洛說，「李昌告訴你她要撇開他了。」

「聽他的口氣是這樣，」殷鳳說，「顏美美最近知道了李昌有些工作要我替他做，她就不滿意，她說既然李昌要找人代替，她何必要李昌呢？她不如找個年輕的人做更好了。」

「你不是替顏美美工作的吧？」司馬洛問。

「我才不會替她工作，」殷鳳說，「不過，她亦沒有跟我接頭。」

「李昌知道他可能受到拋棄，就忍受不住，爆發起來了？」司馬洛問。

「我們還是不要瞎猜吧！」殷鳳說，「最好就是問他。」

司馬洛看看錶：「現在距離天黑還有好一段時間。」

「我跟你到街上走，似乎不方便。」殷鳳說，「還不知道不應該被什麼人看見，所以我們祇好留在屋裏了。」

「我們在這裏有什麼好做的呢？」司馬洛問着，又後悔有此一問了。

「你還是在這裏睡一覺吧！」殷鳳說，「假如你不想睡覺，也可以看電視。」

他說得對，司馬洛還是選擇了睡覺。

當他醒過來時天已經黑了，殷鳳把他搖醒，「起來吧，晚餐弄好，吃完了，我們要出動了。」

× × ×

他們在天黑之後又要出去。

殷鳳的車子在街上兜了兩個圈，說：「他已經回來了，窗口有燈光，他今天回來得特別早。」

她把車子在街口停下，然後下車步行回到後面的一條街，登上黑暗的木樓梯，到了頂樓的一個門口前面，殷鳳按門鈴，他們可清楚地聽見鈴聲，但是沒有人應。

殷鳳皺眉看着司馬洛，司馬洛說，「也許他睡着了。」

「小孩子才會睡到聽不見門鈴聲。」殷鳳說，「老人很少這樣的。」

「情形有點不對了，」司馬洛說，「我看我們還是自己進去吧！」

他掏出一些東西，在門鎖上弄了一會，門就開了，不過門祇開了一點，裏面還有防盜鍊繫着。

「你提醒我帶槍來。」司馬洛的手中又出現了槍。

「不要把人家的門打破。」殷鳳說。

「這門不值多少錢，」司馬洛說，「我相信我賠得起的！」

他在槍咀上旋上滅聲器，開了一槍，防盜鈴的根也給打脫了，他們推開門進去，殷鳳首先摸到燈掣把燈開亮了。

那簡陋的廳中並沒有人，他們看見的燈光是從開着的睡房裏透出來的。司馬洛

說，「他一個人住嗎？」

「他沒有親人，」殷鳳說，「但住的地方又不能太小。他需要地方工作和放置他的器材。」

他們向睡房走過去，那古老的木板地承上了人的重量就發出吱吱的聲音。他們到了門口。

他們看見了老人。

倒在地上，額上一個子彈洞，身邊那些破了的藥瓶，流出來的血與破瓶的藥水接在一起，血早已凝乾了，而藥水也乾到成爲很濃的糖漿水，就是那個老人，他是比顏美美先死的。

那些乾了的藥水差不多可以作爲時間的證明。

「我的天，」殷鳳說着就退到外面，坐在沙發上用雙手緊緊地掩着自己的臉。

司馬洛在屋內走來走去，小心地觀察着。既然大門是鎖着的，而且還下了防盜鍊，因此兇手就不可能是從大門出去的了，然而兇手又不在屋內，李昌的手中沒有槍，他當然也不會是自殺的，而且假如是自殺，彈孔的旁邊亦不會沒有火藥痕，司馬洛走到廳中的窗前，隔着手帕推推窗子，窗就開了，一陣風吹進來，窗閂並沒有推下去。

這窗外並不是當風的地方，所以雖然窗子沒有下閂，也不會因爲受到風吹而幌動的。

司馬洛伸頭出外望望，看見水渠通到天台，那是舊式的水渠，又粗大又粗糙，又有很多地方有鐵箍嵌入牆內，爬起來是不太困難的。

自然他不會馬上到天台去視察，人已經死了，兇手當然是已經走了很久了。

司馬洛回到殷鳳的身邊，溫柔地攬着她的肩：「安靜一點吧，你又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

「別吵，」殷鳳說，「我是在想，李昌叫我做過一些什麼，還有一些什麼留在我家。」

「還有什麼留在你家？」司馬洛問。

「沒有，」殷鳳說，「我替他做的，都已經還他了，但也許有人還不知道，」她的雙手離開了自己的臉，執住司馬洛的兩臂：「你們還有沒有人？也許會有人企圖進入我家裏——」

司馬洛馬上明白她的意思，也馬上就行動，走過去拿起電話，打去與他的「上司」聯絡。他這位上司就是莫先生。莫先生是主持一個龐大反罪惡情報組織的，司馬洛雖然不是莫先生的下屬，但他會游擊式地替莫先生辦一些難辦的案子，賺取可觀的酬勞——以及他所喜愛的冒險機會，現在就是這樣一件事情。

殷鳳在他打完了電話之後，她已經起來，在李昌的房間裏探頭探腦的。

司馬洛跟着她，看她的樣子，她似乎要找一件什麼，似乎也知道她要找的是什麼，司馬洛說，「你究竟要找什麼？」

「一些綫索。」殷鳳說，「李昌不是一個會這樣容易就給殺死的人，他不會完全不知道！」

「你是說他早知道了？」司馬洛說。

「很可能。」殷鳳說。

「假如他知道，他還不逃走？」司馬洛說：「在這裏等死。」

「他逃到什麼地方去？」殷鳳說，「他是個老人，他又患上了絕症，醫生說他還有不超過一年的命，而顏美美在這個時候要撇下他！」

「絕症？」司馬洛說，「這是一個相當古老的故事了。」

「發生在年輕人身上就好像是電影故事，」殷鳳說，「發生在老人的身上就不同了，很難找出一個老人就這樣老到死掉了的，總是死於某一種病。這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不過李昌雖然老，却似乎比顏美美更機靈了。顏美美顯然並不知道自己會死，死得可以說是不明不白。」

「也許是吧！」殷鳳說着還是在隣房間裏團團轉着。

「你究竟在找什麼？」司馬洛問。

「一些綫索。」殷鳳說。

「怎麼你忽然有興趣做起偵探來了。」司馬洛問，「剛才在你家裏的時候，你還是說你不願意管太多事情的。」

「因爲李昌死了，」殷鳳說，「我想活下去，我在李昌死前跟他交易過，我不知道殺他的人是誰，以及爲什麼殺他，但我很想知道，我會不會也有危險。」

「讓我們來做這工作好了。」司馬洛說，「你可以回到家裏休息一下，我們可以保護你。」

「不必了，」殷鳳說，「讓我來吧，我比你們了解李昌。奇怪，那東西到什麼地方去了？」

「什麼東西？」司馬洛看着她，實在感到莫名其妙。

殷鳳站在那裏，打量着角度，說：「他死時是坐在床上的，他中了槍，倒下來，把藥瓶都推倒了。因此放槍的人是在房門口放槍的。」

「也許是從窗口射進來的，」司馬洛說，「這種事情自然有警方的專家去研究出來了。」

殷鳳忽然走上前去，把床頭之上掛着的一隻手掌大的牆飾拿下來了，那是一隻金屬框子，框着繪在玻璃上的彩色聖誕畫，也許是上次聖誕留下來的東西，他們看到這後面的牆壁上原來有一個銀元般大的破洞。

殷鳳把那牆飾翻轉過來交給司馬洛，司馬洛就注意到這東西是有點異樣的，正面是繪上了彩色圖畫的玻璃，但從後面看，那圖畫就完全不見了，祇是一片透明的玻璃，換句話說，這東西掛在牆上，就把牆上那個破洞遮住了，但是假如有人從那破洞裏窺進來的話，却不會給這牆飾影响視綫。

「這就是你要找的東西，」他問：

「不，」殷鳳說，「但亦可以說是我要找的東西的一部份，他對我提過有一副電視錄映錄音機，但是現在却找不到！」

她忽然跑到床邊，鑽進床底。

「喂，小心點！」司馬洛說，「別把綫索都破壞了。」

「我現在是在替你找綫索，」殷鳳說，「這種綫索是你們找不到的！」

司馬洛也在地上伏下來，望進床底，

看見殷鳳正在把牆脚嵌的木板移開，拿下來了一塊，假如她不是拿下來了一塊，也許就連司馬洛都不會注意到那牆脚的木板是相當之高的，普通牆脚的木板大約是半呎高，而這裏却有一呎半高。現在殷鳳把這塊木板移開來了，司馬洛才想起這一呎半高乃是相當方便的高度，假如牆後有空隙的話，就可以移開木板而鑽進去。

殷鳳也正是這樣做，她把木板移開，上半身鑽了進去。

司馬洛問道：「你找到什麼？」

「你以爲我找到什麼？」殷鳳問，「我剛才對你講的是什麼？」

司馬洛當然沒有忘記她剛才講的乃是一副電視錄映機，他馬上回頭，看看角度，心中就大爲興奮，因爲那個牆洞就是正正對着門口的，假如牆洞後面就是錄映機的鏡頭所在的話——

殷鳳弄了一會，又爬出來了，拖出來一副方形的電器，樣子有點像那些舊式的大型錄音機，司馬洛知道這不單是錄音機，這還是電視錄映機和放映機。

「全套都在這裏了。」殷鳳說，「錄映機裝在上面，暫時可以不管，先看看這個。」

司馬洛連忙如獲至寶地接住了。

「錄映帶已經在裏面了！」殷鳳說，「連同錄音。」

「我們祇要找一副電視機——」司馬洛說。

司馬洛知道那牆壁裏面一定還留着一副錄映機，但是現在他們祇需要這一副放機就行了。

「廳裏就有一副電視機！」殷鳳說。

「你以爲……」司馬洛說，「你以爲會不會他把兇手行兇時情形錄映下來？」

「我認爲大有可能。」殷鳳說，「只要放出來看看就知道了。」

那外面的客廳中的擺設雖然並不豪華，但是却有一副很好的色彩電視機，殷鳳很迅速地把電綫接駁好了，扭開電視機，電視機上出現的還是彩色的畫面，他們可以看到李昌站在睡房的門口。

「但是他死時是穿着睡衣的。」司馬洛說，「而且是在床上！」

「這可能先錄下來的！」殷鳳解釋。

他們聽見和看見李昌開口說話了，李昌說：「她拋棄了我，所以我出賣了她，但是我現在發覺這可能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我可能會因此而死……」

電視上的畫面就沒有了。

「怎麼了？」司馬洛焦急地說：「出了毛病嗎？」

「等一等，」殷鳳說，「再看看。」

忽然之間，畫面又出現了，這時，他們就可以看到李昌死前所看到的情景，亦聽到李昌死前所講的話。

就是看不見李昌，假如看見李昌就看不到房門口了。

忽然出現就是房門口，他們聽到地板上發出的「吱」一聲，看見一個穿着黑色衣服的人出現在房門口外，手上拿着一把裝了滅音器的手槍。

「一個女人！」司馬洛說。

她的槍並沒有舉起來，亦不是伸前去，祇是在腰間的高度，他們此時又聽見李昌的聲音了，由於李昌不是對着鏡頭，錄映機就祇能够錄下他的聲音而已，錄下的形象則是屬於那個女刺客的了。

李昌吶吶着說：「不……不要……你殺死我也沒有用……我反正已經快死了……你看這些藥……我病得很厲害……就讓我多活這兩個月……吧……」

李昌一直這樣說着，那個女刺客就一直這樣拿着槍看着他，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似乎讓李昌有一段時間感到恐懼。跟着她手中的槍吐了一次火，「撲」的一聲响，老人的聲音就斷了，跟着就是藥瓶給推到地上打碎了的聲音，還是看不見老人李昌，也不看見那些藥瓶是如何跌下來及如何碎裂，祇是聽見聲音，由於錄映機的鏡頭是一直對着門口的，但那塲面是可以想像的了。

那個女刺客停留了幾秒鐘，似乎是要肯定老人已經死去了。當她肯定了的時候，她就把槍插回腰間的黑色槍袋裏，消失在房門口的視綫範圍之內。

電視上看到的就是那個空白的門口，沒有人也沒有動靜，司馬洛則馬上解說隨後發生的事情。他說：「她出去了，是爬窗子出去的，明白嗎？她可能沿着一根繩子爬下來，有窗子旁邊的水渠攀扶，這應該不是困難的事，她回到天台上走了。」

「爲什麼她不開門出去呢？」殷鳳說，「要爬得這樣辛苦。」

「開門出去可能碰到人，」司馬洛說，「爬水渠上去，則中途碰到什麼人的機會都較微的。」

這時，電視機上就沒有了畫面。

「唏！」司馬洛叫道：「是誰把錄映機關掉的？李昌已經死了，應該繼續錄下去。」

「自動感光掣，」殷鳳解釋道，「有人動作錄映機就會開動，沒有人動作之後十秒鐘左右，就自動關掉了。」

「假如這個女人就站在那裏不動呢？」司馬洛問。

「沒有人能够站着完全不動的。」殷鳳說，「除非是一具屍體，一個人站着不動，那是你的眼睛看不到的動作而已，其實是難免會有一點動作的，眼睛可以受騙，但儀器不會受騙。」

這樣說着的時候，電視機上又出現畫面了，司馬洛心中一跳，因爲這表示他們可能看到李昌死後還有些什麼人來過，正如殷鳳所說，這是自動感光掣，一有人動，錄映機就自動錄映了。

這一次的畫面却很糟，就像電視機的聚光槍壞了似的，光的是一塊，暗的是另一塊，司馬洛瞇着眼睛也不能看清楚來人，祇知道來者是一男一女。

「這就是我們。」殷鳳說。

殷鳳一按遠距離控制器，電視就熄了，她說：「這證明了兇手走了之後，就祇有我們來過。」

「可以再看一遍嗎？」司馬洛問。

「當然可以。」殷鳳說。

她把那些錄映帶再放了一次，而這之後又再放了六七次。

司馬洛小心地看每一次，就像每一次都有所不同似的，其實他是要看看自己有沒有忽略了什麼。他相信沒有忽略什麼了

，不過他因而有了許多疑團，在提出疑問之前他先說：「好好地保護這錄映帶，因爲這是很重要的綫索和證據。」

「錄映帶現在保護得很好，」殷鳳說，「衹要你不去碰它就很安全了，現在，我看我們可以叫救傷車來了吧？」

「用不着這樣急，」司馬洛擺擺手，緊皺着眉頭，「讓我們先來研究一下吧，反正叫救傷車也帮不了他什麼忙了，現在沒有人能救他了。」

「好吧，」殷鳳說，「你想研究什麼呢？」

「首先就是，」司馬洛說，「爲什麼我們出現在畫面上的映像那麼糟，而那個女刺客的映像却是那麼清楚呢？」

「這是光綫的問題？」殷鳳說。

「但我們是開亮了廳中的燈，而那個刺客是在黑暗中呀。」司馬洛說，「難道我們的光綫反而不及他那麼充足？」

「這正是李昌本事的地方，」殷鳳說：「那個兇手是在黑暗之中出現的，在這樣的光綫之中，大槪衹有李昌才能够攝影得這樣清楚了，叫我去幹，我也沒有這個把握，就是因爲他把光圈調整到可以拍攝黑暗之中的東西，我們開了燈，光綫就太强了，曝光過度，於是效果就不行了。」

「唔，這倒是很簡單的，」司馬洛說，「至於他的病，顏美美知道嗎？」

「我知道，」殷鳳說，「韓美美知道不知道我就不敢講了，但我相信她不知道，因爲她根本就不關心，她知道李昌是死心塌地的。一隻牛，吃的是草，擠的是奶，不見得她會常問候李昌的健康，而李昌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也不見得就會告訴她，當然李昌健康退化，她是看得出來的，她就是嫌李昌的工作能力衰退了。」

「是什麼病？癌嗎？」司馬洛問。

「這個時代當然是了。」殷鳳說，「人老了總是會有一種病要致死的。」

「這一次顏美美是估計錯誤了。」司馬洛說，「他以爲李昌是不會出賣她，就是出賣她，但是出賣她的什麼呢？」

「我怎麼知道？」殷鳳說，「你以爲我是神仙嗎？」

「總而言之，」司馬洛說，「顏美美一定就是因爲李昌出賣她而死掉了，她正在進行着一項計劃，李昌就把她這個計劃洩漏出去，有人要制止她，就把她殺掉。顏美美一死，李昌也不能留了。」

「看來下手的不會是主使顏美美的人，而是敵對的人，」殷鳳說，「不然的話就應該單是李昌死，顏美美不會死的！」

「看來是這樣，」司馬洛說，「可惜我們不知道兇手是誰。」

「怎麼？」殷鳳說，「電視錄映帶上不是已經清清楚楚地給你映出來了嗎？」

「豈有此理，」司馬洛說，「到這個時間還來賣弄什麼攝影技巧？乾乾脆脆在錄音上講一個名字不是簡單得多了嗎？憑一張臉找一個人很麻煩，憑一個名字就容易得多了。」

「你有沒有想到李昌可能並不知道什麼名字？」殷鳳說，「和他交易的是那一種人，你現在大槪也可以猜想到了。你以爲這種人是這樣容易透露自己的姓名和身份，甚至親自出馬的嗎？」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搔着後腦，似乎在這裏，殷鳳是比他聰明得多了，「唔——你知不知道顏美美正在進行的是怎樣一個計劃？」

「我不知道，」殷鳳說，「但現在我也不拒絕知道了，雖然這事情與我無關，但我相信有些人相信我已經有很密切的關係了，事實上，你使我跟這件事情有了密切關係了。」

「我們會保護你的，」司馬洛說，「你用不着担心。」

「你告訴我不用担心也沒用，」殷鳳說，「這個兇手的槍射得那麼準，很可能一會兒我一踏出門口就吃兩顆槍彈了。」

司馬洛搖搖頭：「你少担心吧，這是一個很高級的殺手，在沒有把握的時候不會開槍的，打中一個人不是難事，打死了人之後逃走才是困難的事情，我們知道她可能殺我們，她就要很小心了。她得先肯定有沒有人埋伏，此外還要肯定殺了我們有沒有什麼用處，沒大用處就不下手。」

「謝謝你。」殷鳳說，「剛才我是十分害怕，我現在則衹有九分害怕，現在，你再告訴我是爲什麼死的，讓我變成是八分害怕，或者是十分害怕吧！」

司馬洛告訴了她顏美美死亡的情形，，正如殷鳳所講的，現在她與這件事情已經是有了很深的關係了。

當司馬洛講了之後，殷鳳沉默着，思索了好一陣，然後搖搖頭：「眞對不起，假如你問我，我回答你的就是我對這件事情是一無所知的，我甚至沒有聽過這個什麼康爾夫伯爵。」

「李昌叫你替他做的是什麼呢？」司馬洛問。

「準備一些特殊的菲林，」殷鳳說，「我跟他都是專家，我們能够吃這行飯就因爲我們是能人之所不能，市面上買到的菲林，常常是不適合我們用的，因爲我們總不是在一般人認爲是正常的情況之下運用，所以，這些菲林就要經過特別的加工才能够應用，我最近就是替他做這些了。包括他剛才把兇手拍攝下來的錄映帶，所以我知道他應該有這副錄映機的存在。」

「當然，也包括羅拔章與顏美美一起纏綿時所用的菲林了。」司馬洛說，「那些場面通常都不會是在明亮的燈光之下進行的，要拍得清清楚楚，可眞不是容易的事情。」

「是的，」殷鳳說，「老實講，我也是衹能依他的指示而做吧。此外他還要配合他在攝影方面的技巧，用鏡頭配合光綫的判斷力，單單是我一個人，我是做不到這些的。」

「衹是替他把菲林加工。」司馬洛說，「而沒有替他做冲晒的工作？」

「沒有。」殷鳳說。

「這眞可惜，」司馬洛說，「他沒有託你冲晒什麼，假如有的話，你就可以看到內容，也可以提供一些綫索了。」

「問題就是在這裏，」殷鳳說，「凡是他要冲晒的，一定是不適合讓太多人看到的，所以這工作就要他自己來做了。他雖然信任我，但是讓我看見了，也到底是不方便的。」

「也許他這樣是救了你一命。」司馬

洛說，「假如你看到得太多，你現在也許不會活着了。」

「你現在又使我十分害怕了。」殷鳳說，「而且感到很冷了。」

「運動一下好了，」司馬洛說，「找找李昌的黑房吧，看看黑房裏有什麼？」

殷鳳點點頭，走進一間房間裏，馬上就關上了門，由於那是黑房，進去之後就馬上關門，假如是保護得更小心的黑房，甚至裏面還會再有兩重門，先進入了第一度門，關上了，進入黑暗中，再推開第二度門，關上，然後開亮紅燈，紅燈是不會令菲林走光的，殷鳳走進入了黑房之中，司馬洛則點上了一根香烟，在廳中坐着，尋思起來。

後來，殷鳳出來了，對他搖頭說：「裏面什麼都沒有。沒有未完成的作品。」

「會不會是給破壞了，或者拿走了？」司馬洛問。

殷鳳想了一想，搖搖頭：「我看不會吧。起碼沒有破壞什麼。假如拿走了什麼的話，這個人對這種事情也得很內行才行，因爲外行的人一進去就可能把許多東西碰翻了。我看這個美麗的女刺客不會連這一門學問也精通吧？」

「很好，」司馬洛一攤兩手，「照目前的情形來看，殺死顏美美的人衹是要制止顏美美正在進行中的計劃吧了。不論顏美美正在進行着的是一項怎樣的計劃，她一定告訴李昌，李昌却把這個秘密出賣了，爲了這秘密，顏美美死了，顏美美死了，李昌也非死不可了，就是這樣簡單。」

「就是這樣簡單？」殷鳳說，「你的意思是事情就這樣結束了嗎？」

「當然不是，」司馬洛說，「我們祇是初步知道了顏美美和李昌是怎麼死的，此外我還要找出原因，找到兇手，找到主使顏美美的人，以及要查出這個康爾夫買炸藥的事情爲什麼這樣重要。」現在把電視再放一次吧！」

殷鳳又把他看過了許多次的那段電視錄影映片再放出來一次。當然是不會有什麼變化的，假如有什麼不同的地方的話。那就祇是司馬洛剛才沒有注意到的了。

司馬洛很小心地注意着那個女刺客的來與去。當她去了之後，瑩幕上黑暗下來，殷鳳便把錄映機再熄掉了。

「這東西不能凝住嗎？」司馬說，「我想把畫面凝住，看清楚這個女刺客的模樣。」

「對不起，」殷鳳說，「你在這方面應該也是有點知識的；電視的畫面之所以形成，是因爲在一段非常短的時間之內，許多小點相續出現在瑩幕上，眼睛的功能沒有那麼快，所以錯覺以爲這是一幅畫了。這和電影不同，電影是一格一格的畫面迅速閃過，每一格都有一點不同，所以就變成有動作的畫面了，假如停格，就是一幅照片，也許稍爲模糊一點。但電視是不行的，一凝住，就什麼畫面都沒有了。」

「我知道，」司馬洛說，「我不過問問吧了。總而言之，我是希望有這個女殺手的照片，這樣就可以方便在擋案裏找尋了。不過我可以叫莫先生總部的人用攝影機拍照片，從電視機上拍照片是比較難一點，但是——。

「但是你忘記了我。」殷鳳。

「我沒有忘記你呀，」司馬洛說，「我現在還是正在跟你在談話。」

「你忘記了我就是一位專家，而這裏就有一流的器材！」殷鳳顯得不大服氣地吹着咀。

「呀，對了，對了，」司馬洛說，「我眞笨！很好，你現在就做吧。」

殷鳳又進入了黑房之中。司馬洛呆呆地坐在廳中，想着這兩個女人，和那個老頭子。一個女人死了，一個老頭子也死了。還剩下這個女人活着。

× × ×

莫先生的寫字間是現代化的，裏面設備新型而實用，但是似乎稍欠單調。但莫先生這個人向來就是單調的，似乎他除了工作之外，對其他東西就全無熱心了。沒有烟、酒與女人，而司馬洛甚至懷疑他可能是根本不睡覺的。

莫先生說：「康爾夫伯爵這個人我巳經查清楚了他的紀錄了，無懈可擊，他的確是一如羅拔章所講的那種人。有見過他嗎？」

「沒有。」司馬洛說。

「這就是他的照片，」莫先生說，「看清楚吧。」他把一張照片遞過來。

司馬洛拿起照片看清楚了。一如他想像中的那種貴族模樣，一頭棕色的亂髮，還有一把大鬍子。一位西方的美髯公，他可能不大講究髮型，但那把鬍子則看來是很小心保養的，很可能別人叫理髮師傅護理頭髮，而他却是護理鬍子。

司馬洛把照片交還：「這是一個很容易認得的人，看一眼就不會忘記了。」

「另一方面，」莫先生說，「假如他把鬍子刮光，頭髮剪短，梳得齊齊整整，那你就是他的十年老友，你也不會認得他了。」

「我倒不担心這個，」司馬洛說，「我了解這一種人。你可以說服他把一隻手砍下來，但不能說服他把鬍子刮掉，你知道爲什麼嗎？因爲沒有了一隻手，他還可以像一個貴族，但是沒有了鬍子，他就不像什麼了。」

莫先生又把另一叠照片遞過來：「這就是我們的女刺客了！」

司馬洛看見這一叠則是放大得多的照片，而且有許多不同的角度。電視上所能見到的每一個角度，現在都巳經給捕捉在照片上了，這是殷鳳的作品。

「唔——」司馬洛說：「關於這個女刺客，你們有什麼特殊的資料嗎？有沒有她的檔案？」

「你再看看這個。」莫先生又把一叠照片遞過來，「這是我們專家的作品。」

「我看你們專家的成績似乎更好，」司馬洛說，「清楚得多。不過——，唏，我不相信這是從電視上拍下來的。」

「這不是從電視上拍下來的。」莫先生說。

「這是什麼意思？」司馬洛問。

「意思是用眞人拍的，」莫先生說。

「難道你巳經捉到了——」司馬洛皺着眉頭，「等一等！我看這並不是同一個人！」

「不錯，」莫先生說，「我們祇是找

一位女人化粧一下拍出來的。」

「你想證明什麼？」司馬洛說。

「證明李昌死前的傑作並不很有用，」莫先生說，「我們研究過之後發覺這位女刺客有一個特點，就是臉上塗了很多粉，幾乎像是京戲的演員那樣，也像是舞廳中的女人，在不太強的燈光之下，很濃的化粧，是一個人工的美人，卸下了化粧品之後她可能模樣很平凡，白天在街上看見她你可能也會不認得她了。爲了證明這一點，我們叫一個女人化濃粧拍一些照片，你也差點看不出來，是不是？」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那些照片。

「那麼，」司馬洛終於說，「這可能是任何一個女人了？」

「假如她除去了臉上的化粧品，」莫先生說，「你在街上可能就不會認得她了。但當然這也不會是任何一個女人，並不是任何女人都這樣會用槍的，有許多男人用槍也不及她用得那麼好。」

「而且她還會爬，」司馬洛說，「她從天台爬下來，又再爬上去了。你們的檔案上有她的紀錄嗎？」

「沒有，」莫先生說，「這顯然是一個沒有案底的殺手！」

「殺手多數是沒有案底的，」司馬洛說，「不然已經在監獄裏，而且還會在監獄裏逗留很長時間，出來的時候通常已經不能再做什麼了。你們不是單單有案底的人才有資料的吧？還有些沒有證明然而知道是的呢？」

「我們有一副電腦處理這些資料的，」莫先生說，「但電腦給我們的回答也是一個大大的〇字。自然，我們已經廣佈綫眼在打聽了，但這也是不能够一下子就得到結果的。」

「唔，時間，」司馬洛說，「也許我們是還有時間的，也許我們沒有。我們不知道這是一件什麼事情，所以我們也不知道我們還有多少時間了。」

莫先生聳聳肩：「我們都正在盡力，是嗎？」

「是的，」司馬洛說，「我們都正在盡力。你還有什麼資料可告訴我的嗎？」

「還有關於那些槍彈的，」莫先生說，「那些槍彈是自製的，威力特別強大，買不到的。」

「唔，還是一位槍械專家，」司馬洛說，「你大概也知道，自製槍彈不是簡單的事情，要有充份的知識之外，還得要有充足的設備。」

「我們就是正在找尋這樣一個人。」莫先生說。

司馬洛站起來：「殷鳳現在在什麼地方？」

「在我們的總部，」莫先生說，「不敢回家。她對那些槍彈有很大的恐懼。」

「這很好，」司馬洛說，「好好招待她吧。這樣我不需要去探她了。」

「你似乎想到什麼地方去，」莫先生說。

「我當然不單單是回家睡覺去而已。」司馬洛說。

「你以爲我們應該跟這位康爾夫伯爵談談嗎？」莫先生說，「他還不知道這些命案是與他有關的。假如他知道，也許他可以告訴我們。」

「這是好主意，」司馬洛說，「不過遲一點實行也許會更好。他的炸藥生意還沒有成交，我們還不知道他買這些炸藥實在是作什麼用途，而且我答應過羅拔章不破壞他這椿生意的。也許康爾夫伯爵知道了這些事情，就不會跟羅拔章交易了。」

「很好，」莫先生說，「我們先等一等吧。」

× × ×

那個老人的手上佈滿了皺紋，就像他的臉一樣。但是他的手拿着槍時却是十分穩定的，就像這是他身上唯一仍然沒有變老的部份似的。

他扳動槍機，那遠遠吊在樹枝上的一隻鐵罐便跳動起來，表示鐵罐已被擊中了。跟着，那隻鐵罐便像鐘擺似的擺動起來。老人繼續放槍，每放一槍，那隻鐵罐在擺動中便跳動一下。這比什麼槍靶都更爲有效。鐵罐跳動，就表示鐵罐是中了槍彈了。不用記分牌，很清楚可以看到。老人把槍中的子彈放完了，放下槍。

司馬洛拍起手來。

老人嘆口氣：「我已經老了。」

「你別對別人講。」司馬洛說，「不然人家怎樣猜你年輕時是多麼厲害？」

「你年輕，你來吧！」老人把槍交給他。

司馬洛在槍中納進一顆子彈，瞄準，放了一槍。他並沒有擊中鐵罐，但是鐵罐跌下來了，因爲他的槍彈是射中了吊着鐵罐的那條綫。

老人也拍起來手：「這就是年輕，我的眼睛不行了，我看不見那條綫。我這個年紀，什麼也不能做了，我愛玩槍，我就祇玩槍，而我的槍是領有牌照的，我的一切都是合法的。」

「我不是來調查你的法律問題，」司馬洛說，「你可說是我的老師，難道你有什麼不合法的小問題我會來麻煩你嗎？」

「你是來問我一些事情，」老人說，「但是我跟世界已經隔離太久了，我也許不能告訴你什麼。」

「既然你知道我的來意，」司馬洛說，「那我還是坦白一點吧。」他告訴了老人這是怎麼一件事，然後說：「我要這個槍手！」

「一個美麗的女孩子，自製子彈，神槍手，」老人搖搖頭，「而且還是一點都不心軟，這就是所謂新時代人物了。在我們那個時代，女人根本連碰也不敢碰這種東西。」

「你完全不能帮我忙？」司馬洛問。

老人用一塊布小心地拭抹着那把槍，沉默了一會，然後說：「你還是問喬登吧，他還是在混，他也許會知道一點的。」

「喬登這個人有一個麻煩的地方，就是太狡猾了，」司馬洛說，「又要錢，又不一定講眞話。」

「你告訴他是我叫你來的吧，」老人說，「他也許不給別人面子，但是他會給我面子的。」

「謝謝你。」司馬洛說。

「至於這個康爾夫伯爵，」老人說，「他是沒有古怪的。」

「你怎麼知道呢？」司馬洛說：

「我有一個子姪輩曾經替他做過事，」老人說，「他是這樣一個人，跟傳說中的沒有分別。我並不是說他是一個好人。一個祇有工作而沒有娛樂的人，祇能說是一個怪人而已。怎樣的正人君子，有些時候也應該邪一下的，這才算是人生呀。」

「也許你是說得對的！」司馬洛微笑，「你有些時候還會邪一邪嗎？」

「沒有了，」老人笑起來，「年紀實在太大了，就祇有這把槍可以舉得起！」

司馬洛哈哈笑着拍拍他的肩：「很好，我去找喬登談談吧！」

老人提綫索　巧逢女金剛

喬登雖然也是一個老人，不過年紀比較輕。然而他却反而沒有那麼開朗。住在一間光綫很不足的屋子裏，屋中擺設的都是殘舊的傢俱。但這並不是表示他窮。他祇是節省而已。錢對於他等於數目。錢不是用來花的，是銀行戶口上的數目字，數目愈大，看看就愈舒服了。有人認爲有錢而不花，就失去了賺錢的意義了。喬登則是另一種人。他認爲花去了就沒有了，愈存愈多，欣賞數字，是最節省的用錢方法。所以他說：「這種情報是很值錢的。」

司馬洛嘆口氣：「你知道是誰推薦我來的，我還以爲你會給一點面子！」

喬登抬起眼睛瞥他一眼，有點近乎老鼠似的神情。「你知道，我是要活的。我當然會給老朋友面子，我會告訴你眞話，而且不會把你來找我這事宣傳出去，但這已很够朋友了。錢你還是要付的，而且，你又不是出不起錢的人！」

「好吧，」司馬洛說，「要多少？」

喬登拿起筆來，慢慢地在紙上畫一個數目。寫出來的數目字很工整，就像出自印刷機似的。顯然他對於畫數目這件事情也是經驗豐富了。當司馬洛以爲他寫好了的時候，他却又在後面再加上一個圈。

司馬洛沉住氣：「你得收支票了，我沒帶這許多現金在身上的。」

「你的支票我不怕收。」喬登說。

司馬洛拿出支票薄來開了一張支票交給他。喬登小心地看過了之後才收起來，說：「多謝。」

「錢已付了。貨呢？」司馬洛說：

「我認爲這位漂亮的小姐選錯了行業，」喬登說，「第一，女人幹這行的很少，有女人幹就有人討論了。第二，她又是一個漂亮的女人，這就更惹人討論了。」

「我們就是沒有聽到過有關這件事情的討論，」司馬洛說，「你有嗎？」

「間接聽到，」喬登說，「我不能保證這就是你要找的人，但是既然是一個女人，而且又是一個美麗的女人，那麼我猜中的成數就應該是相高的了，對不對？」

「那是誰？」司馬洛說：

「名字叫梁珍妮，」喬登說，「她是一個神童，十歲的時候就已經得過射擊冠軍，父親是射擊能手。十八歲的時候她還得過一次射擊冠軍，但之後就沒有參加過射擊比賽了。你知道爲什麼她沒有再參加什麼射擊比賽嗎？」

「我怎麼知道？」司馬洛說，「我連她的名字都沒有聽過。」

「她的老頭子在她十八歲那一年死了，」喬登說，「汽車失事，但有人認爲那是人造的意外。他參加了走私軍火生意，剛剛完成了一宗大買賣，還沒有分到錢。他死了，他的合夥人就可以多分一大份了。而在大約一年之後，三個與他有交易的人都死掉了。是被自製的強力的槍彈把他們殺掉的；這些也是不能追查的槍彈。有少數知道內幕的人認爲梁珍妮也不相信她的老頭子的汽車失事是意外。」

「那她成了職業殺手？」司馬洛問。

「我不能肯定，」喬登說，「不過有人提起她，聽說有好些人希望聘請她。」

「結果誰聘到了呢？」司馬洛問。

「這個沒有聽說到了，」喬登說，「誰聘到了她也不會加以宣傳，而她自己亦同樣是不會宣傳的，總之她是值得談論的一個人。」

「你根本不能肯定她就是我要找的人。」司馬洛說。

「我不想作錯誤的引導而已，」喬登說，「一個美麗的女人，一個神槍手，一個不怕動手殺人的女人。最後的結論，你自己去找吧。」

「很好，」司馬洛說，「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她呢？」

× × ×

梁珍妮住在一間很精緻的白色屋子裏。屋子有花園，花園的圍牆也是白色的。而且她開的是一部白色的汽車。似乎她對白色是有着特殊的偏愛的。

司馬洛的車子遠遠在後面跟着她的車子，跟着她到達了市區。她把車子在路邊一個停車位停好了，下車。司馬洛從街口另一個停車位中停好車子，看着她進入了一間百貨公司。

一個千嬌百媚的美女，穿着一套白色的牛仔套裝，提着一隻新潮的白色大手袋。全身都是白色的，祇有牛仔褸內面的襯衣則是鮮艷奪目的檸檬黃色。一把長長的黑頭髮好像波浪似地隨着她走路的動作而一起一伏着，就像一位普通的現代小姐正在到公司裏去逛逛。

她就是那個粉面刺客嗎？這一點就是司馬洛亦不能肯定。他已經監視了她兩天。她的模樣和電視錄映帶上見到的那個女刺客是有好些地方相當吻合的，但是司馬洛在街上隨便找一個比較美麗的女人來想像一下，吻合的地方亦並不少於梁珍妮。

司馬洛也走進了百貨公司，翻翻這個，翻翻那個，對梁珍妮保持着遠距離的監視。事實上他亦不能走近。她在女性用品部那邊，一個男人走過去是很觸目的。他有時直接望她，有時則是透過窗櫥玻璃的反射看她。

忽然，他看不見她了。她鑽進大減價攤位的人潮之中，却沒有從另一邊出來。

司馬洛小心地看清楚，她就是不見了。司馬洛連忙走出百貨公司門口。她的白車子還是停在那個停車位上沒有開走。跟着她就在他的身邊出現了。她那隻大手袋在他的身邊一貼，一件硬東西隔着手袋的帆布抵在他的肋骨上。

司馬洛身子顫了一顫。她說：「先生，陪我過馬路好嗎？我的車子在那邊。」

「呃——好的。」司馬洛說。

她把他推動了，他生硬地走過去，到了她的車子旁邊，她把車匙交給他，命令他從這邊開了車門，然後命令他先上車，自己也跟着上去，使他滑到司機位上，這樣，她的手袋隔着的那硬東西就仍能一直抵住他的肋骨了。

「開車吧，」她說，「我猜你知道我是住在什麼地方的。」

司馬洛笑着把車子開動了。車子到達了一個分叉點，司馬洛却轉了左。她說：「走錯了，應該走右邊！」

「噢，對不起，」司馬洛說，「請不要怪我，我在這裏人生路不熟。不過不要緊，我看前頭是可以兜回去的，不過要走較遠的路吧了。」

「可以的。」梁珍妮說。

於是司馬洛繼續把車子開向前，到了一條海邊的路上。海在他們下面大約有五十呎，路邊是幾乎垂直的岩石斜坡通下海中。很長一條路都是這樣的。

司馬洛說：「你知道假如車子在這裏失去控制會怎樣嗎？」

「會怎樣呢？」梁珍妮問。

「這裏連攔桿都沒有，」司馬洛說，「車子會直墮下去，我們兩個人都會死掉的。」

「我看你的駕駛術很不錯，」梁珍妮說，「我們沒有什麼理由會失事的。」

「我現在就要拿走你的槍了，」司馬洛說，「假如你開槍，車子就會撞下去，那你也活不了。當然我也活不了，但拿着槍的是你，所以我是不怕冒這個險的。你大概也知道，我拿了你的槍，我也不會把你殺掉！」

「呀，」梁珍妮說，「你是一個深謀遠慮的人，原來你並不是走錯路。但，你說什麼槍？」

「別開玩笑了，」司馬洛說，「你拿在手上的是什麼？」

「呀！這個，」梁珍妮把手從手袋裏拿出來了，「你是說這個嗎？」

她手中拿着的是一個比較大型的噴霧香水瓶，圓筒狀，隔着手袋的帆布倒是跟一枝槍咀差不多。她又把手袋打開遞到司馬洛的眼前：「什麼槍，你自己看吧。」

她的手袋裏是女人手袋裏的雜物，但是沒有槍。

她用那噴霧瓶向自己的頸噴了一下，說：「這香味眞不錯，茉莉花香。我最喜歡的。」

司馬洛的臉紅得很厲害。

「我看現在你大概不肯替我開車了吧？」梁珍妮問。

「我看——」司馬洛說，「我們還是找一個地方談談吧。」

「我早已經說過到我家去，」梁珍妮說，「你不會害怕到我家去吧？」

「我不害怕。」司馬洛說。

「那很好，」梁珍妮說，「回家去好了。」

司馬洛把車子開着，駛完了那條海邊的路，又兜回市區。梁珍妮把手袋再打開，那瓶香水放進去，然後伸手到儀器板下面一摸，很迅速地出來，這一次手上拿着的就是槍了。她說：「你想看到槍，你現在看到了，我猜車子這一次不會再墜進海中了吧？」

槍咀指着司馬洛的肋骨，司馬洛的臉又再度紅起來了。她小心地把槍放進手袋內遮着，槍咀一直指着他。

司馬洛說：「你不是眞要殺我吧？」

「誰說過要殺死你？」梁珍妮說，「我不過是說要回到我家去吧了。我祇是打算談談。你也是說打算談談，那我們應該沒有什麼矛盾了。」

司馬洛祇好把車子向珍妮家開回去。梁珍妮的手一直很輕鬆但是也十分有把握地執着那把槍。沉默了一會之後她又說：「你對我一定知道不少了。」

「也不算多，」司馬洛說，「不然我就不會處於這樣的下風了。」

「你也不算知道得少，」梁珍妮說，「當一個女人，一個像我這樣的女人用一件硬東西指着你的時候，你怎會相信那是槍呢？任何男人都不會相信的。」

「既然你這樣感興趣，」司馬洛說，「我們何不就在這裏停車談談呢？」

「不！」梁珍妮說，「去我家。」

司馬洛祇好繼續開車。那部白色車子回到了她那間白色的屋子，駛進花園，停在屋前。梁珍妮說：「你先下車進屋」。司馬洛推開車門下車，梁珍妮也迅速下車了，司馬洛沒有機會逃走，也沒有機會拔槍。司馬洛亦沒有打算這樣做，正如梁珍妮所說，他對她知道得不少，就也知道當她這樣一個人手中拿着槍對着他的時候是不適宜做這兩件事情的。

梁珍妮跟在他的後面，進屋，她說：「坐下來吧，那邊的沙發上。」

沙發也是白色的眞皮沙發，他坐下來了。她又說：「最舒服的姿勢就是靠在椅背上，兩手伸開擱在靠背上，對了，這樣是還有踏脚欖，脚踏上去，對了，這樣不是很舒服嗎？」

司馬洛祇能苦笑。她這樣當然並非關心他的舒適的問題，而是使他處於一個不方便作任何不利於她的動作的姿勢而已。

她手袋放下了，槍仍在手上。

她說：「你知道爲什麼我今天才決定跟你接觸嗎？因爲我要今天才能得到關於你的詳細報告！對不起，請你等一等！」她在對面坐下來，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低聲講了一句不知什麼，然後就祇是聽，很少講話。好一會，她才放下了電話，也把槍在旁邊的沙發上一丟。

司馬洛說：「這即是說我可以把手放下來了嗎？」

「請便，」梁珍妮說着站起來，走向廳子一角的酒櫃，「你要喝一點什麼？我自己是不喝酒的，這些酒祇是用以招待客人的。」

「我忽然變成客人了？」司馬洛說。

「你是司馬洛，」梁珍妮說，「這是一種光榮。你駕臨寒舍。我間接聽到過不少有關你的故事，也許今天我就有機會問問你哪一些才是眞的了。」

「怎麼你忽然認識我？」司馬洛說。

「你沒有看見我打了一個電話嗎？」梁珍妮問。

「難道我是被出賣了？」司馬洛問。

「我可以保證不是。」梁珍妮說，「當一個人監視我的時候，我當然要查清楚

這個人是誰了，尤其是這件事情又是發生在我的城市裏。」

「你的城市？」司馬洛問。

「是的，我的城市，」梁珍妮說，「我在這裏有些很有力的朋友，我簡直可以剝了你的皮，所以不要因爲你沒有發覺有人監視你而神氣。這裏不是你的地盤，任何人都可能是監視你的人。」

這裏的確不是他的地盤，而莫先生的人在這裏也沒有力量，所以司馬洛祇是兩個人來，輪班監視着梁珍妮。

司馬洛說：「爲什麼你不乾脆殺掉我呢？」

「你和你的朋友，」梁珍妮說，「我可以這樣做。他現在正在酒店裏睡得很熟，這樣做應該不是很難的事情。不過我要先知道你究竟是爲了什麼而來。而且我並不準備殺你。殺人是一件大事，要有很高的代價才能辦到！假如要你殺一個人，你要多少錢代價呢？」

「這不是我的行業，」司馬洛說，「我亦沒有打算與你競爭。至於我爲什麼而來，你剛才幾句話已經講得很清楚了，還要我講什麼呢？」

「你還是沒有說你要喝什麼。」梁珍妮說。

「唔——甜酒吧，」司馬洛說，「加冰。襯這裏的顏色。」

梁珍妮斟了一杯甜酒，加了冰，拿過來。甜酒是透明無色的，冰也是透明無色的，與這裏的白色擺設倒是很配襯。她自己拿一瓶汽水。

司馬洛坐下來了，坐在她的槍旁邊，把她的槍拿起來，把玩着：「我還以爲你是自己製造的。」

「祇製造槍彈，」梁珍妮說，「槍是買回來的，彈道稍爲改過，一顆很小的槍彈，就可以造成一個很大的洞。」

「你並不否認什麼。」司馬洛說。

「我也並沒有承認什麼，」梁珍妮說，「你以爲我殺死了誰？」

「顏美美，和她的搭檔，」司馬洛說，「我猜你會說你沒聽過這兩個人吧。」

「我聽過這兩個人，」梁珍妮說，「也聽過他們的事情。難道你是懷疑我把他們殺掉了嗎？」

「你是在否認嗎？」司馬洛說。

梁珍妮苦笑一下，沉默了一陣，然後聳聳肩：「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了。我可以找到很可靠的人證明我在兩個月之內並沒有離開過這裏。但是，這是我的城市，我是有能力找到許多可靠的人爲我發假誓的。」

「不需要找別人發誓，」司馬洛說，「你還是自己設法解釋這個吧。」

他掏出一叠照片交給梁珍妮。就是那個女殺手的照片。梁珍妮一張一張看過了，說：「這就是我嗎？」

「這不是你嗎？」司馬洛說。

「我並沒有這樣醜，」梁珍妮說，「這可能是任何人，而且我是不那樣浪費面粉的。」

「我看這些粉並不是爲美麗而塗上去的。」司馬洛說。

「怎麼會拍到這些照片的？」梁珍妮問。

「自動感光攝影機，」司馬洛說，「這個老頭子是弄這種把戲的好手，你一定猜不到吧？」

「這可能是任何人，」梁珍妮說，「爲什麼偏要找我呢？」

「你告訴我我應該找誰吧，」司馬洛說，「一個美麗的女孩子，可以冷血地殺人，自己製造的槍彈。世界上一定不會有很多這樣的女孩子。」

「我也想不出有另外一個，」梁珍妮說，「但我不是一個冷血的殺手。」

「關於你的父親那些傳說，」司馬洛說，「你眞的殺死了他的仇人嗎？」

「就讓我說我對這件事已不再耿耿於懷了吧，」梁珍妮說，「而且即使那是我幹的亦不算是冷血。那是殺父仇人。」

「以後的呢？」司馬洛問。

「我還以爲你對我知道得很多。」梁珍妮說。

「不太多，」司馬洛說，「我也不知道這裏原來是你的城市。」

「現在你知道了，」梁珍妮說，「你打算怎辦呢？」

「我想你告訴我是誰指派你的，」司馬洛說，「以及爲什麼。」

「像顏美美這樣一個人死了，值得你們這樣落力追查嗎？」梁珍妮把照片還給他。

「我並不是在追悼她的死，」司馬洛說：「而是關心她的死因。有人要制止她做一件事，而這不是善意的制止。這些人祇是想在制止了她之後自己來做。這就是我担心的事情。」

「這事不是我幹的。」梁珍妮說。

司馬洛嘆一口氣：「那麼究竟是誰幹的？你有一切適合的條件，然而這件事情却不是你幹的。」

「你說得很對。」梁珍妮呷了一口汽水，想了一陣，「我告訴你吧，司馬洛，你把那兩顆槍彈拿來給我看看行不行？你們一定有存起來的吧？」

「爲什麼？」司馬洛問。

「我是這一方面的內行人，」梁珍妮說，「我想帮你一帮吧了。我看到槍彈的時候，也許會得到一點綫索。自己製造槍彈，就查不出來歷？我告訴你，這其實有點自己騙自己了。這就像是一件藝術品，上面總可以找到個人的風格。」

「爲什麼你這樣熱心帮我？」司馬洛問。

「假如你不想接受我的帮忙，」梁珍妮說，「我也不強逼你。其實我也是在帮助自己吧了。我得讓你知道這眞的不是我做的事情。」

「這個可以辦到的，」司馬洛說，「不過需要一點時間，也許要明天才能送到了。」

「我相信你有這時間的吧？」梁珍妮說。

「在沒有別的綫索之前，等一下也沒有所謂了，」司馬洛聳聳肩，「不過我得先打一個電話安排。」

「隨便吧，」梁珍妮指指電話。

司馬洛過去拿起電話，打到酒店去給他那個正在夢中的同伴。安排了這件事。那個同伴感到非常詫異，不過這件事情是

由司馬洛做主，所以他也不提出反對了。

司馬洛放下電話，說：「行了，我們祇要等一等，他們會把子彈頭送來的。」

「很好，」梁珍妮說，「你果然是一個很豪爽的人。也許，你今天晚上還會請我吃晚飯？」頑皮地微微一笑。

「假如你肯賞面，」司馬洛說，「那就是我的光榮了！」

「不過現在還沒有到吃晚飯的時間，」梁珍妮說，「所以我們用不着太急的。你何不參觀一下我的工作室呢？」

「在什麼地方？」司馬洛說：

「跟我來吧。」梁珍妮說。

她把司馬洛領進她的睡房。司馬洛發覺她的睡房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有三個門口。第一個門口就是他們進去的那個門口，第二個門口就是通進浴室的門口，都是打開着的。第三個門口則是關着的，梁珍妮把門拉開，司馬洛可以看到這門是通到地下的，門內就是一度樓梯。他們沿着樓梯而下，就到了地下室之中了。

那裏面的設備是洋洋大觀的，有許多種槍放在那裏，有製造槍彈的機器，亦有一個練靶塲。

「設在地下不是為了秘密，」梁珍妮說，「而是為了那聲音。在地下室，聲音就逃不出去了。」

「那麼多的槍，」司馬洛說，「你一定是常常有機會用了。」

「哦，」梁珍妮說，「那些大部份都是收藏品而已，就像人家收集古玩。收藏一隻價值連城的古花瓶，雖然本來是插花的工具，却不會有人捨得用來插花。插上了花，就不像是古董了。」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但是你總有慣用的槍吧？這裏不會全部都是收藏品的。」

「這裏，」梁珍妮說，「這裏就是我慣用的。」她把一隻酒巴般的櫃子打開了，裏面果然放着一批槍，有長有短，都是最新型的，而且狀態保養得非常之好。「你來試試吧。」她扳了一個掣，對面靶牆上就亮起了燈，燈光照着牆壁上一個人形的靶。靶上有許多黑點，指出人體上各個重要的部份。

司馬洛拿起一把短槍來，把玩着。

司馬洛說，「告訴我，你單單是玩這個，就可以生活得這麼豪華嗎？」

「當然不是，」梁珍妮說，「這是我的職業！」

「別叫我猜，」司馬洛說，「看你的樣子，你就像連螞蟻都捨不得踏死。但這當然不是眞的，所以，還是你自己告訴我吧，你殺死過多少人？」

梁珍妮伸出右手，豎起右手上的五隻手指。

「假如包括先前我提的那些在內，」司馬洛說，「那就不算很多了。」

「不包括在內，」梁珍妮說，「這是在我成了獵人之後的數字。」

「獵人？」司馬洛詫異地看着她。

「是的，獵人。」梁珍妮說。她的手放在司馬洛手中把玩着的那把槍上。司馬洛是拿着槍柄，她則是拿着槍管。她很輕地把玩着，就像當那槍管是一件很脆弱易破的東西，或者是一件很敏感的東西。

「你說的獵人就是我講的獵人嗎？」司馬洛問。

「我相信正是的。」梁珍妮說。

「為什麼你會參加這樣的組織呢？」司馬洛問。

「這是一個秘密，」梁珍妮，「我希望不會傳到第三者的耳朶。」

「這是我們兩個人之間的談話，」司馬洛說，「我可以保證我不會告訴第三者。但像這樣一個女孩子，怎會成為獵人呢？」他是有聽過「獵人」這一個組織的，不過知道得不多，也不能證實有這個組織存在。獵人就是一個專門處決國際恐佈份子的組織。近幾年來有不少國際恐佈份子死得不明不白，看來是被處決的，不過沒有明顯的跡象。這些恐佈份子利用國際之間的矛盾得以存在和進行他們的兇殘活動，雖然有許多國家要捉到他們，但他們却躲在願意庇護他們的國家裏。本來這種人是沒有人願意去碰的，祇有他們暗殺別人而已，然而他們最近却一個接一個被暗殺了。傳說是有一個叫「獵人」的組織在進行這件事情，而這些獵人是受着有些富有的被害人家屬暗中資助的。但是沒有詳確的資料。連莫先生那個組織也沒有。不過莫先生的組織亦並沒有很落力搜集這些資料。「獵人」的工作與莫先生的組織並沒有衝突，不會傷害莫先生的組織的人，亦不會傷害莫先生要保護的人，所以就沒有需要去惹他們了。

「你提過我父親，」梁珍妮說，「他是因為一宗軍火買賣而死的。買軍火的全是什麼人呢？殺他的又會是什麼人呢？」

「唔，」司馬洛說，「這倒是一個相當充份的理由了。」

「一個很充份的理由。」梁珍妮說。

「那麼你是沒有理由殺死顏美美了，」司馬洛說，「她不是你的目標，而你不是有錢買得動的。」

「是的。」梁珍妮說。她的手指輕輕地沿着槍管撫着，眼睛凝視着司馬洛。

「為什麼你不早說出來呢？」司馬洛問。

「在你未曾對我表示相信之前，我怎能對你說呢？」梁珍妮說，「我告訴你我是獵人，你會相信嗎？而且我並不打算告訴你我是獵人。」

「你還是告訴了我。」司馬洛說。

梁珍妮聳聳肩：「因為你肯先相信我。在這個世界上不容易找到一個在第一次見面就互相信任的人。」

「你也信任我？」司馬洛問。

梁珍妮的手輕輕執住槍管：「是的，並不是因為我聽過你這個人，而是因為當我跟你談過話之後。人果然是一種靈性動物，有時當你第一次看見一個人的時候，你就知道你是可以信任這個人，而且會喜歡他，可惜這樣的時候却是很少很少。」

「像你這樣的人，幹這樣一種工作，」司馬洛說，「生活一定並不容易過。」

「這是冷酷的生活，」梁珍妮說，「我得逼自己冷酷不容易有熱情的機會。」

她說她有時甚至忘記自己是一個女人，當那些殺人的子彈頭送來了的時候。她花了很長的時間去檢驗。有些時候，司馬洛不知道她究竟要驗出一些什麼。但在這一方面她是專家，她知道許多他不知道的事情。

後來她說：「這個兇手是一個非常殘酷的人！她的目標是沒有抵抗能力的，」梁珍妮說，「當她去殺顏美美的時候，她需要把窗子轟開，這還有可說，但是在殺死那個老人的時候，她根本不需要用如此強力的槍彈。」

「也許她祇有這種槍彈？」司馬洛說，「像你，你也是自己製造槍彈。」

「我也是看情形而製造的，」梁珍妮說，「殺死這樣一個沒有抵抗的老人，根本不需要特別製造。我們最用心研究殘忍的人，因為那些是我們獵取的對象。我告訴你，這個人可能就是我們的獵物之一。你也許並沒有找錯我，這槍彈上有那種人的味道。事實上，我對這槍彈的成份還是似曾相識的。」

「那是誰？」司馬洛問。

「我還不能告訴你。」梁珍妮說。

「你不會這樣對我吧？」司馬洛說，「你要把這個人當為己用？」

「不是這個意思，」梁珍妮說，「我祇是有一點點印象，懷疑這人可能是某一羣人之中的一份子，我還不能舉出一個名字。我得先作一些調查！」

「我可以幫忙嗎？」司馬洛問。

「對不起，不能了，」梁珍妮說，「我雖然喜歡你，但是與我有聯絡的人並不一定喜歡你，或者不喜歡與你交往，我是不能對你透露我的綫路的。總之我答應我會把這人交給你就是了。你信任我嗎？」

「我非信任你不可。」司馬洛說。

「那很好，」梁珍妮說，「我有消息的時候就通知你好了。」

「好吧，」司馬洛說，「我也得回去了。羅拔章與那康爾夫伯爵的交易已經完成了，羅拔章收到了錢，康爾夫也收到了炸藥。我得去跟康爾夫伯爵談談了。」

× × ×

「你得再等等。」那個老處女型的女職員說。

司馬洛祇好繼續坐在那裏等下去。他感覺得很氣悶，這當然是因為他在那裏已經等了一個鐘頭了。

司馬洛等得幾乎睡着了的時候，那個女職員才說：「行了，司馬洛先生，伯爵現在可以見你了，請你進去吧！」

司馬洛奇怪她是怎麼知道的？又沒有電話打出來通知她？也許她也是沿用最舊的方法，並不需要老板通知，總之幾點至幾點就是見客的時間，即使老板有空，也是非要到規定的時間不肯引見。

現在黃昏已開始降臨了。

司馬洛走到那度門的前面，推開門，走進去。

那裏面是另一間陰暗的大房間。康爾夫就坐在背着窗子的一張桌子後面。也沒有開燈。

「呀，司馬洛先生是嗎？」康爾夫伯爵用那種很難聽的澳洲口音英語說，「請坐！」

唯一可以坐的就是門口旁邊的一排椅子。司馬洛祇好在其中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於是就與康爾夫相隔一間房間。

「伯爵，」司馬洛說，「我不是來向你推銷什麼的。」

「既然市長給你寫了一封介紹信，」康爾夫伯爵在那張大皮椅上一靠說，「我也相信了。你是有一些很機密的事情要跟我談的？」

「是的，」司馬洛說，「有關你那宗炸藥的生意。」

「你說吧，」康爾夫伯爵說，「不過我得先此聲明，我是不打算再買什麼炸藥了。」

「我已經講過我不是來推銷什麼的了。」司馬洛說。

「你講吧。」康爾夫伯爵說。

司馬洛把有關羅拔章及顏美美的事情講出來。康爾夫伯爵倒是很耐性聽的，他並不打斷司馬洛的說話，祇是取出一隻烟斗來，燃上了，不斷地抽吸着。

司馬洛亦不是告訴他很多。司馬洛並沒有講出那粉面刺客的錄映帶的事情。自然更不會提到女獵人梁珍妮了。

隔得那麼遠，講話實在相當吃力，而且天色又愈來愈暗，不大看得清楚康爾夫伯爵的反應的表情。

當他講完了之後，康爾夫伯爵沉默了一陣之後說：「假如你早對我講，我就不會跟這個羅拔章交易了。我不喜歡這種人。這種人是最不可靠的。」

「但現在你的交易已經完成了。」司馬洛說。

康爾夫伯爵揮揮手中的烟斗，表示無可奈何。他說：「你現在才來告訴我，是什麼用意呢？」

「我是想你告訴我，有沒有人會企圖對你不利？」司馬洛問，「也許是有關你這宗交易的事情？」

「為什麼有人要對我不利？」康爾夫伯爵說，「我做的是正當生意。」

「想清楚吧，」司馬洛說，「現在的情形顯然是有人對你不利，而且有兩帮人爭着對你不利。顏美美顯然是企圖通過羅拔章而向你施行美人計——」

「這是荒謬的！」康爾夫伯爵勃然地說，「女人是引誘不到我的！」

司馬洛沒有跟他辯論這一點；他倒希望有機會試一試。康爾夫伯爵認為女人引誘不到他，而顏美美却可以引誘任何男人，她是有紀錄可以證明的。他說：「顯然指使她的人認為她可以成功，而另外有一帮人也恐怕她會成功，所以就把她殺掉了。看來這另一帮人或者原來的一帮人還是會作另一種企圖的。」

「為什麼要破壞我的生意呢？」康爾夫問。

「你認為他們就是企圖破壞你的生意嗎？」司馬洛問。

康爾夫聳聳肩：「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呢？也許是為了制止我把這些炸藥運回澳洲去吧？」

「也許不是這個目的，」司馬洛說，「假如是這樣吧，那是有很多相當簡單的方法的——譬如使你這批炸藥炸掉。」

「那你告訴我是為了什麼吧。」康爾夫伯爵說。

「你自己最清楚自己，」司馬洛說，「所以我希望你想清楚一點吧了。」

「我告訴你我的想法吧，」康爾夫伯

爵說，「我認爲這件事情是與我無關的。他們是爲了另外一件事情而打起來。我並不是那麼重要。」

「但韓美美生前的確是企圖與你結識。」司馬洛說。

「你在浪費我的時間！」康爾夫伯爵說。

「我祇是爲你的利益着想吧了。」司馬洛。

「我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的，」康爾夫伯爵說，「我不錯也有在生意上的敵人，但我不相信我的生意上的敵人不會用這種方式對付我！」

「我希望你想清楚，」司馬洛說着站起來，由於康爾夫伯爵現在是很明顯地正在下逐客令了。「假如你想到了什麼的話，希望你給我一個電話。我的名片你是有的。」

「假如我想到什麼的話，」康爾夫伯爵說，「我會給你一個電報。我這兩天就要回到澳洲去了。」

司馬洛祇好起身離開，而康爾夫伯爵亦不起身送客。那架子實在使人不好受。

司馬洛出去了，那個女職員——顯然也就是康爾夫的女秘書——對他微笑，說：「再見，先生。」

司馬洛離開那家酒店的時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趕快截一部的士，的士沒有來，莫先生那部大汽車倒滑到旁邊來了。司馬洛上了車。說：「我倒沒有想到你會來接我。」

「他說什麼？」莫先生問。

「這個老傢伙，」司馬洛說，「我實在不喜歡他！」

「喜歡他的人很少，」莫先生說，「像他這樣一個人，討人喜歡的地方可並不多，但是我們不需要喜歡他，我們祇是對他的事情感興趣而已。他對你講什麼？」

司馬洛告訴了莫先生。

莫先生聳聳肩：「這就是作風了，他不喜歡什麼人員幫助他。即使他是需要你的幫忙，他還是不會接受你的幫忙。」

「假如他成爲了一個沒落的貴族的話，他豈不是很慘？」司馬洛說。

「但他現在是一個有錢的貴族，」莫先生說，「而且以他的年紀來說，他就是生意失敗也不大可能會潦倒而死的。」

司馬洛說：「唏，這車子開得很快。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嗎？」

「是的，」莫先生說，「我們找到了顏美美的老板了。現在就是去見他們！」

「那好極了，」司馬洛說，「早點知道，我就不必去見那老山羊了。老山羊就是不會回答問題。」

「這些人也是不會回答問題，」莫先生說，「他們都死掉了！」

× × ×

那些人死得一塌塗。他們的死法，大概也可以算是最古怪的一種了。他們是在一座湖邊別墅裏的。那別墅是用木建成。當然不是那種貧民木屋，用木建造祇是爲了別緻，很可能建築的費用不會少於用水泥建造的。

這木屋的一邊壁板上滿是子彈洞。那木牆是相當之厚的，但那卻是特別強力的槍彈，好像穿過豆腐似的穿透了這些木牆壁，也穿透了牆壁內的人。

那三個人是正在牆內的餐廳進早餐，槍彈來的時候他們毫無準備，也無路可逃。他們的食物也沒有機會下肚，翻得一地都是。

「這幾個人是誰？」司馬洛問。

「潘達、盧耀生和勃拉威。」莫先生說。

「噢，三個活寶貝，」司馬洛說，「假如我沒有記錯，他們是勒索專家。」

「而且是吃大不吃小的專家。」莫先生說。

「唔！」司馬洛說，「我相信他們死了一定有不少人高興了。」

「當然，」莫先生說，「這也等於說，可能殺死他們的人有很多！」

「這一次卻不是！」司馬洛說，「這一次的槍彈，槍彈就是商標。並不是很多槍彈可以射穿這樣厚的木牆然後再把人射死的，因此我們可以相信還是那個粉面刺客了。」

「看來你受這位女獵人的影響是相當之深的。」莫先生說。

「她講的很有道理，」司馬洛說，「而且她是專家。難道我不相信專家嗎？」

「我們總算得到一些答案了，」莫先生說，「潘達這三個人以前跟顏美美也有過交易，這一次又用到她了。他們的確是吃大不吃小的，看來這一次他們要吃的是大到吞不下，把他們哽死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司馬洛問。

「太大的東西，有人跟他們搶奪，」莫先生說，「他們給對手消滅了！」

「我不是問你這個，」司馬洛說，「你說大，什麼這樣大？」

「我怎麼知道？」莫先生說，「假如他們活着，我們還可以問他們。你看，他們也不是不知道有危險的，他們也有槍，還有一挺輕機槍。顏美美死了之後，他們一定也知道他們是相當危險了。可惜他們的槍連用都沒有機會用。他們是今天早上死的，這個粉面刺客可能還沒有機會逃得很遠。我已經展開了搜捕網！」

「現在已經天黑了，」司馬洛說，「在這個交通發達的時代，從早上到晚上，你知道一個人可以走多遠的路嗎？但是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是什麼大到吞不下的？」

「我早已經講過我不能回答了！」莫先生說。

「我們已經知道他們的勾當就是勒索，」司馬洛說，「他們不會這個時候來改行的，是不是？以他們的本事，他們找不到別種利潤更佳的行業了！」

「同意。」莫先生說。

「我們也知道他們的對象是康爾夫伯爵了，」司馬洛說，「是不是？」

「沒有異議。」莫先生說。

「康爾夫伯爵有什麼值得他們勒索的？」司馬洛問。

「康爾夫伯爵是一個相當富有的人。」莫先生說。

「假如抓得到他的把柄的話。」司馬洛說，「但是康爾夫有些什麼把柄呢？」

「他們正在製造把柄，」莫先生說，「沒有成功。」

「顏美美會製造的事情就是把一個男人引上床，」司馬洛說，「還拍下電影。我不知道康爾夫伯爵會不會上當。假設他上當了，拍到了電影，康爾夫伯爵肯出那樣大的代價買回來嗎？」

「康爾夫伯爵是相當重視他自己的名譽的。」莫先生。

「有那麼重視嗎？」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莫先生也表示狐疑，「也許他是會出錢贖回的，但我看不會出這三個人所需要的那種價錢吧？」

「我就是不明白這一點了，」司馬洛說，「這三個人難道不知道這不是一個勒索的對象嗎？」

「也許，」莫先生說，「他們從康爾夫伯爵身上要的並不是錢，而是另外一些東西，譬如說康爾夫伯爵在某方面的合作之類。」

「那麼兇手就不一定是爲了競爭而來的了，」司馬洛說，「可能康爾夫伯爵屈服的話，情形就會對他們不利，於是就下毒手了！」

「可惜我們找不到一個活人來問了。」莫先生說。

「康爾夫伯爵就是一個活人。」司馬洛說。

「他告訴過你什麼嗎？」莫先生問。

「他沒有。」司馬洛說。

「我看不會告訴你就是不會告訴你，」莫先生說，「很難令他改變主意的。」

「你認爲再去找一次也是浪費時間的了？」司馬洛問。

「我認爲這是浪費時間，」莫先生說，「不過既然你有的是時間，那你倒是不妨去一試的。」

「算了，」司馬洛說，「我怕他這一次連見都不會再見我了。也許他大略也知道這些人要的是什麼，但是他不會說出來，因爲這等於暴露自己的一個弱點了。」

「看來我們得另外想一個辦法查出來了。」莫先生說。

「你得盡你的所能多查出一些有關他的資料，」司馬洛說，「因爲這些兇手可能會用另一種方式威脅他，而且我相信這必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他也應該想到另外會有人對他不利的，」莫先生說，「爲什麼他卻不跟我們合作？」

「誰知道他是不是已經受到了控制呢？」司馬洛說。

「那我們要加緊注意他的一切了。」莫先生說。

「單單講是沒有用的，」司馬洛說，「你得趕快下這個命令。」

「我們已經在加緊注意了，」莫先生說，「我們知道他明天就要離開這裏！」

× × ×

大廈的天台不是一個乘凉的好地方。以前屋頂是散步和乘凉的好地方，但現代這些多層大廈就不是了。通常會有一隻大光管招牌在那裏，滿地都是水管，滿目都是電視天綫構成的樹林，就是令人感到不快。

這也不是乘凉的天氣。

這個人在天台上當然不是乘凉了。他在那裏走來走去，不時拉拉那早已拉緊了的大衣衣領以禦那寒風。

這個時間在這樣一個地方眞不好受，冷不要緊，最要命的是有風。

這個人一面走着一面也在喃喃着罵那風。「媽的，揀個沒有風的地方不行嗎？科學家說風愈大就愈冷，沒有風時是零度的話，有二十哩的風速，就變成是零下十度了！媽的……」

「這個計算不一定準確！」右面的陰影裏傳來人聲說。

他不明白對方怎會這樣神出鬼沒，剛剛經過那裏還沒有人，現在卻有人站在那裏講話了。他向那個人走過去。那人的聲音很古怪，好像是女人的聲音，雖然他是男人的打扮。但是那麼黑暗，連看都看不見，也許那人是個女人穿上了一件男人的大衣也不出奇。

那女人嗓音說：「有風的地方比較好，不容易有人偷聽到我們講話。」

「別廢話了！」這人伸出手，「帶來了沒有？」

「帶來了什麼？」那人的嗓音問。站的角度很巧妙，雖然天台的一邊有一隻巨大的光管招牌在放射着亮光，但他卻是遮在陰影之中，一點也看不見。

「你在開玩笑嗎？」手還是伸出去，「十萬元！你還遲到了十分鐘，我差不多要走了！」

「拿不到錢你怎麼會走？」那女人嗓音冷笑着，「爲了五萬元，我可以等到天亮！」

「我不是說五萬元，」那人說，「我是說十萬元！」

「我們老板祇能出五萬元！」那女人的嗓音說，「這是最高的了。」

「我們已經講好了的，現在是討價還價的時候嗎？隨便你吧，你們不願意出錢就拉到，我是少一毛錢都不收的！」那人轉身就走。

「好吧，好吧，」那女人的嗓音說，「你是一個精明的人，我中間剝削你一點也不容易！」

「嘿！你要吞我一半？你在做夢！」

那人又回轉來了，而且再伸出手。

「你自己數一數吧！」那女人的嗓音說。

一隻手伸出來搭住他的手，但是這手中卻是空無一物的。這隻手，驀地緊握着他的手，把他向前一扯。這人本能地連忙把身子的重心移後以作抵抗，但是對方的目的卻不是把他拉過來，而是他拉着，作爲着力而已。同時，一隻腳踢出去，踢中他的胸脯，手也放開了。這個人的手一經放開了，便失去重心，身子本來就要向後退去了，再加上那一腳，身子退得更快，一直退到天台欄河邊，還是止不住去勢。

他大聲叫着，腿後在欄邊一撞，身子便翻了出去，雖然他極力想伸手去抓住一些扶持之物，卻抓不到什麼。他一面尖叫着，更是沒有用處。他一面跌下去一面尖叫着。

一直跌到了地下，他才停止了尖叫。

沒有人聽到，他的尖叫，這種天氣，這個時間，家家都緊閉着窗子了，而且多數人亦已經上床睡覺了。他的屍體在路邊也是要好一段時間才給發現。那還是一部

經過的巡邏警車。

這個人死得不明不白，警方爲了要調查眞相，祇好找尋與他有關係的人了。與他有關的人就是康爾夫伯爵。

× × ×

「這樣的天氣，」莫先生說，「到殮房的雪庫中去看屍體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我不想你受這個苦，所以我給你拿來了照片和資料！」

他把照片和資料在桌子上攤開來。司馬洛瞥了他一眼：「你今天看來像是相當輕鬆。」

「爲什麼不應該輕鬆？」莫先生說，「我們又增加了一點綫索。」

「這個死者是誰？」司馬洛問。

「康爾夫的一個遠房姪兒，」莫先生說，「名字叫馬里度。你從這些資料上可以看到關於他的一切。」

「既然你不想我受苦，那你講出來好了！」司馬洛說着往後一靠，閉上眼睛。

「好吧，」莫先生說，「馬里度幾年前在康爾夫伯爵的機構裏做事──」

「那即是說他現在已經不在那裏做事了？」司馬洛說。

「大約四年前康爾夫伯爵把他解僱了，並且公開與他脫離關係。」莫先生說。

「他一定犯了很嚴重的過失了。」司馬洛說。

「利用職權貪汚舞弊，」莫先生說，「這在康爾夫的字典中已經是罪無可恕的了。」

「唔，」司馬洛說，「這個人的身份很有趣，而且死的時間也很有趣，他離開了康爾夫伯爵的機構之後幹些什麼呢？」

「相當潦倒，」莫先生說，「不過這兩年環境又好得多了，他做經紀，什麼生意有利可圖他就幹什麼，心狠手辣、卑鄙下流的手段用盡了，所以也賺到一點錢，還養着一個女人。這個女人不知道他究竟在幹什麼，祇是說他不是自殺的。他說他昨天晚上會發一筆相當大的小財，他似乎是去收錢的，結果却是這樣。」

「這有點勒索的味道，」司馬洛說，「假如他是勒索一個人，約好了在天台上交錢，但那個人不喜歡付錢，那麼就會怎樣做呢？自然是把他推下來了。」

「我也有同樣的想法。」莫先生說。

「又是勒索，」司馬洛說，「這眞是奇怪，康爾夫伯爵有什麼可提供的嗎？」

「他已回到家鄉，」莫先生，「我打過一個長途電話給他，他說無可置評！」

「無可置評？」司馬洛說，「這是他的宗親呀！」

「脫離了關係之後就不是了，」莫先生說，「他對馬里度的行爲絕對不負責任，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我猜祇有有錢人能跟一個窮親人脫離關係，」司馬洛說，「一個窮親人是沒有權跟有錢人脫離關係的。」

「這不是我們討論的題目。」莫先生說。

「馬里度正在向誰勒索，和勒索一些什麼呢？」司馬洛問。

「不知道，」莫先生說，「假如他有留下什麼人的把柄，我們可找不到了。也許他並沒寫下來，祇是記在自己心中。」

「似乎應該是有關康爾夫伯爵的一些秘密了，」司馬洛說，「他在這樣一個時間死掉，我認爲是相同的兇手把他殺掉的。也許他知道一些有關康爾夫伯爵的秘密，賣給那些人，那些人却不打算付錢。或者由他於在康爾夫伯爵的機構裏做過事，知道有些什麼人正在進行一些陰謀，他向這些人勒索，結果還是一樣。這些人不打算付錢。」

「我認爲這是很接近的推測。」莫先生說。

「無可置評是嗎？」司馬洛說，「康爾夫不是一個笨蛋，我猜得到，他也應該比我更猜得到的。」

「我也不相信他是一個笨蛋。」莫先生說。

「這些事情是與他的切身利害有關的！」司馬洛說，「他怎麼會漠不關心？」

「也許他喜歡用他自己的方法去解決？」莫先生說。

「也許，」司馬洛說，「但是也許他是已經受到了那些人的威脅，不敢向我們講什麼了。所以，我們應該盡可能查出有關他的事情。」

「我們正是在這樣做。」莫先生說。

× × ×

黃昏，街上行人已經開始少了，仍然是因爲天氣冷。

當人少的時候，司馬洛那種近乎第六感的感覺也是特別靈敏的，就像無綫電沒有受到雜音的干擾。

走在那冷清的街道上，他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就像有一雙眼睛正在不停地瞪着他，或者簡直是有一隻槍咀正在指着他似的。

跟着身邊那商店窗櫥的玻璃就「乒」的一聲破了一個洞。玻璃上破了一個相當整齊的圓洞。

祇有強力的高速子彈可以造成這樣一個洞──

這個念頭才一躍入司馬洛的腦海，司馬洛已經整個人躍入了商店之內，一個觔斗，在商店中間站起來。

相當尷尬的一個地方，度身定做女性胸圍、腰封的店子。

一個男人即使是購買禮物送給女朋友，也不會進這裏來的。而且這個男人還是一個觔斗翻了進來──在打破了窗櫥的玻璃之後。

那個胖胖的中年婦人女店主以看着一個瘋子的眼光看着司馬洛。

司馬洛祇能夠對她傻笑着。

「你──」那中年婦人說，「你賠我的玻璃！」她的語氣雖然很够兇狠，但是人却在退後，到底她是一個女人，而面前的却是一個瘋子。

對一個女人解釋他差點中了冷槍是沒有用的，她就是不會明白。而事實上在同樣的情形之下，任何一個正常的人亦不會接受這種解釋的。

司馬洛掏出一張鈔票來放在櫃枱上：「我賠給你好了，祇要你讓我在這裏逗留一陣！」

「你──你想幹什麼？」那個肥胖的女店主更加恐懼。這不是一個通常的瘋子，一個通常的瘋子是不會這樣順順利利地

賠錢的，應該大吵大鬧才是。

「我──呃──」司馬洛吶吶着說，「我祇是想參觀一下，不，我祇是想借電話一用！」

那女人不敢制止他，祇要他不走近她就好了。而司馬洛也覺得借用電話是一個好主意。電話是在店子最內的部份，愈內就愈安全。

他可以看到玻璃上的洞和窗櫥內的洞，知道槍彈是從高處向下面射的。應該是從對面天台射下來。店內這個位置，天台應該射不到了。

他由店內那個電話打給莫先生。

莫先生就在寫字間裏，而且他知道了這件事。莫先生說：「你躲在那裏行了，我們已經有人在追了，他們已經發現了那**槍手！一個女的！」**

「小心點！」司馬洛說。

「當然小心了，」莫先生說，「我們不是沒有見過那種槍彈是怎樣的。」

「我是說別殺死她，」司馬洛說，「我們要活的！」

「還用得着你講嗎？」莫先生說，「不過我們的冒險也是有限度的，我們不能不顧一切地犧牲手下的性命！」

「爲什麼你們會來得這麼快？」司馬洛問。

「祇是一種靈感，」莫先生說，「我們的對手是沒人性的，我就怕他們會對你下毒手，所以我一直派人暗中保護你！」

「怪不得我感覺到有許多眼睛在看着我了，」司馬洛說。

「你用不着出去冒險，」莫先生說，**「你的地位不利！」**

這不是司馬洛喜歡做的事情，他是喜歡行動的，特別這種事情，他是最不喜歡別人代他做的了，不過莫先生現在却是講得有道理的。他嘆口氣說：「好吧，我在這裏等着好了，你有什麼發展，通知我好了！」

告訴莫先生那個地方的電話，然後便收了綫，在旁邊坐下來等着。

那個肥胖的女店主看着他，愈來愈恐懼了。司馬洛祇是坐在那裏等着，注意力是放在外面了，他現在是正在爲自己的性命而担心。

那個女店主終於說：「你現在還在這裏幹什麼？」

「我！」司馬洛說，「哦，我正在這裏等電話！」

「等──電話？」那個女店主氣結地看着他。現在這個女店主担心的是如何才能把司馬洛送走。她也後悔收了司馬洛的賠償。她不收司馬洛的錢，也許司馬洛會爲了逃避賠償而逃走，但是現在這樣，她如何把司馬洛弄走呢？司馬洛不睬她，自己等自己的。

好在過了一會之後，電話響起來了。那個女店主啼笑皆非地看着司馬洛搶先拿起聽筒。

那個電話果然是莫先生打來的。莫先生說：「捉到她了！」

「死的還是活的？」司馬洛問。

「活的！」莫先生說，「我們出其不意地包圍着她，她沒有抵抗。」

「這不是太容易一點了嗎？」司馬洛問。

莫先生的語調似乎帶着嘲諷的味道，他說：「爲什麼你不自己上去看看呢？」

「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三三四號天台上，」莫先生說，「我叫他們等着你上去。」

「很好，」司馬洛說，「我馬上就上去，你也來吧！」

「我也正在趕來了。」莫先生說。

司馬洛掛了電話，轉向那女店主問道：「這裏是幾號？」

「呃──」那個女店主吶吶着說，「這裏是二九八號。」

二九八號與三三四號祇是差兩個門口而已。通常一條街的編號總是單數在一邊，而雙數是在另一邊的，同是雙數，也是同一邊的。這時，司馬洛就覺得有點不大對了。

他對女店主說：「我可以走了嗎？」

「呃──走吧，請你走！」那女店主說。這倒是她求之不得的事。

司馬洛出了店子，過了兩個門口，果然找到了三三四號。他登上了天台，就看見那個女刺客已經被幾個莫先生的手下制服了。她的雙手正按在牆壁上。

其中一個莫先生的手下拿着一把手槍給司馬洛說：「這就是她的槍，很特別，口徑很小，但是槍彈是自製的，威力很強，假如一進入人體就會開花，彈頭雖然沒有炸藥，但是就像會爆炸一樣了。」

「你對這個倒很內行。」司馬洛說。

「我是在彈道研究部門工作的。」那人說。

「這槍射在窗櫥玻璃上怎樣？」司馬

洛問，「也會打個稀爛嗎？」

「這個倒不是，」那人說，「這槍的槍彈的穿透力很强，碰到了硬東西，就會發揮穿透力，祇是射進了軟東西裏面，才有機會開花。假如射中了窗櫥玻璃，就會射出一個很齊整的洞，玻璃也不會破碎——槍彈的速度太高！」

「很有趣，」司馬洛說，「射向我的那顆槍彈，就是在櫥窗玻璃上射了一個整齊的洞。但告訴我，這槍彈會不會在中途轉兩個九十度角的？譬如你向前頭開槍，槍彈却是射向後面呢？」

「我不明白，司馬洛先生，」那人說，「世界上並沒有這樣的槍，也沒有這樣的槍彈呀！」

「正是這個意思，」司馬洛說，「向我射的槍彈，射中的玻璃就是在這裏的樓下，所以兇手必然是在對面的天台放槍了，怎麼你們却會在這邊天台捉到兇手？」

「這個——」那人員瞪目看着司馬洛，「但是她的確有這樣一把槍，而且我們看見她放槍！」

「我已經講過眞正的兇手是在對面，」那女郎說，「我是向她放槍，你們却不肯去追！」

「你們聽見沒有？」司馬洛說，「快追！」

「現在去？」那人顯得六神無主地。

「你們有無綫電，」司馬洛說，「你們在這附近還有沒有人？馬上用無綫電通知他們行動吧！」

那人馬上拿起一隻無綫電通話器。那個伏在牆壁上的女人說：「穿着深綠色套裝，戴黑眼鏡的，很可能正在流血，我相信我射中了她的腿子！」

那人遲疑了一下，照着向他的同伴們報告了！

「可惜行動得太慢了，」伏在牆壁上的那個女郎說，「我不相信你們追得上。那是一個好手！」

「現在，」司馬洛說，「你們走吧，把她交給我！」

「你們可以走了，」莫先生說，「把她留下來吧。」

莫先生也到達了。這個矮矮胖胖的人看來受不起劇烈運動，然而他却顯然是以相當高的速度，跑上了這幾層樓，到了天台上來，而毫不氣喘。

司馬洛看見那幾個人走開了。他沒有轉向莫先生，而那個女郎亦還是伏在牆壁上沒有轉過來。司馬洛說：「讓我來介紹吧，這位是莫先生，這位是梁珍妮小姐，我相信你們都早已互相聞名了吧？」

梁珍妮轉過來，冷冷地微笑：「聞名一如見面！」

司馬洛看到莫先生的臉上露出尷尬的表情。這是少有的，他和莫先生相交已久，看到莫先生這樣的表情的機會實在很少很少。

莫先生說：「梁小姐，我看我應該向你道歉！」

「別提了。」梁珍妮說，「我幾乎要向你道歉了，幸而他們沒有開槍，也幸而我認得他們，假如不是這樣，那後果眞是不堪設想了。」

「我看經過這一次之後，」莫先生說，「我應該把他們調回去再接受嚴格一點的訓練了，但是梁小姐，你說你射中了那個槍手？」

「是的，」梁珍妮說，「我相信我射中了她一條腿子。」

「爲什麼你不射要害？」司馬洛問。

「我相信你們要的是活口，」梁珍妮說，「我也是想要活的。」

「以你這槍彈，」莫先生說，「給你射中了腿子，怎麼還可能逃走呢？假如剛才和我那個手下對你的槍彈的分析並沒有錯誤——」

「他的分析並沒有錯誤，」梁珍妮說，「我們還是到對面天台去看看吧。也許她留下了一條腿子。」

他們下樓，司馬洛說：「世界好像很小，怎麼你也會出現在這裏呢？」

「也難怪你們那些人會誤會，」梁珍妮說，「我懷疑我要找的可能是一個我們榜上有名的人，假如是的話，照這個人的作風，你是應該在被消滅之列的。」

「爲什麼我又不在被消滅之列呢？」莫先生問。

「你不是採取行動的人。」梁珍妮說，「你祇是在幕後指揮，假如沒有好手來負責採取行動，那你指揮得怎樣好都是沒有用的！」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你找不到這個人，所以不如跟在我附近了，因爲反正這個人是會在我的附近出現的。」

「正是這個意思。」梁珍妮說。

「怪不得我覺得有許多眼睛看着我了，」司馬洛說，「你把我當魚餌，這是很不够朋友的事情。你要知道，釣到大魚的時候，魚餌通常都是給吞進了魚腹，不能取回的。」

「我是獵人，」梁珍妮說，「是我先開槍，也是我先打中的，不然對方那一槍就不是射破窗櫥玻璃，而是射中你了！」

「我還是不喜歡這種玩法。」司馬洛說。

他們到達了對面的天台。沒有留下一條腿子，也沒有留下一滴血，祇是烟囪的磚頭上留下了一個子彈洞。

司馬洛摸着那個子彈洞，說：「我看你沒有射中吧？」

「我射中了他的腿子，」梁珍妮堅持說，「這裏！」她用手指着右腿的中間部份，「跟着她就跑到了這烟囪後面。」

烟囪後面有一度鐵梯通到另一座較矮的天台上。

那座天台的門是開着的，那個刺客可以從這天台的門下去，但亦可以越過這座天台，從再遠的其他天台左右的門口下去。換句話說，那個人可以逃的路很多，而那個人選擇的地點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地點。狡兎有三窟，這已經不祇是三窟了。

莫先生嘆一口氣：「我看捉到的機會是相當之微了。這個人很懂得自己做的是什麼事情。」

他取出他隨身携帶的無綫電通話器，與手下們聯絡。果然他們沒有找到什麼。

莫先生照例地吩咐他們繼續加緊包圍和搜索，然後嘆一口氣，把那隻無綫電通話器收好了。

司馬洛說：「梁珍妮也是很懂得自己

在做什麼的。她說她是射中了那個人。」

「我是射中了那個人。」梁珍妮說。

「而且，」司馬洛說，「我看過她家裏的設備，她又身爲獵人，假如她沒有射中，她不會誤會自己是射中了的。」

莫先生聳聳肩：「射不中也不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情。射擊這件事情是不能够保證的。」

「我是射中了的。」梁珍妮堅持道。

「那爲什麼沒有一條腿子，甚至沒有一滴血留下來呢？」莫先生問道。

「很簡單，」梁珍妮說，「那個人是有一條假腿。」

「這個——」莫先生用手指擦擦鼻頭。他是不好意思講出他的意見，這是一個相當牽强的藉口去解釋沒有射中的一槍。

「你眞的這樣想？」司馬洛問。

「是的，」梁珍妮說，「我心目中可能的人有兩個，現在用不着懷疑了，剩下來的祇有一個。」

「這個人就是有一條假腿的？」司馬洛問。

「是的，」梁珍妮說，「這個人當過兵，腿子是在戰場上失去了的，裝上了一隻合金管製成的假腿，很靈活，跟眞的腿子一樣，也許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給打中也不會痛。我的槍彈射中了這假腿，因爲是堅硬的金屬，所以穿過去了。假如這是眞的，那已經掉下來了。」

「等一等，」司馬洛說，「一個上過戰場的人？這世界上並沒有很多女兵是要上戰場的，除非是……例如以色列——」

「那是一個男人。」梁珍妮說。

司馬洛和莫先生都詫異地看她。司馬洛說：「我們一直在談的是個女人呀。」

「你記得你們拍到的那個女刺客臉上擦了多麼厚的粉嗎？」梁珍妮說，「可以是任何一個女人。爲什麼不能是一個男人呢？有不少男伶在舞台上塗了厚厚的粉反串女角，倒轉過來也是一樣的。」

「這個——我們倒不能否定這個可能性。」莫先生說。

「原來有這樣一個人嗎？」司馬洛問道，「這個人喜歡扮作一個女人？」

「是的，」梁珍妮說，「你看，他損失的不單是一條腿子而已。他的男性的能力也連帶失去了，你知道一個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心理上會受到怎樣的影响嗎？」

「這是無可預測的，」司馬洛說，「可能有任何一種影响，任何的變化。」

「這個人不能再在女人身上打主意了，」梁珍妮說，「他就喜歡以女人的姿勢出現，這樣起碼可以吸引男人。而且這使他更加在殺人的技巧上下功夫了。正如你和我討論過的，在殺人的時候，最要緊的就是能不能扳動槍機。這個人失去了最重要的東西，整個世界都成爲他的仇人。」

「這個人是誰呢？」莫先生問。

「我們有一個關於他的檔案。」梁珍妮說。

「你告訴我他的資料，」莫先生說，「我們起碼總可以幫一點忙吧？」

「你沒有聽過有這個人嗎？」梁珍妮問。

「沒有。」莫先生搖頭。

「這個人有這樣特別的特點，」梁珍妮說，「你也沒有聽到過他，你現在才開始找他，遲不遲一點？而且他是屬於我們的。他是獵人的獵物！」

莫先生顯得啼笑皆非了。他不喜歡人這樣對他，他最不滿意司馬洛的也是這一點。不過，他却無可奈何。

司馬洛說：「我們爲什麼不到一個舒服一點的地方去談呢？天氣又冷，這裏風又大。」

「這是個很好的地方，」梁珍妮說，「我們在這裏談，之後也在這裏分手。」

「什麼意思，分手？」司馬洛說。

「我不適宜讓人看見跟你們在一起，」梁珍妮說，「而且我還有工作要做。」

「好吧，」司馬洛說，「你還有什麼可以告訴我們的嗎？珍妮。」

「我猜錯了，」梁珍妮說，「但也錯得對了。這個人並不是好殺的那一個。這個人動手，一定有一個目的。因此他殺你也是有一個目的。」

「我看不出有什麼目的。」司馬洛說，「即使殺死了我和莫先生，也是不能够使我們不管這件事情的。」

「也許你知道了一些你不應該知道的事情？」梁珍妮說。

「知道了又怎樣？」司馬洛說，「我知道了，莫先生也知道的，殺了我又有什麼用處？」

「你的確有一種善忘的習慣，」莫先生說，「你知道一些事情，就是偏偏放在自己的心裏，拖到遲遲才講出來。」

「這一次並沒有呀。」司馬洛指天誓日似地說着。

「你們自己想清楚一點吧。」梁珍妮說，「假如沒有什麼問題，我要走了！」

「這個有一條假腿的人，」司馬洛說，「你知道他的一切，就是不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嗎？」

「這通常是最難知道的一點，」梁珍妮說，「假如知道了，他的名字已經在名單上劃去了。」

「我沒有什麼問題了。」莫先生說。

「那麼再見吧。」梁珍妮說。

「我相信，」司馬洛說，「我們是有機會再見面的吧？」

「你有時間的話，」梁珍妮微笑，「你是隨時可以來找我的，而且，我們在這件事情沒結束之前，應該還會再有聯絡的機會。現在你們從來時的路下去吧，我則走我們這位假腿朋友的路了。」

司馬洛和莫先生看着她爬下了那座較低的天台，走了。

「我們走吧，」莫先生說，「這裏太冷了！」

他們從上來時的樓梯走下去，莫先生說：「你眞的並沒有對我隱瞞着什麼重要情報嗎？」

「難道到了這個時候我還會繼續瞞着？」司馬洛說。

「那個人會以爲你到了這個地步一定不再瞞着了，」莫先生說，「再殺你也沒有用處，所以你也認爲不必告訴我了。」

「你有一副骯髒的腦袋！」司馬洛說，「應該洗一洗，不過，會不會是因爲我要去那地方而殺我呢？不，不會的。」

「你剛才究竟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莫先生問道。

「我正在打算找個地方吃晚飯。」司馬洛說。

「沒有人會爲了一個人打算去吃晚飯而殺人的。」莫先生說。

「我不是說吃晚飯，」司馬洛說，「我是正在打算去見一個人，祇是心裏打算吧了，還沒有動身，他沒有可能知道我有這個打算的。」

「你打算去見的這個人又是誰？」莫先生問得有點不耐煩了。

「我剛剛記起了那個玩槍的老人。」司馬洛說，「他說他有一個子姪輩爲康爾夫伯爵做過事，也許這個人可以告訴我們一些關於康爾夫伯爵的事情。」

「你就是打算去見這個人嗎？」莫先生問道。

「是的。」司馬洛說，「但是我並沒有告訴過什麼人呀，這個主意不過是剛剛想起來的，怎麼可能就會有人是爲了我有這個主意而殺我呢？」

「那就不是爲了你有這個主意而殺你，」莫先生說，「是爲了另一件事情。」

「是爲了什麼事情？你告訴我吧。」司馬洛說。

「你不告訴我，」莫先生說，「我怎能告訴你？」

「我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的，」司馬洛說，「現在我還是要找一個吃晚飯的地方，因爲我還不曾吃晚飯！」

「回到總部去吃吧，」莫先生說，「那裏沒有那麼冷，也安全一點。而且，我們應該再看看那套電視片集。」喃喃自語地說：「哼，一個男人，一條假的腿子！

× × ×

那個玩槍的老人是願意幫忙司馬洛的，他不要收什麼手續費，因此司馬洛很順利就找到了那個他要找尋的人了。由於他找到的是一個活人，而不是一具死屍，因此那個粉面刺客應該不會是爲了制止他找這個人而開槍的了。不過司馬洛亦不打算向那個人提起這一點。

那個人叫唐青，目前的職業是私家偵探。一個中年男人，老是咬着一隻烟斗，像福爾摩斯似的，但當然他並不是在扮演福爾摩斯，祇是烟斗相同而已。除了福爾摩斯之外是也有不少人喜歡吸烟斗的。

唐青說：「你要我透露我以前的僱主的秘密，這是一件比較爲難的事情。一方面你是一個我所尊敬的人介紹來的，但另一方面，我也要顧全我的職業道德。」

「錢可以使你忘記你的職業道德嗎？」司馬洛問。

「不能。」唐青搖搖頭。

「假如我是出錢請你調查這個人呢？」司馬洛問，「既然你的職業是私家偵探，這應該不成問題了。」

唐青吸着烟斗，尷尬地微笑着：「很少有這樣的情形的，不過我看我們還是忘記了錢的問題吧，我相信你不會是對他有什麼不利的企圖的，所以我就在不會對他有什麼不利的大前提之下回答你的問題好了。」

「這個我却不敢保證的，」司馬洛說，「假如他是在做着一件對這個世界不利的事情，那我就不能保證對他不利了。」

「他？」唐青搖着頭，「他不會做這一類事情的。」

「不如這樣吧，」司馬洛說，「你既然是個很講職業道德的人，我就告訴你目前大致情形吧。我知道你會守秘密的。」

「很好。」唐青說。

司馬洛把大略的情形告訴了唐青。

唐青的表情嚴肅下來了。

唐青說：「你到這裏來，就使我的性命也會有危險了。」

「是的，」司馬洛說，「現在，我所接觸的每一個人都是可能有性命危險了。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是一件沒有辦法的事情。我不來找你，也不一定就說你是安全的，因爲你是一個我很可能會探訪的人。」

「司馬洛先生，」唐青說，「我不討厭你，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可不能夠說我是喜歡你了！」

「你是有保護自己的能力的。」司馬洛說。

「有，」唐青說，「不過假如是那樣一顆槍彈射過來，我就不敢說我有什麼自衞的能力了。」

「這是很可怕的念頭，」司馬洛微笑，「不過過一段時間之後，你就會習慣了。像我，我就是巳經習慣了。」

唐青聳聳肩：「你巳經來了，我就是把你趕跑也是沒有用的了。你究竟想知道一些什麼呢？」

「你以前替康爾夫伯爵工作，」司馬洛說，「你主要做的是什麼呢？」

唐青又吸起他的烟斗來，雖然現在烟斗巳經熄滅了。他說：「名目上，我是人事科的助理，其實我是一個私家偵探，跟現在一樣。不過那時我是專爲他服務。」

「他有很多事情要調查的嗎？」司馬洛問。

「在人事科，」唐青聳聳肩，「主要就是調查他的機構裏的僱員有沒有作弊，以及私生活方面有沒有什麼荒唐之處。」

「他連僱員的私生活也要管？」司馬洛問。

「他認爲假如一個人私生活不檢點的話，」唐青說，「那麼就終有一天會導致了這個人在工作上作弊了。」

「他那個脫離了關係的宗親就是你揭發的？」司馬洛問。

「是的，」唐青說，「而我也並不覺得抱歉。那傢伙是個下流胚子。」

「你對他的死因有什麼提供嗎？」司馬洛問。

「恐怕不能了，」唐青說，「那巳經是多年之前的事。他走了，我就完全不注意他了。而且，我恐怕我也不能幫你很多忙，我雖然是他的私家偵探，我知道得不少，但是我所知道的都是以前的事情，現在也許巳經過了時了。」

「也許並不，」司馬洛說，「我有一種感覺，覺得像康爾夫伯爵這樣一個怪人，即使有所改變，也不會變得太多的。一個固執的人，就是一個不肯改變的人。唔，你又究竟是爲了什麼不幹的呢？」

「我不能說他是一個怪人，」唐青說，「但我也不能說我是喜歡他的。我實在受不住了，每一個人做他的職員，就要以他指定的方式生活，還要不時被調查一下，我實在受不住。就是我自己，有時也難免放蕩一下的。所以我後來告訴他，這骯髒的工作叫別人去幹吧！就是這樣。」

「現在是誰在幹你從前的工作呢？」司馬洛問。

「我沒有留心，」唐青說，「當我走的時候，我就是因爲對康爾夫伯爵完全失去了興趣才走的，而當我走了之後我就是做自己的事情，更加不去管他那裏發生什麼了。所以，我不知道。」

「照你以前所知道的，」司馬洛說，「你認爲康爾夫伯爵會有什麼把柄落在別人的手中呢？」

「假如有才是怪事。」唐青說。

「但他現在很可能巳經受到了別人的威脅了。」司馬洛說，「他很可能巳經受到了別人的控制。」

「控制他幹什麼？」唐青問，「有什麼好處？」

「他是個很富有的人。」司馬洛說。

「假如有人謀他的錢，那你別管好了，」唐青說，「我對你講一句眞心話吧。我也認爲這許多錢在他的手中實在是一種浪費。他不懂得享用這些錢。」

「我担心的是那一大批炸藥。」司馬洛說。

「那你們派人監視着，看炸藥是運到什麼地方去好了。」唐青說。

「我們正在這樣做，」司馬洛說，「而這批炸藥似乎沒有錯，是正在運回他在澳洲的煤礦，你又知道什麼嗎？」

「這倒無可奉告了，」唐青說，「我在的時候他還沒有這座煤礦的。」

「你幫忙眞大。」司馬洛諷刺地說。

「對不起，」唐青說，「我實在是不想亂講話，事情太久了，我不想對你作錯誤的引導吧了。不過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肯定告訴你的，那就是，他這個人是不會受別人控制的。我相信假如要他聽別人指揮的話，不出一個星期，他就要死掉了。這一連串的怪事，可能是另有原因。」

「好吧，」司馬洛說，「我再去查一查吧。多謝你。」

「不要緊，」唐青說。

司馬洛遞給他一張名片：「假如你想起了什麼，你打個電話跟我聯絡吧。打長途電話到總部，總部自然會轉知我了。」

「很好。」唐青收下了名片。

司馬洛離開了唐青的屋子，回到車子上，開動了。忽然之間，他頸上的汗毛又豎直起來。他又有了那種被監視着的感覺。並不是唐青的眼睛在看他。

假如是那個有假腿的人，那麼槍彈是隨時可能來的。他把車子開得快一點。後來，在那段荒僻的路上，他就發現了有部車在跟踪着他了。

司馬洛忽然把車子停下來，就匆匆打開車門下了車，閃入路邊房子的一個門口，登上樓梯，直登上天台。

他到了天台上望下去，看見那部車就停在他的車子的後面。

不過看不見那個開車的人。

這個跟踪的人倒是跟踪得眞明顯的，事實上這變成了不是跟踪，而是追踪了。

這就使司馬洛再回到天台門口之內，因爲他相信這情形可能表示那人是正在上樓來。他果然聽到有脚步聲匆匆跑上來。對方竟然連脚步聲也懶得隱藏。還好，他憑那脚步聲聽出來的不過是一個人而已。祇是一個人來，不論本領多麼高强，司馬洛都不很害怕。

他就在天台門外的牆邊等着。當然他也很小心躲在一個沒有人能從這遠處開槍射中他的地方。

那個人跑上來了，衝出天台門外，司馬洛發覺那是一個很年輕的女郎，雖然不算美麗，也不算醜。她穿着一件厚厚的樽領毛衣，下面穿一條牛仔褲。

她使司馬洛手中拿着的槍顯得很傻氣了。而她看到了這把槍亦並沒有表示恐懼。她說：「司馬洛先生！」

「你認識我嗎？」司馬洛問。

「我就是開着那部車子來找你的。」她說。

「什麼事？」司馬洛迷惑地看着她。

「梁珍妮小姐，」她說，「是她派我來找你的。」

假如是的話，司馬洛覺得梁珍妮眞是豈有此理，派一個這樣年輕的女孩子來做這種危險的工作。不過想起來，梁珍妮自己年紀也不很大。

「爲什麼她自己不來？」司馬洛問。

「她不能來，」她說，「她有工作做。她正在監視着那個——你知道的。」她輕輕用手在自己的腿子上一摸。假如司馬洛猜得沒有錯，她所指的就是那個假腿的人了。

「那她派你來幹什麼？」司馬洛問。

「她要我告訴你那個人巳經來了，」她說，「那個人打算殺死你。」

「這是我早巳知道的事情了。」司馬洛說。

「她叫你大約下午五點鐘到和平廣塲去，在靠右邊的行人路上散步，她會在那裏跟你見面。」那個女郎說。

「哦，」司馬洛把槍收起來，而輕輕摟着她的腰，「你叫什麼名字？」

她想掙開，然而司馬洛並不讓她掙開。司馬洛的摟抱是並不溫柔的。

她說：「我叫瑪莉。你——不要這樣嘛。」

「瑪莉，」司馬洛說，「你可知道那裏是怎樣一個地方嗎？假如我在那裏散步，那我會成爲一個很好的槍靶的。」

「但她不會這樣對你的。」瑪莉說。

「問題就是在她，」司馬洛說，「你怎能證明是她派你來的呢？」

「我——不能證明，」瑪莉說，「但不會以爲我是來引誘你進入一個陷阱的吧？沒有人會那麼笨的。」

「也許吧！」司馬洛說，「但是，讓我們也來做一件笨事情吧。讓我們一起到那廣塲去散步一下怎麼樣？」

「她沒叫我跟你一起去。」瑪莉說。

「我要你跟我一起去。」司馬洛說，「我喜歡跟你一起散步，你明白嗎？我不會放你走的，假如我們死，我們就一起死好了，」他還是緊緊地摟着她的腰。

「但是，」瑪莉說，「她並沒有打算危害你呀！」

「那最好不過了，」司馬洛說，「那

我們一起去散步，就更不會遇到什麼危險了！」

瑪莉不服氣地一咬下唇，但是也不再抗議了。她說：「好吧，我們一起去，這是沒有什麼好怕的！」

司馬洛把槍收藏在大衣袋裏指着她，與她一起下樓，上了她的車子，由她開車。他說：「我們還有一段時間才够鐘，所以不如消耗一下汽油吧。你開着車子到處走走好了。最好到熱鬧一點的地方去——爲了你和我的安全着想！」

她緊咬着牙齒，開着車子到處兜着。

司馬洛企圖與她搭訕，她却不肯回答他的問題。她說她不高興司馬洛這樣不信任她。他不信任她，她就不要與他談話了。司馬洛沒辦法，祇好不再跟她談話了。

他們的車子在熱鬧的地方兜來兜去，所走的路都是由司馬洛作主的，也許爲了表示自己的無辜，瑪莉並不反對司馬洛把她指揮到什麼地方去。

司馬洛擁着瑪莉的腰，就像與她是一雙情侶似的在那裏走來走去，盡可能走在陰影裏，以及經過柱子的後面。司馬洛稍爲可以感到安慰的就是太陽是在他這邊，正在沉下去的。假如有人要在廣場對面的屋頂向他開槍射擊，那就要臉朝着太陽，視綫很受影响了。

也許瑪莉並不是引他來進入一個陷阱的。不過，瑪莉也是在他的懷中發抖起來了。她也害怕發生司馬洛說會發生的事情。而梁珍妮又久久都不出現。

後來，司馬洛忽然一捉捉住了瑪莉的手臂，就把她推到一根柱子的後面，躲了起來。他的眼角裏瞥到了一些東西。就是一個人從廣場對面一間屋子的天台上跌下來。

這個人跌落了有陽光照着的部份，進入了陰影之中的部份，就幾乎看不見了。跟着他就跌在一部汽車的頂上，那「隆」的一聲，這邊都可以聽到。

汽車周圍的人自動地四散，然後有一部份人再走回去看。司馬洛和瑪莉可以看到除了屍體之外還有一把長槍也跌在地上了。一把裝了望遠鏡的長槍。

他對瑪莉說：「看來你不是說謊。」

瑪莉困難地咽了一口涎，跟着就是她生氣起來了：「怎麼？我們眞是來當槍靶的？」

「那是我吧了，」司馬洛說，「她沒有叫你跟我一起來，來吧，我們過去看看——假如你的胃受得住的話！」

「我——受得住！」瑪莉極力表示倔强地說。

她跟着司馬洛跑過去，那時車子的周圍已經圍了很多人。

瑪莉與司馬洛排開人羣擠進去看，他就明白爲什麼血流得特別多了。這個人有一條腿子已經沒有了，大部份的血就是從腿子的斷口流出來的，而這個人的另一條腿子雖然沒有中槍，也不是完好的了。跌下來時使他的褲子破裂了，下面露出的是一條金屬的假腿。

這個人的頭髮長長的，穿的是女裝，從臉上仍然可見的部份看得出擦了很多粉。這是一個「他」，然而圍觀的人之中大概是祇有司馬洛一個知道這一點而已。

司馬洛知道這是梁珍妮在追的人了。失去了的一條腿子就是中了梁珍妮的一槍，祇有梁珍妮的槍彈有能力造成這樣大的傷害。這一次，梁珍妮是沒有射錯腿子。

這個人在天台上邊緣上向下面找尋目標，梁珍妮在後面出現，一槍，腿子就沒有了，這個人就仆下來。

看梁珍妮的樣子眞的不像，但她的確是一個一流的獵人。

「天！」瑪莉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你不知道嗎？」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瑪莉說，「我不過是——不過是傳話的吧了。」

「那我也不告訴你了，」司馬洛說，「等梁珍妮向你解釋好了。我們走吧。」

他拉着瑪莉走出人羣。

「我們現在到那裏去？」瑪莉問。

「難道你願意留在這裏嗎？」司馬洛說。

「但她叫你在那裏等她的，」瑪莉說，「她還沒有來，你不等她了嗎？」

「這個——」司馬洛遲疑了一下，「好吧，我們再回到那裏去等她吧，我相信這一次我們不會再成爲槍靶了！」

她顯然也不相信。沒有那麼多放槍的人吧？不過她還是很小心留在柱子後面，不肯出去。

警車到達了，救傷車也到達了。

梁珍妮說：「你們還不走嗎？難道要留下來回答問題？」

他們轉過來，就看見梁珍妮已經出現在她們的身邊。她穿着一件很好看的白色大衣，掛着一隻白色手袋，頭髮是那麼齊整，就像剛剛從美容院出來似的，事實上她整個人都像是直接從一本時裝模特兒雜誌裏面走出來的。瑪莉瞪目看着她：「你——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發生了什麼？」

梁珍妮擺擺手：「你還是回去吧，瑪莉，雖然帮助警方是市民的責任，不過，如果你知道得太多，而又無法解釋，那你還是讓別人去回答問題好了。」

瑪莉又瞥了司馬洛一眼，走了。梁珍妮挽着司馬洛的手臂，「我們走吧，找一個地方吃晚飯。」

「那眞是你幹的嗎？」司馬洛問道。

「哦！」梁珍妮說，「你以爲是誰救了你的命的？」

「我不認爲是你救了我的命，」司馬洛說，「你祇是把我放到那裏去做槍靶吧了。」

「假如你不做槍靶，」梁珍妮說，「那怎麼會有人對你開槍？而我又怎能救你的命呢？」

「你一定要殺死他嗎？」司馬洛問。

「我是一個獵人。」梁珍妮說。

「但假如他活着，」司馬洛說，「也許他可以告訴我們不少事情的。」

「我已經知道了需要知道的了。」梁珍妮說，「假如他活着，那他的同伴們會懷疑我知道了我所要知道的，但是他死了，他們就會以爲我還沒有機會問什麼。」

× × ×

「你究竟知道了些什麼？」司馬洛隔着餐桌問她。

「我知道的就是，」梁珍妮說：「恐怕你的懷疑是對了，康爾夫伯爵已經受到了他們的控制，不然就不會讓他們以他的礦場作爲總部了。」

「澳洲的煤礦場？」司馬洛問。

「是的，」梁珍妮說，「他們這一帮有十二個人，現在剩下十一個了。他們就在那裏。」

「在那裏幹什麼？」司馬洛問。

「這都是我不明白的事情了，」梁珍妮說，「我相信康爾夫伯爵也是不肯告訴我們，亦不能回答我們的。」

「他們會躲在那裏嗎？」司馬洛問。

「那裏不是一個好躲的地方，」梁珍妮說，「而且，控制這樣一個難控制的人，祇是爲了找一個躲藏的地方？既然他們有能力控制康爾夫伯爵，那他們一定有能力找到一個比煤礦場更好躲的地方。他們一定是正在進行着一件陰謀。」

「那是什麼陰謀？」司馬洛問。

「別問我這樣多問題好不好？」梁珍妮說，「我又不是百科全書，你又不是我的部下！」

司馬洛聳聳肩：「既然你拒絕供給我這些人的情報，那我祇好問你了，而且，我又替你當過槍靶。」

梁珍妮微笑：「我們正在調查，我正在猜，假如查不到，也許可以猜到。」

「你們做事是靠猜的？」司馬洛問。

「對這些人，一個猜字是很好用的，」梁珍妮說，「我們知道他們專門幹的是什麼事情——不是善事，而是恐怖的行動，對不對。祇要向這個方面猜就行了。」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

「另一方面，」梁珍妮說，「你有沒有想出來爲什麼他們一定要把你殺掉？」

「還沒有。」司馬洛搖頭。

「他們今天又企圖殺死你了。」梁珍妮說，「他們這樣做是有一個理由的。」

「也許我去見康爾夫伯爵的時候，康爾夫伯爵已供給了我一次綫索！」司馬洛說，「祇是我沒有醒悟到吧了。」

「但假如是這樣，」梁珍妮說，「你所知道的，莫先生也知道了，單單殺死你也是沒有用處的。」

「也許他們認爲我的悟性比莫先生强吧。」司馬洛說。

「別那麼自大狂吧。」梁珍妮說。

「這是眞的，」司馬洛說，「我已經想過了，我總覺得，當我在康爾夫伯爵那問酒店見他的時候，我是應該已經發現了一些什麼的，但是我又似乎忽略了，你明白那種感覺嗎？有一點綫索，呼之欲出，但是又千呼萬喚不出來。」

「那你多動點腦筋吧。」梁珍妮說。

轟隆震天響　群惡葬隧道

這時在梁珍妮的家裏他們正談論着，電話就响起來了。梁珍妮拿起來聽了一聽，說：「找你，是你的莫先生。」

他接過了聽筒，與莫先生通話，莫先生是有一個電話轉來給他。這是唐青來的電話。

唐青說：「司馬洛先生，我想問你一句話。」

「唔，」司馬洛說，「你問得還不算太早。」他的心情是很明顯地輕鬆起來。

「什麼？」唐青顯得莫名其妙的。

「哦，沒有什麼了，」司馬洛說，「是什麼問題，你問好了。」

「關於康爾夫伯爵那個女秘書，」唐青說，「我記得你對我講過你跟她見面時的情形。你說她有一雙美麗的腿子，你是開玩笑的嗎？」

「跟你開玩笑？」司馬洛問。

「不，我問你是不是跟她開玩笑。」唐青說。

「不是，」司馬洛說，「我一向是相當重視女人的腿子的，我剛才還……」

「既然是這樣，」唐青說，「我想跟你談談。現在。」

「現在？唔——好吧，」司馬洛說，「你現在在什麼地方？」

「你現在在什麼地方？」唐青問，「我可以來找你。」

「這也很好，」司馬洛說，「我現在是住在酒店裏，等一會我們可以在樓下的咖啡座見面。」

× × ×

唐青到達的時候，假如不是他先開口，司馬洛也不認得他了。牛仔褲，牛仔褸，長長的頭髮，還有一把鬈曲的鬍鬚，就像一個新潮青年。事實上頭髮和鬍鬚把他的臉遮去了那麼多，也不容易看出他的眞正年紀了。

「這是幹什麼的？」司馬洛問：「你參加了什麼劇團嗎？」

「我是在担心自己的性命，」唐青說，「我暫時不回家，也不到我常到的地方，暫時我是另外一個人了。」

「你害怕成這個樣子？」司馬洛說。

「我有一種感覺，」唐青說，「覺得很可能會有人殺死我。我並不是常常有這種感覺的。」

司馬洛知道他感覺得沒有錯誤，也知道可能殺他的人現在已經死了，但司馬洛沒有說出來。司馬洛說，「我們剛才似乎是在討論康爾夫伯爵的女秘書的腿子。」

「我不知道你認爲怎樣的腿子才是值得欣賞的，」唐青說，「舉個例好嗎？」

「望望右邊吧，」司馬洛說，「站着那個。」

那邊是一個咖啡座中的女侍。這咖啡座是有些很美麗的女侍的。

唐青嘆一氣：「我希望你沒看錯。」

「我在那裏等了那樣久，」司馬洛說，「什麼都看清楚，別的也許會看錯。」

「那女人沒有這樣一雙美麗的腿子，」唐青說，「一個女人，幾年前可能有一雙這樣的腿子，而現在變成大笨象一樣了，但幾年前已經像大笨象一樣的，就不會變成這樣美麗。」

「對了，」司馬洛說，「我的經驗告訴我是這樣的。我猜我在那裏的時候所注意到的不對的東西正是這個，她的腿子與她的身材並不配合。自然，不配合的人多的是，不過既然你以前見過她不是這樣的，那就值得研究了！」

「假如你沒有記錯！」唐青說，「那麼這個女秘書就是假扮的了。」

「對了，」司馬洛說：「正是，她是假扮的，她就是在康爾夫伯爵身邊控制着

他的人，所以康爾夫伯爵見了我，也不願意講什麼了。不錯，這就是爲什麼他們企圖殺死我了！我從腿子上看出了破綻，但我不知道是破綻。我還指出來，他們怕我有一天會醒悟到這一點，所以就要把我殺掉了！」

「我也是這樣想，」唐青說，「不過我仍然不認爲康爾夫伯爵這個人是可以受到控制的。而且，這假扮的問題也有一個矛盾存在。假如他們派個人假扮這女秘書，那眞的女秘書可能已經不在人世了，爲什麼要假扮呢？康爾夫大可以另請一個新的。」

「也許不想太吸引人注意吧。」司馬洛說。

「我却是想……」唐青說，「看看我，假如你在這之前沒有見過我，你猜得出我是什麼樣子嗎？」

「你根本沒有樣子，」司馬洛說，「你的鬍鬚把你的臉遮住了一大部份。」

「這正是我的意思，」唐青說，「你憑什麼認爲你見到的眞是康爾夫伯爵？」

「我見過他的照片——」司馬洛忽然呆住了。

「眞正的康爾夫伯爵究竟是什麼樣子的，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唐青說，「那些頭髮，那把大鬍子，就像是他的商標，你一看見這些，就可意識地以爲見到的乃是眞人了！」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怪不得他要在這樣暗的光綫之中招待我，而且還隔那麼遠，你是個天才，唐青！」

「這是因爲我始終不相信有人能夠控制他，」唐青說，「假如他會受控制而做他平時不會做的事，那他就不是本來的人了！」

司馬洛感到全身都在冒汗，雖然天氣是那麼冷。唐青的話解釋了很多疑問！

譬如顏美美爲什麼要引誘一個明知不可能用美色誘惑的人。她的目的就是要接近，認清康爾夫伯爵的樣子，或者她那個集團已經查出來了，要抓到一些證據。進行勒索。

這也解釋了爲什麼那個脫離了關係的宗親要死了。他是親人，他知道得最多，他看出了是假的，他並不打算揭發，他祇是要利用這個機會發財。

「天！」司馬洛說，「他們已經完全控制了康爾夫的事業了，康爾夫本人，他可能已經死了！」

「他一定已經死了。」唐青說。

「但是他們捨得殺死他嗎？」司馬洛說，「難道他們不需要一個人簽字？譬如簽支票。」

唐青搖着頭：「讓我告訴你一件事情吧，司馬洛先生，康爾夫伯爵這個人不會肯替他們在紙上打一個交叉的。雖然世界上沒有人不怕死，這個人却認爲有些事情是比死更可怕的。不讓他絕對做主就是其中一件。至於簽支票，現在的銀行已經電腦化，對簽名式並不很注重，祇有簽得像就行了。你問中不是有聽過冒簽支票提欵的事情嗎？那麼多支票來往，假如每一張支票都要由筆跡專家細細檢驗，我怕找得到那麼多專家也找不到那麼多時間。不，祇要這筆帳的數目不是超乎尋常地大，而來往帳上又經常有這筆來往帳的，銀行就不會懷疑。尤其是一個大企業機構，像康爾夫伯這樣一個富有的人，假設銀行有懷疑，他們給康爾夫一個電話，康爾夫說沒有問題，支票是他簽的，那就行了。僞冒聲音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這些人當然會找一個聲音及格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你的意思，」司馬洛說，「看來我也是對了，你也是對了。我說有人控制康爾夫伯爵，你說康爾夫伯爵不可能受人控制，我們都對了。」

「你很容易證明這一點的，」唐青說，「你到銀行去，叫筆蹟專家認眞做一次工作就知道了。」

「這是一個好辦法，」司馬洛說，「而我差不多已經可以預知結果是如何的了。但是，既然事情是這樣，那就很令人担心了。這個冒充的康爾夫伯爵的人，他來這裏買下這樣大一批炸藥，你相信眞是開煤礦用的嗎？」

「不，」唐青說，「我不相信。」

「那你認爲是作什麼用途呢？」司馬洛問。

「別問我。」唐青說，「我已經講過，我對他這煤礦是一無所知的。」

也許這個問題不應該問唐青，而是應該問梁珍妮，因爲唐青對「獵人」的事情也是一無所知的，梁珍妮在這個方面會知道得多一點。

司馬洛說：「你還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嗎？」

「假如有，我再找你好了，」唐青說，「你找不到我的，因爲你在沒弄清楚這件事情之前，我不會回復自己的身份。」

司馬洛微笑：「你這樣害怕，何不加入我們呢？」

「我不是害怕，」唐青說，「這是一種生存的方法，我相信我是有能力生存下去的。」站起來，「好了，我得走了，那五十元呢？」

「什麼五十元？」司馬洛問。

「我想你借我五十元。」唐青說。

「我可以多給你一點。」司馬洛說。

「我的樣子祇值五十元，」唐青說，「我是來向你借錢的，經過一番唇舌之後，你祇肯借我五十元好了，明白嗎？」

「我明白了。」司馬洛說，掏出五十元交給唐青，唐青顯得感激地匆匆走了。

這時司馬洛才明白爲什麼他剛才總覺得唐青像是有什麼地方不對，唐青一直像是要向他借錢的樣子。當然他不會懷疑唐青會向他借錢，就想不出有什麼不對，現在唐青自己說出來，他才恍然而悟，而他也覺得唐青的演技倒是眞了不起的。

× × ×

司馬洛又回到梁珍妮的家裏，直登樓上去了。梁珍妮正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她已不是一個女人，而變回一個獵人了。她的眼睛看着電視機，耳朵則聽着司馬洛講話！當司馬洛講完了之後，她說，「你這位朋友唐青先生是很個好的幫手，我希望他活得下去。」

「機會高嗎？」司馬洛問。

「我看他是一個懂得保護自己的人，」她說：「我相信他轉一個圈，也不會是

剛才那副樣子了。剛才向你借錢那個人，是永遠不會再出現了。」

「我也有這種感覺。」司馬洛說。

「而且暫時我相信也不會有一個這樣厲害的殺手在附近。」梁珍妮說。

「你對他的講法有什麼意見呢？」司馬洛問。

「正如他所講，」梁珍妮說，「到銀行去叫筆蹟專家眞正做一次工作就可以知道了，不過我認爲他猜得很對，這解釋了爲什麼那班恐怖份子在康爾夫伯爵的礦場裏。他們果然不是躲在那裏，他們是已經把那個地方作爲他們的基地了。」

「而現在他們要買這樣一大批炸藥回去，又是爲了什麼呢？」司馬洛問。

「我得打幾個電話。」梁珍妮說，「你何不去洗個澡？你還沒有機會洗澡。」

「很好，」司馬洛說，「我去洗一個澡，你打電話。」

「自然，」梁珍妮說，「你也可以先用電話。我猜你一定也急於和你的莫先生聯絡。」

「我在樓下時已經打了需要打的電話。」司馬洛說。

「你這個人果然是一點時間都不浪費的。」梁珍妮微笑。

司馬洛進入浴室，當他再出來時她已經打完了電話，司馬洛注意到她的大衣已經放在沙發上，他說：「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嗎？」

「是的。」梁珍妮說。

「到什麼地方去？」司馬洛問。

「這是我的事情。」梁珍妮說。

司馬洛苦笑着：「我還以爲我們是一起工作的。」

「我們需要一起做的工作已經做完了，」梁珍妮說，「現在我們又要自己去做自己的工作了。事實上，我們也不適宜在一起太久，給人家看見了，人家會奇怪我是誰。人家感到奇怪的時候，就想查出來，我是不想人家查出來的，你明白嗎？」

司馬洛聳聳肩。梁珍妮講得很有道理，而且他知道梁珍妮的主意是不容易改變的。他說：「我祇希望我會有機會再見到你。」

「也許會有機會的。」梁珍妮說。她輕輕在他的臉上一吻，便走了。

× × ×

莫先生把兩張簽名式的放大照片放在司馬洛的面前說：「比較一下吧。」

司馬洛看了一會，搖搖頭：「我知道其中有一張是假的，因爲我沒見過康爾夫伯爵的簽名，我當然不知道那一張是眞的了，但我也看不出兩張有什麼大分別。」

「簽名沒有一次會是完全一樣的，」莫先生說，「所以你不知道哪一張是眞的，就不容易分得出哪一張是假的了，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這一張是眞的。」

司馬洛再看了一會，搖搖頭：「還是看不出假冒的跡象。」

「難怪，」莫先生說，「筆跡專家也花了好些功夫才分得出來。這是一個假冒的高手，很難分得出來。我們的對手的手下看來顯然是人才濟濟的。我們再查清楚了之後，就發覺這些假簽名已經存在了半年。」

「假如照我們的朋友唐青的看法來判斷，」司馬洛說，「康爾夫伯爵是已經半年不在人間了。」

「恐怕是了，」莫先生說。

「那你打算在銀行的方面採取行動嗎？」司馬洛問。

「這也是一個好辦法，」莫先生說，「必要的時候，用這個辦法就可以逼使這個冒充的康爾夫伯爵現形了。」

「逼使他失踪，」司馬洛說，「他把假鬍子和假頭髮脫掉，我們就根本沒有辦法知道他是什麼人。他最不會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出來跟銀行打官司。」

「所以我們在未曾清楚一切之前就不能夠逼他，」莫先生說，「我們得先知道他們正在進行的是一個怎樣的計劃，而且，我們一逼的話，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變化。那樣大一批炸藥已經到達了澳洲，一爆炸起來是很危險的。」

「也不過是炸掉一座煤礦吧了，」司馬洛說。

「我們還是應該研究清楚，」莫先生說，「也許他們不會把炸藥爆炸，但是他們會全部逃掉的，你的女朋友梁珍妮一定不會高興我們這樣做。獵人的獵物聚在一起，還沒有機會開槍就給我們驅散了！」

「她並沒叫我們不要這樣做。」司馬洛說。

「讓我們再研究一下這座煤礦場吧！」莫先生說。

他按了一個按鈴，房間裏的燈光就熄滅了，而牆壁上的一個銀幕就亮起來。這個銀幕可以放映電影，亦可以放映幻燈片，而現在所放的既有電影，亦有幻燈片。莫先生放出來的就是那礦場的情形了。」

實在沒什麼可看的，荒山野地佔了很大的部份，其他就是開礦的器材和設備。

「你拍了這許多，」司馬洛說，「他們不會懷疑嗎？」

「他們不會知道，」莫先生說，「這些有一部份是用飛機在高空拍攝的，亦有一部份是舊的資料。」

「我還是看不出什麼特別的東西來，」司馬洛說，「也許拍得到地底的照片就不同了。從地面上看，怎知道他們會在地底攪些什麼鬼？」

「沒有地底的。」莫先生說。

「什麼？」司馬洛說，「開礦而不鑽進地底？」

「是的，他們必定要把這座山炸開，讓煤層露出外面，再用挖土機把煤挖出來運走。」莫先生說：「現在剛開始。」

但那些人在那裏究竟搞什麼鬼？」司馬洛問。

「這是值得研究的。」莫先生說。

「我研究不出什麼來。」司馬洛說。

莫先生瞥他一眼：「怎麼了。這不像是你，你很少這樣缺乏耐性的。」

「我們的資料就是不夠，」司馬洛說，「我們祇是看見表面，也許他們在那裏掘了很多地洞，我們也是無法知道的。」

「你要不要去探一探？」莫先生問。

「別傻吧，」司馬洛說，「怎樣去呢？這不是一座城市，全是空礦的野地，除非我是一個隱形的人吧。」

「扮礦工混進去如何？」莫先生問。

「那裏是澳洲，白人的世界，」司馬洛說，「像我這樣一個人，扮一個礦工混進去？為什麼你不勸我在頭上寫幾個字，聲明我是一個間諜？」

莫先生微笑：「好吧，好吧，我的主意你都不贊成，那你又有什麼好主意？」

「我的主意就是在銀行方面去逼他，」司馬洛說，「這件事情一鬧出來，經濟馬上就會凍結。他們沒有錢，幹什麼都不行了。但既然你說要等梁珍妮，那我們祇好等她了。」

「好吧，」莫先生說，「在梁珍妮那邊沒有消息之前，我贊成你去進行另一件工作，以免浪費時間。」

「什麼工作？」司馬洛問。

莫先生從抽屜中取出一隻文件袋來推給他：「這個林志明。一個我們巳經找了很久的人，現在他又冒出來了，你去把他抓起來如何？」

「你要我去送死嗎？」司馬洛說。

「這怎麼算是送死？」莫先生說，「像林志明這樣一個人，你去對付他，不過是等於操練一下吧了。」

「康爾夫伯爵也許還會派人來殺我的。」司馬洛說。

「我跟他通過一個長途電話，」莫先生說，「他說他不會。」

「你又在開玩笑了，」司馬洛說。

「眞的，」莫先生說，「我告訴他這個缺了一條腿的人，我們終於把他殺掉了。我告訴他這人是個恐怖份子，而那些謀殺案全是他做的，我問康爾夫有沒有受過他們的騷擾，他說沒有，我說看來這件事情也許與他無關，兇手巳經找到，也算是結束了，不過，假如他有什麼可疑的遭遇的話，不必怕不好意思，隨時通知我們。他認為我們巳經放棄他了，假如你去辦另一件事情，那就是最佳的證明。」

「好吧，」司馬洛嘆一口氣，「你有林志明的地址？」

「沒有，」莫先生說，「這些資料顯示他最近在一些什麼地方出現過，你追查一下，應該可以把他找出來的。」

× × ×

司馬洛在接近目的地之前巳經熄了車頭燈，行駛了一段路。然後他才停車，停在一叢樹林的旁邊，再下車，向遠遠前頭那座屋子走去。

那是一座獨立的屋子，離開公路相當遠，司馬洛可以看到樓上有燈光，樓下則是黑暗的。屋外的一部汽車之中，坐着一個人。車窗雖然關得密密的，還是加添不了多少暖意。

那人正在吸着一根香烟。

司馬洛小心地在黑暗中走近車子，就在車子的旁邊蹲下來，等着。

在他進屋之前，他首先要把這個人制服。假如在平時，這工作是不難做的，祇要把槍一伸進去就行了。但是現在車子的窗子的玻璃都關起了，就不能夠這樣做。天氣寒冷，使司馬洛工作起來也麻煩得多了。但他還是有辦法。他祇是等着就行。

終於，他等到他的機會了。車中忽然火光一亮。司馬洛就在這個時候以最快的動作把車門一拉拉開。

火光亮是因為那人正在點上另一根香烟。通常這樣做是需要用兩隻手的，而且注意力也不旁騖。在那人有時間反應之前，司馬洛的槍巳抵住了他的肋骨。香烟還啣在咀唇間，打火機則跌在地上了。司馬洛伸手進他的大衣之內把他的槍繳出來。

「好了，」司馬洛說，「現在告訴我，林志明是不是在屋裏？」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那人說。

「我知道你知道的，」司馬洛說，「這是他的車子，你是他的跟班，他在裏面享福，你在外面捱冷等他，我們一起等好了！」

「你是誰？」那人問。

「我知道你是誰，」司馬洛答非所問地說，「你是黑牛，林志明最信任的人。好了，坐到那邊去，我們一起等他—」

「呀——」阿牛忽然張開喉嚨大聲叫起來。

司馬洛咒罵一聲，用槍在他的頭上一敲。黑牛軟軟地倒下來。但巳經太遲了，聲音是收不回來的，屋中人一定巳經聽到了。

司馬洛好像跳虱似的跳到屋子門口，向門鎖上放了兩槍，把門推開，衝進樓下。樓上走廊的樓梯口前有一個女人現一現身，馬上又縮回進去。

司馬洛衝上樓梯，那度房門關上了，司馬洛一腳踢開，貼身在牆壁上。

司馬洛看見房間裏只有那個女人。此時正剛剛抓起床上的被子摟着身體，以抵抗寒冷。

「你——你進來幹什麼？」她恐怖地問着。

「他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誰？你在說誰？」她問，「這裏祇有我一個人！」

「別裝傻了，」司馬洛說，「林志明，他在你這裏，他的車子也在樓下，我又不是來殺死他。」

「他——沒有來！」她的眼睛向窗子一閃。

司馬洛快步走到窗口，向下看一眼。

「他——他爬出去，逃走了。」她發抖着說。

「很可惜，他還是不能開車逃走，」司馬洛說，「車匙在我這裏！」

她聳聳肩：「你們的事情—跟我沒有關係，我不知道你是誰，也不知道你跟他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所以，希望你不要難為我。」

司馬洛轉向她微笑：「我不會難為你的，事實上我還會對你很好。你去關了窗子，把這張難看的被子拿開，讓我看清楚吧，我剛才看見你似乎很美麗！」

「你——怎麼了？」她說，「你——不去追他嗎？」

「他？」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他有什麼地方好逃的？我們有人把這附近包圍住了，他會給捉住的。」

「呃——我不能——你還是走吧！」她恐懼地看着司馬洛一步一步向她走過來。她退後，但是退到房間的角落就不能再退了。

「不要過來！」她尖聲叫起來。

她似乎不是對司馬洛尖叫，而她的臉和眼睛都經常會在一個固定的方向停一停

。女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是不容易騙人的，或者應該說她不是善於在這種情形之下騙人的女人。

司馬洛忽然轉身抓起一張櫈子，就向牆壁上的鏡子丢過去。那鏡子嘩啦一聲碎掉，櫈子摔過去，她尖叫起來，另有一個人也在尖叫起來。

這另一個尖叫的人則是在鏡子裏尖叫的。原來那鏡子後面是空的，是一個看不見的櫃子，可以容納一個人躲在裏面，而且顯然還能夠從裏面望出來。

「好了，」司馬洛說，「林志明，出來吧！你要再捱一張櫈子嗎？」

「不——不要！」鏡子後面那人連連哀鳴起來，「我出來了，出來了！」

他果然推開鏡子的假門踏出來，而那樣子眞是狠狽的，身上全是血，還抱着肚子彎下了腰。

那女人恐怖地尖叫：「你——你弄死他了！」

「別担心好了！」司馬洛微笑，「他不會死的。不過是皮外傷吧了。你怕冷，還是把窗子關起來吧！」

那個女人果然去關了窗子，然後又把林志明扶到床上去。她又對司馬洛提出請求：「我可以到浴室去拿點藥來替他止血嗎？」

「好吧。」司馬洛說，「我看你也是弄不出什麼古怪來的。假如你不介意，我想借用一下你這裏的電話！」

他打了一個電話出去，林志明聽不到他講什麼，不過林志明也猜得到，這個電話對自己是一定不會有好處的了。

司馬洛放下電話，說：「我有一點相當佩服你的，林志明，那就是，有相當多的人對你盡忠。你看這個女人，她為了你就是那麼買力！」

林志明不屑地撇撇咀：「笨女人！假如她不是常常望向鏡子的話——」

「這是一個破綻而巳，」司馬洛說。

「媽的！」林志明說，「你不能夠斯文一點嗎？一定要把櫈子摔過來？」

現在那個女人正在替他從身上把玻璃碎片拔出，並且止血和消毒。不錯，林志明現在不過是皮外之傷而巳，不過却是麻煩得很。

「你不能怪我，」司馬洛說，「我知道你是拿了衣服躲進裏面的，我怎知道你有沒有拿着一把槍指着我呢？」

「好了，」林志明說，「你捉到我了，你贏了！」

「我現在是贏了，」司馬洛說，「但是我實在也並沒有贏，我們是贏不了你們這一類人的。世界上少了像一個林志明在作惡，並沒有什麼大的影响，在其他地方，還是有許多其他的林志明在作惡。你們是剷除不盡的。」

林志明恨恨地瞪着他。顯然地，他並不願意成為被捉到的一個。為什麼不讓別人給捉到呢？為什麼不讓他去繼續自由作惡呢？

「喂，小姐，」司馬洛說，「現在巳經有人來接他去了，他們接了他去，當然會先把他的傷弄好的，用不着你這樣麻煩了。」

林志明祇能夠躺在那裏，身上的碎玻璃使他蓋上一張被子都不能够。

司馬洛搖搖頭嘆口氣：「你知道嗎？林志明，你還是一個值得羨慕的人。你有一個女人對你這樣關心，也有一個保鑣對你這樣關心。」

林志明還是恨恨地瞪着司馬洛。一個忠心的女人，和一個忠心的保鑣，對於一個行將關進監獄裏的人又有什麼用？

× × ×

司馬洛在午夜的時候回到他住的地方，當然是酒店，也當然還是那麼寒冷的天氣。寒冷是特別令人感到寂寞的，而現在，林志明的事情解決了，他沒有事情可做，寂寞之感更是大大增加了。

當升降機的門正要關上的時候，一件白色的大衣伸進來把門上的電眼遮了一遮，門便又再度打開了。一個穿着白色衣服的女人走進來。升降機的門又關上了。

司馬洛說：「你，梁珍妮，你又出現了？」

「是的，」梁珍妮對他微笑，「世界眞小！」

「不論什麼時間，什麼場合，你總是這樣美麗的。」司馬洛說。

「升降機不是談這些的場合，」梁珍妮說，「我們十分鐘之後在我的房間裏談吧。」

「你的房間？」司馬洛說。

「我現在是你的隣居了，」梁珍妮說，「我的房間比你多兩號。」

升降機在他們自己那一層樓停下了，他們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間。而十分鐘之後，司馬洛果然就在敲她的門了。

梁珍妮親自來開門。司馬洛看看她，說：「我還以為你巳經換上了舒服一點的衣服了。」他看見她還是穿着剛才在升降機中的衣服。

「我認為這巳經够舒服了。」梁珍妮說，「進來吧。」

司馬洛走進去，莫先生說：「怎麼，你剛剛從日本回來嗎？」

司馬洛大感尷尬，因為他現在穿着的乃是一襲日本式的和服。

本來這是相當舒服的睡衣，尤其是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他以為梁珍妮是一個人在房間裏，因此他才換上了這件日本式和服。

「我看，」司馬洛說，「我還是換一套衣服再來吧！」

「算了，」梁珍妮說，「你來了就坐下來吧，這又不是講究衣着的時間！」

司馬洛乾咳一聲說：「老莫，你怎會到這裏來的？」

莫先生祇是在欣賞着他的腿子。他說：「我也是應梁小姐之邀而來的。」

「對了，」梁珍妮說，「現在，讓我們來談正經事吧，首先，我們交換一下情報，看看我們有些什麼新發現。你們贊成誰先講，還是我先講呢？」

「我什麼都沒有好講的，」司馬洛說，「我剛才捉到了林志明，但我相信你對這件事情一定不感興趣。」

「讓我先講吧，」莫先生說，「我相信司馬洛先生也贊成我們男人不要欺負小姐。我們最近的發現就是，康爾夫伯爵的公司訂購了鑽地的機器設備。這是很可疑

的，因爲以他們的煤礦場，根本用不着鑽進地下去。」

「唔，鑽土的機器，」梁珍妮說，「放在什麼地方呢？」

「我這裏有一張地圖。」莫先生說着拿起身邊一卷長長的紙。

「讓我來吧。」司馬洛連忙走過去接了地圖，在牆壁上張貼開來。

莫先生也走上前去，向那張地圖上指點着。「這是礦場的邊緣，一座貨倉，設備還放在裏面，似乎未曾開始使用。」

「什麼模型的鑽地機器？」梁珍妮問道。

「XK一一七，」莫先生說，「也有一個混名叫『穿山甲』這是因爲它可以像穿山甲一樣鑽進地裏，相當自動化地把一個洞挖出來。」

「已經在那裏放了有多久？」梁珍妮問。

「三個月。」莫先生說。

「那麼久，」梁珍妮說，「那他們可能已經鑽得很深了。他們可能在地下已經鑽了很長的地洞。」

「但是那些機器並沒有用過呀。」莫先生說。

「放在貨倉內，你怎知道沒有用過？」梁珍妮問，「也許他們就是在那倉裏鑽下去。現在那貨倉的地下可能已經充滿了地道了。」

「這個——」莫先生說，「爲什麼他們要在那裏鑽地道呢？」

「等一等，」司馬洛說，「但如鑽了地道，就要有泥土搬出來。那些泥土放在什麼地方呢？」

「你有那地方的照片嗎？」梁珍妮問，「最近的。」

「有。」莫先生打開他的公事包，從裏面取出一疊放大了的照片，「這些是用飛機從高空拍攝的。」

梁珍妮攤開那些照片，研究一番。有遠有近，有各種角度，因此可以從照片上大致明白那座貨倉的形勢。

「你看，」司馬洛說，「這附近都是荒野平地，什麼都沒有，連小樹林也沒有一座，澳洲的荒地一荒起來就是荒到這個程度的，有什麼地方可以把泥土藏起來的呢？」

「別那麼笨吧，」梁珍妮說，「把泥土藏起來有什麼難？既然附近都是不毛之地，那最容易了，就把泥土在地面上散開，你從空中看得出地面加厚了嗎？」

司馬洛和莫先生的臉都紅起來了。這是個很合理的解釋，他們却竟沒有想到。

「也別告訴我你們看不到他們這樣做，」梁珍妮說，「你們祇能在日間拍照片，他們日間在倉內鑽洞，可以在夜間才把泥土搬出來的。」

「但是還有一個疑問，」司馬洛說，「爲什麼他們要鑽地道呢？爲什麼你一定要懷疑他們鑽洞呢？」

「你們的地圖不夠完整，」梁珍妮伸手一指地圖的上邊緣以外的牆壁，「這是什麼？」

「這是畢加索的作品，」司馬洛說，「是複印的吧了。」

「別開玩笑，」梁珍妮說，「假如你們的地圖是伸展到這裏，這裏是什麼地方呢？」

「這裏已經是康爾夫伯爵的礦場的範圍之外了，」莫先生說，「我們的地圖祇是康爾夫的礦場的範圍之內。這貨倉已經相當接近礦場的邊緣。」

「正是，」梁珍妮說，「他們要侵入不屬於他們的土地就要從地底過去了。」

「那邊有些什麼？」莫先生說，「不過是荒地一片吧了。」

「你眞的一點也不知道嗎？」梁珍妮說，「難道你們從飛機上拍照片，也祇是拍到邊界爲止？」

「唔！十哩之外有一座天象台。」莫先生說。

「那座天象台是幹什麼的？」梁珍妮問。

「當然是天文學研究用的，」莫先生說，「你知道，有無綫電，望遠鏡，觀察天上的星座之類。不過規模不大，到現在已經算是落後了。在空曠的地方觀察星座是較爲清楚的。」

「我問的是，」梁珍妮說，「這座天象台的眞正作用是什麼？」

「什麼眞正的作用？」莫先生問。

「你眞的不知道？」梁珍妮問。

莫先生皺眉看着她：「你似乎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那裏是一個核子試驗場。」梁珍妮說。

「老天爺！」莫先生說，「我希望你不是在開玩笑。」

「我剛才跟司馬洛先生開了一個玩笑，」梁珍妮說，「現在我不是開玩笑。」

莫先生的臉紅得像一隻煮熟的龍蝦。他很少這樣的。他咬牙切齒地說：「他們却沒有對我透露。」

「你跟澳洲的情報部門似乎相處得不大好。」梁珍妮說道。

「我們合作的機會不多，」莫先生說，「但關係仍是保持良好的，祇不過，我也沒有向他們透露康爾夫伯爵的事情，我不想太宣揚，壞了大事。我要知道關於礦場的情形，他們就讓我知道關於礦場的情形。」

「自然，」梁珍妮說，「他們拍照片時也盡量避免拍到那座試驗場了。我的情報來源告訴我，他們在短期之內就可能進行第一次地下試爆。你也不能怪他們，這些事情，他們是不願意承認的。」

「這跟康爾夫伯爵的礦場有關係嗎？」莫先生問。

「他們那些鑽地機器是有能力鑽一條十哩長的地道的。」梁珍妮問。

「從地下攻進去？」莫先生問。

「我猜不是攻進去，」梁珍妮說道，「我猜這是與那一大帮炸藥有關的。假設他們的地道掘到試驗場附近，把炸藥全部放在那裏引爆。這就會連帶引起核子爆炸，沒有控制的核子爆炸，後果是不堪想像的！」

莫先生的眼球似乎要從眼眶內跳出來了。

「爲什麼呢？」他說，「這樣一弄，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梁珍妮聳聳肩：「這正是他們可怕的地方。你就是不知道他們爲的什麼。他們似乎是爲破壞而破壞吧了。所以除了像獵人獵野獸般把他們獵下來之外，也沒別的辦法了。你不能跟他們講道理的。你跟他們講，你沒開口，他們就把你殺掉了。」

「我不能不承認他們正是這樣的」，莫先生說，「雖然我不贊成你的方法。事實上我們也不認爲這類人是最難對付的。你不知道他們的目的，就很難知道應該做些什麼了。」

「你知道康爾夫伯爵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嗎？」梁珍妮問道。

「在他的雪梨總公司。」莫先生說。

「他會離開嗎？」梁珍妮問。

「這個我不能肯定了，」莫先生說，「我們又不知道他的意向。不過他離開的話，我是會知道的。我在那邊已經有人留心着他了。不過，假如你去問他這件事情的話——」

「我才不打算問他，」梁珍妮說，「他當然不會承認什麼，也不會回答什麼問題的。我祇是怕他逃脫。」

「他有逃的理由嗎？」莫先生說。

「當他知道他在礦場那一羣走狗都給殺掉了的時候，」梁珍妮說，「他就要逃了。」

「誰去殺他們？」莫先生問。

「我們。」梁珍妮說。

「等一等，」司馬洛忙說，「你不要鹵莽。這樣一個地方，你是混不進去的。我們早已商量過。」

「假如要混進去探聽情報是困難一點的，」梁珍妮說，「但是我們並不是要去探聽什麼。你們兩個聽着我講吧！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了。那些殺手們一定全部都是集中在一個地方，就是那貨倉裏。鑽洞的工作是一件高度秘密的工作，他們不能夠讓外人參加，所以我相信就是普通的礦工或者工程師也不會在那裏。貨倉那裏很可能是禁止閒人接近的。因此，我們用不着担心如何把他們與普通的工人分開。他們全部都是的。」

「爲什麼你們不能向這個假冒的康爾夫動手呢？」莫先生問道。

「第一，我還不知他們的計劃正在進行到什麼程度。」梁珍妮說，「可能已經進行到捉住康爾夫伯爵也不能制止的程度。第二，我們亦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能力制止這件事。他可能祇是一個傀儡而已。他可能祇是因爲外型適合扮演康爾夫伯爵，所以才由他來扮演，並不一定他就是發號施令的人。很可能他也是受命於人的。在未弄清楚他的身份之前，我不能够碰他。不能打草驚蛇。」

「你需要我的帮助進行你要進行的事嗎？」莫先生問。

「不必，」梁珍妮說，「我們在澳洲也有人。」

「我也去，」司馬洛說，「我陪你一起去。」

梁珍妮看着莫先生，微笑：「我看這件事情不是你可以決定的吧？」

「爲什麼不可以，」司馬洛說，「我是一個自由的人，任何人也沒有權干涉我的行動的。」

「你連衣服都還不懂得穿好。」莫先生說。

「我要去！」司馬洛說。

「你似乎太誇張你的自由了，」莫先生說，「即使我不提出反對，這件事，你似乎還是需要梁小姐的同意的。」

「這個可以詳細商量。」梁珍妮說。

「平心而論，」莫先生說，「就讓他去出醜一次好了。這個人是不大有機會出醜的。」

「爲什麼說出醜呢？」梁珍妮說，「司馬洛先生也是一個很能幹的人呀。」

「他的缺點就是不能殺人，」莫先生說，「你們去幹的事情，正是他不擅長做的事情。你叫他去捉人，他才是適合不過的人選。」

「我們不去捉人，」梁珍妮搖着頭，「除了我們並沒有捉人的權利之外，我也不認爲這種人應該捉起來。一就是不碰他們，一就是把他們送進地獄。這些人是不適宜放進監獄的。你把他們放在監獄裏，他們的另一些同黨會在另一處劫持一架飛機或者一些人質，要脅放他們出來，結果他們給放出來了，會有更多無辜的人犧牲，而他們也會愈來愈大胆了，那是你們的做法，我們獵人是不用這個做法的，所以我們是獵人。」

「我們也是不用那個做法的，」司馬洛說道，「不過，我們也沒有你們那麼激進。」

「好了，」莫先生說，「司馬洛是一個自由的人，你讓不讓他參加，那由你去決定好了，現在再商量一下康爾夫伯爵這邊的事情吧。我們負責盯緊他在雪梨市區的活動是嗎？」

「是的，」梁珍妮說道，「別讓他逃走。」

「我們怎樣聯絡呢？」莫先生問。

「沒有什麼聯絡，」梁珍妮說，「當我們在礦場那裏的工作完成的時候，我們就會通知你，而事實上到時你很可能也會知道了。很對不起，我們不能作太密切的聯絡，莫先生，你得明白，我們的人在沒有必要時都是不願意隨便暴露身份的。」

「我明白，」莫先生說，「所以我也不想多談了。我等你再跟我聯絡吧。至於澳洲方面的情報組，我當然亦暫時不向他們透露這件事情，以免打草驚蛇。」

莫先生終於向他們道了晚安離開了。

「莫先生說不干涉你跟着我們去，」梁珍妮說，「你知道爲什麼嗎？」

「因爲他沒有權干涉我，」司馬洛說，「事實上他也是沒有權干涉我的。」

「他讓你跟着我們一起走，」梁珍妮說，「就是因爲他想有一個他的人在我們中間，而最理想的人選就是你。我不會接納別人的。他想知道事情發展成怎樣。」

「這個——」司馬洛苦笑着，「你不會以爲這是我的主意吧？你不會以爲我是受他的差遣而混入你們中間的吧？」

「你是嗎？」梁珍妮問。

「我不是，」司馬洛說，「我眞的不是。」

「我也相信，」梁珍妮說，「不過也不要緊了，照我所知，你也不是一個那麼聽指揮的人。他所能得到的唯一好處就是你在事後能够把經過情形告訴他吧了。」

「那你的意思是接受我還是不接受我呢？」司馬洛問。

「接受你是有條件的，」梁珍妮說，「假如你跟我們一起去，那你就沒有那麼自由了。首先，你得服從我的命令。」

「這個——我是一個不習慣服從命令的人，」司馬洛說，「不過，你應該也不會下什麼令我難以服從的命令的吧？」

「你最好想清楚一點，」梁珍妮說，「因為我們對於命令是很重視的。違背命令的人，懲罰就是死亡。我們沒有別種方法的懲罰。」

「你不會殺我吧？」司馬洛說。

「我希望你不要試我。」梁珍妮說。

「我猜這個是不成問題的，」司馬洛說，「祇要你接受我就行了。」

「現在，」梁珍妮說，「再讓我計劃一下到了那邊之後的行動吧。」

「這才是一個眞正需要研究的問題，」司馬洛說，「到澳洲去是容易的，但是潛入礦場—那裏連草也沒有一根，一眼就可以看清楚，連接近都有困難，怎麼能夠潛進去呢？」

「但那裏是一個很大的地方，」梁珍妮說，「方便處就是在於大。」

× × ×

那裏的確是很大的地方，一望無際的荒地，即使從飛機上看，也是差不多的。

那架單引擎的小飛機在近黃昏的時候降落在荒地上，司馬洛與梁珍妮一起從飛機上下來，每人都提着一隻相當大的行囊。

那架小飛機隨即又起飛，升空而去。

大的地方，倒不是沒處可以躲的，正是因爲地方大，所以到處都是藏身之所，極目所望，他們都看不見有別人，而他們看不見別人，也等於別人看不見他們了。在這樣大的地方，這架飛機的一升一降，不過像是一隻蚊子飛來又飛去而已，吸引不到什麼人的注意力的，何況他們現在距離那礦塲的貨倉還是很遠。

他們下飛機的地方就是一條簡陋的鐵路的旁邊。那鐵路好像來自虛無的地方，而亦是伸進虛無的地方，兩邊都看不見盡頭的。

「現在，我們等吧。」梁珍妮說着在她的行囊上坐下，而在行囊中取出一隻汽水罐子。那是一罐鋁罐裝的汽水，把蓋拔去就可以喝，喝完了把罐子丟掉就行了。

司馬洛也坐下來，擺擺手拒絕梁珍妮遞過來的罐子。這飲料他自己也有，假如他要喝，他會自己用一罐的。他低頭看看那鐵路。周圍是灰白的荒地，鐵路旁邊却滿佈着黑灰，就像經過這裏的火車全部都是很骯髒的。

太陽的光已經失去了熱力，由於太斜了，而天氣就明顯地開始寒冷起來。在空曠的地方總是這樣的，太陽在當空時熱得要命，但當太陽下山了之後，沒有什麼東西能把熱力留住，便又會很快變冷了。

大約一個鐘頭之後，他們就聽見火車駛來的聲音。

那時天已經黑了。梁珍妮取出一隻電筒，向前面照，就可以看見一列火車正在沿着鐵軌駛來。就像是玩具火車。眞的像是玩具火車。

火車頭在他們的面前經過了，沒有人駕駛的，也矮得很，而後面的「車卡」全部都是像一隻巨大的浴缸，髒得要命。這就是礦塲用以運煤的火車了，整列車子超過一千呎長，全部都是這樣的「浴缸」，用以裝載開採到的煤，運到礦塲的另一個邊緣那裏有公路的地方，由貨車載走，然後又空車再回到採煤的地方來。由於煤是大批才能賣錢的，不愁會有人來偷取一塊兩塊，就是偷出一車都沒有用處，所以也沒有人跟着這火車負責押運了。

現在這火車就是正在開回採煤地方。

「用不着急，用不着急，」梁珍妮叫道，「我們可以選擇最豪華的車卡。」

那是開玩笑。剛剛載過煤的車卡，還有不髒的嗎？不過不用急則倒是眞的，成千呎長的列車在面前經過，又不是開得太快，他們不必担心上不了車。

他們一起把行囊丟到其中一隻車卡上，然後司馬洛追着另一車卡，把毡子丟進去。梁珍妮首先跳上了車上，跟着司馬洛也上去了。有毡子墊着，總算沒有那麼髒，不過也乾淨不到什麼程度了。

梁珍妮和司馬洛就是用這列火車作交通工具。這是很好的方法，在這一片茫茫的地方是很容易迷路的，然而在這火車上則決不會迷路，他們就是閉上眼睛，火車也是會把他們送到煤礦那裏去的。

這列火車要一整夜才能回到採煤的地方去的，而在上午裝了煤之後，又要花一整個下午回到礦塲的出口。由於他們並不是要到採煤的煤山，所以他們也用不着等天亮才下車了。大約三個小時之後，梁珍妮腕上的錶忽然發出軋軋的响聲。那是一隻鬧錶，她在上車時已經校好了時間，現在就鬧起來，催他們下車了。

「我們走吧。」梁珍妮說。

他們收起毡子，爬到前兩卡的車卡上，找到了他們的行囊，把行囊丟下車，然後人也跳下車，沿着鐵路走回去，找尋他們的行囊。那火車是那麼長，仍然繼續在他們的身邊經過，就像沒完沒了似的。梁珍妮手中的電筒照到了他們的行囊，他們從行囊中找出一隻羅盤。梁珍妮用電筒照着，說：「現在我們向左偏十五度一直走，到天亮爲止。」

他們是一切都計算好了的。他們算好了那火車的速度，算好了在什麼地方登車，又在多少時間之後下車，下車之後，一直向那個地方走，就可以到達那神秘的貨倉了。

他們就揹着那兩隻大大的背囊前進。那兩隻背囊雖然大，却並不很沉重，由於裏面裝着的裝備用品都是用最輕的材料製成的。當然也不會太輕，由於裏面有着不少東西。不過有一個好處就是司馬洛用不着替她拿。本來以他的君子作風，他應該是不會讓她太辛苦，而替她負担一點重量的，但她却不是一位那樣的小姐。她是一個經常把自己當作是男人的女人，她亦有能力揹得起這並不算是很大的重量。於是他們兩個人，就是這樣揹着兩隻行囊向前走。

當接近天亮的時候，她看看錶，說：

「我們得停下來了。」

司馬洛也不反對。這是應該停止的時候了，而且反正一切都是由她做主的，反

對也沒有用。他們從行囊取出兩隻摺起來的袋子，打開，接合起來，再加上幾根金屬的管子作爲支柱，就成爲了一座長形的、相當寬大的帳幕。在拂曉之光下，可以看到這座帳幕的外表的顏色幾乎與周圍的荒地相同的。

假如從遠處用望遠鏡望過來，也祇會以爲這是荒地上另一個稍爲突起的土阜而已。假如用飛機從空中望下來，更看不出什麼。是的，雖然是空蕩蕩的荒地，似乎根本沒有可以躲的地方，然而祇要懂得動腦筋，還是有可以躲的地方。他們在帳幕裏還會相當舒服，由於帳幕是用隔熱的材料製成的，白天的猛烈太陽晒下來，也不會很受影响。

「現在我們可以睡了。」司馬洛在地上舖好毡子。

他們在接近黃昏的候才起來，吃了一頓他們帶來的簡便晚餐。

當夕陽開始西下的時候，他們兩個人就已經到達了一處較爲高的地方。雖然這裏大致上是平原一片，但是亦有些地方高有些地方低，而不是平滑如鏡的。

在這個較高的地方，他們架好望遠鏡，就可以看到那座神秘的貨倉了。貨倉的門的關着的，似乎沒有人，也沒有任何動靜。

「看那地面，」司馬洛說，「那些印痕。」

「對了，」梁珍妮說，「那是一些奇怪的印痕。」

又不是車子的輪印，但却是一些很不尋常的印痕，假如飛機在空中經過拍照片，從照片上是注意不到的，除把這張照片放大到屋子的牆壁那麼大，但假如放大到那個程度，影像又會相當模糊了。那些印痕就像是一隻很大的掃帚在地上掃過。不是人類可能拿的掃帚，假如照比例去計算是掃帚的話，那麼拿掃帚的人就應該會有一百呎那麼高了。

「總之那裏的地面的泥土是有點不正常的。」梁珍妮說。

「這種不正常跟你的推測似乎是相當配合的。」司馬洛說道。

「讓我們看下去再說。」梁珍妮說。

太陽很快就沉下去了，傍晚的太陽也跟早上的太陽差不多，就像地平綫對它是特別有吸力或推力似的，升起來的時候固然是特別快，而降下去的時候亦是特別快的。

終於，天黑下來了。除非是陰天，否則天是不會黑到絕對的程度的，天上有星，但是由於今夜也是沒有月，星光是照不亮地面的，所以地面則是黑到像一團墨似的了。天是比地亮得多的。

梁珍妮在望遠鏡的鏡頭上加上了一隻特別的鏡，這樣，他們通過望遠鏡望出去，就沒有那麼黑暗了。幾乎像是白天一樣，一切都看得很清楚，就是顏色却與白天不同。那是因爲他們加上去的是一隻科學的射綫鏡，發出來的是紅外光之類的射綫，在黑暗之中也可以看見的。現在他們就是在黑暗之中也可以看見了。

「來了，」梁珍妮望了一會之後說。

「來了！」

司馬洛也從那望遠鏡望一望。她讓出來給他望一望的。司馬洛可以看到，那貨倉的門現在正在打開來，有兩個人首先從門縫間出來了。

那貨倉的門繼續打開。裏面有好些人在走動，還有好些不大明白是什麼的機器在移動着。

「眞奇妙，」司馬洛說，「他們完全不用燈光活動嗎？」

但是剛剛這樣講着的時候，望遠鏡中的景象就有所變化了，司馬洛忽然看得不大清楚。

梁珍妮在他的身邊說道：「他們開燈了！」

不錯，司馬洛就是因爲亮起了燈光，所以就看不清楚了。梁珍妮這副望遠鏡本來是用以窺視那些完全沒有燈光的地方，忽然有燈光亮起來的時候，他們的視像就會受到干擾了。於是他把眼睛移開，果然看到很遠很遠的前頭有一點點微弱的燈光。梁珍妮已經舉起了一副普通的望遠鏡在向那邊望了。

司馬洛也拿起他們本來所用的普通望遠鏡。距離拉近了，他可以望進那貨倉之內了。他可以看到貨倉之內果然是亮起了燈，但是那燈光却是相當之暗淡的。

「我看他們是盡量不吸引別人的注意，」梁珍妮說，「這樣暗的燈光，假如我們是再遠一點，也注意不到了。」

「他們正在做的事情也不需要怎樣强的燈光。」司馬洛說道。

現在他可以看到那些不大明白的機器就是巨大的運泥車。在那暗淡的燈光之下也是看得出來的。他們同時亦看見，那座貨倉之內的地面上，有一座泥土堆成的小山。那部運泥車正在操作，車上的一隻機動泥鏟把泥剷起，傾在車上。

「沒有人把泥土存在貨倉裏的。」司馬洛說。

「他們不是存在貨倉裏，」梁珍妮說，「他們現在是搬出來，這些泥土是從地下挖出來的，難道這還不明顯嗎？」

「現在很明顯了。」司馬洛說。

看來梁珍妮他們果然是猜得完全對了，他們眞的是在這貨倉的地下鑽洞，鑽出來的泥，就運到貨倉的地面，等到晚間才運出來。顯然鑽土機是在白天工作，晚上就把泥土運出來了。

那架運泥車載滿了一車，就開出來了，而這時他們就可以看到地面上那巨形掃帚的痕跡是怎麼來的了。那運車的後面就是拖着一隻巨大的掃帚形的東西。車子的車輪在泥地上輾過是會留下輪印的，但是這巨大的掃帚跟着掃過，輪印便沒有了。

司馬洛的望遠鏡跟着運泥車的行駛路綫，看見這車一面行駛着一面就讓泥土在車子後面一條縫漏出來，而這些漏出來的泥土可以帮助把車輪留下來的輪印蓋掉，再經掃帚一掃過，就沒有什麼明顯的痕跡了。留下來的就是那巨大掃帚的印，假如再經大風一吹，就更看不出什麼來。附近地方這樣大，厚了幾吋實在看不出來了，而事實上要把這樣大的地方弄厚幾吋，亦是談何容易的事。

司馬洛看着那運泥車兜了一個大圈回來，車上的泥土就已經沒有了。這是個處置泥土的最佳方法，就像把水傾進海中。

「我看這車子要工作一整夜了。這一大堆泥土。」司馬洛說。

梁珍妮沒有做聲，還是用望遠鏡在望着。

司馬洛說：「雖然每天掘出這一大堆泥土，挖一條這樣長的地道，還是要很長時間的。」

梁珍妮還是沒有做聲。司馬洛又說：「而且還要在隧道內築起支撑的架子。」

「也許用不着了，」梁珍妮說，「這種鑽土機有一種比較特別的功能就是祇把一半泥土挖出，另一半泥土是壓在洞壁上，這就增加了洞壁的堅固程度了。而且，這洞又用不着太深，祇是在地面之下十呎左右就已經形够了，上面的壓力不大，塌下去的危險也不大了。」

那架運泥車又開始把泥土剷到車上去了。

「看到什麼相熟的面孔嗎？」司馬洛問道。

「看不到什麼陌生的面孔。」梁珍妮說。

「你都認識他們？」司馬洛問道。

「是的，」梁珍妮說，「不過並不是朋友那種認識。這才是可愛的地方。我不希望見到一個不認識的人。不認識的人可能就是一個無辜的人。」

司馬洛並不欣賞她這句話的含義，不過，他並不是獵人，而且他們亦已經講好了，一切都由她做主的。

司馬洛說：「他們人相當多。」

「還是不够多。」梁珍妮說。

「你還想要多少？」司馬洛說，「我們祇有兩個人。」

「就是因爲我們祇有兩個人，」梁珍妮說，「所以我們的行動祇能够一次過。我希望每一位朋友都齊集，在場接受我們的禮物。」

司馬洛的脊骨又通過一陣冷顫，因爲梁珍妮的意思是把這些人都消滅。這簡直是集體謀殺，雖然想深一點，對付這種人，這也是唯一的辦法了，假如讓他們逃掉一個，他就會製造更多混亂，引致更多的人死亡。監獄也的確不是適宜收容他們的場所。但是梁珍妮值得嘉許的則她不願意牽涉一個無辜的人。

他們繼續在那裏看着。終於，司馬洛說：「你認爲我們下一步應幹什麼呢？」

「看，」梁珍妮說，「我們應該還有一些時間的。那些炸藥雖然已經運到了這礦場，但是還未曾運到這貨倉來。這表示他們的地道掘得還未够長。假如隧道掘够了，炸藥就來了。」

「唔，」司馬洛說，「我們先看看他們的工作程序，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是的，」梁珍妮說，「而且我也需要認清楚每一張面孔！」

於是他們靜靜地伏在那裏觀察着，看着那架運土機在操作着，那一大堆的泥土，的確是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够搬完的。

那部運泥車一直工作到接近天亮的時份，那幾個工作人員才暫時停工。他們進入貨倉的另一個部份的一度門裏面，看來是這裏的宿舍之類。他們現在就是進去吃東西、洗澡、睡覺。

事實上並非如此。他們看見不久之後又有另一批人出來了，面孔是不同的。這一批似乎乃是日班的人員了、他們看來是精神奕奕的，顯然是剛剛起床。由於現在沒有了那大堆泥土阻碍着視綫，他們可以看得清楚一點了。他們可以看見那一批人給地面吞沒。其實他們就沿着一片斜坡走進了地下。他們是給一個洞口吞沒了。司馬洛與梁珍妮並不是在那麼高的地方，所以他們看不見這是一個洞口。

司馬洛說：「這些一定就是操作鑽地機的人了。」

梁珍妮沒有做聲，她是正在認面孔。

司馬洛說：「這些人白天在地下鑽地洞把泥土運到貨倉的地面，晚上才用運泥車運出去，假如不是要利用黑夜的掩護，他們是大可以二十四小時不停工作的。」

「他們祇要時間趕得及，就不必二十四小時不停了！」梁珍妮說。

「我們也應該走了。」司馬洛說。他看見其中兩個剛才進去了的人現在出來把門關上。

既然門都關上了，就沒有什麼可以看的了。

「我們在這裏等。」梁珍妮說。

「等什麼？」司馬洛問。

「等他們睡着，」梁珍妮說，「白天，晚上開工的一班人睡覺了，白天開工的一班人都到地下去了，這是一個好機會，爲什麼我們不進去看看呢？」

「進去看看——」司馬洛苦着臉說，「我們祇有兩個人。」

「這已經比他們人多了，」梁珍妮說，「這樣一個地方是不會有人看守的，看守有什麼用處？他們利用這個僻靜的地方，就是認爲不會有人前來窺探的。爲什麼他們要分一個人來負責看守，這樣浪費人力？」

「講得很有道理，」司馬洛說，「不過，以一個女人來說，你的胆量可眞不小的。」

「我現在不是一個女人，」梁珍妮說，「我現在是一個獵人。」

「但爲甚麼要進去呢？」司馬洛問：「我的意思是，你難道還沒有看够嗎？」

「還沒有看够，」梁珍妮說，「還有幾張臉是我看不到的。」

「那麼——」司馬洛說，「難道你到地道裏面去看嗎？你看得見他們，他們也看得見你的！」

梁珍妮微笑：「你假如不來，那你在這裏等着我好了！」

「可惜我不懂得做你所做的事情，」司馬洛說，「不然的話，你在這裏等我，我進去。」

「這有什麼分別呢？」梁珍妮說，「這樣一個地方，逃無可逃，假如你給捉住，我也是逃不了的。來吧，我們過去！」

司馬洛祇好戴上了帽子。現在他們身上穿的衣服也是很特別的，顏色跟周圍的泥土很相近，帽子也是這樣，連他們携帶着的槍都是這樣的。他們的槍也是漆上了一層那種顏色的漆油，所以他們向貨倉走過去，假如裏面有人向外望，也不容易察覺有人。

這個時間亦是選擇得很洽當，太陽還沒有出來，沒有直接的陽光，他們在地上

就沒有影子。假如有直接的陽光，雖然顏色騙得了人，也難免會有影子投在地上，而影子則是相當吸引視綫的。

他們在沙泥上走着，在太陽升起來的時候就已經到達了那貨倉的旁邊了。果然沒有人制止。他們早已看到了貨倉是並沒有什麼方便的窗口，因此有人看到他們來的可能性也不高了。

現在，當他們到達時，就聽見那外面也有相當吵耳的機器聲。那就是空氣調節機在外面發出的聲音。這貨倉有空氣調節設備，裏面的人一定睡得很舒服了。

這是一座用木板建成的貨倉，已經有了相當時日了，本來就是用以儲藏一些不大怕風雨侵蝕的機器之類，而且這些地方有的是風，却難得有雨，所以板縫並不太密，有什麼疏了的地方，也並沒有補回，所以他們就可以從這些縫隙向裏面窺望了。他們可以看到裏面果然沒有人。

那架巨大的運泥車也不見了。

看見沒有人在裏面守望着，司馬洛是放心得多了。

「那架運泥車，」梁珍妮說，「一定是駛進了地道之內運泥了，讓我們等等看吧。你先找一個可以進去的地方。」

於是梁珍妮就貼着那板縫繼續窺看，司馬洛則繞着貨倉走了一周。他早知道大概有什麼地方可以讓他進去的，而果然亦不出他之所料，就是在貨倉的大門。那巨大的門要打開的時候，就是爲了可容巨大的車子進出，假如是步行着的人要進出，把這樣大的門打開，未免太費力了，所以這大門上也有一度小門是專用以讓步行的人進出的，這跟其他的貨倉沒有什麼大分別。司馬洛相信這門是不難弄開的。

他回到梁珍妮的身邊時，機器的聲音又十分之响了，他們從板縫間可以窺看到這機器的聲音就是那架運泥車正從地面那個大洞駛出來。

這架運泥車載着一車泥土出來，在地上卸下，又駛回洞內了。梁珍妮說：「唔，這地道一定已經掘得很長了，所以這車子要這樣長的時間才能走一次！」

這段時間是不難計算的。他們可以看到這還是第一批泥土給卸在地面。他們步行到這裏來，已經花掉了很長的時間了，而運泥車到現在才把第一車泥土運出來，這亦即是說，運泥車來回一次，也是花了這樣長的時間，可見地下的途程也是相當之長的。

「看來這運泥車是最忙的了，」司馬洛說，「簡直是日夜不停的！」

「它現在又進去了，」梁珍妮說，「一下子不會再出來的，我們進去吧。」

他們繞到了貨倉正面那度小門那裏去，司馬洛很容易就把門弄開了。事實上就這樣推開就行了，裏面連門閂都沒有推上。在這樣一個地方，把門閂推上實在也是多餘之舉了。

他們進入了貨倉之內，司馬洛還不知道他們應該看的是什麼，梁珍妮則早巳心裏有數。她一直走到一面牆壁的前面，亦就是夜班工人進去了的那個門的外面。那裏有一塊木板，漆成白色，而上面用綠的油漆間成一格一格的，有一些長方形的牌子掛在這些空格上。這裏寫着不少字，司馬洛看不懂的，不是英文，他祇可以猜得到那些牌子應該是名牌，而這塊木板就是工作分配表之類。他們用望遠鏡望的時候，因爲角度關係，並沒有看見這些。這就正是梁珍妮要看的。她很聰明，進來一次果然有用處。她是看得懂那牌上的字的。

司馬洛在她的身邊低聲問道：「怎麼樣，這對你有什麼帮助嗎？」

「這就是在這裏工作的人的時間編排表，」梁珍妮說，「你知道的，什麼人在什麼時間做什麼工作。工作的人一多的時候，就需要有這樣一個表了。」

「是的，」司馬洛說，「這是很普通的情形。」

「我要問你一個問題，」梁珍妮說，「既然有了這一個表，那就表示工作人員的名字都是在這個表上的了。會不會有表上無名的人在這裏呢？」

「我們兩個就是了。」司馬洛說。

「別開玩笑，」梁珍妮說，「我不是跟你講笑的。」

「我也不是跟你講笑的，」司馬洛說，「在別的地方，這很難講，因爲說不定會有不屬於這裏的人到來探訪一下。比如說一座工廠吧，很可能會有人來收帳，有人來推銷，有人來探朋友之類。但是這樣一個偏僻的地方，就不大可能會有這種情形發生了，所以我認爲我們是唯一到這裏來的外人了，也是唯一表上無名的兩個人。假如人是在裏工作的，沒有理由名字會不在表上，尤其是在這裏是用不着守什麼秘密的。這整個地方根本就不會有什麼秘密可以洩漏出去。」

梁珍妮還是在神往地看着那表。

司馬洛說：「我相信他們在這裏是不需要用假名字的，雖然他們很可能每人都有很多個名字。」

梁珍妮點點頭。

「這個名牌可以補面孔之不足了，」司馬洛說，「你可以知道你的名單上的人有誰是在這裏，而又有誰是不在這裏。」

梁珍妮似乎若有所思的。最後她說：「你知道最大的一隻老鼠是誰嗎？」

「我怎麼知道這許多？」司馬洛說，「我在你的身邊祇是一個小人物，我不過是一個小厮吧了。你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一切都是由你做主的。」

「最大的一隻老鼠不在這裏。」梁珍妮說。

「這就麻煩一點了。」司馬洛說。

「這即是說，」梁珍妮說，「他就是康爾夫伯爵。」

「你的意思是那個假扮康爾夫伯爵的人？」司馬洛問。

「是的。」梁珍妮說。

「那就沒有問題了，」司馬洛說，「至於那個女秘書呢？」

「她也不是最大的老鼠，」梁珍妮說，「不過，她是一個相當能幹的人，很會演戲。」

「這一點我一點也不反對，」司馬洛說，「她的確很會演戲，就祇可惜她的腿子不會做表情吧了。」

「自然，她的身份我們是早巳經知道的了，」梁珍妮說，「她是這一羣人之唯

一的一個女性。」

「一隻母老鼠，」司馬洛說，「其他的小老鼠，你知道全部都是在這裏嗎？」

「全部都在這裏了，」梁珍妮說，「現在，你到裏面去讓那些睡的人睡得更熟吧。」

司馬洛以一種奇怪的眼色看着她。

「這是一個命令！」梁珍妮說，「你也早已知道我們來這裏是幹什麼的，假如你不依我的命令行事，我會把你槍殺的！別以爲我做不到！」

司馬洛苦笑：「我並不是要違抗命令，我祇是不喜歡你那種神氣，你使我覺得你沒有那麼美麗了！」

「我現在不是人類，」梁珍妮說，「因爲我們不是和人類交手，現在去吧！」她臉上的表情還是一樣，一點也不好看。

司馬洛聳聳肩，祇好走向那個「宿舍」的門口，小心把門扭一扭。門當然是沒有鎖上的，他把門推開一點，望進裏面，那裏面也的確是一座宿舍，床一排一排地列着，有點像醫院，而床上都躺着人。都睡着了。

司馬洛提着槍踏進去。他並不需要很小心不發出聲音來，因爲他相信這些人應該是已經習慣了吵鬧的，那運泥車出來的時候吵得震天價响，怕吵的人根本就不能留在這裏了。

他踏進了門之後才醒覺到自己的錯誤。左邊的一排床是空的，那是當然了，由於床上的人已經起床到地下工作去，但是右邊那一排睡滿了人的床，最末一張却是空的，被子半翻開，顯然床上的人是剛剛起了床。由於給門遮着，司馬洛踏進門的時候才看見。

就在這時，那人從宿舍另一頭一個門口出來了。那裏顯然是洗手間的進口。那人看見了司馬洛，就尖聲大叫起來。司馬洛的槍吐出「噗噗」二响，那人撞回牆壁上，滑到地下，不動，也不再叫了。但是已經太遲，他已叫過了。

司馬洛立即跪倒，額上冒着冷汗，雖然他的槍的火力是很强的，但那麼多人跳起來，他難免要展開大屠殺，這是一件他極不願意做的事情，雖然這些人是不值得憐憫的。

但是床上的人沒有動。司馬洛好像木偶似的呆在那裏，好一會才醒覺這是怎麼回事。那些床上的人，耳朵上全部都套上了耳塞，就是爲了隔絕運泥車出來時那吵耳的聲音，既然運泥車的聲音都聽不見，這個人的叫聲，更是起不了什麼作用了。

他舒了一口氣，從身上那許多袋子之中掏出幾隻圓筒，逐隻用牙齒咬去了末端的小蓋子，丟出去。

然後他把門再關上了。這些圓筒是會放出痲醉性的氣體的，這就會使裏面的人睡得更熟了。

其實那些耳塞已經相當够，加上這些痲醉性的氣體，當然是更加有效了。

司馬洛轉身的時候已經不見了梁珍妮。她顯然是已經到下面的隧道之中去了。

司馬洛在外面等了一陣，果然看見她從隧道口再跑上來。她微微喘着氣說：「那條隧道是直的，一點也沒有彎曲。」

「當然了，」司馬洛說，「除非在地底下遇到一塊巨大的石頭，否則就沒有理由要曲曲折折的了！」

「拿出你的炮仗裝起來吧。」梁珍妮說。

她說的「炮仗」就是他們帶來的炸藥。他們的衣服上有許多隻袋子，每隻袋子裏都裝了一些用品，而其中大部份都是炸藥，因爲他們到這裏來最用得着的東西就是炸藥。司馬洛注意到她身上所擄帶着的「炮仗」是已經消耗了一部份了。

他皺起眉頭。這也是一件他不願意做的事情，但是，這也是梁珍妮的命令，而且事實上這也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於是他祇好動手把炸藥裝在重要的地方，以及一些梁珍妮認爲需要的地方。這不是他習慣做的事，他是甚少受別人指揮而工作的，不過梁珍妮却是一個例外，從一開始的時候，多數情形就都是由她主動的。

那些炸藥都用完了，司馬洛舒了一口氣，說：「一身都輕了，現在我總算用不着担心有人一槍射過來的時候我會變成粉碎！現在我們可以走了！」

「我們等。」梁珍妮說。

「等什麼？」司馬洛問。

他們等那架運泥車子再度出現。他們是可以聽到它來的，這一點決不會錯過。

那部運泥車還是由那個人駕駛着，而那個人一點也沒有懷疑會有人等着他，所以死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樣死的。梁珍妮扳了一次槍機，他就在駕駛座位上伏下來不駛了。運泥車則還是繼續前進。梁珍妮跳到駕駛位上，在運泥車撞着牆壁之前把它停住了。

「你究竟要幹什麼？」司馬洛道。

梁珍妮把那人的屍體推開一點，再把運泥車開動了，使它掉頭，開進那地洞的進口，連人帶車給那隧道口吞沒了。司馬洛聽着運泥車的聲音遠去。

過了一會，梁珍妮又再度出現，却是步行着回來的。她說：「現在那車子是不會停了，它會直撞到那鑽土機上的，讓他們設法解決吧。」

「你倒有心情開玩笑。」司馬洛說。

「這不是開玩笑，」梁珍妮說，「我們把洞口封閉了，他們還可以用鑽土機從地下鑽上地面的，但是鑽土機給運泥車纏住，他們就不能動了。」

「很好，」司馬洛說，「現在我們走吧！」

這一次梁珍妮並沒有賴在那裏了。他們離開了那座貨倉，把門鎖上了，又步行着離開，踏着他們來時留下的腳印。由於這周圍都是運泥車鋪下的鬆土，所以走起路來留下很清楚的腳印。他們來的時候司馬洛就已經知道他們是不能够悄悄地離開而不做什麼的了，因爲他們不能够把他們留下的腳印收回的。

那架運泥車究竟在地下做了一些什麼，他們是無從知道了，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它不會自己停下來，而必然會撞着什麼的對方，幸運的話，也許運泥車會在中途撞着地道的牆壁而翻倒，假如對方沒有那麼幸運的話，運泥車就會正正撞在鑽土機上了。

即使對方是幸運的，運泥車在中途倒翻了，也使情形變得很狼狽。他們要步行回到貨倉中來，而且他們發現了那個運泥車的駕駛人是死於一顆槍彈之後，他們就不敢走得太快了。

司馬洛和梁珍妮則走得很快。他們的處境不同，自然是走得愈快就愈好的。

他們終於回到了那個較高的地方。太陽已經升得很高了，熱得要命，他們就像是走在一座火爐之中。

他們再用望遠鏡望望。屋子那邊並沒有什麼動靜。那些地道之內的人應該沒有那麼快可以回到面上的，即使他們能够駕駛運泥車上來，也是應該還沒有到達，這一段時間是經過計算的。

梁珍妮從身上一隻袋子裏取出一隻無綫電指揮器，說：「看清楚吧。」

司馬洛從望遠鏡中凝視着那座貨倉。梁珍妮把掣一按下去，貨倉就爆炸了。這無綫電指揮器是與其中一塊炸藥上的引爆器相通的。祇要一塊炸藥就够了。其中一塊炸藥爆炸，其他炸藥自然亦會跟着爆炸了，不然的話，炸藥怎能算得是危險物品呢？

司馬洛看見那座貨倉就像是用紙製作的，沙泥把木板衝破，使木板變成粉碎，一時之間，他就祇是看見那裏給一團泥色的雲遮沒了。這雲升上去的時候是快的，沉下去則是很慢很慢的，又沒有風。當那些沙泥大致上都沉下去的時候，視綫再回復清晰，司馬洛就看到貨倉已經不存在了，原來那個地方成爲了一處略爲凹下去的盆地。好像一隻鍋，還是有柄的。那柄就是一條長形的凹痕，就是那地道的頭一段，因爲受了震動而塌陷下去了。那地道的出口早已不見了。

「現在再望遠一點吧。」梁珍妮說。

他們站在那苦熱之中用望遠鏡望向最遠的地方。那「鍋柄」成爲了最佳的方向指南，使他們仍然可以看到地道的伸展方向。盡他們的望遠鏡所望，那邊也祇是一塊平地，沒有什麼特別。

他們流着汗，在那裏望了三個小時。地面上並沒有任何動靜。

「我看，」梁珍妮說，「他們是已經完蛋了！」

「也許是吧。」司馬洛說。給困在地下，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他們有的是鑽土機，假如他們的鑽土機沒有失靈的話，他們應該可以就這樣鑽出地面，假如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從望遠鏡中看到了。假如鑽土機失靈了，他們却很難用人力掘出地面。

「但是，」梁珍妮說，「仍然有一個可能性就是他們要等到晚上才出來。」

「等到晚上才出來？」

「他們有足够的空氣，」梁珍妮說，「那是一個很長的地道。」

「這就要神經極强的人才能辦到，」司馬洛說，「困在地下，有一種叫恐懼症的心理，這並不是普通理性可控制的。」

「他們也不是有理性的人，」梁珍妮說，「他們可以隨時殺死任何數量的無辜者，他們也可能忍受別人所不能忍受的壓力。我們獵人知道：最不能够低估這種人的能力的。不過，等到明天就知道了。假如他們明天都沒有出來，他們就是不出來了。假如他們晚上出來，他們也是逃不到什麼地方去的。」

「我們還要等到明天？」司馬洛恐怖地問。

「是的，」梁珍妮說，「這是我們開始了的一件工作，我們要親手完成。」

司馬洛沒有反對。他不覺得他需要這樣，不過，這是一件由梁珍妮做主的事情。他說：「我們要在這裏等到天明嗎？」

「不，」梁珍妮說，「我們回到我們的小天地裏，天亮的時候再看看。別担心，不會有人來找我們麻煩的。」

他們步行回到他們那座帳幕。走了一段路之後，就沒有脚印留下來了。他們的帳幕並不是在那些鬆土的範圍之內。回到去的時候，他們又熱又餓，也不知道應該先洗一個澡好還是應該先吃東西好。最後還是由司馬洛準備那些簡單的膳食。帳幕裏雖然也不是一個怎樣涼快的地方，但是與外面比較起來則是相差得很遠了。之所以要司馬洛動手負責弄膳，乃是因爲梁珍妮要用她帶來的那隻無綫電向她的同黨們報告他們的工作成績。

在天亮的時份，一架飛機就低飛下來把他們接走了。還是把他們載來的時候那一架相同的飛機。這架飛機載着他們在那條地道的上空範圍低飛了幾次，讓他們看清楚地面上的情形。那裏果然仍是與昨天一樣，地面上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異狀。他們知道，地道之內的人是不會出來了。他們不能够使用鑽土機鑽出地面來。自然，他們並不是不企圖出來的，他們祇是沒有這個能力吧了。他們看來是不够空氣支持使用鑽土機鑽出來，因爲他們在挖掘地道的時候還需要用抽氣機把空氣抽進地道之內，那座貨倉既然已經塌掉了，就沒有新鮮空氣可用了。司馬洛眞的不願意與他們交換地位。雖然他知道他自己終有一天會死掉的，但是他却不希望這樣死法。

那架飛機把他們載回了他們原來起飛的地方，那裏是一座很偏僻的機塲，他們就在那裏把司馬洛放下了，司馬洛開車回市區，而梁珍妮則繼續乘飛機前往一個不說明的目的地。

× × ×

那個冒充的康爾夫伯爵和那冒充的女秘書也是完得相當快。

就在第二天中午，他們正把自己關在房間裏，用一隻切碎文件機把一些顯然對他們相當重要的文件切碎的時候，那落地的玻璃窗忽然破了兩個大洞。兩個人就這樣倒下來，死去了，身上都有一個子彈洞，都射得很準確。這是獵人的傑作。

這使司馬洛和莫先生都很生氣，因爲這樣，就什麼人都沒有留下來了，沒有辦法知道那個眞正的康爾夫伯爵下落如何。不過，却有可能那個眞正的康爾夫伯爵已經連屍體都不存在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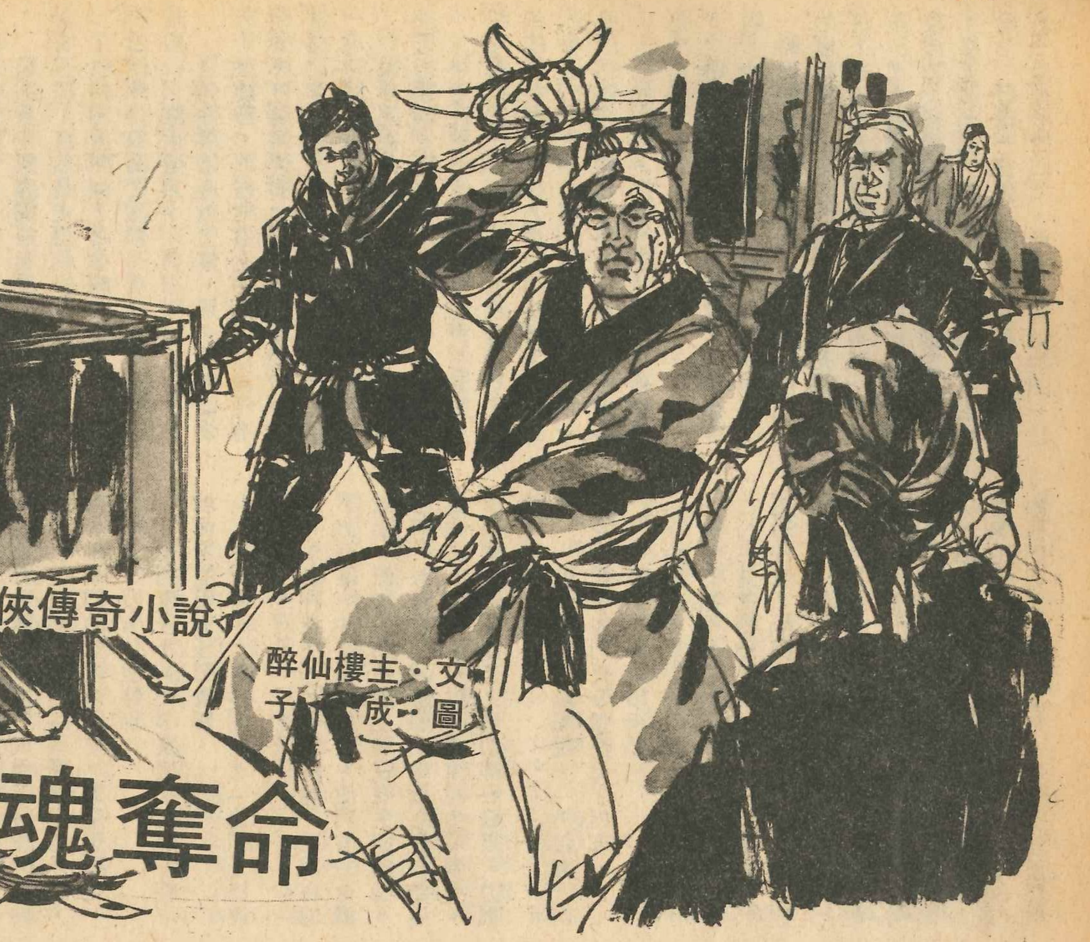
此後司馬洛也沒有再見到梁珍妮了。

當他下一次再有機會到那座城市的時候，他到那座白色屋子去，發覺已經換了新的主人。

也許她仍然是獵人，也許她已經退休，做一個眞正的女人去了。

司馬洛希望是後者。

（完）



短篇武俠傳奇小說

追魂奪命

醉仙樓主・文
子成・圖

老嫗懷絕技 七巧奪命針

大地走猿馬
滄海躍龍蛇
高山飛鸞鳳
奪命把魂追

這是半山半水之間，山中有蒼翠的嶺，懸削的崖，清澈的泉，幽深的澗，平地有潺潺的溪，蒼青的樹，鮮綠的草，嬌艷的花。

這座山，祇是在萬山叢中的一座山，是以沒有人能知道它叫什麼名字，因爲這地方，自盤古以來，根本就沒有人到過，當然也不會有人替它起個名字。

這塊平原，也祇是萬山叢中的一塊小小的盆地，因爲山沒有名字，這塊平原當然也沒有名字，但它與這一座山，却互相的依偎着。

如今却有人爲這座山，這塊平原起了名字。

這座山叫鸞鳳山，起名字的人是一個二十上下的少女，整年都喜歡穿一身七彩齊備的衣裙，當然，一個平平常常的女子，絕不會獨個跑到這深山大澤中來，所以這個女子，當然一定是武林中人，因爲她還會用劍，這把劍，是用金掩魚皮鞘，劍柄用寒犀角製成，尚繫着七彩劍穗，但裏面究竟藏的是一把什麼樣子的劍，沒有人知道，當然更沒有人知道她叫什麼名字。

這塊平原叫猿馬坪，起名字的人是個二十五六的年輕人，整年累月的穿一套黑色緊身的勁裝，白色的扣子，緊密的排在胸口，這個年輕人，當然也會武功，要是不會武功，他當然也不會住到這深山大澤中來。

這個年輕人用的是一柄刀，刀身很狹，也很長，外面用鰻魚皮做的鞘，刀柄上繫着兩塊黑白相間的綢布，看起來好帥，這柄刀到底是什麼樣子，沒有人見他出過鞘，當然也沒有人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天下的事情往往現得很突然，一個從來沒有人去的地方，那份原始的自然與淳樸，將會永遠的保持着，假如有一個人在其中插了足，過不了多久便會有第二個、第三個人來，那份原始的淳樸，也將會被破壞。

可不是麼？這鸞鳳山上今天又眞的來了一個人，而這個人也是個女子，大約在十七八歲，穿一件綠色上衣，黃底的洒花裙子，手中拿着一條軟鞭，黑色的，看樣子是用堅實的天蠶絲織成，最奇的是那頭，因爲她頭上還包着一塊大紅色的絲巾，當然，任何人一見之下，便會知道這個女子也是會武的，不但是會武，可能武功還是相當的高。

太陽在高高的照着，地面上充滿了生機，而這個女子終於與先來的那個女子在一處怪石傍邊碰了面。

先來的那女子道：「妳來找誰？」

後來的那女子道：「天下山川，皆爲公物，人人可到，我何必一定要找人才能來。」

先來的那女子道：「山川大澤，因爲天地之公物，但也有先入爲主之說，我既是先到這裏，這地方也就是我的家，如今妳來了，我當然要問一問。」

後來的那女子道：「如果我說是來找人呢？」

「據我所知，這地方除我而外，並無別人居住。」

「如果我說是找妳呢？」

「我？」

「不錯，我找的是彩鸞白卉，這地方既是妳一個人居住，妳當然就是那彩鸞白卉了。」

先來的女子輕輕一聲嘆息道：「想不到，我跑到這種地方來，居然還有人會找上門來。」她已經承認她是彩鸞白卉了。

後來的那女子道：「這可不能怪我打擾了妳的清靜啊，也祇能怪妳自己的那把劍。」

白卉驚咦了一聲說：「我的劍？」

「不錯啊！妳那把青蒼劍。」

「我的青蒼劍又怎麼了？」

「妳那把青蒼劍下，曾追過不少人的魂，奪過不少人的命。」

「妳是找我報仇的？」

「非也，是找妳來比較的，因爲我這條天蠶鞭下，也曾經追過不少人的魂，奪過不少人的命。」

「如此說來，我們是彼此彼此，我想妳大概就是江湖上人稱爲花鳳黃情了。」

黃情點點頭道：「不錯，所以我才來找妳一比高下，看看我們兩個人，到底是誰能奪誰之命。」

白卉突然嬌笑起來說：「妳奪人之性命奪出癮來了，如今連我彩鸞白卉的性命也想奪了。」

黃情道：「不錯，每一個練武的人，那一個不希望能出人頭地。」

白卉道：「如果妳能奪得了我的命，那個時候，妳在江湖之上，名譽也就更响亮了。」

黃情道：「一點兒也不錯，這正是我來找妳的目的。」

白卉道：「就算妳能奪得了我的命，但在這深山大澤之中，又有誰會知道，既是沒有人知道，你又如何成名？」

黃情道：「我會自己講出去。」

白卉道：「就算妳自己會講出去，但有誰會相信妳的話，弄不好別人還會以爲妳是在吹牛，這樣一來，不獨無法增加妳的聲譽，反而更減落了妳的聲譽。」

黃情聽得一愣說：「以你說該怎麼辦呢？」

白卉道：「如果妳眞的想賭一下，我倒的確有個辦法。」

黃情道：「什麼辦法？」

白卉道：「我這山脚下有一塊平原，叫猿馬坪，那裏住着一年輕人，看樣子武功也不錯，祇有找他作個證，才會有人相信。」

黃情嬌笑道：「這的確是個很好的辦法，我們這就去找他去。」

白卉搖搖頭道：「不成。」

黃情一愣道：「妳又不願意了。」

白卉道：「這座山叫做鸞鳳山，我是彩鸞，妳是花鳳，咱們倆人祇有在這裏打上一架，才能算是名符其實，若果到猿馬坪去，那就有些猿唇不對馬嘴了。」

黃情嘆了一口氣道：「妳的名堂的確不少，看樣子我們祇有請他上來了。」

白卉道：「當然，不過這件事情得由你自己去做。」

黃情道：「爲什麼？」

白卉道：「因爲是妳自己找來的，是妳想奪我之命，既是妳要奪我的命，我還要去找一個證人來幫妳揚名立萬，天下那有那樣傻的人。」

黃情苦笑一下道：「妳說得也沒有錯，看來也祇有我自己去了。」

猿馬坪的地方並不大，充其量也不過百丈方圓，但四面可全是高山，當然也有一條狹谷，可以直通到羣山之外，也形成了一道蜿蜒溪流，小溪兩邊，生滿了青青的樹、綠綠的草，尚有七彩繽紛的花。

仰首向上看，白雲如夢，低頭向下看，綠茵似織，轉頭向四週看，羣山環列，峯繞烟霞，靠南邊的山脚下，有茅屋，屋前的一塊平地上，正有一個年輕人在那裏練刀。

刀光如匹練，身形若嬌龍，舞至急處，已分不出是人影刀影。

此際有人一聲嬌笑道：「好刀法，好身法，更好的是這柄閃光刀，齊大俠果然是名不虛傳啊。」

那年輕人停止了練刀，說：「妳是什麼人，又從什麼地方來，怎知我姓齊？」

那女子向他飛了一個媚眼道：「大名鼎鼎的江湖殺星，閃光刀齊如猿誰人不知，那個不睦。」

那年輕人道：「妳呢？妳尚未說出妳從什麼地方來，叫什麼名字？」

那女人道：「我是江湖人，當然是從江湖來，如果你要問我的名字，請先看看我手中的鞭。」

齊如猿道：「天蠶鞭，妳是花鳳黃情，一個專門追魂奪命的人。」

黃情笑了一笑道：「不錯，我今天到這裏來，也是爲了要追別人之魂，奪別人之命。」

齊如猿道：「妳要追誰之魂，奪誰之命？」

黃情道：「彩鸞白卉。」

齊如猿嘆道：「眞想不到，連那種人的命你也要奪。」

黃情嘆道：「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啊，誰叫我想成名呢。」

齊如猿道：「原來妳與她本來就無怨無仇，祇是爲了成名立萬，所以才想奪她之命？」

「不錯！」

「那妳爲什麼要找我？」

「找你做一個證明，要不然誰會知道我殺了白卉。」

齊如猿嘆道：「如果妳眞能殺了白卉，下一次就該輪到我了。」

黃情道：「那也說不定，不過最少在三年之內，我是不會這樣做的。」

齊如猿道：「如果妳殺得太快了，沒有人替妳證明，那妳就已經失去殺白卉的本意了。」

黃情道：「所以，我才要等到三年之後，在這三年之內，我要你替我作四次證

人。」

「也就是說，這三年之內，妳一共要殺四個人？」

「正是！」

齊如猿：「待這四個人殺完了，妳就再殺我。」

「不錯！」

齊如猿又嘆道：「古人說鳥盡弓藏，兔死狗烹，這兩句話一點也沒有錯，我爲妳作四次證人，至少也得跑上好多里路，吃上好多苦頭，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妳竟然還是要殺我。」

黃情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兒，因爲這世界上的人，沒有嫌名氣太大了，或是銀子太多了，我如果不追你之魂，奪你之命，那我的名字又怎麼會更响亮起來呢。」

她停了一下道：「本來我可以騙你一下，說我不會殺你，但我這個人唯一的長處，就是喜歡說眞話。」

齊如猿道：「像妳這種人不應該有眞話才對，但妳畢竟還是說了眞話，妳眞有些傻得可愛。」

黃情嘆道：「每個人多少總應該有些長處，你說對麼？若果週身上下都是缺點，恐怕連夜路都無法走了。」

齊如猿道：「就算妳連這說眞話的長處也沒有，但妳仍有一點原始的長處。」

黃情道：「怎麼長處？」

齊如猿道：「生孩子，無論那一種本領大的男人，都無法自己生孩子，祇有女人才行。」

黃情聽得面泛桃花，咯咯的嬌笑起來說：「你是不是也想我替你生個孩子？」

齊如猿道：「如果妳肯，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黃情道：「你爲我作證，我替你生孩子，這本來也是很公平的交換，但是我還是不能這樣做。」

齊如猿道：「爲什麼？」

黃情道：「假如我眞的替你生了孩子，三年後如果再殺掉你，那無異是殺了親生孩子的爹，我的床頭人。」

齊如猿道：「妳就不能不殺我麼？」

黃情道：「不能！」

齊如猿嘆道：「歷古以來，名利二字，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

黃情默然不語。

齊如猿又道：「你還要不要我替妳去作證？」

黃情道：「當然要。」

齊如猿道：「在什麼地方？」

黃情道：「就在這鸞鳳山上。」

齊如猿道：「這鸞鳳山還是白卉起的名字，想不到却眞的有一鸞一鳳在這鸞鳳山，拚個妳死我活的。」

黃情道：「白卉想必已等得不耐煩了，我們走吧！」

齊如猿收起了刀，正待起步，忽聽得一人冷冷的說：「慢着！」

來人是一個三十開外的中年人，手中提着板斧，厚厚的板斧，斧柄到斧頭，共有三尺長短，再配襯上來人的威猛之相，大有力拔山氣蓋海之勢。

黃情向他瞄了幾眼說：「看到了你的長相，倒使我想起一個人來。」

那漢子暴聲粗氣的道：「你想起了什麼人？」

黃情道：「要命八斧程天馬。」

那漢子道：「妳怎地知道大爺的名字，妳這娘們又是誰？」

黃情嬌笑道：「你連你的祖奶奶花鳳黃情都不認識啦，你媽是怎地將你生出來的。」

齊如猿聽得哈哈大笑起來。

要命八斧程天馬怒道：「臭娘們，妳在胡說些什麼，本來我大爺來此，祇想取一人之性命，如今遇上了妳，那可要連本帶利一齊收啦。」

黃情道：「恐怕你不只要我們兩人之命，可能還要另外三人之命。」

程天馬一愣說：「你怎麼知道的？」

黃情道：「大地走猿馬，滄海躍龍蛇，高山飛鸞鳳，奪命把魂追，你說是也不是？」

程天馬道：「原來妳都知道了。」

黃情道：「我不但知道，而且我還知道你要殺這五個人的目的。」

程天馬道：「什麼目的？」

黃情道：「如果你能將這五個追魂奪命的殺星一齊殺了，到了那個時候，天下將爲你獨尊了。」

程天馬嘆道：「妳全知道了，但知道了也不要緊，我仍然是要殺妳。」

黃情問道：「你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麼？」

程天馬道：「這是什麼地方？」

黃情道：「我們立足之所在，叫做猿馬坪，猿馬坪上祇有猿與馬才可以鬪，鳳凰是不落的。」

程天馬面轉向齊如猿道：「我本來就是來找你的。」

齊如猿一笑道：「可惜你來晚了一步，我已經答應了花鳳黃情。」

程天馬道：「你要與她，在此放手一搏？」

齊如猿道：「她方才已經說過，猿馬坪上不落鳳凰，我是答應陪她去鸞鳳山，替她做一個證人。」

程天馬道：「做什麼證人？」

齊如猿道：「因爲她也想成名，所以她要殺彩鸞白卉，又怕江湖中沒有人相信，所以要我作證。」

程天馬愣了半天才道：「眞想不到，原來她也有此種想法，那你呢？」

齊如猿搖搖頭道：「我沒有這種想法，爲了自己的成名，而去要別人之命，這種想法也未免太自私了。」

程天馬道：「不管你的想法如何，我仍然是要找你一搏。」

齊如猿道：「你既巳找上了門，我想避也避不掉，不過你要在此地等我，待我作證回來的時候，再與你一搏。」

程天馬道：「不行，如此說來我也得找一個證人，否則江湖上又有誰知道我殺了閃光刀齊如猿。」

花鳳黃情嬌笑道：「不如你們倆人一齊去，反正我與白卉拚鬥，必定有一人不死，那個不死的人再來替你們作證，其不是一舉兩得？」

程天馬拍手笑道：「好啊，我怎地沒想到這一招。」

人生在世，爲名爲利，各有所需，各有所求，然他們所求的，無非是虛名假利，竟能不擇手段，不計利害甘冒生命之險，而求得他們的期望，他們殺了別人是一條命，別人殺了他們，也是一條命，天生萬物皆平等，這樣的殺來殺去，豈不是大傷天和，同時也剝奪了別人生存的權利。

鸞鳳山，今天顯得很神氣，因爲這個從來沒有人到的地方，今兒竟然來了三個人，三個武林高手，江湖殺星，追魂奪命客，不！加上白卉應該是四個了，這四個專門殺人的人，現在又要彼此互相殘殺，這天地間，竟然會有那麼重的殺氣。

那彩鸞白卉早巳在等着，不過她等得很咸靜，沒有一絲一毫急燥的樣子。

黃情道：「讓妳久等了。」

白卉笑道：「還好，等總是等不死人的。」

黃情笑道：「妳的內定力都不錯，看來這一仗誰勝誰負，尚很難說。」

白卉道：「一個常常殺人的人，如果沒有這一份內功定力，怕不早就被人殺死了。」

黃情道：「這話也沒有錯，所以今日之戰，如果說是較量武功，倒不如說是較量定力。」

白卉道：「定力固然是很重要，但武功亦不可沒有，這是內外相應的事情。」

黃情道：「不錯，武功用情，此情並非兒女私情，而是狠情，定力用智，此智亦非投機取巧之智，貴在臨機一瞬之間的機智。」

白卉道：「有道理，妳好像很有辦法，竟然能請到了兩個證人來。」

黃情道：「妳知道這兩人是誰麼？」

白卉道：「我可從來未曾見過他們，當然不會知道他們是誰？」

黃情道：「這兩個人可是我們的同行同志，他們都喜歡追別人之魂，奪別人之命。」

「哦！」

「他們是閃光刀齊如猿，要命八斧程天馬，妳先看他們用的兵刄，也就知道誰是誰了。」

白卉道：「想不到他們竟肯爲妳做證，這件事情的確有些耐人尋味。」

黃情道：「我們有條件的。」

白卉道：「什麼條件，是妳免費招待一場，還是每個人替他們生個兒子？」

黃情嬌羞的一笑說：「別說得那麼難聽，我還不至於那樣下流，我們的交換條件是他們先爲我們作證，然後我們剩下的一個，再去替他們作證。」

白卉冷冷的道：「這樣也很公平啊，只是我不知道，這是誰的主意。」

黃情道：「這是雙方的協定。」

「可是有一件事情妳沒有想到，如果眞的這樣做下去，結果我們在塲的四個，祇能剩下了兩個人！」

齊如猿道：「兩個人的結果，祇剩下一個人！」

黃情嘆道：「想不到你們都很慈悲，如果不是我親耳聽到，誰會相信這幾句話是出自兩個江湖殺星的口中。」

白卉道：「過去我的確不會這樣說法，但現在不同了。」

黃情道：「怎麼樣個不同法？」

白卉道：「妳看我在這荒山大澤之中，人跡罕至之地，建屋而居是爲了什麼，我就是爲了要過一過隱居的生活，對殺人的玩意兒，早巳厭煩啦！」

齊如猿也道：「不錯，姑娘這與我到猿馬坪的目的一樣，可是想不到仍然會有人找上門來。」

此際忽然有一個蒼老的聲音道：「你們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找上門來的何止他們兩個，尚有我老婆子呢。」

她們的身邊，竟突如其來的多出一個老婆子來。

黃情冷冷的道：「妳又是什麼人？」

那老婆子一聲咄咄怪笑道：「老身七巧婆婆，四位大概不會太陌生吧？」

七巧婆婆五十年前已成名武林，此人介於正邪之間，善用七種兵刄，而每一種兵刄，都是體形很小，使人防不勝防，她雖然有七種兵刃，但在外表上看來，一種也看不出來，因此這七種兵刄，也可以說七種暗器，其中最凌厲的一種，叫做七巧奪命針。

要談到追魂奪命，這個七巧婆婆算得上是追魂奪命的老祖宗，因爲她比在塲的人，最少也要早出道四十年，這四十年的歲月不算短，很多人以爲七巧婆婆早巳作古了，沒想到她還是好好的活着。

她初出道時才二十出頭，因她天生的一頭白髮，又善於用七種歹毒暗器，所以江湖中人就送她一種綽號，叫七巧婆婆。

白卉道：「這樣說來我們應該叫妳一聲前輩了，妳是追魂奪命的老祖宗，今日駕臨這鸞鳳山，不知有何見教？」

七巧婆婆道：「我這次來，祇是在查查你們這些後生晚輩追魂奪命的成績，自妳們出道以來，不知追了多少人的魂，奪了多少人的命，白道有多少，黑道又有多少。」

要命八斧程天馬笑道：「有這個必要麼？」

閃光刀齊如猿也道：「妳雖然是前輩，但我們素未謀面，井河不犯，有這個必要向妳報告我們一生爲所麼？」

花鳳黃情笑道：「這話沒錯，咱們橋是橋，路是路，雖然道通，但却不是一回事。」

彩鸞白卉道：「我們幾個後生晚輩的作爲，似乎用不着在妳前輩面前備案。」

七巧婆婆道：「看樣子你們是都不肯說了，好，你們不說我說。」

她用手搔一下頭上的白髮，沉思一下才道：「我這一生之中，共追了八百九十四人的性命，白道三百十四人，黑道五百九十人，這多少年來，我一直未了的心願，就是想找六個頗負盛名的人物，以合成九百之數。」

黃情道：「如今妳找着了？」

七巧婆婆道：「找着了，大地走猿馬，蒼海躍龍蛟，高山飛鸞鳳，這六個人正是最好的對象。」

白卉笑了起來說：「妳倒是眞會找，但妳也該知道這六個人出道雖然比妳要晚得多，但每一個人都是很有名氣的殺星，是以妳未必一定能殺得了。」

七巧婆婆道：「但妳也該知道我七巧

婆婆有七種體形極小的兵刃，百步之內，從不虛發。」

齊如猿道：「妳之所謂從不虛發，那只是對一般江湖人物而言，但就我們這些人，那就未必有用了。」

七巧婆婆怪笑道：「當年少林寺的普善大師，武當山的青草道士，鄂北神龍鄭大荒，黠蒼獨行盜憑兵，太行雙義俠邱氏兄弟，這些人又比你們如何？」

程天馬道：「這些武林前輩，我們連見都沒有見過，又如何比法？」

七巧婆婆冷然的道：「你們當然見不着，因爲這些人在你們未曾出世的時候，早已死在我的七巧奪命針之下。」

白卉道：「妳那七種暗器最厲害的一種，可能就是那七巧奪命針了？」

七巧婆婆道：「不錯，當然另外六種也是非常厲害的暗器，光是要你們六人之命，可能還用不到那七巧奪命針。」

黃情道：「妳口口聲聲說是我們六人，可是我們眼下也祇有四人，假如眞的我們六人在一起，妳也就不敢說如此的大話，要追我們之魂，奪我們之命了。」

白卉道：「是啊，我們現在尙差兩個人呢？」

七巧婆婆道：「妳是說那滄海躍龍蛇中的混龍關一峯，赤蛇周幻平兩人。」

白卉道：「不錯。」

七巧婆婆道：「他們的住地，也就在這羣山之外，滄海之濱，老婆子爲讓你們死得心服口服，可以將你們集中在一起，然後再作一個公平的搏鬥，那樣你們也就死而無怨了。」

黃情心想：不是猴子不下山，不是猛龍不過江，她既是存心殺我們的，必然在武功上有所仗持，我何妨激她一激，祇要我們六人能聚在一起，那制勝的機會也就更多了，於是道：「如果眞的那樣，那你死的機會就比較多了。」

七巧婆婆笑道：「不是我七巧婆婆托大，不要說是你們祇有六人，就是十二人聚在一起，我如果要想殺你們，仍然是易如反掌。」

齊如猿一聲朗笑道：「那敢情好，是妳去找他們來，還是我們一齊到他們那兒去？」

七巧婆婆道：「當然是我們到他們那兒去。」

黃情嬌笑道：「如此說來，我們就走吧，待解決妳這檔子事，我們尙有要事待辦！」

當下，五條人影，先後向東方急馳而去！

高山之濱，滄海之傍，高山全是削壁懸崖，滄海中波濤洶湧澎湃，在這山之傍，水之上，正有兩人在作生死的搏鬥。

打鬥中的這兩個人，一個是三十多歲的藍衫人，一個是四十上下的黑衫人，兩個人的身手，都是矯健如龍蛇，威猛似虎豹。

三十多歲的藍衣人，用的是一枝判官筆，四十上下的黑衣人，用的是一枝分水娥眉刺，判官筆形呈筆狀，不過比普通的毛筆要粗要長，分水娥眉刺如女人的娥眉一樣，當然比眉毛要長得多，大得多，這兩件兵刃，都是屬於外門兵刃，而且他的長處是利於水戰，不用說，這打鬥中的兩個人，當然是滄海躍龍蛇的混龍關一峯及赤蛇周幻平了。

在他們打鬥得最激烈的時候，傍邊不知不覺的已多出五個人來。

這五個人當然是七巧婆婆，彩鸞白卉、花鳳黃情，閃光刀齊如猿，要命八斧程天馬等五人。

黃情嘆道：「眞想不到，他們倆人居然也會打起來。」

白卉道：「所以我想他們倆人之中，一定有一個與妳一樣，想成名立萬，所以才會打起來。」

黃情一笑道：「名利二字，人之所需，有的人想成名，甘爲名而死，有的人想取利，甘爲利而死。」

白卉道：「可是有一件事情妳沒有想到。」

黃情道：「什麼事？」

白卉道：「假如眞的如你們所願，妳將我殺了，程天馬將齊如猿殺了，而目前打鬥的兩人之中，再死去一個，如此一來，對於七巧婆婆時祇有三個人，而非六個人了。」

黃情笑道：「她如果晚一天來，那情況的確很糟，幸好她是今天來，我們六個人一個都沒有死，大可聯手與她一搏。」

白卉道：「所以說唯有團結，才會發生力量。」

黃情道：「這不是團結的問題，而是我的運氣太好，七巧婆婆來得正是時候，等將她解決了之後，我們仍可以放手一搏，如果我勝了，那時普天之下，將爲我獨尊。」

白卉哂道：「妳枉走了幾年江湖，竟然連這一點道理都不懂。」

黃情道：「什麼道理？」

白卉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想以武力與天下人爭長短者，終必爲武力所服，普天之下，又何止一個七巧婆婆，甚至比七巧婆婆武功更高的人，尙不知凡幾，祇是我們未曾見過吧了。」

黃情道：「妳上過樓麼？」

白卉道：「當然上過。」

黃情道：「我之所以這樣做，這就跟上樓的一樣，爬高一步算一步，爬高兩步算兩步，如果我的運氣好，也需會永無休止的一直爬上去。」

白卉嘆道：「原來妳這多少年來，一直在靠運氣吃飯。」

黃情道：「當然多少也得有點本領才行。」

七巧婆婆嘲笑道：「你們倆人研究了半天，最後，仍難逃過一刼，誰也別想活命。」

齊如猿道：「我們合六人之力，沒有打不過妳的道理。」

七巧婆婆道：「如果你們眞想合六人之力，那就趕快阻止場中倆人打鬥，否則的話，死去一個，那也祇有五個人了。」

黃情驚叱了一聲說：「是啊，我們怎地都沒有想到這一點？」嬌軀一恍，已向倆人身邊侵去，同時雙手一分，左掌擊向關一峯，右掌擊向周幻平，這兩掌也已用足了五成功力，如果倆人不立時閃避，也會受傷，因此迫得倆人急向左右分開，同

時大叫一聲：「妳幹什麼？」

黃情一笑道：「我是救命的。」

關一峯用判官筆一指說：「妳說是救誰之命？」

黃情道：「救我們六大殺星之命，你知道那老婆婆是誰麼？」

周幻平道：「是誰？」

黃情道：「她是五十年前成名江湖，殺人如麻的七巧婆婆。」

關一峯聞言一驚，說：「她是七巧婆婆？」

黃情道：「不錯，也是我們六個專門追魂奪命的老前輩。」

周幻平道：「她來做什麼？」

黃情道：「她是來殺我們的。」

周幻平道：「我們跟她無怨無仇，她又爲什麼要殺我們？」

黃情咯咯嬌笑起來說：「你在江湖上也有殺星之名，你歷年來所殺的人，都是跟你有怨有仇麼？」

周幻平聽得一愣。

黃情又道：「就拿你們倆人來說吧，你們總不會是因爲有仇才打起來的吧？」

關一峯道：「的確不是，那因爲他想成名立萬，才想要殺了我。」

黃情道：「如今有人要將我們六人一齊殺，你們還要打麼？」

關一峯道：「妳說的是七巧婆婆，她總得有一個理由吧？」

黃情道：「當然有理由，她說歷年來死在她手下的武林人物，已經有八百九十四個，她要找六個有名氣的人物，塡滿九百之數。」

周幻平道：「所以，她就找上了我們了？」

黃情道：「不錯，如今我們唯一的辦法，就是六人聯手，與她一搏。」

關一峯豪笑起來道：「就憑那麼一個糟老婆子，也需要我們六人聯手麼？」

白卉哂道：「你可別瞧不起這個糟老婆子，這個糟老婆子不太簡單。」

關一峯道：「就憑我們六大殺星聯手，難道還鬥不過一個老婆子。」

黃情道：「人家是專門讓我們聚齊了以後再動手的，若果沒有這個把握，她又何必這樣做，這不是跟自己過不去麼？」

關一峯道：「不管你們怎麼說，我總是不太服氣。」

七巧婆婆怪笑道：「你如是不服氣，我就先鬥鬥你，保管十招之內，讓你躺下去。」

關一峯豪笑一聲說：「好，如果十招不勝，妳就離開此地，永遠打消殺我們的念頭。」

七巧婆婆道：「那我們就一言爲定，念在你是晚輩，就讓你先出手吧。」

關一峯退後一步，右手的判官筆已經高高舉起，正待發招。

黃情高叫一聲：「慢着！」

關一峯收回判官筆道：「姑娘尙有何話可說？」

黃情道：「這是一種很危險的賭博，如果你勝了，當然大家都好，萬一你敗了，那場中祇剩下我們五人聯手，在形勢上就要大打折扣了。」

關一峯道：「依姑娘之見呢？」

黃情道：「最好不要逞強好勝，而與她單打獨鬥。」

七巧婆婆怪笑道：「黃情，你們這六個人中，如論機智，恐怕沒有人趕得上妳了。」

黃情道：「好說。」

七巧婆婆又道：「可是妳又怎知道關一峯在十招之內，必然會落敗呢？」

黃情道：「因爲這十招的數目是妳提出來的，而妳是個老江湖，不會做沒有把握的事情，何況妳又是專程來殺我們，怎可能放棄這個大好的機會，因此妳明知八招可勝，妳也會提出十招，唯有這樣才能萬無一失啊！」

七巧婆婆道：「不錯，妳的確想得很週到。」

黃情又道：「所以依我猜想，妳根本就用不到十招，七八招之內，一定可以勝他。」

七巧婆婆怪笑道：「看來你到眞的成了我肚子裏的蛔虫了。」

黃情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妳固然不會打沒有把握的仗，但我們也是一樣，我們已知道這一仗是無法避免，所以不能不多操一分勝算。」

七巧婆婆嘆道：「如以妳的機智而言，可能十招之內，我仍無法勝妳。」

黃情點頭道：「不錯，打鬥固然要靠武功，但也需三分智慧，當武功不敵之時，這三分智慧就可以保命。」

七巧婆婆道：「不錯，論武功妳比我差得很遠，但論智慧妳却比我強上一籌，若果我們兩個人的武功智慧合爲一個人，那將是天下無敵了。」

黃情道：「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造化弄人，各盡所長，是以這天下沒有什麼都會的人。」

白卉冷冷的道：「就算你們倆人的武力智慧合起來，也不能成天下第一。」

七巧婆婆道：「爲什麼？」

白卉道：「三國鼎立之時，諸葛亮，司馬毅，周公瑾，那一個不是自認一時之選的了不起人物，當他們未出山之時，那一個不是以唯我獨尊的心，而參予軍政，結果司馬毅敗於諸葛亮的空城計，周公瑾敗於諸葛亮的借東風，這叫棋差一着。」

黃情道：「不錯，如果司馬毅與周公瑾的智慧勝過了諸葛武侯，也就不會有東風之後而隱遁，空城之前而撤兵之事發生了。」

白卉道：「所以說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武功智慧，都是一樣。」

七巧婆婆道：「看來妳這丫頭的機智也不弱，妳講這話的用意，是不是要我放棄殺你們六人的意圖，就此回歸山林，終老泉下？」

白卉道：「殺與不殺，那完全由妳自己作主，現在時候已經不早，如果要動手，也可以開始了。」

七巧婆婆道：「好，白姑娘不愧是快人快語，那妳們就準備了。」

當下程天馬，齊如猿，關一峯，周幻平，黃情，白卉，各自蓄勢待發。

程天馬的板斧，高高舉起，斧刃上閃着青色的光芒。

齊如猿閃光刀，精光如電。

混龍關一峯的判官筆，蓄勢待發。

赤蛇周幻平的分水娥眉刺，蓄於肘後以待敵。

花鳳黃情的天蠶鞭，鞭柄隨手橫於腰際，祇要敵人一發動，立時會隨手掃出。

彩鸞白卉的劍，此時已出了鞘，這的確是一柄好劍，劍身閃爍着殷紅的光芒，刺人眼目。

場中六人成了六角形勢，將七巧婆婆困在當中，六個武功高强的殺星，擺出六種不同的兵刃，種六不同的架勢，光看這種聲勢，當今之世，除去了七巧婆婆而外，還有誰敢惹他們。

七巧婆婆乾笑道：「你們都準備好了麼？」

白卉道：「準備好了。」

七巧婆婆道：「妳這把劍的確是把好劍，如果我不用暗器，就很難破去妳的劍勢。」

白卉道：「妳本來就是用暗器的，暗器就是你的兵刃，妳的兵刃也就是暗器，妳有七種暗器可用，還怕我這把劍麼？」

七巧婆婆笑道：「妳說得沒錯，這六個人當中，數妳的兵刃最强，所以我第一個就要取妳之性命。」

白卉道：「命固然是父母生的，但也是自然繁植的，妳有本領，妳隨時可以拿去。」

七巧婆婆道：「那妳小心了。」但見她右手一揮，已有三枚暗器電射而出。

白卉却不以劍去格架，祇是用輕巧的身法，閃了開去。

七巧婆婆身形一躬，突然有三枝短箭，從她背後射出，這三枝短箭的去勢，比前打出的三枚暗器，更為疾速。

白卉嬌軀一矮，那三枝短箭，竟然從她頭頂上空飛了出去。

此際黃情突然一聲驚叫道：「小心脚下。」

原來七巧婆婆腰背一躬之際，右手已發出三枚極小的暗器，直取白卉的雙足。

白卉想不到對方的暗器竟然連環發出，是以在讓過上部三枝短箭之時，那三枚極小的暗器，已臨雙足尚有數寸之遠，急得她嬌軀劃空而起，約一丈餘高。

七巧婆婆咄咄一聲怪笑道：「這是妳自尋死路了，」雙袖連着飛舞，剎時間滿空的鐵蒺藜、飛蝗石、燕子鏢、金錢鏢，全向白卉身上招呼。

白卉此時身形臨空，無可閃避，急得她揮劍下劈。嬌軀趁着一劈之勢，又上升了丈餘。

黃情深恐七巧婆婆再發暗器，立時一聲嬌叱：「我們上啊，千萬別讓她再有發暗器的機會。」

程天馬一聲大喝，板斧向七巧婆婆的當頭劈去。

齊如猿的閃光刀，刀光閃閃，橫斬她的雙腿。

周幻平的分水娥眉刺，向她的右腕刺去。

關一峯的判官筆直點她的前身三十六大穴。

黃情揮手一鞭，向七巧婆婆攔腰掃過去。

白卉的身形臨空下落，一劍刺向她的後背。

七巧婆婆可說是六面受敵，但她絲毫不懼，怪笑一聲，身形如舞花擺柳一般，在六件兵刃當中，穿來竄去。

這名震天下的六大殺星，個個都算得上是頂尖高手，如今合六人之力，圍攻一個七巧婆婆，竟然沌對方的衣角都沾不上，這武功與拳術上的變化，眞是浩瀚如海，層出不窮。

白卉一連揮出三劍，這三劍是獨練的桃花劍法中飛花滿地，落英萬點，繁花遍野，都是以全面攻擊為主的飛花劍法，也是白卉所有劍術中最凌厲的招式，是以這三招一出，五丈範圍之內，都已佈滿了劍氣。

七巧婆婆對這滿空的劍氣，猶如未覩，因為她全身的功力，已發至極限，週身五尺之內，用眞氣佈了一層無形的銅牆，那些劍花飛到這座銅牆之時，立時無緣無故的消失了。

白卉大吃一驚，她萬萬想不到那七巧婆婆的功力，竟然已到了如此境界，立時收劍後退了一步。

黃情此時一聲嬌叱說：「七巧婆婆，再嚐嚐我的絕命三招。」

掌中的天蠶鞭，倒捲而起，劃空三轉，套成了三個圈圈，由於她的手在不停的轉動，是以那三個圈圈也在不停的旋轉，而且隨着嬌軀迴旋的形勢，在滿空飛舞，因此也由三個圈圈變成了千萬個圈圈。

這一招也是黃情賴以成名的招式，叫做萬輪日月降魔妖，那種出招的氣勢，的確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

白卉嬌叫一聲，道：「好招式，好手法！」

七巧婆婆怪笑道：「有什麼好，這不過是小孩子玩的把戲。」竟然不閃不讓，右手一伸，硬向黃情的鞭梢上抓去，而黃情的鞭挨到七巧婆婆五尺之時，也就再也進不去。

此際七巧婆婆的指掌，亦已接近到她的鞭梢，急得她用力一收，長鞭在半空中迴轉，發出啪地一聲大响，她的身形也跟着倒退了兩步。

白卉黃情倆人，兩度施出絕招，皆未能收效，那周幻平却一聲大喝，掌中的分水娥眉刺，一招禹門三級浪，向七巧婆婆縱推了過去，在場的每個人都知道，要與七巧婆婆打鬥，絕不能使用普通招式，因此周幻平的這一招也是他成名的絕招，分水娥眉刺雖然是一次猛刺，但當中却分了三個階層，而一層比一層急，一層比一層快，是以有禹門三級浪之名。

七巧婆婆此時竟然不閃不避，雙目注視着對方，眼看娥眉刺已經快臨近她的身邊，她仍在咄咄怪笑。

周幻平又是一聲大喝：「這可是妳自己找死。」右手一震，娥眉刺抖起碗大的一個刺花，分點七巧婆婆的中部八大穴，這一招是繼禹門三級浪後的平地一聲雷，在這一招之下，周幻平不知道追了多少人的魂，奪了多少人的命，可是對七巧婆婆，却毫無用處，因為七巧婆婆週身佈着罡氣，他的刺竟然攻不進去。周幻平心知如再不收招，必然會被其反擊，因此急將身形一退，掌中娥眉刺也隨之收了回來。

此際那混龍關一峯的判官筆已如分花拂影一般，攻向七巧婆婆的前身三十六大穴，同時那要命八斧程天馬的短斧，也使出要命的招式，齊如猿的閃光刀，刀如閃電，這三股兵刃同時使出絕學。七巧婆婆仍是不閃不讓，待三般兵刃攻近她護身罡氣時，她突然振勁一哼，將三般兵刃反彈出去，三人幾乎掌握不住，各退了兩步。

七巧婆婆的功力，已經到了登峯造極的境界，就算她不用暗器，也同樣可以取場中六人之命，是以六人齊是大吃一驚。

白卉道：「看情形我們六人聯手也無法勝她。」

黃情道：「一開始我們就估計錯誤了，如果不讓她有運氣的機會，這一仗勝負尚在未可知數。」

程天馬道：「大不了我們與她拚個同歸於盡。」

關一峯道：「能够與她拚個同歸於盡那還算是不太吃虧，問題是她不會與我們拚個同歸於盡，因為她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制我們於死地。」

七巧婆婆咄咄怪笑道：「還算你有點見識。」

摩訶迦葉掌　收拾七巧婆

此時忽聽得有人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聲音清亮，大有日耀中天之勢。場中七人同時循聲看去，見海岸的礁石之上，站着一個身形碩壯大和尚，生得濃眉虎目，內穿杏黃色僧袍，外罩金綫紅色袈裟，手持一百零八粒唸珠，顆顆精芒四射。

七巧婆婆冷冷的道：「大師從何處而來？」

大和尚道：「貧僧從來處而來。」

七巧婆婆道：「到此又作何事？」

大和尚道：「貧僧隨緣幻化，隨遇而安。」

七巧婆婆道：「出家之人，不必介入江湖是非，大師請吧！」

大和尚朗聲一笑說：「女施主此言差矣，韶華流轉，相見皆緣，何得言是非二字。」

七巧婆婆道：「如此說來，你是想淌這趟混水了。」

大和尚道：「非也，貧僧祇是想與諸位結一善緣而已。」

七巧婆婆道：「普天之下，人潮滾滾，你為什麼一定要到這種人跡罕至的地方來結緣？」

大和尚道：「貧僧適才不是說過麼，隨緣幻化，隨遇而安，既已遇上了，那有空手而回的道理。」

七巧婆婆咄咄怪笑起來說：「古人說好漢不打賴漢，你如果識相一點，還是去吧，以免——誤了你西上的路程。」

大和尚道：「當機不斷，必受其亂，貧僧若避過這一次，因緣未了，勢必再來，女施主又何必强人之所難。」

七巧婆婆冷哼一聲道：「如此說來，這檔子事，你是管定了。」右手急舒，已打出一陣掌風。

七巧婆婆離那和尚的立身之處，至少也有五六丈遠，可是她這一掌挾怒而發，竟如狂飈陡起，向那大和尚的身上撞去。

那和尚不閃不動，雙掌合十，說也奇怪，那陣掌風在經過那和尚身邊之時，倏地一分為二，撞向海邊，將海水打得激揚而起，而大和尚竟然分毫未動。

七巧婆婆大吃一驚，怒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那和尚道：「一個行脚的僧人。」

「你總得有個名號吧。」

「天地萬物皆我名，而古今演化皆我號。」

「看你不像中土人氏。」

「貧僧來自西域。」

「你畢竟還是個有根可尋的人。」

「至道無名，佛理無相，無名無相，何來根源。」

「看情形你是來向我說法的了，你這個緣到底要如何化法，你快說。」

「貧僧是想向女施主化六條人命。」

七巧婆婆一聽一愕，用手一指道：「是化他們六條性命麼？」

大和尚道：「正是。」

七巧婆婆道：「他們自出道以來，殺人無數，這是六個惡人，大師乃佛門子弟，向以慈悲為本，怎麼反而替惡人說起情來？」

大和尚道：「善惡本無門，唯人自招惹，女施主出道數十年，為善為惡，難道女施主自己還不知道麼？」

七巧婆婆道：「我承認我也不是一個好人，難道大和尚連我老婆子這條命也要化麼？」

大和尚道：「命本非命，緣亦無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以執迷不悟。」

七巧婆婆含笑道：「我老婆子如果有悟性的話，也不會殺人如麻了，如果你要急着上西天，我倒可以先超度你。」

大和尚朗聲大笑道：「在佛言佛，在俗言俗，女施主既是與佛無緣，我們就談談俗事吧。與人相鬥，旨在公平，女施主却趁打鬥之時，施以暗算，打出了七巧奪命針，使他們六人皆身中巨毒，這種手段未免有欠公平吧？」

七巧婆婆道：「大師法眼獨照，使老婆子無可遁形，大師有意為六人報此大仇麼？」

大和尚道：「隨緣幻化，隨遇而安，不以凶者為凶，不以吉者為吉，與女施主一搏，又未嘗不可。」

七巧婆婆怪笑道：「好啊，我老婆子已經數十年未曾遇到一個可堪一擊的對手，今天我們可得好好的打上一架，那才過癮。」一擺架勢，便要出招。

白卉嬌叱一聲：「慢着！」

七巧婆婆道：「妳要做什麼？」

白卉道：「我想請問大師一下，我們是不是眞的已中了七巧奪命針。」

大和尚道：「諸位如果不信，運一運氣也就知道了。」

黃情等六人，立時運氣察看，果然全身氣機，滯而不通，六人全是大吃一驚。

七巧婆婆冷笑道：「七巧奪命針，子不過午，午不過子，今夜子時，也就是妳們壽終正寢的時候了。」

白卉大怒叱道：「諸位，我們與她拚了。」

大和尚擺手說：「慢着。」

白卉道：「大師有何見教？」

大和尙轉向七巧婆婆道：「貧僧適才說過，打鬥旨在公平，女施主如果要與貧僧打鬥一番，貧僧絕對奉陪，不過要請女施主先拿出解藥來。」

七巧婆婆道：「爲什麼？」

大和尙道：「如果我打贏了，妳這解藥不給也不行，若果我打輸了，他們六人仍然逃不出妳的手掌，何不做一個順水人情？」

七巧婆婆笑道：「你說得也有道理。」講着從懷中掏出一個小瓷瓶來，從內面傾出六粒紅色藥丸，隨手一擲，那六粒藥丸如流星一般，分向六人飛去，由此可見七巧婆婆的暗器手法，的確是高人一等。

六人齊出手接住，納入口中，半晌之後，再運一運氣，果然巳是通行無阻。

黃情道：「毒雖然解了，但針仍在體內，又如何取出？」

七巧婆婆道：「我這七巧奪命針，雖名爲針，但却不是以針傷人，而是以毒傷人。」

黃情道：「針呢？」

七巧婆婆道：「此針細如牛毛，乃是用膠質製成，一見到體熱，便自己溶化，是以在未打出去之前，雖然有針之象，但在打入人體之後，就根本無針可尋了。」

白卉恍然的哦了一聲。

七巧婆婆又向那和尙道：「我們現在可以動手了麼？」

大和尙道：「當然可以，不過在未打之前，貧僧尙有一件事情要請問一下。」

七巧婆婆道：「大師請說。」

猶於這大和尙的功力太高，是以七巧婆婆也不敢太過托大無禮，說話仍然是客氣得很。

大和尙道：「三十年前，貧僧有一師兄，卓錫於嵩山少林寺，被人所殺，而殺人手法，與七巧奪命針極爲相似，不知女施主可知此事？」

七巧婆婆道：「你所說的師兄，大概就是那普善大師了？」

大和尙道：「正是貧僧的師兄。」

七巧婆婆恍然哦了一聲：「我想起來了，普善大師有一位師弟，法名普惠，大概也就是你了？」

大和尙道：「那還是貧僧三十年前的法號，這三十年，東飄西蕩，早巳將法號忘了。」

七巧婆婆逕笑道：「那可好得很囉，本來我們這一架打得是師出無名，如今有了這檔子事，我們就可以名正言順的打上一架了。」

普惠大師道：「出家人本來巳無貪嗔痴愛，但今天是在俗言俗，師兄之仇可不能不報。」

七巧婆婆笑道：「說得好，你現在可以動手了。」

普惠大師道：「貧僧乃是出家人，雖然是在俗言俗，但也不願意搶先出手。」

七巧婆婆道：「如此說來，那祇有我老婆子先出手了。」

單掌一立，巳打出一陣强勁的掌風，風聲凜冽，大有地動山搖之勢。

普惠大師足踏偏鋒，讓過了一招，却未還手。

七巧婆婆的左手也跟着打出。

普惠大師又向右閃一，避了開去。

七巧婆婆怒哼一聲，雙掌齊發，那如排山倒海之勢，向普惠大師的身前湧來。

普惠大師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未見如何作勢，身形巳浮空而起，竄高了三丈左右，讓過掌風，然後又緩緩的落了下來。

七巧婆婆怒道：「你怎地不還手？」

普惠大師道：「貧僧只讓三招，如果女施主再出一招，那我就要還手了。」

七巧婆婆叫了一聲：「好！」右脚一個閃步，身形立地連打了幾個旋轉，雙手隨着旋轉之勢，暗藏着無盡的招式變化，而每一個旋轉之間，也盡含着殺機，這種情形，武功差的人，當然是看不出來，普惠大師是何等人物，他隨手一展，便迎了上去，這兩下一接之間，便發出幾聲清响，原來雙方皆硬拚硬的接了幾掌。

凡是功力高的人，出手過招，都是間不容髮，是以這倆人數招之後，又再次的打在一起，但見倆人的身形如兔起雀躍，各不相讓，只打得塲中勁風四溢，沙石飛揚，的的確確是一塲罕見的打鬥。

白卉嘆道：「我們一直依仗一身武功，縱橫江湖，更是罕遇敵手，但今日一見，才知道自己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齊如猿道：「可不是麼，像今日的這種打鬥，可眞是百年難得一見，如果我們早知道人世間，尙有如此高人，那我們以前也就不會那樣的狂了。」

關一峯道：「正是，那七巧婆婆早有盛名在外，當然無話可說。這普惠大師根本就是個默默無聞的人物，連聽都未聽說過，竟然也有如此高的功夫，由此可見茫茫的武林之中，也不知還有多少高人。」

黃情道：「功力是隨着年齡在增長，如果我們也能苦練到他們這個年紀，不也跟他們一樣子麼？」

關一峯道：「那也不見得，練功夫要靠恒心毅力這是沒有錯的，但起手的法門與訣竅，以及個人的悟力，都有很大的關係。」

白卉道：「不錯，所以說一個練武的人，能不能找到一個好師父，那就要看他自己的緣份了。」

齊如猿道：「若遇不到一個好師父，就算是能够青出於藍，那也沒有什麼了不起，若果能遇上一個好師父，而再能靑出於藍而勝於藍，那就算是很有造詣了。」

關一峯道：「不錯！」

周幻平冷冷一哼，他雖然沒有開口，很顯然的心中却有些不以爲然。

要命八斧程天馬叫道：「練武功是完全靠自己，那有什麼好師父壞師父，咱就不信這個邪。」

黃情一聲嬌笑道：「瞧啊，程兄的看法完全與我相同。」

程天馬是個粗人，論智慧那黃情要比他高得多了，但有很多事情，往往智慧最高的人與智慧最低的人看法是一樣子的，如果要一定說出道理來，那就是一種物極必反的廻環性吧。

白卉冷冷的道：「一個人如果沒有自信，固然不好，但自信太强了也不好。」

黃情道：「爲什麼？」

白卉道：「過剛則折啊，這麼簡單的道理難道妳不明白？」

黃情聽得咯咯的嬌笑起來，她笑得好甜，也笑得好美，誰也不知道她笑中的含義是什麼。

此時那普惠大師與七巧婆婆，正打得難解難分，拳脚來往，互不相讓。

白卉嘆道：「像他們這樣的打法，不知要打到什麼時候，才能分出個勝負。」

黃情道：「要不是這位普惠大師來，我們六人此時能不能再相互交談，尙是個問題。」

白卉道：「所以我們要感激這位大師才對。」

黃情一笑道：「這有什麼好感激的，這祇能說是他來得巧，我們的運氣好。」

白卉冷笑一聲道：「如果那普惠大師雖然遇上了，而不插手管這件閒事，妳又當如何？」

黃情苦笑一下道：「那祇有怪自己走上霉運了。」

白卉道：「妳的確道道地地是個宿命論者，妳知道一切現象，必非無因，受人點滴之恩，必當湧泉以報，相信宿命固沒有錯，但也不能視恩怨爲無物。」

黃情道：「妳是在教訓我？」

白卉道：「我祇是在互勉，我們以前所作所爲，大有改進的必要，往日巳去，來者可追，人與禽獸相差幾希。」

黃情突又咯咯的嬌笑起來，說：「眞想不到啊，這一番話竟然會在一個殺星的口中說出來，眞是令人大吃一驚。」

白卉嘆道：「在我當殺星的時候，當然說不出這種話來，但至今日起，我巳經不是殺星了。」

黃情道：「那妳是什麼？」

白卉道：「我祇是一個平平常常的人而已。」

「就算妳現在是個平平常常的人，我仍然是要殺妳！」

「爲了成名立萬？」

「不錯！」

「妳知道樹大招風這個道理麼？若果我沒有那麼一點小小的聲譽，妳也決不會要殺我，將來妳名氣太大了，也難免會有人去找妳，殺妳。」

黃情聽得一愣，此際忽聽得一聲大响，原來那七巧婆婆與普惠大師巳經硬拚了一掌，但見掌風激蕩，沙石飛揚，普惠大師退了一步，而七巧婆婆竟然向後連退了三步。

七巧婆婆怪叫一聲，運起了全身罡氣，灰白色的頭髮，隨着那股罡氣，根根直立起來。

普惠大師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妳如果能從此革面洗心，貧僧也不爲巳甚，可以放妳一條生路。」

七巧婆婆道：「你師兄的仇也不要報了？」

普惠大師點頭道：「怨怨相報，本無了期，祇要妳能立心向善，這個仇不報也罷。」

七巧婆婆道：「聽你的語氣，好像我是一定失敗了？」

普惠大師道：「妳不要以妳運起了護身罡氣，貧僧就無可奈何，要知道每種一武功，都有其尅制之法。」

七巧婆婆道：「就算有尅制之法，你也不一定懂得。」

普惠大師道：「貧僧就是懂得，也不願驟下毒手。」

七巧婆婆道：「爲什麼？」

普惠大師道：「不敎而誅，乃非爲上策。」

七巧婆婆咄咄怪笑起來說：「我老婆子天生就是這麼一個怪物，我倒要看看你用什麼功夫來破我的護身罡氣。」

普惠大師嘆道：「我看妳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了。」

七巧婆婆不再說，雙掌一挫，巳攻了上來，她這一次攻勢，比起上一次來，至少要强上好幾倍。

普惠大師道：「心機被昧，魔性難消，生前死後皆難脫魔道輪廻，貧僧雖有慈航普渡之心，奈對方根因難滅，也祇好用佛祖之滅渡方法，來了此一段因緣了。」

邊講之間，身形如飛龍矯舞，雙掌似白鶴翔空，雖是在與敵打鬥，但滿身充滿了祥和之氣，又好像有一團柔和的佛光，在逐漸的向四方推展，是以雖名爲打鬥，却無一絲一毫暴戾之氣，更無一絲一毫殺氣。

七巧婆婆那凜冽的掌風，一連攻出十七八次，但當掌風接近到普惠大師之時，皆被他那柔和的佛力，化得無影無踪。

七巧婆婆怒叫道：「臭和尙，你這是什麼掌法？」

普惠大師道：「貧僧用的是摩訶迦葉掌。」

七巧婆婆驚道：「什麼叫做摩訶迦葉掌？」

普惠大師道：「所謂摩訶迦葉者，乃佛陀之高弟，以神通著名於世，而這套掌法，就是迦葉尊者所創，所以名曰摩訶迦葉掌。」

七巧婆婆怒哼一聲，集中全力，又攻出八招。

但無論她的招式如何凌厲，一待接近了對方，便消失得無影無踪。不由的道：「臭和尙，我看你這是賴皮掌法，將我打出的掌力全都賴了。」

普惠大師道：「魔道相因，亦復相聚，魔因道化，道因魔彰，何得謂賴皮。」

傍立的白卉，關一峯，齊如猿等三人，若有所感，聽得連連點頭。

而周幻平，黃情，程天馬等三人，却茫無所悉。

七巧婆婆道：「你先停止這種掌法，老婆子與你較量一下內力。」

普惠大師雙手一停說：「魔窟深沉，光明難現，苦海茫茫，回頭是岸。」

七巧婆婆怒笑道：「你若要度我老婆子歸化佛門，先得要讓我心服口服。」

普惠大師笑道：「如何讓你心服口服法？」

七巧婆婆氣道：「先用功力將我老婆子打死再說。」她這是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普惠大師嘆道：「心魔守關，業孽難消，我老和尙除去滅度一法而外，實無能爲力了。」

雙掌一起，猛力推了出去。

這一推之勢，的確不同凡響，猶如推金山倒玉柱般將七巧婆婆的身形，推得飛空而起，口中鮮血狂噴，直至十五六丈高時才又重重的摔了下來，當塲死於非命。

塲中六人看得全是大驚失色。

天下那有如此高的功力，這又是什麼掌法？

普惠大師繼一推之後，立時雙手合十，口中朗唸：「南無阿彌陀佛。」亘久亘久，方始停止。

黃情問道：「敢問大師，這又是什麼掌法？」

普惠大師道：「亦是摩訶迦葉掌。」

黃情道：「何以與前者發相不同？」

普惠道：「此摩訶迦葉掌，共分陰陽二面，陽者爲天下之至剛，陰者爲天下之至柔，貧僧前發者爲以柔尅剛，後發者爲以剛制剛，所以發相就不同了。」

黃情道：「難怪有人說佛法無邊，看來眞是一點也不假了。」

普惠大師道：「心生萬法，萬法唯心，佛門之所以能有無邊佛法，仍然離不開一個心字，故欲學佛者，則必先求心，心朗氣朗神朗性亦朗，心塞氣塞神塞性亦塞，這是必然之理。」

黃情點點頭道：「我懂了。」

白卉道：「你如果眞懂的了，也就不會再找我一決勝負了。」

黃情道：「還是要找妳。」

白卉嘆道：「佛門道理，極爲深奧，看來妳難悟的了。」

黃情道：「妳悟到了？」

白卉道：「像我這樣的下根鈍器，如果說是悟入眞銓，那祇是欺人之談。」

黃情一笑道：「那不就結了麼？」

白卉道：「但我卻知佛門以慈悲爲本，方便爲門，決不以兇殘狠殺爲能事。」

周幻平道：「妳說佛門不以兇殘狠殺爲能事，那普惠大師又爲什麼要殺了七巧婆婆？」

關一峯道：「普惠大師之所以殺了七巧婆婆，那完全是以殺止殺，因爲他如果不殺了七巧婆婆，而七巧婆婆必定會殺我們六人。」

程天馬道：「難道說以殺止殺就不算是兇殘狠殺了麼？」

白卉道：「那種情形又不同了，以殺止殺是因爲不得已而殺之，此與無事生非，那又不可同日而語了。」

黃情道：「不管妳如何說，反正總離不開一個殺字。」

齊如猿道：「生亦非全是，殺亦非全非，妙在生殺得宜，以補天地運行之不足，佛門雖有殺盜淫妄酒五大戒，但儒門卻有通權達變之說，蓋宇宙之間，萬事萬物，本非一成不變也。」

周幻平一聲朗笑道：「眞想不到，我們齊兄不但是人品出衆，武藝高强，原來還是一位飽學之士，只是有一點兄弟甚是不解，尙祈齊兄指教。」

齊如猿道：「請說！」

周幻平道：「我們適才所研討的，乃是普惠大師殺了七巧婆婆之事，這是在佛言佛，怎地齊兄又扯到儒門中去了？」

齊如猿哈哈一笑道：「道因立教，教本同源，因教立法，法本同歸，所不同者，祇是因人因地因時，而制立教化之機，故儒門之率性，佛門之養性，道門之煉性，法異而根同，又何來分別。」

程天馬道：「既是如此，又何必分出你儒我佛他道，這不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麼？」

齊如猿道：「我適才不是說過麼？那祇是因人因時因地之異，而立教化，比如說印度適宜於佛，而立釋教，中土適應於道，而立道教，這是因地而異，孔子問禮於老子，柱下傳經，因而儒門倡興，這是因時之異，這是從大範圍而言，如果小而化之，有人喜歡佛，有人喜歡道，有人喜歡儒，各有因緣，各隨變遷，這是因人而異，及至終時，則人本無人，地本無地，時本無時，物本無物，連人地時物都沒有了，那裏沒有宗教之分別呢？」

普惠大師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道：「齊大俠理路通達，深契禪機，當眞是可喜可賀。」

齊如猿道：「在下少不更事，以一身武藝，闖蕩江湖，殺人如麻，眞是罪孽深重，今日聽大師爲七巧婆婆說法，頓悟玄機，回首前程，愧悔無地，尙祈大師多予開導。」

普惠大師：「此乃施主福慧深厚，與貧僧何尤，今後但需本此宗旨，勇往直前，必可來去無碍也。」

黃情嬌叫一聲道：「好啦！好啦，今日尙有許多事情未結，那有閒情去探討那玄功禪理，白卉，我們的事情也該了斷一下了。」

黃情此語一出，那程天馬向齊如猿叫道：「瞧啊，我們尙有一仗沒有打呢？」

此時周幻平也向關一峯挑戰，他們六人當中，有三個人願戰，三個人不願戰，願戰的人無非是爲了想揚名立萬，不願戰的人，也並非是武功不好，而怕了他們。而是在歷年江湖的生涯中，他們領悟到了最高的眞諦！

普惠大師道：「三位如果肯聽老衲一言，最好是別戰。」

黃情道：「爲什麼？」

普惠大師道：「因果迴旋，永無了期，今日之因，亦即他日之果。」

程天馬叫道：「我們不懂這些，最好你別管我們的閒事。」

普惠大師道：「三位的武功比七巧婆婆如何？」

周幻平道：「七巧婆婆是追魂奪命殺星中的前輩，我們當然不能跟她比。」

普惠大師道：「以七巧婆婆的功力，尙且死於非命，可見蘭因絮果，絲毫不爽，三位三思啊！」

黃情冷冷道：「如果不是你多管閒事，七巧婆婆當然也不會死掉，這與因果何尤？」

普惠大師道：「如果不是貧僧多管閒事，三位如今還有命在麼，既是沒有命在，又怎能在武林中爭强鬥勝，三位之所以不死，適巧遇到了老衲途經此處，而救了你們，這也就是因果的廻力。」

黃情叫道：「我們不懂那些，今日一戰在所難免。」

普惠大師嘆道：「業障深重，棒難當頭，你們一定要打，老衲不管就是，不過

老衲可以下一斷語，三位是必敗無異。」

程天馬道：「爲什麼？」

普惠大師道：「三位心爲名蔽，靈智難開，臨機一着，無法把握，所以必敗無異。」

周幻平冷笑道：「祇要你不管這事，我們必有制勝的把握。」

普惠大師道：「貧僧適才說過，不管你們之閒事，然好名者必爲名鎖，好利者必爲利迷，要打你們就打吧。」

黃情說了一聲：「好！」一鞭向白卉打去。程天馬的斧，卻砍向了齊如猿。周幻平的分水娥眉刺，卻遞向了關一峯。

塲中六人，分成三對，刹時間已經打在一起，但見劍閃鞭飛，刺恍筆起，刀搖斧劈，六個追魂奪命的人物，江湖殺星，鳶飛魚躍，各不相讓。

普惠大師反而在一塊大石之上，手持唸珠，雙膝盤坐，目注當塲。

白卉的長劍一開始便採取守勢，任黃情的天蠶鞭如何的猛，她只是一味的格架，從不還手。

關一峯卻是守多攻少，他並不是功力不够，而是對殺伐之事，已經是沒有多大的興趣，因此周幻平的娥眉刺雖出盡了淩厲的招式，仍無法將他的興趣打出來。

齊如猿的一把刀，功力並不在程天馬之下，但他並不想傷了對方，因此祇與對方保持了一個平衡的局面，程天馬的要命八斧，雖然反覆使用，也對他無可奈何。

這種情形很顯然的看出來，白關齊三人皆抱仁人之心，不希望有太慘的結局，但黃程周三人卻是勢在必得，這樣拖拖拉拉，足足有一個時辰，而白關齊三人仍是氣閑神定，那黃程周三人，皆已心氣浮動，大汗淋漓，要不是對方手下留情的話，這三人早已非死即傷了。

此時日已偏西，天色就快要暗了，而黃程周三人仍是纏鬥不休。

大地走猿馬，滄海躍龍蛇，高山飛鸞鳳，奪命把魂追，這可眞是一對對的幹起來了，不知是誰散播了這四句謊謠，如今可眞的靈驗了。

普惠大師朗唸聲「阿彌陀佛」道：「悟者自悟，非者自非，善惡因緣，唯人自召，三位也不必再客氣了。」

白卉笑道：「謝謝大師指點。」

長劍一起，立時展開反擊，她與黃情打到現在，從未反攻過一招，如今一經反擊，那如雨般的劍，若九霄雲外撒下了一遍劍絮，將黃情的前後左右罩得死死的。

黃情在人家只守不攻的情形下，尙且無法取勝，如今一經對方反擊，那裏還有她還手的餘地，急得她勉力支持，仍是危機重重。

此時那齊如猿的長力，也已展開了一連串的攻勢，但見一片片刀花如雪，逼得程天馬連連後退。

關一峯的判官筆，連連挽起了無數的筆花，長驅直下，周幻平在逐步的格架，已有些力不從心之感。

白卉道：「黃情，妳如果願意就此罷手，我也不爲已甚，我那鸞鳳山上，隨時歡迎妳來玩。」

黃情怒哼一聲道：「做夢，除非妳現在棄劍投降。」

白卉道：「投降又怎麼樣呢？」

黃情道：「讓我將妳的頭割下來，好揚名江湖。」

白卉嬌笑道：「天下那有這樣的傻瓜，自己明明可以勝了，還要投降別人，犧牲自己的性命。」

長劍一緊，一道道尖銳的劍氣，逼得黃情連連後退。

白卉嘆道：「歷古以來，名利二字，也不知害死了多少人，我看妳也是其中之一了。」長劍一閃，已刺中對方的小腹。

黃情面色大變，說：「妳！」

白卉道：「我本來是不想殺妳的，但我不殺妳，妳卻偏要殺我。」長劍一收，黃情已倒了下去，死了。

此時齊如猿刀光霍霍，將程天馬連連逼退了四五丈，程天馬的短刀，已經沒有用武之地。

齊如猿道：「你還要打麼？」

程天馬道：「打！」

齊如猿道：「再打下去你會死的。」

程天馬道：「打死算數。」

齊如猿嘆道：「你今天是吃錯了什麼藥啦。」右手一挽，霍霍砍出絕命三刀。程天馬勉力架過兩刀，第三刀剛好砍中了他的腰部，竟將他整個人一分爲二。

關峯一見一連死了倆人，心中眞是不忍，說：「周幻平，虛名假利，有什麼好爭的，就算你勝了，又能怎樣？」

周幻平道：「那是我的事。」

關一峯嘆了口氣道：「你再不停手，我可眞的要殺你了。」

周幻平道：「反正我已經殺了很多人，你就是殺了我也沒有什麼不對！」

關一峯的判官筆上走流星追月，下打海底刺桃。

周幻平的娥眉刺上格下擋。

關一峯突然用了一招黃蜂入窩，點中了他的胸窩的膻中大穴。

周幻平氣也未吭一聲，便倒了下去。

此時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普惠大師此時才站起來道：「該死不能活，此間事了，老衲也該走了。」

白卉叫道：「大師等一等。」

普惠大師道：「姑娘尙有何吩咐？」

白卉道：「如何才能得身心如如，大化自在。」

普惠大師道：「不着一切相，不褰一切相。」

白卉道：「多謝大師指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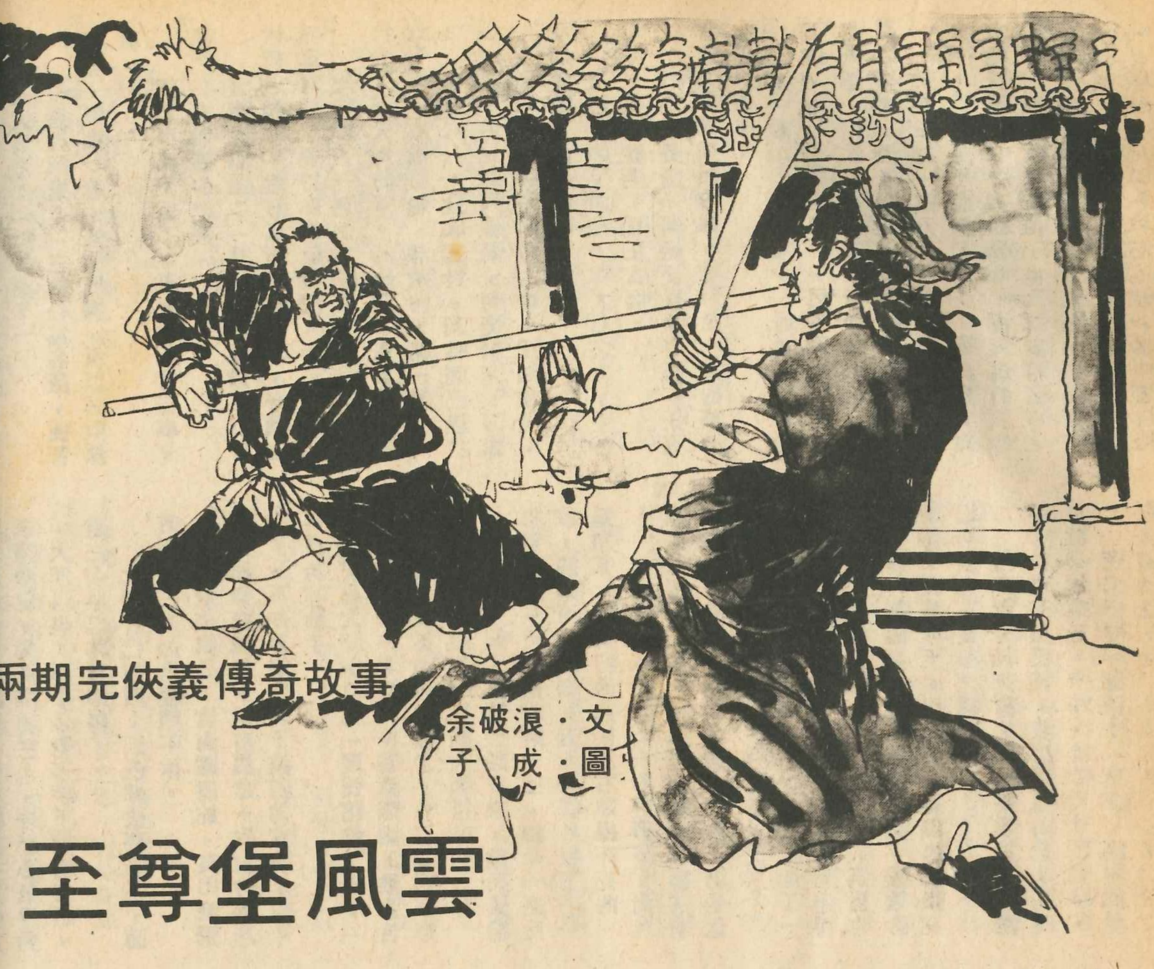
普惠大師道：「姑娘夙因深厚，他日成就，必在貧僧之上，功德池邊，相見有期。」講完飄然而去。

齊如猿一聲嘆息，看着七巧婆婆，黃情，程天馬，周幻平四人屍體道：「這四個常常追人之魂，奪人之命的殺星，想不到今天連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如果讓他們拋屍露骨，這也不成體統，我們合力將他們葬了，也是功德一件。」

關一峯道：「齊兄說得是。」於是三人合力在山邊挖了一個大坑，將四人葬了，還爲他們立了一個碑，以供後人憑弔。

白卉又回到了鸞鳳山，齊如猿去了猿馬坪，而關一峯仍留在山海之間，這三人二十年後，在佛道二門中，各有成就。

——全文完——



兩期完俠義傳奇故事

余破浪·文
子成·圖

至尊堡風雲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花上舞在東牌角租了一艘最堅牢的船，與田璇及葉一帖等三人，航達孤鷹島。田璇與葉一帖，在島上一個穴內拜見彭老仙翁。原來田璇是中原第二十三任武林盟主的金牌密使，而當代盟主單天行與彭老仙翁乃生死之交，當田璇說明來意，想請求他帮忙一事，即爲彭老仙翁峻拒，但田璇却苦苦哀求，雖遭彭老仙翁下逐客令，亦聽而不聞，最後竟自己割掉左耳，以示央求之迫切。葉一帖即爲他止血療傷。彭老仙翁見田璇此舉，也漠然視之……

消滅九天魔

洞中人冷笑：「可惜你就算再坐三十年，我還是不會答應你任何要求的。」

田璇道：「我知道你的心腸很硬。」

洞中人道：「非但心腸硬，脾氣更硬，簡直是又硬又臭。」

田璇冷冷道：「若非脾氣又硬又臭的人，他的心腸又怎會硬得起來？」

洞中人冷哼一聲，沉默不語。

田璇忽然大聲道：「中原武林現在正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難道你竟然坐視不理麼？」

洞中人仍然不置一詞。

田璇忽然對葉一帖道：「葉先生回到中原，不妨對人說，田璇的右手是給彭老仙翁砍下來的。」

葉一帖臉色驟變。

刷！

又是刀光一閃，田璇竟然以左手拔刀，把自己的右手砍了下來。

他的刀實在很快。

但令人爲之大感詫異的，並不是他的刀法，而是他這種決心。

葉一帖簡直不能相信這是事實。

新盟主誕生

田璇仍然盤坐如昔，但一張本已青白的臉看來更是蒼白幾分。

葉一帖簡直已不能說出任何說話，他現在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替田璇包紮斷手傷口。

在此之前，他怎樣也想不到田璇竟然會這樣子折磨自己。

洞中人冷冷一笑：「你若以爲用這種笨法子就可以令我重出江湖，豈非比笨驢還更笨得要命？」

田璇哂然一笑，道：「晚輩早已拚將一死，就算變成一條死驢也不在乎，又何只是笨驢而已。」

洞中人仍然語氣堅決，道：「你滾出去，別弄髒這個地方，你的要求，我決不答應。」

田璇哈哈一笑，對葉一帖道：「葉先生，彭老仙翁的說話，你都已聽得清清楚楚了？」

葉一帖嘆了口氣，道：「老夫的耳朵並不聾，你還是死了這條心罷。」

田璇忽然沉下臉，冷冷道：「葉先生回到中原，大可以對天下英雄說：田璇的

腦袋是給彭老仙翁砍下來的！」

葉一帖的臉色簡直已變得像個死人一樣。

刷！

田璇簡直是以死作威脅，而且言出必行，果然引刀就向自己的頸子狠狠抹去！

（三）

刀光疾閃！

田璇這一刀並不是開玩笑的，雖然他的右手已被自己的左手砍斷，但他的左手刀法似乎絕不比右手爲慢。

葉一帖驚呼未已，眼看田璇就要身首異處，但就此同時，洞穴中突然一道白光飛射而出，疾射在田璇的曲肘穴上。

刀雖快，這一道白光的走勢更快，田璇只覺得左肘一痲，左手的力量，完全消失！

鏗！

紫電刀跌落在地上。

田璇冷冷一笑，道：「彭老仙翁，你既不答應晚輩的要求，又不讓我死，豈不是糊塗混帳兼而有之？」

葉一帖心神稍定，又聽見田璇居然敢罵彭長仙「糊塗混帳」，不禁爲之眉頭大皺。

洞中人無疑正是「絕魂惡煞」彭長仙，剛才那一道白光，其實是一顆又圓又亮的珍珠，而這一顆珍珠，乃是彭長仙頭上高冠上的飾物。

田璇以死力邀彭長仙重出江湖，究竟是爲了甚麼事呢？

葉一帖不知道。

但田璇是當今武林盟主單天行麾下的金牌密使，以金牌密使與武林盟主的力量還不足以解決的事，當然是一個非常棘手的難題，否則也不必遠道前來孤鷹島，非要逼令彭長仙親自出手不可了。

× × ×

田璇直罵彭長仙，的確胆色不小。

彭長仙也是胆大包天之輩，否則他年輕的時候也絕不會開罪那麼多人，幹過那許多驚天動地，令人一輩子都無法忘懷的事。

常言道：「識英雄者重英雄」。

胆大的人必然同樣喜歡胆大的朋友。

就算是敵人，他們也必會認爲遇上越大胆的敵人越有意思。

田璇本非彭長仙之敵，也非彭長仙之友，但到了最後，他却成爲了彭長仙的朋友。

是一個胆色過人，視死如歸的年輕朋友！

（四）

五月十一，東南方吹過來的陣陣强風，把至尊堡十八面巨大的旗幟吹得獵獵作響。

至尊堡就是當今武林盟主單天行一手創建下來的基業，在單天行未曾成爲盟主之前，這一座堡壘已是江湖十大名堡之一，到了現在，至尊堡的聲名當然又更崇高得多了。

至尊堡守備森嚴，堡中高手如雲，這是人所皆知的事。

但就在近兩年來，至尊堡中的高手，最少已損折過半。

至尊堡的高手，也有人敢打他們的主意？

在一般武林中人看來，那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

然而，事實確是如此。

至尊堡已遭遇到强力的挑戰。

總而言之，也是單天行遭遇到重大的考驗。

自從七年前孟家堡滿門被殺慘案發生之後，至尊堡中的高手就不斷地追查赤髮帮羣魔的行踪。

赤髮帮雖然大敗孟家堡，但若以它的力量與至尊堡相比，却是相差極遠的。

江湖中人一致認爲，赤髮帮很快就會遭遇到至尊堡的懲罰。

可是，經過一連串的火拚，赤髮帮仍然沒有敗亡，反而對至尊堡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至尊堡不少高手，都給赤髮帮派出的殺手，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殺掉！

顯然，赤髮帮早已有精密的計劃，非但徹底毀滅孟家堡，而且更要把至尊堡擊敗。

單憑赤髮帮的力量，能够給至尊堡構成如此嚴重的威脅嗎？

那當然是絕不可能的。

赤髮帮雖然也是一個勢力相當龐大的組織，但又怎能與單天行這一個武林盟主的至尊堡相比？

赤髮帮所以敢對至尊堡挑戰，是由於在赤髮帮的背後，還有另一個勢力更龐大的後台在指使。

單天行花了三年的時間，才查出在赤髮帮背後指使的是甚麼人。

當他知道自己面臨的敵人是誰之後，心中實在是大吃一驚。但他並不畏懼。

他是武林盟主，身爲武林盟主雖然威風、光采，但却已註定必然會遇到很麻煩的事。

何況即使他並非武林盟主，這件麻煩事仍然會發生，因爲他的敵人本來就是衝着他而來的。

（五）

天空一片蔚藍，但單天行的目光却是有點灰暗。

他剛接到了一個令他很不高興的消息：五雷鏢局的鏢車被刦，雷家五傑、九個鏢師、三十五名趟子手，全都變成强盜的刀下鬼。

鏢車被刦的地點，居然就在至尊堡東南十里外的一條官道上！

× × ×

單天行坐在一張已有點殘舊的搖椅上，神態肅穆、森沉。

他坐着的雖然是一張搖椅，但搖椅沒有搖。

一股沉重得令人有窒息感覺的壓力，從單天行的眼神中傳出，直逼到十八旗使的身上。

十八旗使是單天行最引以爲傲的一枝精英高手，在近十年來，這十八個年青小子從未使他失望過。

當然，現在他們不再是年青小子，經過了十年的精勵磨練之後，他們變得更成熟，更鋒利，就像是十八把無堅不摧的寶刀！

單天行坐在搖椅上，一直過了很久很

久，才忽然霍聲站了起來。

他的第一句說話是：「十一號！」

在十八旗使中排列第十一位的，是個身材特別高大的大塊頭。

雖然他的身材異常高大，屬於龐然巨物那一類，但他的輕功却在十八旗使之中位列第三。

單天行把他叫出來，然後下了一道命令：「你帶着十二號、十三又號、十四號、十五號、十六號、十七號和十八號，去砸了沈騰的賭館，把沈騰的腦袋掛在賭館門外！」

十一號臉上的神態毫無異樣，他只是立刻說出了兩個字：「遵命！」

單天行道：「此事立刻進行！」

十一號立刻帶着七個同件，從至尊堡北門策馬絕塵而去。

× × ×

沈騰的賭館，就在至尊堡西北五十里外的臨湖嶺下。

臨湖嶺是一座高山，在一百年前，這座高山內最少有三個山寨，都是強盜出沒的地方。

但自從沈騰的曾祖父在臨湖嶺下定居之後，這些強盜就倒霉極了。

他們與沈家火拚八次結果八戰八敗。

在短短半年之間，三個山寨全被夷爲平地，臨湖嶺也成爲了沈家的天下。

當時附近的村民大爲雀躍，以爲從此可以開始過着平靜的生活。

可是，沈家漸漸也露出了本來面目，他們擊敗那些強盜惡霸，絕不是爲了別人，而是爲了自己。

沈氏家族也是強盜，但他們的手法却比以前的強盜更高明得多。

直到單天行成爲武林盟主之後，沈氏家族却又突然一改作風，非但不再欺壓鄉民，反而幹了不少有益大衆的善事。

沈家唯一受人非議的，就是仍然開設賭場，連累不少人傾家蕩產。

但那並不能算是一件太可惡的事，開設賭場的人極多，又何止沈家而已。

單天行成爲武林盟主後，一直都沒有與沈家發生過任何不愉快的衝突。

但就在這一天，至尊堡的第十一號旗使，奉命率領七個同伴，要把沈騰的腦袋割下，掛在賭館門外！

十一號也許會感到意外，但他一向都只是奉命行事，絕不會理會單天行要他去殺的是甚麼人！

九魔會中原

（一）

沈家賭莊，今天沒有開賭。

賭莊的大門緊緊關閉着，門外站着兩個大漢，手中各持鐵棒，兇神惡煞似的。

就算是賭癮再大的賭客看見這種情況，都知道一定會有不平常的事發生，想碰運氣還是改天再來好了。

沈家賭莊自開業以來，一直都沒有發生過這種事，今天却是爲了甚麼緣故居然不開賭呢？

每個人心裏的想法都不相同。

但每個人的行動都幾乎是一模一樣的：當他們經過這裏的時候，都急急繞道而行，唯恐沾惹到麻煩事似的。

所以，沒有人愛管閒事，甚至沒有人問站在門前的兩個大漢半句說話。

兇神惡煞般的大漢，就像是兩條惡犬，萬萬沾惹不得！

× × ×

世間上儘管有不少惡犬，但也有不少專打惡犬，甚至大吃狗肉的人。

這兩個大漢若是惡犬，那麼十一號就是專打惡犬的人。

十一號奉了單天行的命令，要把沈騰的腦袋割了下來。

要割沈騰的腦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對十一號來說，却也並不太困難。

他帶着十二號以下的旗使，來到了臨湖嶺，也找到了沈家賭莊。

但沈家賭莊今天不開賭，大門緊緊的關閉着，只有這兩個大漢在把守。

十一號老實不客氣的走過去，劈頭就問：「沈騰在哪裏？」

他採取的，是最直接的法子，他說話從來都不喜歡轉彎抹角兜圈子。

他說話不兜圈子，找人更不兜圈子。

兩個大漢瞪了他一眼，左邊一人怒喝道：「你算是個甚麼髒鳥？竟敢在這裏大呼小吆的！」

十一號冷冷一笑道：「你的火氣眞不小。」

右邊的大漢「呸」一聲，一棒就向十一號迎頭打下。

這大漢的棒是用鐵鑄成的，這一棒打下去，就算十一號的腦袋是塊堅硬的岩石，也不難被他打個腦袋開花。

但右邊的大漢這一棒只是打出了一半，就再也打不下去。

他的鐵棒給十一號輕輕托起，然後小腹就傳來一陣足以讓他殺豬般叫起來的劇痛。

十一號冷笑：「這根鐵棒雖然不好玩，但我的拳頭更不好玩！」

左邊的大漢見狀，急急揮棒向十一號的腰間大力掃去，這一棒就算不能把十一號攔腰一分爲二，最少也可以把他的脊骨打斷。

但他的鐵棒也同樣不濟事。

當鐵棒揮出去的時候，十一號已消失了踪跡，直到他再看見十一號的時候，他的臉上已重重的吃了一拳。

「沈騰在哪裏？快說！」

但他們沒有說。

他們不說，並不是不想說，而是不必說。

因爲就在這個時候，十一號已看見了沈騰！

賭莊的大門「呀」一聲打開，裏面赫然有數十個高矮肥瘦截然不同的人，在恭候着。

十一號冷冷一笑，目光停留在一個年約五十歲的漢子身上。

這人身穿一襲長袍，背負一把長劍，正是沈氏家族的主宰沈騰。

沈騰緩步走出，淡淡道：「閣下似乎是至尊堡中人？」

十一號以前曾見過沈騰，但沈騰却不

認識十一號。

十一號冷冷道：「我是來殺你的！」

「殺我？」沈騰哈哈一笑：「沈某何罪之有？」

十一號道：「我不知道。」

沈騰道：「你既然不知道沈某犯了甚麼罪，又憑甚麼道理要殺沈某？」

十一號道：「不必憑甚麼，只憑一把刀便已足够！」

沈騰臉色一沉，叱道：「放肆！把他拿下！」

他雙手一揮，背後最少已有十幾個手持武器的大漢衝殺上來，包圍着十一號。

但他們的陣脚還未穩固，十二號、十三號、十四號、十五號、十六號、十七號和十八號等旗使已紛紛拔出腰間佩刀，向他們襲擊。

沈騰冷冷一笑：「不自量力，簡直是燈蛾撲火！」

突聽一人也在冷笑。

「沈騰，你若以爲與九大天魔勾結，就可以爲所欲爲，那可是大錯特錯！」

沈騰臉色一變。

只見沈家賭莊門外的一株大樹，竟已被人連根拔起，橫放在路上。

一個灰衣老人，正坐在樹幹上，悠閒地捧着一壺酒，正在慢慢的喝。

沈騰暴喝道：「你是誰？」

灰衣老人淡然道：「我是誰對你都沒有關係，因爲把你置諸死地的並不是我，而是我的三個小徒弟。」

沈騰怒道：「放屁！」

灰衣老人不再理睬他，又在慢慢的喝酒。

沈騰的劍亮出，要殺灰衣老人。

但灰衣老人的身後，忽然又出現了三個黃衣人。

他們的年紀都並不大，但他們的劍法却竟然絕不在沈騰之下。

沈騰練的是「五陽劍法」，劍勢縱橫，威力相當，但與這三個黃衣少年接觸之下，却完全佔不到任何的便宜。

灰衣老人淡淡一笑，道：「沈騰，九大天魔是怎樣的人，你其實應該比老夫清楚，三十年前中原的一場浩刼，完全就是九大天魔從中作祟的傑作，他們練的是異域武功，殺的却是大漢子民，你發了那門子的瘋，竟然甘心成爲他們的爪牙？難道你沒聽過唇亡齒寒這句說話？」

沈騰揮劍力拒三名黃衣少年，冷笑道：「九聖教已挾君臨天下之勢，必將蓆捲中原，正是順我者生，逆我者亡，你還是別再妄想做夢！」

灰衣老人冷冷道：「甚麼狗聖貓聖，簡直不通人性，自從七年前孟家堡被赤髮幇屠殺後，那九個狗屁不通的混蛋就以爲中原無人能與他們匹敵，處處惹事生非，你沈騰也不是個三歲的小孩，怎會跟隨着甚麼九大天魔，甘心成爲別人的走狗？」

灰衣老人的說話，本是當頭棒喝。

無奈沈騰在九聖教所得到的「好處」實在太多，對於灰衣老人的說話，又怎會聽得進耳朶裏去？

他自恃五陽劍法威力無邊，打算先把這三個黃衣少年收拾了再說。

但黃衣少年的劍法雖然不及五陽劍法威猛，但却勝在輕巧靈活，沈騰用盡辦法，仍然難越雷池半步。

倏地，遠處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

九輛馬車，從西方風馳電掣般駛到臨湖嶺！

（二）

這九輛馬車的式樣都很特別，蘊藏着濃厚的異國風味。

灰衣老人一向都是很鎮靜的，但此刻臉色也居然變了。

他是個老江湖，同時更是至尊堡的總管。

江湖中人一直都不知道至尊堡的總管是誰，甚至有人以爲至尊堡根本就沒有總管。

但那是錯誤的想法。

這個灰衣老人就是至尊堡的總管，而且更是昔年黃山三劍之首的紅雲劍客陸飛戎。

陸飛戎與單天行是忘年之交，自從黃山三劍其他兩人分別逝世之後，陸飛戎就在至尊堡中，一躭就是這許多年。

近年來，他絕少在江湖露面，即使偶然出外走動，也沒有人知道這個老頭兒居然就是陸飛戎，更鮮有人知道陸飛戎是至尊堡的總管。

別人幹上總管這個職位，總是威風十足，但陸飛戎這個總管，却沉默地渡過他那跡近乎隱士般的生活。

但總管畢竟是總管，身爲總管，凡事都總要管一管，就算平時諸事不管，到了非常時期，就不能再置之不管，置之不理了。

三十年前，九大天魔從異域闖到中原，以雷霆萬鈞之勢，連破中原四寨七堡九幇十三派，氣勢之盛，一時無兩。

眼看中原武林就要淪入異邦高手所統治，九大天魔忽然神秘失踪，直到二十餘年之後，還是寂寂無聞。

但江湖中老一輩的人，還是忘不了九大天魔的武功，更忘不了三十年前的那一塲浩刼。

人人心中都有一個疑問。

九大天魔是否已經死了？

假如他們仍然活着，他們還會捲土重來嗎？

× × ×

對於曾經目睹三十年前那塲浩刼的人來說，那彷彿是一個夢。

一個永遠都不會消失在腦海的噩夢。

三十年前，陸飛戎正值壯年，他憑着一身武功，會過不少武林名家，也經歷過不少兇險的江湖風浪，他不怕輸，也不怕死。

但自從三十年前他見過九大天魔的武功之後，他才發覺到異族的武功，並不比中原的武功遜色多少。

直到現在，雖然他表面上一點都不把九大天魔放在眼內，但當九大天魔一起出現的時候，他的臉色還是不禁變了。

九大天魔包括了漢人、藏人、天竺僧人，還有苗人。

三十年前他們忽然在中原神秘失踪，並非全部死亡，而是他們吃了一塲敗仗，才狼狽離開中原的。

他們離開中原，並非心甘情願。

他們一定會回來的。

現在，他們已回來，而且武功更精進，中原武林，又還有誰是他們的敵手呢？

（三）

陸飛戎雖然知道九大天魔曾經吃過一場敗仗，但那一仗他們是給甚麼人擊敗的，陸飛戎却不知道。

但就算他不知道，他也可以猜得出幾分。

中原武林雖然高手如雲，但能與九大天魔硬拚的高手却是少之又少。

單天行也許可以力敵其中一兩人，但以一敵九却是必敗無疑。

那麼，唯一能把九大天魔擊敗的人，也許只有一個。

那就是江湖上人稱「絕魂惡煞」的彭長仙！

但彭長仙已久未在江湖上露臉，甚至有人傳言，這個脾氣古怪武功深不可測的江湖異人，早已物化。

倘眞如此，又還有誰可以制服九大天魔呢？

陸飛戎想不出。

假若無人能制服九大天魔，中原這一場浩刦恐怕比三十年前更爲可怕。

想到這裏，陸飛戎不由手心冒汗。

他並不是爲了自己的性命而震慄，而是爲了他的三個徒兒。

× × ×

九大天魔分別以青、紅、黃、白、黑、藍、灰、紫及金九色爲記。

老大就是金天魔。

金天魔的馬車是金色的，而他用的武器，更是純金鑄造。

他很少動手。

他是九大天魔之首，許多事都要由他直接指揮，但却不必他親自動手去辦。

三十年前，金天魔才四十歲。

但現在，他已是七旬高齡。

然而，年逾七旬的金天魔，除了頭髮已變成一片銀白之外，其他一切都沒有改變。

他的目光還是那麼銳利，他的精神還是那麼充沛。

倘若還有一點有異的，就是他的兩邊太陽穴比以前隆起得更高。

陸飛戎心中一凜。

沈騰哈哈一笑：「九聖已到，至尊堡的末日也將降臨！」

但他的笑聲還未落下，他的末日却更早一步來臨。

十一號的刀突然從天而降，在他的頸子上狠狠的砍了一刀。

沈騰正在得意忘形之際，冷不防這一刀來得這麼快，這麼突然。

「唷！」

沈騰倒下！

他直到嚥氣的最後一剎那，還不相信自己竟然會在九大天魔的面前，死在別人的刀下！

× × ×

金天魔的臉並不是金色的。

但他的眼睛却有點金金黃黃，他臉上的表情好像一下子就想把十一號吞進肚子裏。

「你大胆！」

金天魔並非漢人，他說出這三個字的時候，聲音生硬而沙啞，但却另有一股懾人魂魄的氣勢。

十一號冷笑道：「你算是個甚麼妖怪啊？」

金天魔道：「金天魔！」

「金天魔？」十一號的臉色忽然變得有點灰白：「九大天魔的金天魔？」

「你說得對了！」

十一號從未見過九大天魔，但關於九大天魔的故事，他却聽過不少。

假如對方眞的是金天魔，別說是十一號，就算是武林盟主單天行，也未必能夠討好得去。

但十一號性格驃悍，雖然面對強敵，仍然不願退縮。

金天魔冷冷一笑，突然道：「九弟，你去給他一個教訓。」

九弟者，就是九大天魔中排名最末的青魔！

青魔嘿嘿怪笑，背負雙手走到十一號的面前。

十一號不等他走近，便已揮刀出擊。

青魔的臉上早已殺機浮現，十一號的刀剛揮出，他的一雙手已從袖中穿出，反撲十一號。

十一號這一刀速度快絕，但却砍了個空。

青魔的身形極快。

他的一雙手更快。

十一號一刀劈空之後，正想抽刀保衞自己，但青魔的一雙手已緊緊的揑着他的咽喉。

十一號怒吼！

但他那堅實的肌肉彷彿已完全鬆軟，他全身的力量也完全崩潰。

十一號形勢極危急，十六號見狀急急上前援救。

十一號與十六號平時甚少交談，但他們却極爲要好的老朋友。

老朋友有了難，十六號絕不會袖手旁觀。

但十六號剛揮刀欲替十一號解圍，九天魔的黑魔却已一箭射穿了他的咽喉。

黑魔在九天魔中排名第五，他的黑煞箭百發百中，絕少人能躲得開他的一箭。

十一號又急又怒，但却是泥菩薩渡江，自身難保。

驀地，十餘顆寒星，從半空中疾擊青魔。

那是陸飛戎放出的銀針。

青魔不敢怠慢，急閃。

十一號只覺得頸子上壓力驟滅，鬆了口氣。

藍魔怪笑：「我來與你比劃比劃暗器上的功夫！」

他這句說話才說出一半，十五口飛刀已一口緊接一口的射向陸飛戎。

這十五口飛刀的速度，快得簡直令人難以想像。

陸飛戎雖然身手不凡，但他只能閃開十三把飛刀。

還有兩口，分別擊中了他左右雙肩。

陸飛戎臉如紙白。

藍魔大笑，第十六口飛刀緊接出手，這一刀是射向陸飛戎的心臟！

嗤！

刀快如電。

但這一刀却在半空中停了下來。

這把刀竟然四平八穩的，被一隻看來平平無奇的手接住。

藍魔心頭一震，他看見了一個老人。

這老人冷冷的看着他，冷冷的道：「九天魔都到齊了？」

藍魔目中凶芒閃動：「原來是單盟主，你來得正好！」

這老人正是單天行。

他是至尊堡主，更是武林盟主，當然是九天魔的主要目標。

黑魔突然冷冷一笑，道：「這個老匹夫萬萬留不得，非殺不可！」

金天魔叱道：「五弟不可胡說，堂堂中原武林盟主，豈能以『老匹夫』三字加在他的身上。」

單天行冷笑一聲，叱道：「爾等邪魔之輩，欲稱霸於中原武林，恐怕那是妄想而已。」

金天魔嘿嘿冷笑：「無論怎樣，今天已是你的死期。」

單天行厲聲一喝：「老夫正想領教爾等的武藝，是否足以稱霸於中原武林！」

這時候，至尊堡的精英高手幾乎已全部集中在臨湖嶺。

這一戰的勝負，對今後整個武林，自然具有極重大的影響。

陸飛戎險死還生，但仍然憂形於色。

三十年前的噩夢，又再重現了！

× × ×

沈騰、赤髮帮俱與九天魔有所勾結，甘心成爲九天魔的走狗。

但沈騰還未分享到勝利的滋味，就已死在至尊堡旗使的刀下。

但這僅是大決鬥的前奏而已。

在九天魔來說，沈騰只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他的死活存亡，對他們來說都沒有太大的關係。

他們這一次來到中原，最大的敵人只有兩個，那是單天行和彭長仙！

昔年把九天魔擊敗的，就是絕魂惡煞彭長仙！

這是一個秘密。

彭長仙從來都沒有把這件事告訴過任何人。

九天魔吃了這一記悶棍，當然更不會到處張揚，但一些聰明的人，却已猜到了幾分。

彭長仙現時正在哪裏呢？

魔消道長

（一）

世事總難料。在七年前，彭長仙就已認定自己帶着小青椒到孤鷹島之後，就再也不會涉足江湖。

他打算把自己的武功，傾囊傳授給小青椒，然後才讓小青椒回到中原，把赤髮帮殺個片甲不留，報却一段血海深仇。

至於他自己，他已厭倦了江湖上刀頭舐血的生活。

他不想再動手殺人，也不想自己被人殺掉。

他只想清清靜靜的渡過晚年，「快意恩仇」這四個字，對他已沒有任何的吸引力。

然而，世事難料，誰也想不到田璇竟然甘願犧牲自己的一切，非要邀請彭長仙重出武林不可。

彭長仙雖然不想殺人，也不想自己給人殺掉，但他却也不忍田璇在自斷一手之後，還要死在自己隱居多年的洞穴之外。

可以說，這是田璇的熱血，激發起了彭長仙久已潛伏不動的豪情。

彭長仙在江湖上的聲譽並非絕佳，但這個江湖異人的本性却也非絕壞。

基本上而言，他還是熱愛中原武林，熱愛民族的好漢！

所以，他最後還是親自重入中原，並且携帶着小青椒，讓他去見識見識。

小青椒的心情很激動。

他只希望能早一點找到赤髮帮那一羣兇人，爲孟家堡報仇雪恨！

× × ×

當他們重回中土，第一件事就是要找赤髮帮算賬。

赤髮帮甘心成爲九天魔的爪牙，助紂爲虐，當然不能輕輕放過。

皇天不負苦心人，他們終於找到了赤髮帮的帮主，和帮中權力最大，武功也最厲害的赤髮十煞。

赤髮帮兇橫已慣，沒有把彭長仙等人放在眼內。

當然，他們根本不知道這個老人就是彭長仙，否則他們就算吃了豹胆熊心，也絕不敢與彭長仙交手。

彭長仙武功奇高，赤髮帮羣兇固然萬萬不是敵手，就算是小青椒，他的武功也已練得很不錯，而且爲了報仇，出手更是着着狠辣，絕不留情，不到一頓飯時光，赤髮帮已全軍覆滅，除了幾個小嘍囉僥倖逃脫性命之外，其餘衆人一律被殺。

但彭長仙最大的敵人並非赤髮帮，而是暗中進行龐大陰謀的九天魔！

（二）

單天行身爲武林盟主，責任非常之重大。

他現在正面臨到九大天魔的挑戰。

九大天魔非但在人數方面佔有絕對性的優勢，而且武功方面也絕不比單天行爲輸虧。

單天行以一敵九，形勢當然很不利。

但他已別無選擇的餘地，就算明知這一戰凶多吉少，他也絕不能退縮。

金天魔嘿嘿一笑。

「單盟主，你好大的胆子！」

單天行冷笑道：「本座的胆子再大，也及不上九位，爾等冒險對付至尊堡，等於向中原武林各大門派挑戰，就算單某今日死在爾等手上，恐怕各位以後的日子也不會好過。」

黑魔嘿嘿一笑：「單天行，別再自吹自擂，咱們還是手下見眞章罷！」

單天行毫不猶疑，朗聲答道：「各位既有此興緻，單某必然奉陪到底！」

黑魔大笑，正欲先闖第一陣，金天魔却下令全力出擊，就算以衆欺寡，亦在所不計。

金天魔顯然具有必殺單天行的決心。

單天行絲毫不懼，率領至尊堡的高手

奮力迎戰。

藍魔的飛刀，在人叢中發揮了極强大的威力，至尊堡不少劍手都死在他的飛刀之下。

單天行以一敵三，他的對手是黑魔、紅魔和金天魔。

九天魔早有預謀，攻勢一經展開，彷如排山倒海，聲勢駭人已極。

單天行力戰三魔，雖然未能取勝，但一時間也不致於敗落。

但九天魔個個武功高强，苦戰下去，單天行實在未容樂觀。

金天魔已看準形勢。

他認爲這一戰己方已穩操勝劵，問題上是輕鬆大勝還是苦戰而勝而已。

× × ×

單天行力戰三魔，形勢並不有利。

金天魔雖然很少出手直接進攻單天行，但他給予單天行的威脅却是極大。

金天魔突然一聲冷喝，大聲道：「先幹掉單天行再說！」

他的說話就是命令。

此言一出，其他六魔紛紛圍了上來，以泰山壓頂的姿勢直逼單天行。

單天行雖然武功極高，而且臨敵經驗豐富，但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是極其吃虧的。

「蓬」然一聲悶响，擅使飛刀的藍魔突然中了一掌。

這一掌打得很結實，險些把藍魔當場打死。

藍魔雖然身受重傷，但單天行也同時中了一劍。

金天魔大吼一聲，下令全力猛攻。

他大吼之聲剛响起，黑魔忽然也發出了一聲大吼。

他大吼並不是準備發號施令，而是背上重重的捱了一掌。

他做夢也想不到，在九天魔齊集的時候，竟然會給別人在背後重重打了一掌，而且發掌的人，是一個「乳臭未乾的黃毛小子」！

（三）

黑魔怒目相對，狠狠的盯着小青椒。突如其來在他背後劈了一掌的，就是小青椒。

黑魔又驚又怒，叱道：「你是誰？」

「煞星。」

「甚麼？」

「煞星，奪命煞星，我是來奪取你的狗命的！」

黑魔驚魂未定，又再給小青椒狠狠的踢了一脚。

黃魔一聲大喝。

「那裏來的小子，竟然如此放肆！」

他想挽救黑魔，但他的身子剛撲出，小腹突然一陣冰冷。

黃魔臉色慘變。

他看見了一個手持長劍的老人。

「彭……長仙！……」

老人柔和地一笑：「不錯，老夫就是你們的煞星彭長仙！」

× × ×

直到現在，田璇才第一次看見眞正高明的劍法。

彭長仙擅用各種武器。

劍也是其中之一。

以他的身手，任何武器落在他的手裏，都是厲害的武器。

根本上，他手中有無武器，都並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他這個人！

他本身就已是一件最厲害的武器！

× × ×

九天魔這一次捲土重來，本來就是要對付單天行和彭長仙。

幹掉單天行固然是重要，但比起彭長仙來說，還是取掉彭長仙的性命，重要得多。

他們本不怕彭長仙，因爲他們的武功已大有進展，而且，還練成了九魔移魂大陣。

但他們沒有料到，九魔移魂大陣還沒有施展，藍魔首先受了重傷，接着黑魔中掌，黃魔更給彭長仙一劍刺中小腹。

這一劍刺得很深，黃魔掙扎片刻，終於死去。

單天行看見彭長仙率衆趕到，精神大振。

至尊堡的武士，亦士氣倍加旺盛，戰門進行得倍是激烈。

羣雄在單天行、彭長仙雙雙領導之下，對九天魔的爪牙展開凌厲的反撲。

田璇雖然曾經受傷，但在葉一帖悉心治療之下，現在已可使劍殺敵。

金天魔怒不可遏。

他戟指怒罵彭長仙：「你好可惡！」

彭長仙冷冷一笑：「老夫是爾等九魔的眼中釘，當然可惡！」

金天魔苦練武功及創研九魔移魂陣，就是爲了要報仇，殺掉彭長仙。

但九魔只剩下了六魔，九魔移魂大陣無論如何是不能再使用的了。

金天魔怒火攻心，竟然不顧一切向彭長仙猛攻。

他本是彭長仙的手下敗將，雖然這些年來他武功大進，但仍然不是彭長仙的敵手。

三十招之後，彭長仙就已一劍貫穿過他的咽喉。

金天魔慘叫倒下！

羣雄更是聲威大振，九天魔餘下來的五魔更是無法抵擋！

× × ×

九天魔終於吃了這一塲結結實實的敗仗。

九魔之中，五魔被殺，餘下四魔，兩人逃脫，兩人武功盡廢。

至此，九天魔已不能再威脅中原武林了。

這一戰居功至偉的，人人都認爲是彭長仙。但彭長仙却極力否認。

他把田璇力邀自己重出江湖的事公開，並宣佈收錄田璇爲弟子。

消息一經傳出，人人讚好。

單天行當然不會反對，他還親自到東海之濱相送田璇到孤鷹島學藝。

（四）

五月初五，又逢端陽佳節。

對於中原武林來說，今年的五月初五不但是端陽節，而且也是天下羣雄角逐武林盟主寶座的大日子。

時光匆匆，單天行又已繼續任職武林盟主凡十年之久。

到了這一年，他堅決要退出武林，平靜地渡過晚年的生活。

十年前他已年事非輕。

十年後，他自然更加蒼老。

雖然他的武功仍在，但精神已經頹廢，遠遠不及從前。

八大門派掌門力挽無效，也就唯有按照武林的規定，公開比武，讓天下各路英雄角逐武林盟主的寶座。

× × ×

這一屆武林盟主競逐比武大會，非常熱鬧，連西域也有高手不遠千里而來，欣賞這難得一見的盛會。

經過大半天的比武，崑崙刀王趙徵、南海掌聖方鵬、太湖綠柳莊主司徒中興三人表現驚人，俱有極大的機會成爲新任武林盟主。

但就在他們快將比武的時候，方鵬突然吐血身亡。

羣雄愕然。

經過一番檢視，終於發覺他是被人用毒針暗算身亡的。

如此一來，最受嫌疑的自然是綠柳莊主司徒中興，因爲他最擅長使用毒針。

但不到一頓飯時光，司徒中興也在人叢中被暗算。

他也是被一枚毒針所殺。

於是，又有人懷疑是趙徵的傑作。

但這種忖測也不正確。

趙徵也在不久之後中針慘死。

三個最有希望成爲武林盟主的高手，竟然同時被殺，實在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是誰有這種胆量和本領幹出這種事呢！

× × ×

人羣大亂，亂得就像是一堆螞蟻。

就在人心惶惶，不知道毒針是否會突然刺進自己身體的時候，擂台下忽然响起一陣兵器交擊的聲音。

只見一個青衣人，正與兩個臉色古怪的灰衣人在交手。

兩個灰衣人的武功極高，但青衣人的劍法却更是厲害。

經過一番激戰之後，青衣人終於把這兩個灰衣人擊敗，而且更點住了他們的穴道。

這個青衣人，原來就是小青椒。

兩個灰衣人臉色古怪，原來他們都已戴着人皮面具。

小青椒在他們的身上，搜出了一撮毒針，顯見趙徵、方鵬、司徒中興三人，都是死在這兩個灰衣人的手下。

他們又是誰呢？

× × ×

人皮面具撕開，露出了兩張醜惡、可怖的臉。單天行冷冷一笑，大聲對衆人說道：「這兩個都是十年前的漏網之魚，他們是九天魔的白魔、紫魔！」

人羣又是一陣嘩然。

由於這一天的局勢實在太混亂，比武大會的主持宣佈，大會押後三天再舉行。

三天之後，中原武林出現了一個新盟主。

他就是力斃白魔和紫魔的小青椒！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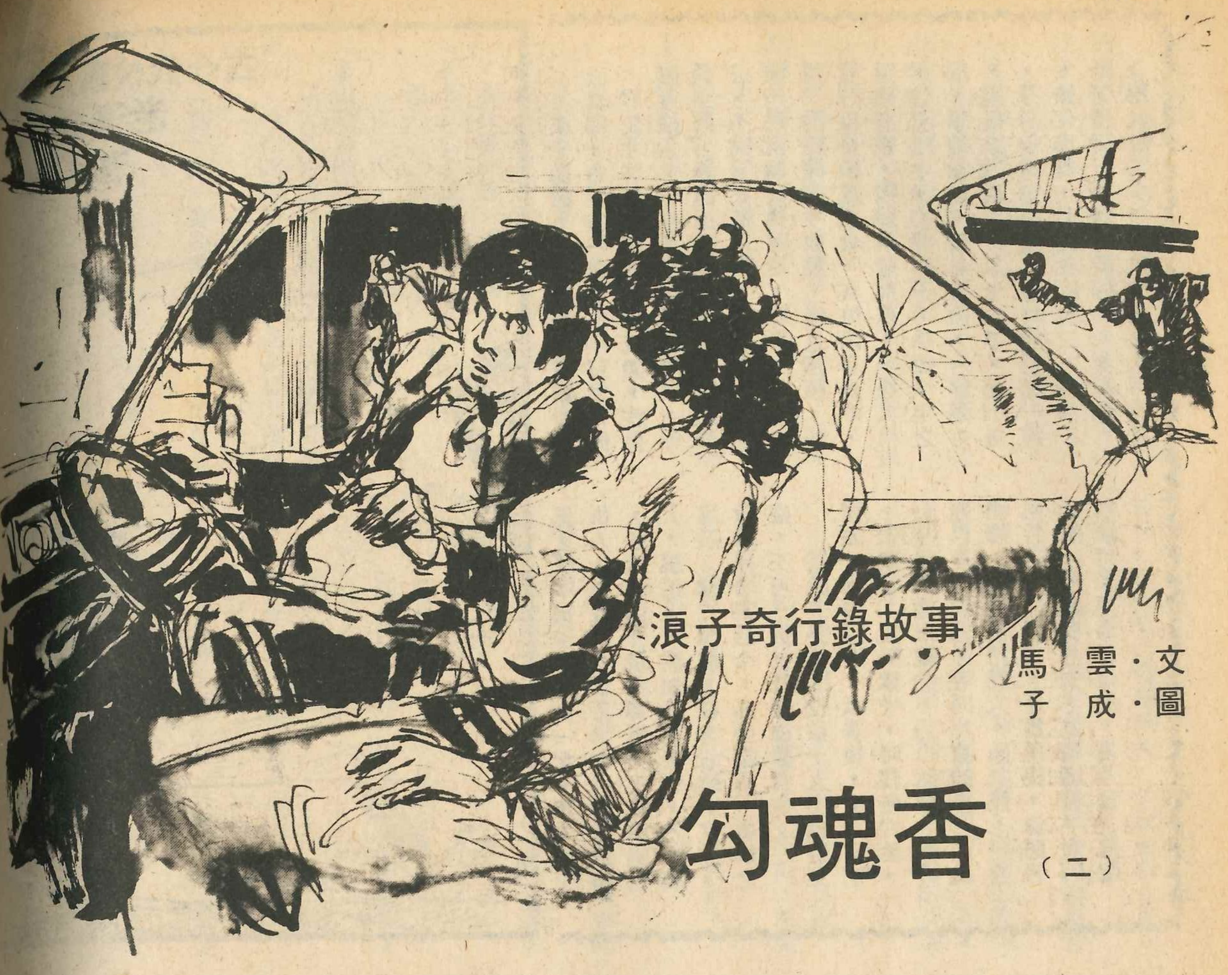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老漁翁

混沌書生

波光如鏡，一碧無涯，有扁舟蕩漾其間，舟中有一老翁，年可六旬餘，眉長寸許，鬚髮如雪，張巨網，趺坐船唇捕魚，口唱漁歌曰，漁家樂，朝餐空氣，暮浥山光綠，撥將短槳逐波遊，不脫簑衣借月宿，漁家樂，漁家樂，眼前烟景桃源足，歌畢，狀頗自得，隱隱聞有呼救聲，極目四顧，遙見一巨舟順流上駛，其聲出自舟中，逆知有變，因即飛槳疾前，一探其異，瞥見舟中，有莽男子，手扼少年之喉，舉刀欲刺，翁見事急，一躍過舟，高喝誰敢殺人，急負少年，返小舟，莽男子持篙遙刺，翁口吐白光一道，倏化爲劍，竹篙忽斷爲二，莽男子始驚懼而止，翁遂鼓棹，入蘆荻中，急詢其故，少年謝曰，公固我再生之恩，敢不實告，儂實一女子耳，頃之仇人，潘姓，名世芳，初與儂家爲隣，各素無釁，横行鄉里，父擬聯絡村人，驅逐之，潘知其犯衆怒，乃乘間遠遁，越三四載，在魯省結納官塲，夤緣得署某邑令，高坐堂皇，氣焰之盛，不可一世，於是欲報昔仇。

某晚，突來公役數十人，執儂父而去，指爲巨匪，抵署後，施以極刑，未數日，竟斃獄中，時儂僅六齡，距今已有十三載矣，迨母病逝，臨終猶以復仇爲勉，近聞此獠卸任，滿載而歸，儂故喬扮商人，賄其僕，附舟同行，今欲行刺，反爲所獲，翁聞言大怒，復盪槳追去，並斬潘首，女因無家可歸，拜翁爲義父，後乃爲之擇配云。



勾魂香（二）

浪子奇行錄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畢基去韓國旅行，在機上認識了一位女郎司徒艷，在落機時，畢基因回頭拾取一個薄荷筒。而讓司徒艷先離開了……范冬到機場接畢基，當汽車駛至半路，有人向他們開槍，范冬與畢基均受傷入院，醫院裏，護士李萍姬從畢基那裏偷取薄荷筒，畢基覺得奇怪，隨質問她，原來她是南韓中央情報局派來的人員，是她上級派她來偷薄荷筒的，而這薄荷筒中是有一個秘密命令由香港帶入南韓交給地下份子，畢基在無意中給捲入這個漩渦中，十分無辜。

香味繞滿室

畢基似乎未見過這位醫生。不過這間醫院很大，醫生護士也多，即使從未見過，畢基也不會生疑。

醫生一邊為畢基診斷，一邊說着：「如果沒有什麼意外，明天你就可以走。」

醫生又把聽筒移到畢基的心窩之間，他皺眉道：「你的心臟怎麼會跳得這麼厲害？」

「我剛才做過運動！」畢基瞪住李萍姬，會心一笑。

李萍姬却嬌羞萬分的，垂下頭來，不敢望他。

醫生又用韓語跟李萍姬不知說了一些什麼，看來是吩咐她一些什麼似的。只見李萍姬轉身到了那邊去。那邊有一輛活動的推車，上面放了許多針藥和儀器。

醫生又用英語告訴畢基：「明天出院之後，你仍須按時回來接受我們的檢查。明白嗎？」

畢基道：「我並非怕麻煩，事實上是何必多此一舉？」

殺機佈屋外

醫生不高興地說：「如果你如此頑固，我們不會批准你這麼快出院。老實說，你的傷口仍然有復發可能，內部又受過震盪。你在我國國境內受傷，我們有義務醫好你。」

「好吧！」畢基無可奈何地說，「既然如此，我就答允你按時回來！」

這時候，李萍姬已準備好針藥，交到醫生的手中。

畢基以為這是必須的，自然也伏好了身子，讓醫生為他注射。

豈料針藥注射了之後，畢基便開始感到不妙。

他覺得有些天旋地轉的感覺。

他想趕住自己未完全失去知覺之前，由床上爬起來。

但是，他當時已渾身乏力。

他的視綫也開始模糊，唯一能保持一點兒清醒的，只是他的頭腦。

他彷彿聽到有人在交談：——

「為什麼要這樣？」是李萍姬的質問聲。

「一切依計劃行事。動手吧！別浪費時間了。」是那醫生打扮的人的聲音。

畢基知覺仍未完全失去，聽覺也可以聽得到四周的聲浪。

但是，他的四肢却無法動彈，大腦神經亦無法可以指揮他的動作。

畢基記得聽人描述過一個人死亡的前後情況，那就是當一個人死了之後，大腦仍在活動，只是無法指揮他的軀體而已。

「死而復活」的人都說：當一個人死了的剎那間，他仍可以聽到身旁的人的聲音，只是自己就無法講話。

畢基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他內心難免也暗暗地吃驚。

可惜吃驚也沒有用，他已完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 ×

又是一陣陣幽香刺激着畢基的嗅覺！

他彷彿從噩夢中驚醒。

有人在推動着他的身體：「喂！起來吧，畢先生！」

一個似曾相識的聲音。

是個女子的聲音。

畢基睜開了雙眼，坐在一旁的，竟然會是司徒艷。

「這是什麼地方？」畢基朝四下裏張望着。

「我也不知道，」司徒艷的樣子十分憔悴，顯得花容失色。

畢基躺在地上。

地上堆了許多乾稻草。

他站了起來，往室內各處走動，他發覺這是一間「囚室」似的地方。

畢基想起了李萍姬的話——她說她是南韓中央情報局人員。他又想起那個醫生——為他注射的陌生醫生。

憑種種忖測，這應該是屬於南韓政府某些秘密機構的地方。

畢基心裏這麼想着，咀裏却問：「你怎麼也會在這裏？」

司徒艷道：「我首先被人囚在這裏，你不過是昨天晚上才送來。」

「那妳應該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才對。」畢基一邊找着這囚室的出路，一邊與司徒艷說話。

「別說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連我自己做過一些什麼錯事，我也不知道。」

「什麼錯事？」

「要不是錯事，我又怎麼會被人囚到這兒來？」司徒艷苦笑一下，「眞想不到，我竟然與你這麼有緣。」

畢基難免想起了一件事，「你姨丈可知道你被人抓到這裏來？」

「別提了。」司徒艷輕輕嘆了一口氣，「我那裏有什麼姨丈？」

畢基本來等着她的反應，然後揭破她說謊的眞相。

但是現在，她似乎另有一番心事似的，滿面堆了愁容。

「你不是說過，你有個姨丈開餐室的麼？」

「對不起，我只是騙騙你，那張咭片是拾回來的，朋友介紹我到漢城後，到那兒去吃中菜，我根本沒有親戚在這裏。」

畢基苦笑道：「還好我沒有摸到那兒去找你。否則一定被人罵我發花癲。」

「那可能是為了保護我自己，我以為你是一名登徒浪子。」

「這也難怪，不過，你為什麼要被人利用？」

「利用？」

「是的，離開飛機之後，你做過一些什麼事，可以告訴我嗎？」

「嘿，說起來眞的是頭頭碰着黑。」司徒艷道，「剛出了機場，就被人帶入海關搜身。」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天曉得！」

「結果有沒有搜到什麼？」

「有才奇怪，但他們却煞有介事的，倒把我弄得莫名其妙。」

「你的意思是：什麼也搜不到。」

「當然搜不到，難道我做什麼犯法的事，連我自己也不知道麼？」

「那麼，你又為什麼被人關到這兒來呢？」

「什麼？你以為這是海關或機場拘留所麼？」司徒艷把眼睛睜得大大的。

畢基也一直以為這是政府的地方，但現在看司徒艷的表情，他知道自己可能又弄錯了。

「不是政府海關人員拘留你麼？」畢基頗感意外地問。

「當然不是，我還未說出離開海關檢查站之後的情形呢。」

畢基道：「海關把你放行？」

司徒艷的眼睛又睜得大大的，「我有什麼犯法的事？他們搜不到違禁品，當然要放我。」

畢基心裏想，難道她一些也不知道薄荷筒的事？

司徒艷又說出她當日離開海關時的情形。

根據她說：當日她在海關被人放行之後，就步出機場。

她正待召來一輛的士——街車，但是，有人走到她身邊。

那是一個陌生人，但那人對她說：「小姐，請問你用的香水，可是『愛神一〇五』？」

司徒艷當時怔了怔：「是的，你怎麼知道？」

「那是名牌子，我又怎麼會不知道，」那男子又說：「請跟我到這邊來，我有車，我會送你的。」

司徒艷原想拒絕，但她回頭看看，另一個女子已閃到她身邊。

那女子把手放在大衣口袋之內，暗示她正扳住一支手槍的機掣。

那一男一女告訴她：如果她不就範，立即就會在機場被殺。

她只好跟他們上了車。

車子一直開回這兒來，然後她被人帶入來搜遍了全身，以及她的行李。

但是，對方顯得又憤怒又失望，因為他們搜不到所須要的東西。

畢基問司徒艷：「他們有沒有告訴你，他們要什麼？」

「後來才告訴我，是那支薄荷筒。」

司徒艷又說：「原來海關要找的，也是同一樣東西，我不明白，那薄荷筒有什麼重要。那只不過是朋友交給我，叫我順手帶

來給她朋友用的，因爲這裏很難有這東西買到。」

「誰交給你那支薄荷筒？」

「香港一位女朋友。」

「她幹什麼的。」

「在一間出入口行任職？「

「你上當了。」畢基說：「如果我沒有猜錯，那天薄荷筒絕非市面有得出售那一種，而是內裏另有乾坤。」

「嗯——我也這麼想，若非如此重要，他們又何必這麼緊張，海關裏面，似乎還有些很特殊的便衣人員。」

「他們是南韓中央情報局的人，由此忖測，薄荷筒裏面，可能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情報。」

司徒艷道：「但我不明白，爲什麼後來又會失掉？奇怪！」

「不是你大意，就是有人企圖把它扒竊去，可惜，神推鬼撞，讓它掉在飛機的座位之上，讓一位空姐見到了。」

「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因爲你落了機之後，我因爲取手提行李而遲了一步。結果，記憶力良好的一位空姐，以爲那是我遺下的，從你我的座位之間，拾起交給我。」

畢基說到這裏，頓了頓。

他要想想應該如何交代，直說吧，還是轉彎說個謊？

他終於照直說了。

他說出自己當時的心事和想法，如何想爲自己留個藉口，以便日後去約司徒艷……等等。

司徒艷聽了，也忍不住笑道：「你眞是自作自受。」

畢基道：「後來我們的車子被人追逐，當初我朋友以爲對方只想爬頭，但我朋友却未讓路，結果，在公路上引起了一番追逐。直至他們追至平頭，就有人開槍射擊我們，我朋友一時把持不定，汽車立刻撞向路邊欄杆，打了一個觔斗，我和我的朋友都昏了過去，後來我們雙雙被人送入醫院急救，至於昏倒後的情形，我們都不知道。」

「嗯，看來又是爲了那一支不值錢的薄荷筒，他們可能在你們昏去之後，將那東西搜到取去了。」司徒艷又說：「然則，他們又是何方神聖？」

「我也弄得糊塗了。一方是南韓官方情報局，另一方自然是北韓特務，難道還有第三方面的人出現？」

「然則，把我們留在這裏的人，又是什麼人？」司徒艷喃喃地問。

畢基分析道：「他們可能是北韓派在南韓的一個地下組織，醫院中有他們的間諜，因此知道我曾成爲情報局人員接觸的對象，以爲我把薄荷筒收藏……」

畢基還未說完，有人開門入來。

是他見過了的一男一女——那護士李萍姬和一位醫生。

「好了，你總算醒來了。」那位醫生說：「精神好嗎？」

「你眞有心！」畢基看到門外最少站了四名彪形大漢。

那些大漢個個神高神大，要闖出去，相信很難闖得過他們那一關。

醫生又說：「我們爲了救你出來，已花費了不少心機。」

「你們到底是何方神聖？」畢基問。

「你何不猜猜看？」醫生與護士李萍姬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我只是個局外人，」畢基說：「你們是南韓或北韓，根本與我無關。」

「然則，你就應該放得爽快一些，把那支薄荷筒交出。」

「我才不明白什麼薄荷筒，」畢基並非裝蒜，只因爲他是個十分好奇的人，他想知道更多。

「空中小姐交到你手上的東西，但你却據爲己有。」醫生道：「別裝蒜了，朋友，我們錢眼衆多，你騙不了我的。」

畢基也知道當時大部份乘客已落了機，但後面仍有很多人，站在他前前後後，目睹當時空姐檢起薄荷筒交給他的，最少也有十個人以上。

醫生所講的錢眼，可能就是這十個以上的目擊者其中一人。

不過，畢基已了解到事情的嚴重性，對方能冒艱犯險的，把他從醫院中救出來，那支薄荷筒肯定關係重大。

畢基轉過面去，瞪住那女護士李萍姬，「你是南韓中央情報局人員？」

李萍姬又望望醫生：「你以爲我應該怎麼樣回答他？」

醫生說：「當你知道我們的身份與眞相後，你是否肯澈底合作？」

「當然，我一定交代清楚。」畢基又說：「但我不知你們來龍去脈之前，我不會說什麼，因爲我一直不想捲入漩渦。」

醫生道：「我們都是爲北韓政府工作的，如果你肯交出那支薄荷筒，我們可以付出很高的代價。」

「多少？」

「十萬美元。」

「眞的那麼值錢？」

「絕對值得，只要是那一支——由香港帶來，本應由這位小姐帶入口的那一支，我們會付給你美金十萬元。」

「那麼，請你先放我出去。」

「放你出去？」醫生忍不住笑了，「你當我是小孩子麼？」

「不！我只是替你們去找。如果你不放我，我如何找回來給你？」

醫生怔了一怔：「你有把握？」

「未必，但我會爲那十萬美元而賣命。」畢基道。

「好吧，讓我們先研究一下。」醫生又說：「你可否把接受薄荷筒之後，接觸過一些什麼人，逐一告訴我們？」

「告訴你們？」畢基笑了笑，「我有些什麼保障？」

「我們保證你得到你應得的利益，然後把護照還給你，把你送走！」

畢基笑道：「不是我當你是小孩子，反而是你當我是小孩子。」

「爲什麼？」

「可不是嗎？你們到底是何方神聖，據我所知，我的護照在警局裏，由南韓警方保存，他們要我出院後先去報到，問了話才發還證件，但你們剛才明明白白說：只是北韓派來的。」

醫生笑道：「那算得什麼？只要我們花得起錢，自然有人爲我們辦事。」

「你的意思是——」

「我們有辦法買通政府機構中每一個人，甚至用假的，換回眞的，交回給你離開這裏。」

「嗯——」畢基想了想，又說：「相信你們也一定明白，我們沒有證件，很難離開這裏，所以，你根本不必担心我們會逃走。」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叫你把我們一齊放了，讓我找回那支薄荷筒給你，然後領取你剛才所講的十萬美元酬金，和我們的護照。」

「你要連她也一併帶走？」醫生望向司徒艷。

「是的，」畢基說：「反正你們要她留下來，也沒有用。」

「嗯——」醫生有些猶疑，「我先跟我的人商量一下。」

畢基望望司徒艷，她正萬二分感激地瞪住他！

醫生和李萍姬離開了那間囚室。

那度門又關上了。

門關上了之後，這裏就顯得十分侷促，因爲這裏沒有窗門。

也因此，畢基他們想逃走，絕非容易的事。

× × ×

晚上，天氣奇寒。

這斗室之內雖然沒有窗，仍然覺得很冷，畢基和司徒艷迫住擁作一團，也只有這樣，他們才覺得較爲溫暖，否則就難以入睡。

那班人曾發給他們每人一張棉被，現在，他們却用一張作墊，放在乾草之上，然後又蓋上了另一張。兩個人摟作一團入睡。

「你太便宜了。」司徒艷有些啼笑皆非地說道。

畢基擁抱着縮作一團的她，故意說：「如果你怕我佔你便宜，不如我們分家吧，各自擁一張棉被入睡好了。」

司徒艷道：「佔了人家的便宜，不要再講便宜說話了，好嗎？」

然後她又低聲在他耳畔道：「現在我跟你說說正經事。」

「也好，先說了正經的，再說不正經的吧。」畢基對女人習慣了這種嬉皮笑臉，何況正在他懷中的又是個千嬌百媚的尤物呢。

司徒艷在他的大腿上揑了一把：「你到底正不正經？」

畢基笑道：「我現在正經，等一會兒我可不敢担保啊！」

「你以爲他們會讓你把我帶走？」

「這是我的條件之一，你今天也聽我對那位醫生說過了。」

「沒有可能的，傻瓜。」司徒艷道：「你應該想像得到：明天，他們將以我作爲抵押品。一定要你把那薄荷筒找到，然後拿來交換我和你的護照等物。」

畢基想想，覺得司徒艷的担心十分有道理。

他問：「然則，你想我怎麼樣？」

「我想你先坦白告訴我：你眞的有把握找回那支薄荷筒？」

畢基很愼重的想了想，道：「我想我會有辦法的。」

「那麼，我們設法逃出去，」司徒艷在他的耳畔低聲說。

「逃出去？」畢基也低聲道：「這裏連窗門也沒有，如何逃得了？」

「路是人行出來的，只要你動動腦筋，一定有辦法。」

「嗯——坦白說：我現在什麼也懶得去想。只想吻你——」

司徒艷無法廻避，除非她離開那暖洋洋的被窩。但她不會。

× × ×

天還未亮！

畢基從溫馨的夢中紮醒。

四周還是一片黑暗，只有門脚那一絲光綫，但不足以照明。

那陣陣令人陶醉的幽香，自他身邊的人兒身上散發出來，他又情不自禁地輕輕吻了司徒艷一下：她移動了一下身體，醒了。

「什麼時候了？」

「相信還未天亮，」畢基道：「外面一定很凍，我怕凍僵你。」

「當然不會在這時候逃出去，待太陽出來之後再說。」

「要走就只有趁這時候，太陽出來之後，只怕逃不了。」

「你有辦法？」

「試試吧！」

畢基說着，自被窩裏出來。

他走到門後，從門縫中外望。

雖然從門縫中見不到，却肯定有人，因爲門外有燈光。

這只是畢基的想法，他認爲對方一定派人看守着他們。

「你身上有些什麼東西？」畢基回到了司徒艷的身邊。

她仍躲在被窩裏。

「我什麼東西都沒有了。」司徒艷低聲說：「我的手袋被他們搜過了之後，他們並未還給我，你想要什麼？」

「一些可以利用一下的金屬，例如鐵綫，扣針之類，或者鎖匙扣也可以。」

「嗯——」司徒艷也明白，這是他們的生死關頭，所以她也很認眞地想；從她自己的身上每一處地方想。

然而，她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已經一無所有。她眞想不到有什麼東西可以利用的。

反而畢基想起來了，「你那對高踭鞋呢？」

「你要來幹嗎？」

「先給了我再說，你放在那裏？」

「就在你蹲着的地方附近，伸手摸摸吧！」司徒艷道。

畢基伸手到稻草堆中摸，果然找到了司徒艷的一雙高踭鞋。

畢基是個浪子型人物，他看女人眞的是由頭看到落脚。

因此，他記得司徒艷當日在機上所穿在身上的每一件物件，包括了這一雙高踭鞋在內。

他又記得司徒艷當時足下閃閃生光，原來是那鞋頭之上，邊緣處鑲了一些金屬片。

不管那是裝飾也好，要來保護高踭鞋不被踢爛也好，總之，畢基就想起了那是唯一可加利用的東西。

他在黑暗之中，用力彎曲了幾下，鞋邊的金屬片立即離開了少許。

畢基再用力一扯，整片金屬片就離開了那隻高踭鞋。

如果這裏有燈光，如果讓司徒艷見到的話，她一定會感到肉痛，因爲那一雙高踭鞋是她用二百多港元訂製的。

畢基又用力把那金屬片拗直。

然後，他才摸到門後去。

他再一次從門縫中外望。

外面還是那麼靜悄悄的，鬼影也見不到一個。

門是鎖上了的，但畢基在日間的時候，已十分留意這門鎖的結構。

儘管畢基內心十分留意，表面上却若無其事地，否則，對方一定懷疑他。

畢基把金屬片放進了匙孔之內，輕輕撬了幾下，他立即發覺金屬片太粗，在匙孔之內難起預料中的作用。

畢基改用另一端——這一端較幼小。

這一回，他得手了。

畢基雖然是個花花公子型的人物，但平時喜歡結交一些江湖中人，從那些江湖人物的身上學到了一些技藝。

就像剛才的開鎖絕技，也是他從一名江湖人物那兒學到的，眞想不到現在才有用。

他歡喜還來不及，立刻就感到不妙。

原來門外還有一條鐵鍊扣住一把鍊。

司徒艷這時已由被窩內爬了出來。

她來到畢基身後，低聲問道：「怎麼了？」

畢基沒有答她，只示意她別作聲，因爲那扇門之間，已裂成一條足有數吋闊的罅縫，就是給一條帶着鎖的鐵鍊扣住。

毫無疑問，這裏的人已非常小心，大概他們也知道那門鎖可能靠不住，所以才在門外另外加了一條鐵鍊和一把鎖。

畢基担心的不是那把鎖，而是担心那鐵鍊剛才所發出的聲音，可能引起外面那些人的注意，那才糟糕。

因此，他靜止了片刻。

他要觀察清楚形勢，然後才敢再去動手。

外面沒有任何聲响！

事實上這時候，這種天氣，任何人睡得暖洋洋的，也懶得起來。

畢基又再次把門輕輕拉開，然後把雙手由那數吋闊的罅縫中伸了出去。

他非常担心那把鎖的匙孔容納不下這條金屬片。

但是，他的担心很快就消失了。

他終於又開了那鐵鍊上面的鎖。

他輕輕將鐵鍊垂向門旁，然後探首外望。

只見那邊睡了一個人——畢基日間見過的數名大漢之一。

他退了回去。

又對司徒艷道：「你不能穿着高踭鞋走路，赤足吧！」

司徒艷沒有意見。

二人離開了那間房，出到外面，那大漢突然在被窩中轉了一個身。

畢基急忙伏下。

司徒艷見狀也跟住伏了下來。

他們蛇行鼠步地，走到大門那邊。

大門關上了。

畢基看得出這是一般都市慣用的門鎖——有把扭的一種。

這種鎖可以由屋內開，屋外必須用適合的鎖匙才可以。

現在問題不是出去，而是出去之後，如果順手把門關上，必然發出聲响，那時亦一定驚醒了屋內的大漢們。

大漢們可能全是有槍有刀的，追殺他們乃意料中的事。

因此，畢基極力設法令到那扇門關上的時候，不致發出响聲。

他靈機一觸，自口袋中掏出了一方手帕來。

他將手帕夾在門鎖之間，再將門拉上，門縫與門鎖都因爲手帕夾在其中，果然絲毫的聲响也未發出。

離開了那間屋子，走到街上，天剛放亮。

但是，他們左望右望，也見不到一輛街車。

畢基拉住了司徒艷，走向那邊一處路旁。

那兒有輛汽車。

畢基左顧右盼，看看沒有人，立即又施展了他的開鎖絕技。

車門被弄開了。

司徒艷正在發抖，雖然離開了那間屋之後，她已穿回那雙「曾被破壞了」的鞋，畢竟天氣還是十分凍。

畢基的開鎖技藝的確令到司徒艷非常之欣賞，假如他的手術不靈，或者再遲一些，她可能會凍僵在那兒路旁。

然而現在，他們已迅速坐進了汽車中去。

畢基試把油門開啓，但是，不知是否由於天氣太冷的緣故，竟然無法令到馬達發動。

他們都非常之焦急。

突然間，司徒艷面色大變，忙叫道：「不好，他們發現了。」

畢基回頭張望，果然見到那間屋裏有三名大漢飛奔而出。

他們手中顯然有槍！

畢基明白到這是生死關頭，如果這車子的馬達再也無法發動的話，他們就會再度失去了自由，重返那間囚室之內。

因此，他再盡力一試。

這一次，馬達竟然可以發動起來！

畢基喜出望外，司徒艷更加又驚又喜又焦急萬分。

馬達的响聲，立即引起那三名大漢的注意！

其中一人首先發覺，立刻擧起手槍瞄準。

「砰」的一聲。

子彈擊中了汽車車窗的玻璃。

畢基急急開車！

司徒艷却伏在車廂之內，不敢抬頭。

「砰砰砰」一連又响了三槍。

車窗後面的玻璃，又一次發出了聲浪，幸好畢基和司徒艷均未受傷。

× × ×

畢基一口氣把汽車疾馳，左穿右插的，走出了幾條街以外。

他看看後面，仍未見有車追來，這才悄悄舒了一口氣。

「現在我們到那兒去？」司徒艷也一邊回顧，一邊問道。

畢基道：「你有什麼地方可以躱一陣，或者，先找個地方，吃點東西再說。」

「到中國餐室去吧，就是我給你的那一個地方。」

「不！他們會遍查有中國人出現的地方，所以我們不能去。」

司徒艷想了想，道：「有了，由前面路口拐向右。」

「你有熟朋友？」

「嗯，那是一個韓國人。」

「男的還是女的？」

「難道到了這個時候，還有得選擇麼？」司徒艷瞪了他一眼。

「不，我只是隨便問問，以便有些心理上的準備。」

「不妨告訴你，他是個男人，而且，還是個王老五。」

「前度劉郎麼？」畢基一邊開車，一邊半開玩笑地說。

「是的。」司徒艷出乎意料之外的大方。

畢基忍不住回過頭來，望了她一眼。

司徒艷又說：「他是個珠寶商，我們曾經合作過。」

「走私？」

「是的，走私珠寶。」

畢基想起了：「會不會在那支薄荷筒之內，收藏了珠寶？」

「沒有，絕對沒有，我在這方面有的是經驗。」司徒艷又說：「那只是一支市面可以購到的薄荷筒，我看過了！」

「那韓國人多大年紀？」

「四十未到。」

「一個人住？」

「本來是的，但誰曉得他有沒有臨時妻子一齊呢。」

「你跟他的關係眞的很親密？」

「你呷乾醋了？」

「不，只是了解情况。」

「可以算得親密，但我不喜歡這種男人，反而喜歡你。」

司徒艷又急急叫住畢基：「到了，停車吧，就是那間。」

畢基一邊停車，一邊對司徒艷道：「你先下車進去！」

「那麼你呢？」

「我找個適當地方，先停好車，以免被他們跟踪而來。」

「那麼我先入去，你可知道是那一間麼？」司徒艷問。

「你先下車，我看着你進去，自然就知道是那一間了。」

司徒艷仍担心畢基一去不回：「你不會是存心擺脫我吧？」

「一夜夫妻百夜恩，我怎麼會這樣忍心？」畢基又是嬉皮笑臉的。

司徒艷依依不捨地吻了他一下，這才匆匆下車離去。

畢基坐在車中，一直望住她的背影，直到她進了一間屋爲止，畢基這才開車離去。

本來畢基眞的想擺脫司徒艷，他並非因爲她欺騙過自己，而是覺得目前他什麼人也不該太過信任他們。

但是，在這個都市之內，他人生路不熟，如何找個好拍檔？

假如范冬不是傷得這麼重，假如他已出了院的話，他還可以找范冬帮帮他。

然而范冬這時仍在留醫中。

因此，畢基決定把司徒艷視作助手，雖然他還摸不清楚她的底細。

畢基故意把車子停泊較遠，因爲他知道：對方絕非等閒之輩，遲早也會追查到這兒來！

憑剛才的片刻追殺，這車子已被他們認得了，所以他不能讓對方知道他們的眞正所在。

× × ×

司徒艷敲了頗久的門，可能是由於太早的緣故，裏面的人熟睡如豬。

門終於開了。

一個中年人帶着惺忪睡眼出來應門：「怎麼是你？」

「奇怪吧！」司徒艷一邊說，一邊走了進去。

中年人抓抓頭：「你什麼時候來的，怎麼事前沒有通知我？」

「故意令你驚奇一下。」

「是的，你在這個時候出現就够令人驚奇不已，那有這麼早的班機到？」

「我不是今天到的。」

「一個人來嗎？」

「不！還有個朋友，等會兒就會入來，我會介紹你們認識。」

「我弟弟明天才回仁川，」中年人又說：「他知道你這兩天會來。」

這個中年人叫金石成，他弟弟叫金吉成，金吉成才是司徒艷的男朋友，但剛才她却故意用金石成戲弄畢基。

畢基停好了車子之後，就找到這兒來了。

金石成知道司徒艷是他弟弟的情人，現在又看見畢基生得一表人才，心裏難免有些妬忌。

畢基從眼色、態度也看得出對方的內心並不高興，他的目的只是找個地方歇歇脚，以避過那班人的追殺。

司徒艷親自下厨弄早餐。

她似乎對這兒一切都非常熟悉。

畢基却面對住金石成，雙方好一會兒也說不出半句話。

最後，還是由畢基首先打破了僵局：「聽我妹妹說，閣下是做大生意的。」

畢基很聰明，他故意把司徒艷說成自己的妹妹以減少對方的嫉妬。

金石成果然在態度上有了改變：「過奬了，其實在這裏做這種生意，也不易爲呢。」

「正路生意任你賺也賺不了多少錢，我知道有一種瑞士人造石，足可亂眞。」畢基硬充內行地說：「不知閣下有沒有興趣？」

「有錢賺的生意當然有興趣。」

「可惜那貨辦丢失了，否則我會先讓閣下開開眼界。」

「你有貨辦？」

「是的，我由香港帶來的，數量很少，目的只是找出路。」

「嗯——價錢如何？」

「很便宜，外行人會當眞的入貨，那麼，賺的將是倍數。」

「我也聽人說過，瑞士新出一種人造石，足以亂眞，而且十分光澤，內行人亦未必可以分得出眞假。」金石成果然興趣大增，對畢基已沒有剛才那麼冷漠了。

畢基又故作神秘地問：「閣下有門路麼？」

「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用走私的方式入口，問題却是，這裏的銷路。」

「司徒小姐有沒有告訴你我是幹什麼的？我是個珠寶商，當然有的是門路！」

「那好極了，以後我們合作的機會多着呢！」這時畢基說着，又站了起來：「我進去看看舍妹弄妥了早餐沒有。這麼早來騷擾你，眞不好意思啊！」

「別客氣。」

畢基走進了廚房。

司徒艷正在裏面弄早餐。

畢基進來就低聲對她說：「你的情郎看來也不大正派。」

司徒艷白他一眼：「什麼情郎，告訴你，他是我情郎的兄長而已。我的情郎在仁川，我給那班人害死了，本來我可以見到他的。」

「爲什麼？」

「他由仁川來此候我，結果我來遲了，他已返仁川去。」

「你那支薄荷筒，是否就是準備交給他的？」畢基怔怔地問。

「是的，你——你怎麼知道？」

「我只是隨便問問。」

「這裏離仁川不遠，他如果知道我來了，他會再來漢城。」

「誰將那支薄荷筒交給你？」

「金吉成在香港的一位朋友。」

畢基看看腕錶：「時候不早了，快些吃過早餐，我們還要出去。」

「是的，我比你更焦急，萬一他們追踪到這兒來怎麼辦？」

畢基回到廳子裏時，金石成也梳洗過了。

剛才他未起床，司徒艷就來了，所以他趁畢基進了廚房，跑去梳洗。

早餐煮好了。

畢基實在餓得要命。

他狠吞虎嚥的吃。

突然之間，外面傳來了一陣陣狗吠之聲。

畢基的反應十分敏銳：「嗯——他們可能來了。」

司徒艷却安慰他說：「你放心，這兒應該很安全。」

但是，畢基仍然跑到窗後去！

他揭簾外望，果然發覺數名大漢，正拖住二條大狼狗，搜索而來。

畢基大吃一驚。

他認得那班大漢，他們是「醫生」那邊的人。

畢基在這刹那之間，也想起了司徒艷身上有陣陣幽香。

那奇異的香味，足可供這些狗兒憑嗅覺追踪而來。

畢基立即向司徒艷發出警告。

司徒艷對金石成道：「我們要逃避的人追來了。」

金石成立即指指屋後：「你們快些由後門逃走吧！」

畢基和司徒艷由後面奔去。

狗吠聲已越來越迫近了。

他們甚至可以聽到大漢們交談之聲，然後有人吆喝着敲門。

畢基和司徒艷匆匆由後門溜了出去。

他們知道，大漢們和大狼狗入屋之後，不久就會憑着司徒艷身上散發出來的一陣奇異的香味追踪前來。

因此，畢基脚步加速，同時一邊走，一邊示意司徒艷，叫她走得快些，他們剛才的車子，就在那邊街口。

司徒艷已拚命地跑得很快，無奈她畢竟是個女人。

他們只走到後街之街口，後面已有狗吠之聲傳來了。

他們回頭張望，大漢們正將狗隻放開，讓牠們衝過來。

畢基這一驚非同小可，人他倒不怕，最少自己還有一點武功底子，但是狗，而且還是兩隻大狼狗……

畢基也不敢多想。

他只希望在大狼狗未撲到之前，與司徒艷登上前面那車子裏面去！

那是他們偷來代步的車子。

剛才這班大漢一定是先認得那車子，然後才用嗅覺靈敏的狗隻，在這一帶找尋畢基他們的下落。

然而，當畢基再往前面那車子望過去時，他的心便冷却下來。

一切希望都幻滅了，因爲那車子已被人佔據着。

毫無疑問，那又是「醫生」的手下。

畢基眼看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正陷於絕境之際。

那二隻大狼狗正疾如飛箭，飛撲而來，畢基即使武功更高，只怕他無法可以抵抗兩隻狼狗的侵襲。

畢基手無寸鐵，否則倒還可以抵擋住一陣。

眼看畢基和司徒艷二人就要被兩隻大狼狗撕開！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

「砰砰砰」一連响起了三聲槍响。

畢基和司徒艷固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就是跟在大狼狗後面的大漢們也不知道是誰開的槍！

只見那兩隻如狠似虎的大狼狗，狂嘶幾聲，倒斃地上。

數名大漢萬二分驚愕。

他們立即拔槍。

這刹那間，突然有一輛停在附近道旁的汽車，風馳電掣地，飛也似的急急衝向他們，嚇得那幾個大漢匆忙散開閃避。

數名大漢驚魂未定，車子又陣風似的掠過，直駛向街口那邊。

「察」地一聲。

車子煞停在司徒艷身旁。

車門打開，司徒艷差些兒高興得直叫將起來！

原來出現在她眼前的，並非別人，正

是她的情郎——金吉成。

金吉成一邊扭開車門，一邊催促畢基和司徒艷上車。

「砰砰砰」又是一連串的槍聲。

這一次，開槍的自然不再是金吉成，而是那數名正在追殺畢基他們的大漢們。

子彈紛紛在畢基和司徒艷的身邊掠過去。

突然之間，畢基感到左臂一陣疼痛。

他心裏明白，他中彈受傷了。

但是這是生死關頭。

他不敢稍留，也不敢停步察看，反正也是傷定了。

他只緊隨住司徒艷搶登金吉成的汽車去！

金吉成也不等畢基完全登上他的汽車，便已將車子開走。

數名大漢仍在後面苦苦追來，一連開了好幾槍。

但是，金吉子的車子越開越遠！

那一邊，守候在另一輛汽車的人，見狀也立即採取行動。

那是畢基他們偷來的汽車，但當時已被追捕他們的人發覺，所以有二名大漢持槍在那兒等着畢基和司徒艷。

這時候，二名大漢看見同伴們無法制止畢基他們，立即開車過來兜截。

金吉成一聲不响，踏盡了油門，橫衝直撞，飛也似的，開向東面一條十分繁盛的街道上。

尾追而來的車子又不知是計，加速追來。

金吉成憑着一點胆色，以及他們的高超駕車技術，穿過大街，閃過了所有正在大街上駛過的大小車輛！

由於事出突然，大街上的大小汽車立刻身不由主地撞作一團。

二名大漢的汽車也因爲開得太快，要煞掣時已來不及了。

「轟隆」一聲，也變成了一團火花。

「他是誰？」金吉成一邊開着他的車子，一邊回頭問司徒艷。

司徒艷和畢基都是坐在後面的座位之上。

畢基左臂受了傷。

幸好只是皮外傷，但亦已流血不止。

畢基左摸右摸，也找不到他的手帕。

後來他才想起他的手帕已用在門縫之上。

當時他和司徒艷逃出那間屋時，就因爲担心門被關上時會發出聲浪，所以才會用手帕夾在門縫上。

但是，即使他們如此小心翼翼，看守着他們的大漢們，也一樣發覺了。

司徒艷看見畢基受了傷，又找不到手帕，只好用她自己的手帕去爲畢基包紮住傷口。

可能就是因爲這樣，正在開車的金吉成見狀，難免有些妬意。

司徒艷自然也想像得到，她回答金吉成道：「他是我大哥。」

也是畢基教精她的，只有兄妹親熱，才不致令到情郎妬火如焚。

司徒艷又告訴金吉成：「要不是我大哥同來，這次恐怕我也見不到你了。」

「可能是你們命不該絕，我本來已返回仁川去了，但有點事情辦，又留了下來，忽然心血來潮，想回大哥家看看你來了沒有，就發覺你們被兩隻大狼狗追噬。」金吉成道。

是的，畢基除了內心感激金吉成外，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槍法奇準。

三槍俱不落空，刹那之間，便將兩隻正在狂撲的大狼狗擊中，這的確不是一般神槍手可能做到的。

也正是因爲金吉成的槍法奇準，才令畢基內心產生了不少疑問！

金吉成到底是什麼人？

看司徒艷的神情，就明白到他們間的交情絕不簡單。

那支顯然有問題的薄荷筒，又是誰交給司徒艷帶交金吉成的，裏面到底隱藏了一些什麼秘密？

畢基正在胡思亂想之際，車子已開到一處橫街，停了下來。

金吉成表現得非常冷靜。

他催促二人快些離開他的汽車。

然後，他獨自把車子開進了一間車房裏去。那車房有門。

畢基和司徒艷二人下了車之後，朝一間屋子裏走去。

司徒艷似乎對這兒的環境十分熟悉，沒有金吉成的指示，她也知道應該怎麼樣做。

畢基一邊與她併肩兒走着，一邊埋怨她：「你太愛香水，這一次，我們差些兒就死在『愛神一〇五』之下。」

司徒艷無可奈何地說：「你以爲那是我慣用的香水麼？坦白告訴你，我連它是什麼牌子也不知道，奇怪，怎麼你反而知道？」

「你說什麼？」畢基瞪住她，道，「你自己用的香水，連它是什麼牌子也不知道？」

「是的。我何必騙你？」司徒艷一本正經地說，「這種香味如何在我身上出現，連我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

「嗯——」畢基在這刹那間，彷彿又想起了一些事情來。

這時候，他們已來到了一幢建築物的前而，站在門階之上。

司徒艷正取出門匙來。

畢基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司徒艷毫不考慮地回答：「我和他的家。」

畢基感到一陣迷惑，問道：「他？你指誰？」

「金吉成。」司徒艷把門開了，與畢基一齊走了入去。

「小姐，到底你有幾多情郎？」畢基想起她也曾暗示過金石成是她情郎，就忍不住問道。

司徒艷聳肩苦笑：「人生如戲，何必太認眞？例如你，也算得是我情郎，可不是嗎？」

她說這話的時候，似有戒心地，回頭望向大門那邊。

金吉成這時亦已開門入來。

司徒艷很關心畢基的傷勢，把藥箱取出，爲他敷治傷口。

金吉成則去到酒櫃之前，倒了三杯酒，分別給了畢基和司徒艷二人。

金吉成很年青，也很英俊，只是樣子帶有一股兇相，眼神之中充滿了煞氣！所以也令畢基對他極具戒心。

畢基還不知道這傢伙是誰，只不過從他的槍法和行動敏捷，神出鬼沒這一點去忖測，此人絕非簡單。

司徒艷在這邊沙發上爲畢基包紮手臂上的傷口，金吉成却在那一邊一口氣撥了好幾個電話。

可惜他一直用韓語交談，畢基根本就聽不懂他說些什麼。

畢基趁他講電話時，又悄悄向司徒艷：「你這位情郎，到底是幹什麼的？」

「他是跆拳道好手，也是射擊冠軍，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司徒艷情不自禁地笑了笑。

「你常常來往港韓之間，爲的就是見他？」畢基又問。

「不錯，坦白告訴你，我十分喜歡他。」司徒艷又說：「我一度做過明星，但老是紅不起來，於是把心一橫，加入了走私集團，結識了他哥哥金石成，他則是我後來才認識的。自從我認識了他之後，我不再冒險去做走私生意。」

「那你何必再飛來飛去？」

「我家人在香港，有時總不免掛念他們。而且，金吉成也贊成我這裏住一個時期之後，又回香港住幾天。」

「那麼，飛機票的費用誰付？」

「他！」

「他那有這許多錢？」

「你何必追問呢？想也想得到了，他和他大哥以前都是做走私珠寶生意的，自然有許多錢。只不過他不想我冒險而已。」司徒艷道。

「看來他也很愛你。」

「是的。不過——」司徒艷忽然又壓低了聲綫道：「你說話得小心點，他的醋味很大。」

畢基作弄她道：「我會告訴他關於你如何與我一齊被人囚禁的詳情。」

司徒艷笑道：「那時只怕他會把你分屍！」

這時候，金吉成已講完了電話。

金吉成把司徒艷叫進了房間裏去。客廳裏只留下畢基一個人。

金吉成關上了房門，問司徒艷：「你怎麼會出事的？」

司徒艷道：「我怎知道？海關要我進入黑房接受檢查，我還以爲只是由於過去的底子不好，給他們認出了。但是，豈料離開機塲之後，竟然被人要脅我上車。」

「認得那班人是誰麼？」

「天曉得！」

「我姊姊是否有東西交給我？」

「本來有一支薄荷筒，你姊姊叫我帶來給你。但是——」

「薄荷筒？」金吉成怔了怔，「那麼，現在呢？」

「嗯……」司徒艷只好將失掉薄荷筒的經過說了。

她只表示事前根本也不知道那支薄荷筒會這麼重要。

她承認自已太大意，以致讓那小小的薄荷筒掉在飛機的座椅之上。

後來，坐在她隣座的同機乘客畢基拾到了，却來不及交還給她。

畢基雖然把故意遲交的目的坦然相告，但司徒艷却不敢直言。

她只說：她先行步入海關。但入到海關檢查站之後，立即被人「請」入黑房，接受較嚴密的檢查。

她了解到金吉成的暴劣性格，如果她令他生氣，她可能受到皮肉之苦。

但是這一次，金吉成不知是否因爲有了畢基在着，對她很溫柔、很斯文。

甚至她說出畢基後來又如何地將那支薄荷筒失落，目前仍然下落不明，金吉成也沒有對司徒艷生氣。

司徒艷最後又問金吉成：「那支薄荷筒裏面，到底有些什麼東西？」

「你應該比我清楚。」金吉成道，「我根本見也未見過。」

「我倒看過了，什麼都沒有。」司徒艷道，「起初我還以爲又是走私鑽石的方法之一，但左看右看，什麼都沒有，更沒有鑽石。」

金吉成很不高興，他幾次想發作，但是很奇怪，每當他想生氣時，一嗅到那一股令人陶醉的幽香，怒氣立即烟消雲散。

他終於又問道：「你那位兄弟靠得住麼？」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你以爲他會不會把那薄荷筒據爲己有？」金吉成道。

司徒艷幾乎忍不住笑了起來：「除非裏面塞滿了鑽石。」

「我並非開玩笑，那東西比鑽石還重要。」

「到底裏面有些什麼？我記得我旋開它嗅過了，不過一支在藥房可以隨便買得到的薄荷筒而已。」

「你且勿追究它的內容和價值，你那兄弟到底有沒有把握把它找回？」

「當然有，我兄弟一向很有辦法。」

其實司徒艷也只不過安慰金吉成，畢基有沒有辦法，她又怎麼知道呢？

二人回到客廳。

畢基呆坐在沙發上，倚着椅背休息。

金吉成很客氣地問畢基：「你可還記得那一支薄荷筒？」

「當然記得。」畢基猶有餘悸地說，「爲了它，我差點兒連命也丟了。」

「你可還記得，在什麼地方丟掉的？坦白告訴你，那是一件信物，我一定要得回它。希望你好好的帮帮我。」

「如果我沒有猜錯，我一定有辦法把它找回來，不過，我有條件。」

「什麼條件？」

「你看見了，我爲了它，受盡了折磨了。」

「我也知道，我會補償你的。只要你能把它找到。」

「條件之一，就是我首先要明白它有些什麼用處。」

「我不是告訴過你麼，我要它作爲信物，我姊姊托阿艷將它交給我。只要我拿着它，可以到一處地方換到一大筆錢。」

「你姊姊不識字？」

「這麼問，是什麼意思？」金吉成有些不高興。

司徒艷在旁，猛向畢基遞眼色，她怕

他們之間發生磨擦引起衝突時，她就會左右做人難。

畢基却佯作看不見。

他對金吉成道：「如果你姊姊識字，她不該用這方式交錢給你。」

金吉成面色一沉：「我說的信物，並非表示我姊姊不識字，只是我們之間有默契。而且，我們之間的私事，也不想外人來理。」

「你的意思是：不用我留下來了，是不？」畢基也站了起來。

司徒艷急忙留住他。

「既然不准我過問，那又何必要我？」畢基說道。

他在說話的時候，仍想朝大門那邊走去。

但是，金吉成突然拔出了一支手槍來：「站住！」

畢基雖然應聲站停在那裏，態度却出奇地冷靜。

司徒艷左右做人難，想過去勸止金吉成，但金吉成却咆哮着說：「滾開！」

司徒艷眞有點担心，担心他開槍殺死浪子畢基。

只有畢基自己却是無比的冷靜。

他淡淡地說：「薄荷筒不止你一個人想要，不同的是：人家想得到它，對我十分客氣。你以爲我怕槍嗎？」

司徒艷也說：「何必如此，槍聲一响，只怕我們大家都得不到好處。」

畢基也冷然笑道：「不錯，只要槍聲一响，我們三個人都會落入警方的手中。然後，警方會通知情報局。」

畢基說到最後一句時，態度充滿了譏諷，令到金吉成又生氣、又顧忌。

司徒艷情急之下，不知用韓語跟金吉成說了一些什麼。

只見金吉成軟了下來。

他在司徒艷的柔情撫慰下，將手槍收回。然後過來向畢基道歉。

畢基目睹司徒艷只費三言兩語便可以說服這位目露凶光的韓國男子，也不得不暗自佩服她的功力。

雖然畢基不懂韓語，不知道他們到底說一些什麼。但見金吉成肯過來向自己道歉，的確並不簡單。

金吉成道：「坦白對你說，那東西在你們來說可能並不重要，但對我却非常重要。如果找不回它，我可能性命不保。」

司徒艷也哀求着說：「是的，這件事由我而起，你就當帮帮我吧！大哥。」

司徒艷把畢基當作兄弟，那種心情，畢基當然也十分了解。

她分明是避免她的情郎生妬。

畢基看見這情形，亦無意跟他們爲難，說道：「現在我要繼續說出我的條件了。其實，我肯跟你們到這兒來，自然是爲了設法找回那小東西，不過，却要你們的協助。」

「你有什麼條件儘管說好了。」金吉成的語氣也不同了。

「我首先要知道裏面有些什麼東西。」畢基又道，「我絕不相信它只是一件信物。」

「嗯——」金吉成顯然感到爲難。

司徒艷很担心，因爲只有她比較了解金吉成這人的脾氣。

但是，金吉成却意外地柔順。也許他已試過用硬功，明知嚇不倒畢基，就惟有改變方針吧。

「好吧！讓我坦白告訴你！」金吉成對畢基道：「裏而有一份秘密。」

「是微粒菲林之類？」畢基也不是個愚笨的人。他可以想像得到，這麼細小的一個薄荷筒，能儲住一些什麼呢？

而且，司徒艷既然說看過了內裏並無什麼特別之處，一定是筒內隱藏了一些不爲人注意的微粒菲林之類。

金吉成也爽快地點點頭：「你猜對了，裏而有一份秘密藍圖，縮影成微粒菲林。如果你能助我找回它，你可以得到一筆獎金。」

畢基問：「我可以知道那筆獎金有多少麼？」

「嗯——」金吉成想了想，反問道：「你想要多少？」

「我不好意思開口，不過，我妹妹可以作證——」畢基瞪住司徒艷笑了笑，「有人出價十萬美元，只要我把那東西找到交給他們的話。」

「那麼，我給你十二萬美元。」金吉成毫不考慮地說。

「好吧！我們一言爲定！」畢基又說，「有本市地圖麼？」

「你要來幹嗎？」金吉成問。

畢基道：「我們立刻就要計劃一下。你也知道，我是外來客，對本市環境根本不熟悉，沒有地圖怎可以？」

「讓我去找一份出來。」

金吉成很熱心地，走進了房間裏去。

司徒艷趁這機會問畢基：「你眞的有辦法麼？」

「我會盡力而爲的。」畢基又笑道，「尤其是爲了那十二萬美元。」

「告訴你，領到獎金之後，我也有一份。」司徒艷道。

畢基笑了笑：「你太貪婪了！情人要多，錢也要多。」

「我警告你，千萬別再惹怒他！」司徒艷道，「今日我能勸服他，只是你的運氣。」

金吉成由房裏出來，手上多了一份漢城的市區地圖。

他在桌子上而攤開了。

三個人圍攏一齊，六隻眼睛放在地圖上而。

「那裏是警察局？」畢基問。

金吉成怔了怔：「你找警局幹嗎？」

「先告訴我，我會再告訴你。」畢基道。

「這裏是總局。」金吉成似乎對漢城的街道很熟悉。「你要找的是總局呢，還是分局？」

「應該是總局吧！」畢基道，「我要找的是交通意外組。」

「交通意外？」

「是的，我記得，那支薄荷筒當時放在我的口袋裏。」

「你的意思是——」

「可能在撞車時，車子在翻滾中令那支薄荷筒滾落車底的沙板罅縫內。但當時我和我的朋友都受傷昏倒了。」（未完）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子成·圖

英雄槍下美人血（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郎如鐵在雪城客棧門口擺脫了大吃四方寺五名奇僧之後，即匆匆前往雪梅樓，尋到了該樓的茅房，他在茅房門口守候着。不久，見到霍十三刀走出茅房。原來郎如鐵的父親是霍十三刀的故舊，他一見故人之子，甚爲高興，即要求郎如鐵把他雙手砍掉，否則他嚼舌自盡，郎如鐵無奈，狠着心腸，就砍掉他雙手，霍十三刀雙手被砍，狂笑一陣，即掠去無踪。接着，方殺又自茅房走出，奔向遠方而去。郎如鐵遵囑，便將霍十三刀的刀埋葬在雪地裏。

擅入海星堡 擄走美人兒

（一）

每逢清晨，她總是喜歡騎着那匹神駿的白馬，穿過那條建築雄偉，路面寬敞的大橋，到大橋彼端呼吸郊野清鮮的空氣。

她叫海飄。

她自從出生以來，一直都住在海星堡，海星堡是她的家，也是海家世代相傳下來的祖業。

在北武林，人人都知道海星堡背山而建，位居險要之地，再加上鞏固的城堡，森嚴的守衛，數百年來，除了傅三魂之外，誰也沒有本領闖進這一座堡壘。

傅三魂是五十年前的武林第一高手，他闖堡並不是爲了與海星堡有甚麼寃仇，而是爲了賭博而已。

結果，傅三魂闖堡成功，在兩個時辰之內，連闖七關，直殺進海星堡最後一座大廳。

本來他還要面對海星堡第十一代堡主海飛濤的決戰，但海飛濤却寧願認輸，也不願與傅三魂交手。

他認爲這一戰倘若發生，無論是誰勝誰負，都是一件值得遺憾的事。

海飛濤愛惜名譽。

無論是自己還是別人的名譽，他都同樣愛惜。

他知道傅三魂心高氣傲，絕對不容許自己失敗，而海飛濤也是同一類型的人。

與其交手戰敗，不如不戰認輸。

也許別人同樣會認爲海飛濤是敗了，但他自己却並不認爲如此。

他只是認輸，而不是眞的戰敗。

所以，他覺得自己仍然不敗。

自從傅三魂闖堡成功之後，海星堡的聲名一度低落，有人甚至認爲海星堡只是虛有其表，實際上却是不堪一擊。

但等到那些與海星堡素有仇怨的幫會相繼襲堡失敗之後，武林中人才眞正發覺到，海星堡的實力仍然極爲龐大，絕對不容別人輕侮。

至於傅三魂的例子，是不足爲訓的。

世間上又有多少能及得上傅三魂呢？

× × ×

傅三魂闖堡的事，距今已整整五十年了。

那時候，海飄還沒有出世。

直到她出世之後，海星堡在江湖上的聲名，又不知比昔日高漲了多少倍。

這裏雖然距離海星堡已超過一里，但就算是在方圓五百里範圍之內，都是海星堡勢力所在之地，所以，她每天黎明來到這裏，是極其安全的。

其實，海星堡的空氣也同樣清鮮，但她却總是喜歡到外面逛逛。

但每逢她離開海星堡超過十里，就一定給四大媽毫不留情的抓回去。

四大媽是四個年紀已超過五十歲的婦人，她們都是海飄的褓姆。

這四個婦人分別姓項、蘇、孔、陶、所以海飄也分別稱她們項大媽、孔大媽、蘇大媽和陶大媽，四大媽之中，最慈祥和藹的是項大媽，最兇惡的是蘇大媽，最漂亮的是孔大媽，而武功最高，也最不近人情的，就是陶大媽。

所以，海飄最喜歡的還是項大媽。

孔大媽雖然漂亮，她年輕的時候必然是個大美人，但她的臉孔却比冰山上的冰雪還冰冷，所以海飄對她始終存有一份懼畏之心。

但無論是項大媽也好，蘇大媽也好，又還是孔大媽抑是陶大媽，她們都是很疼愛海飄的。

這一點，海飄却從來都沒有懷疑過。

她自幼就沒有了娘親，她的起居飲食，全都由四大媽日以繼夜的小心照料。

直到今年，她已超過十八歲，四大媽才沒有形影不離的跟隨着她。

海飄的父親容許她有較大限度的活動自由，是基於三種因素——第一：女兒長大了。第二：女兒的武功已有所成。雖然還未放心讓她到外面闖蕩江湖，但對付一般武林人物，憑她的武功已是綽有餘裕。第三：在海星堡方圓十里之內，外人根本就無法進入，所以海飄每天清晨之行，四大媽沒有隨同護駕，也沒有遭遇到任何人的阻止。

但方圓十里的範圍，在海飄的眼中看來，實在是太細小、太細小了。

她要求父親帶她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別的地方究竟是怎樣的。

但她的父親却以海飄年紀細小爲理由，非要等到二十歲的時候，決不帶她到外邊亂闖。

爲了這件事，海飄一直鬱鬱不樂。

她曾懇求項大媽帶她出去，但項大媽不肯。連項大媽都不肯，其他三大媽更不必提了。

自由！

她覺得自己最需要的就是自由！

她要到外面的世界闖一闖，看看海星堡之外的世界！

（二）

穿過那片已給積滿白雪的木林，海飄來到了一個湖的東岸。

湖水早已結冰，它不再像是湖，而是像一塊冰原。

從冰湖岸再走三里，就超過海星堡方圓十里的範圍。

她眞想飛過去。

但當她想起每次被四大媽抓回去的時候，那種滋味可眞不好受。

她每次「失手被擒」，最少會被父親把她關在房子裏悶上整整十天！

她看着已經結冰的湖面，緩緩下馬，然後又幽幽的嘆了口氣。

就在她嘆氣之後不久，她背後也忽然響起了一個人的嘆氣聲。

海飄悚然一驚，立刻轉身嬌喝一聲：「誰？」

她一轉身，就看見了一個人，還有一桿槍。

一張臉孔英俊的男人。

一桿尖鋒銳利的槍。

槍尖竟然不偏不倚，正指着海飄的鼻尖！

× × ×

對海飄來說，這一刹那間所發生的事，實在足以使她畢生難忘。

從她自懂人性到現在，從來沒有被任何人這樣子對付過。

在海星堡，除了她父親和四大媽之外，其他人就算吃了豹胆熊心，也絕不敢對海小姐無禮，當然更沒有人敢用武器來對付她。

但這裏仍然屬於海星堡的範圍，却居然出現了這麼一個不明來歷的男人，用一桿可惡的尖槍來威脅自己。

幸好海飄雖然是金枝玉葉，却並非手無縛鷄之力的弱質女流。

她自信父親傳授的飛星九絕劍法，可以對付這一個男人和這一桿槍。

她背上的一把飛星劍已脫鞘而出，她的人也在刹那間連續使用了三種截然不同的步法，把對方的槍尖輕巧的閃避開去。

一片晶瑩的劍影，如靈蛇般捲向槍客的咽喉。

她這幾劍看來毒辣非常，但實際上她並非志在殺敵，而是先求自保。

她做得很對，而且出劍的方位和步法都絕對沒有任何的錯誤。

就算是她的父親在旁，也不能有甚麼挑剔。

可是，她這幾劍發出之後，才驀然驚覺槍客根本已不再在原來的位置。

她一向自負身法奇快，但這時候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八個字的確絕無半點差錯。

她的反應極快，一經發覺不對勁，左手已向後撤出一蓬銀針。

果然，那槍客已經到了她的身後，而這一蓬銀針，恰好正正向他的胸前罩射而至。

假如海飄的後腦長有眼睛的話，她一定會以爲槍客已絕對無法閃避得過。

但事實却又並非如此。

銀針來勢雖然又快又兀突，但槍客突然大喝一聲，那些銀針竟然就立刻紛紛跌落地上。

昔年傳說張翼德喝斷長板橋，是否屬實，不得而知，但槍客用氣功喝跌銀針，却令海飄不禁爲之芳心一震。

但隨即她却暗嘆槍客愚蠢萬分，這裏是海星堡的地方，他此一巨喝，無疑告訴別人這裏發生非常事故，當海星堡高手趕

到的時候，他這個麻煩可就大了。

槍客喝跌銀針之後，立刻道：「妳再胡來，可別後悔！」

海飄心中更是生氣。

分明是他在胡來，但居然反而指責自己，這倒變成怎樣的世界？

但她也不由暗暗敬佩對方武功高強，而最令她爲之怦然心動的，就是這個槍客具有一股男性的魅力，雖然明知對方不懷好意，仍然不希望他被堡中高手所擒。

海星堡律令森嚴，這槍客擅闖此地，已是非同小可的大罪，如今竟敢對海小姐冒犯，更是非殺不可的罪名了。

但無論怎樣，她現在還是保護自己要緊。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她父親傳授給她的飛星九絕劍法，果然不愧是獨步江湖的絕技，她一連發出九劍，每一劍攻的都是對方必救之處，大有槍客稍有些微的疏忽，都非要傷在海飄的劍下不可之勢。

那知槍客又輕易的把這九劍全數化解，而且還搖頭嘆息：「像妳這種武功，又怎能在外面行俠仗義，替天下蒼生除暴安良？唉！看來我還是找錯人了。」

海飄怒道：「不知死活，再看本小姐的第十劍！」

她這第十劍，是飛星九絕劍法中威力最強大的一招：萬星歸流！

可是，她這一招劍法剛施展了一半，腰間忽然就覺得一陣痲軟，上半邊身子登時不能動彈。

槍客淡淡一笑，道：「海小姐，得罪了……」

海飄又驚又怒，可是她的穴道已被槍客所制，別說要對付他，就連張聲呼救也來不及。

那可惡的槍客，竟然接二連三把她的「靈台」、「氣海」、「百滙」三穴點住，而且最後還用閃電般的速度點住了她的啞穴！

海飄唯一還能活動自如的就是一雙腿，可是在實力懸殊之下，她的雙腿蹬來蹬去又有甚麼用？

槍客從她的手中把飛星劍插回鞘內，然後把她挾在脅下，策馬向湖的西岸狂奔而去。

海飄恨不得再長出八隻手臂，每一隻手臂力大如猩猩，然後又用力地把這個槍客像臭虫般揑死。

但她只是在想而已。

就算她眞的長出八隻猩猩般的巨臂，又是否會把這個槍客揑死呢？

（三）

槍在馬頸旁，人在馬鞍上。

郎如鐵策馬飛奔，他右手握着英雄槍，左手挾着北武林的第一號大美人，他現在的舉動，已足以震撼整個武林，當然也將會惹起無限的風波。

沒有人知道他爲甚麼要這樣做。

還有半里，就已超越海星堡十里範圍之外。但郎如鐵已看見這條路的前面，最少已有三個人在等着他。

假如海飄的嘴巴還能說話，她一定會立刻尖叫高呼：「蘇大媽！」

可是她現在甚麼也叫不出口，只能眼巴巴的任由這個可惡的槍客把自己像是木偶般搬來搬去。

× × ×

「沒你娘鳥興，居然撒野撒到姑奶奶頭上來了！」

蘇大媽就是一個這麼兇惡的婦人，她的嘴巴本來就長得像一隻大野豬。

但大野豬絕對及不上蘇大媽這個人危險。

大野豬只會撞人、咬人。

但蘇大媽却隨時隨地都可以把任何人的身子撕開一片一片，然後再用一雙快刀把碎肉剁成肉醬。

這並非誇大其辭，五年前北極三魔的老大施無極，就遭遇到這種可怕的懲罰。

當然，施無極作惡多端，他得到這種報應也是罪有應得的。

但蘇大媽是個女人，竟然能夠狠得下心腸使出這種殺人手段，也實是駭人聽聞之極。

蘇大媽兇惡無比，已是江湖中人人皆知的事，但郎如鐵看見了她的時候，神態仍然是那麼鎭定，彷彿蘇大媽就算再兇惡百倍，也不過是一隻困在樊籠裏的老虎而已。

蘇大媽雙刀亮出，左二十三，右三十七，兩把刀的重量居然有六十斤。

郎如鐵淡淡一笑：「好大的氣力，可惜高手過招，並非鬥牛比力，否則在下已不戰先敗。」

蘇大媽怒喝一聲：「你是那裏來的混蛋！」

郎如鐵把手中鐵槍一揚：「妳可認得這桿槍？」

蘇大媽「啐」了一口：「老娘怎會認得無名小卒的兵器！」

郎如鐵微微一怔，隨即嘆道：「也許在下的確是個無名小卒，但這桿槍却絕非無名之槍。」

蘇大媽一聲巨喝，揮刀衝了過來：「老娘不管你有名無名，先砍掉你的腦袋再說！」

她衝上前的時候，在她身後的兩個綠衣婦人却已無聲無息的一齊出手。

左一蓬綠光，右一蓬金光，直向郎如鐵的身上罩去。

她們投鼠忌器，當然不敢無的放矢，否則誤傷了海飄，這條罪名她們就算再長出八十顆腦袋也担當不起。

蘇大媽在兩名綠衣婦人掩護之下，刀勢更是兇悍潑辣。

她的刀法，就像她的人，令人望而生畏。

但郎如鐵却不怕。

再兇的母獅子、雌老虎，他已領敎過不少。

就在綠光與金光同時罩向郎如鐵的時候，兩條人影已如箭般急升。

這兩條人影就是郎如鐵和海飄。

海飄是身不由主，郎如鐵若能把她帶到九霄殿，她也只好乖乖的跟着他去。

郎如鐵不是孫悟空，他當然沒有一個觔斗翻到十萬八千里的本領。

人總是人，現實總是現實，神話裏的故事，只能發生在神話故事裏。

就在這一刹那間，海飄忽然覺得臉上有點發熱。

從來都沒有被任何男人這樣擁抱過的，更沒有嚐試過被人擁抱着跳來跳去的滋味。

對她來說，現在的經歷，眞是無法想像的。

蘇大媽又是一聲大喝：「還不放下小姐，老娘就把你碎屍萬段！」

郎如鐵笑道：「就算我把她放下，恐怕還是會給妳撕開一片一片的。」

蘇大媽嘿嘿冷笑，雙刀揮舞更急。

但郎如鐵槍花抖動，竟然憑一臂之力，就把蘇大媽的雙刀格退。

蘇大媽和兩個綠衣婦人當然不肯放過郎如鐵，但郎如鐵一經格退蘇大媽雙刀之後便棄馬挾着海飄，施展輕功飛逸而去。

海飄不但劍法不錯，輕功更是堪稱一絕！

但直到現在，她却覺得自己所學的一切，根本就是不堪一提。

比起這個陌生的槍客來說，她實在是相差得太遠、太遠了。

× × ×

蘇大媽在江湖上總共有三個外號，其中一個外號是「飛天雌虎」。

她的飛虎追風步法，早在十年前便已名動江湖，堪稱輕功一絕。

郎如鐵挾着海飄飛奔，形勢上當然及不上蘇大媽。

但蘇大媽追了十里之後，她終於呆住了。

他們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直到最後，她根本連郎如鐵和海飄在甚麼地方都看不見。

這一下，蘇大媽可急死了。

她平時兇巴巴的，但到了這個時候，竟然忍不住「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海飄不見了，這實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她怎樣回去向海星堡主交待呢？

她又羞又憤，竟然橫刀自盡！

雪中之雄

（一）

四野無人。蘇大媽這一刀向自己胸膛上大力砍下去，可說是抱了極大的決心。

但她沒有死。一顆小小的石子，把她那柄三十七斤重的大刀震開逾尺。

蘇大媽的臉色變了。

她當然知道自己這一刀的力量有多大，但這一顆石子竟然把大刀震飛，實在是一件令人難以想像的事。

接着，她又聽到了一把聲音從背後响起：「郎如鐵雖然可惡，但他絕對不是個淫賊，妳又何必這樣緊張呢？」

蘇大媽轉身喝道：「誰？」

她一喝之下，仍然沒有發現任何人的踪跡。

但她知道，附近一定有人，否則那一顆石子和說話的聲音又是甚麼東西發出的？難道是神？又難道是鬼？

但蘇大媽從來都不相信鬼神這一類的東西。她認爲世間上只有兩種人，那是死人和活人。

能够用石子把三十七斤重大刀震開的，當然不會是個死人。

但她的眼前，却連死人和活人都沒有一個。

人在何處？

她忽然省起了一個人的名字：「不由脫口叫道：「是雪中雄？」

雪地中倏地响了一個人响亮的笑聲：

「正是老夫。」

蘇大媽眼前一亮，只見雪地上忽然冒出了一張臉色蒼白的臉，但頸上鬍子却殷紅如火的老頭兒。

蘇大媽嘆了口氣：「虧你是海堡主的老朋友，何以看見海小姐被人擄走，還獃在雪堆裏不聞不問？」

老頭兒哈哈一笑。

「倘若擄走海小姐的是別人，老夫自然會去追趕，但郎如鐵這小子，倒是不怕呀！」

蘇大媽跺了跺脚，道：「你眞是他媽的越老越混帳，將來有甚麼事情，由你負責。」

老頭兒搖了搖腦袋，哈哈一笑：「這種事居然要由老夫負責，哈哈，滑稽！滑稽！眞他媽的滑天下之大稽！」

但無論他們在說甚麼，郎如鐵和海飄都已聽不見。

他們的人已在遠方。

（二）

每逢清晨時份，海三爺總是捧着一壺燙熱的酒，坐在海王廳中央的那張太師椅上，慢慢的斟，慢慢的喝。他喝的酒並不猛烈，就算不懂喝酒的人也不容易喝醉。

但這酒很香，這正是海三爺喜歡喝這種酒的最大理由。

這一天，他剛斟滿的第一杯熱酒，並沒有灌進他的肚子裏，而是淋在另一個人的頭上。

這人赫然是蘇大媽！

× × ×

酒是孔大媽親手替海三爺燙熱的，近年以來，這幾乎是她每天清晨例必要幹的工作。

海三爺就是海星堡堡主。

他每天都喝酒，從來都沒有把酒淋在別人頭上的習慣。

尤其是四大媽，他對她們一向都很客氣。

但現在海三爺已變成了一座火山。

一座爆發中的火山。

在海星堡，從來都沒有人見過他發過這麼大的脾氣。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他右手的食指幾乎已指在蘇大媽的鼻子上：「妳練的獅虎十九刀縱橫北武林，怎會連一個無名小卒都對付不了？」

蘇大媽平時兇巴巴的，但現在却簡直變成了一條可憐虫。

也許她比世間上最可憐的可憐虫還可憐百倍。

她垂下了臉，恨不得地上忽然出現了一個深坑，好讓她馬上跳了下去。

海三爺平時也絕不是遇事慌張，頭腦昏亂的人，但此刻海飄被人擄走，他的心情實在是惡劣得可以。

他氣得團團亂轉，忽然下了一道命令：「無論是誰能把小姐找回來，賞銀十萬

兩！」

十萬兩並不是一個小數目，常言有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一着誰也不能說海三爺做得不對。

但他的命令剛發出，居然立刻就有人嫌少！

「海小姐金枝玉葉，十萬兩這個數目未免太少了。」

海王廳並不是人人都能來去自如的地方，斗胆敢在海王廳裏說出這種話的人，世間上更是難以找得出多少個。

海三爺板起了臉孔，哼了一聲道：「老混蛋就只懂得胡說八道，也不怕教人心煩。」

海王廳外倏地出現了一個白衣老人，他就是人稱雪中雄的江湖怪傑杜冰鴻。

杜冰鴻雖然年紀已有一大把，但爲人諧趣樂觀，有他在座的場合，保證絕無冷場。

雖然不少人認爲杜冰鴻這個老頭兒未免跡近胡鬧，但却是誰也不敢在他的面前說出來。

原因很簡單，杜冰鴻雖然行事荒誕不經，古裏古怪的，但他武功奇高，無論是誰開罪了他，都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當然，世間上也有絕不怕杜冰鴻的人，海三爺就是其中之一。

× × ×

十萬兩銀子絕不是個小數目，但杜冰鴻却居然還嫌不够。

海三爺忍不住問他：「你認爲本座應該懸賞多少才算合理？」

杜冰鴻淡淡一笑，道：「你給別人十萬兩已足够有餘，但若要打動老夫，却得增加一點。」

「增加多少？」

「十萬另一兩。」

海三爺寒着臉：「這算甚麼意思？」

杜冰鴻哈哈一笑：「不算甚麼意思，總而言之，老夫的價錢，無論如何都要比別人多一點，否則，就算老夫碰見海小姐，也絕對不會插手相救。」

海三爺冷笑：「倘眞如此，你還算是個人嗎？」

杜冰鴻笑道：「老夫甚麼都像，就是不像個人。」

海三爺哼一聲：「混蛋！」

杜冰鴻道：「混蛋也好，混牛混屁也好，老夫的價錢是十萬另一兩。」

海三爺終於冷冷道：「你有把握？」

杜冰鴻笑道：「這種事誰敢說有把握？只能說是碰碰運氣而已。」

海三爺又沉下了臉，冷冷道：「如此祝你好運。」

杜冰鴻嘆了口氣，緩緩道：「老夫好運，你也好運，怕只怕大家都交上了霉運，那才烏龜請狗吃屎，活該之至！」

海三爺左手按着錫酒壺，「波」的一聲，酒壺忽然爆裂。

他們能找到海飄嗎？

海飄又在哪裏？

（三）

海飄是個很秀氣、很漂亮動人的少女，無論任何男人看見她，都會覺得很甜蜜、很舒暢。

但郎如鐵盯着她的眼光，却像是盯在木像上一樣。

如此美麗動人的少女，在他的眼中看來，彷彿和平常人也沒有甚麼分別。

這裏是一個小小的山谷。

谷中桃花盛開，就像美麗少女的微笑，同樣可愛。

海飄很美麗。

但她的臉上沒有微笑。

她臉上的神色，是很不愉快的。

雖然她早就渴望能逃出海星堡，到外面的世界闖一闖。

但她現在並不是逃出海星堡，也不是到外面的世界闖一闖。

而是給一個陌生的男人，把她當作是木偶般搬了出去。

她的眼神不但不愉快，而且還忽然有點黯然神傷之色。

甚麼事令她黯然神傷？

她想起了甚麼事？

× × ×

當他們來到這一個小小山谷之後，郎如鐵第一件事就是把海飄所有被點住的穴道解開。

海飄立刻把飛星劍拔出。

飛星劍是一把好劍，這把劍已在他們中央築起了一幅高不可攀的高牆。

郎如鐵忽然冷笑。

「難道妳還以爲自己的劍法可以殺了我？」

海飄咬了咬牙，道：「雖然我的劍法殺不了你，但却可以殺了我自己。」

驟然聽來，她的說話好像很可笑。

但實際上她的說話並不可笑，而是可怕。

郎如鐵假如不太笨，當然會明白海飄的意思。

但郎如鐵既未感到她的說話可笑，也沒有覺得她的說話可怕。

他只是輕輕的揮了揮手，道：「最低劣的劍法也可以殺了自己，這一點不用妳提醒。」

海飄咬牙道：「你若以爲我沒有勇氣自盡，那是大錯特錯。」

郎如鐵忽然笑了，道：「任何人都會有一時衝動的時候，但妳若在這個時候死掉，不嫌太可惜一點麼？」

海飄的眼睛有點紅了。

她大聲道：「我寧願死在自己的劍下，也總比落在你這種淫賊手上好得多。」

「淫賊？」郎如鐵一呆，接着道：「我甚麼時候變成一個淫賊了？怎麼這種事竟然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了？」

海飄撇了撇嘴，道：「你別裝模作樣，你若不是個淫賊，怎會無緣無故把我刦到這裏？」

郎如鐵嘆息一聲，道：「妳豈非一直都希望離開海星堡？我現在是助妳一臂之力的呀，想不到狗咬呂洞賓，看來我還是把妳送回海星堡算了。」

海飄咬着牙，道：「不勞相送，只要你不纏着我，我自會回去。」

郎如鐵悠然一笑：「妳可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海飄一怔。

郎如鐵又接道：「妳可知道這裏距離海星堡有多遠？」

海飄也不知道。

郎如鐵伸出了八隻手指，淡淡道：「這裏已非海星堡勢力所及的範圍，這裏距離海星堡最少超過八百里。」

「八百里？」海飄不相信：「就憑你的輕功，竟然在這麼短暫的時間內走了八百里路？」

郎如鐵淡淡道：「時間不算短了，而且咱們也並不是一直都用雙腿走路。」

海飄一愣，問道：「難道我們曾經騎過馬？」

郎如鐵笑道：「當然。」

海飄悚然一驚，又道：「怎麼我竟不知道？」

郎如鐵道：「妳曾一度昏厥，又怎會知道自己曾坐在一輛馬車之上？」

海飄竭力回憶，終於想起，自己的確曾經一度昏厥過去。

但她是怎麼會昏厥的？

當她昏厥的時候，這個陌生的男人是否會對她有甚麼不軌的行動？

郎如鐵彷彿已看穿了她心中所想的事：「妳儘管可以安心，我早已說過，我並不是個淫賊。」

海飄瞪了他一眼：「誰曉得你懷的是甚麼心眼？」

郎如鐵突然笑了：「妳現在是否還要獨自回去海星堡？」

海飄咬着牙，毅然道：「當然，不管這裏是甚麼地方，就算這裏距離海星堡十萬里，我爬也要爬回去。」

郎如鐵嘆息一聲：「好志氣，可惜在這種地方，就算妳想走十里路，也很不容易！」

海飄不再理睬他。

她暗中提聚內力，發覺自己的內力運行並無異樣，心中又安定了一點。

郎如鐵又道：「妳眞的要走？」

海飄轉過身子，連看都懶得看他了：「當然，本小姐說走就走，以後你一輩子也休想再見得着我！」

她的聲音越說越响亮，好像眞的肯定郎如鐵以後永遠都不能看到她似的。

郎如鐵沒有再挽留她。

當女人要走的時候，且讓她走。

郎如鐵好像一點也不再關心她，居然索性閉上眼睛，躺在雪地之上……

（四）

十八年來的夢想，終於成爲事實。

海飄終於衝破家族的高牆，來到了外邊的世界。

但當她想起自己是怎樣才能「闖出來」的時候，又不禁爲之啞然失笑。

對於那個神秘、來歷不明的槍客，她雖然感到對方非常唐突，而且禮貌也不怎樣好，但他却使她的夙願成爲事實。

他是誰呢？

他爲甚麼要幹這種傻事？

但看他的樣子，一點也不像個傻子，既然不是個傻子，他幹的當然也不是傻事了。

海飄想了又想，忽然看見山谷外，果然有一輛馬車。

這一輛馬車，顯然就是那個陌生、神秘的槍客的。

她現在的確很需要一輛馬車。

假如，這輛馬車並不是他的，她就算甘冒偷竊的罪名，也會把它駕駛，佔爲己用。

但她知道這輛馬車是屬於他的，所以，她不要。

她寧願自己走路，也不願意駕駛他的馬車。

前路茫茫，她應該往哪裏走呢？

× × ×

當她感到飢餓的時候，已是黃昏。

整天沒吃沒喝，當然難免感到飢餓。

她忽然看見遠處冒起嬝嬝炊烟。

她看見了一個小市鎮。

等到她越走越近的時候，才發覺這個市鎮原來並不小，剛才她只是看見這個市鎮的一隅而已。

這個市鎮是甚麼名字？

這市鎮有供應吃喝的地方嗎？

（五）

醜臉八郎在荊家鎮最少已超過三十年了。

荊家鎮雖然名爲荊家鎮，但這裏姓荊的只有五個人。

當然，這五個姓荊的都不是尋常人，在荊家鎮，他們幾乎擁有一切，包括荊家鎮每一個人的性命在內。

醜臉八郎在三十年前是個孤兒。

那時候，他除了身上的一襲破棉襖外，唯一最值錢的就是脚上的一雙破鞋子。

可惜無論是破棉襖也好，破鞋子也好，其實都是絕不值錢的東西。

雖然他還有一雙手，但他的手除了抹鼻涕之外，又還能幹些甚麼呢？

他似乎命中註定要餓死在街上了。

但他沒有餓死。

因爲當他支撑不住的時候，剛好就倒在丁家飯舖的門前。

丁家飯舖的老闆姓丁，別人都叫他丁不倒。

在三十年前，丁不倒已六十多歲，他除了養了一隻既不吠，也絕不咬人的雄狗之外，唯一最值得他關心的，就是竹籠裏的幾隻雀鳥。

自從醜臉八郎倒在他門外之後，在他以後的日子裏，最關心的就是這個相貌奇醜的孩子。

醜臉八郎原本姓甚麼，就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開始懂事的時候，已在街上流浪，過着乞丐般的生活。

他的童年的確很不幸。

直到丁不倒把他收爲義子之後，他才開始了另一種生活。

這種生活是安定的，但仍然必須刻苦耐勞，每天工作時間絕不比任何人短少。

但丁不倒對他視如己出，最後還把丁家飯舖交給了他。

當丁不倒看來可以安享晚年的時候，他却突然在鎮上失了踪。

直到別人找到他的時候，他已身在千里之外。

他身上最少有十二道創傷，而每一道創傷都可以要了他的性命。

× × ×

無論丁不倒是給誰殺死的，這件事已成爲過去。

沒有人再提及這一宗慘案，就連醜臉八郎也絕口不提。

現在，醜臉八郎已成爲丁家飯舖的老闆，他今天已快四十歲。

快將四十歲的醜臉八郎仍然被人稱爲醜臉八郎，但也有人叫他丁八，因爲他的義父是姓丁的。

× × ×

正如每天的黃昏一樣，醜臉八郎親手把飯蒸好，然後又在砧板上切菜。

他把鹵牛肉一片一片的仔細切好，然後用純熟的細膩的手法把它叠在一隻碟子上。

這是他每天例行的工作。

但忽然間，碟子碎了。

碟子當然不會無緣無故的碎掉，令到碟子破碎的是一錠金子。

這一錠金子最少超過二十兩。

黃橙橙的金子，除了白痴和瞎子之外，有誰看見了它會不怦然心動？

但醜臉八郎却眞的像個白痴，雖然他看見了這一錠二十兩的黃金，但他最關心的却居然還是那隻已經破碎了的碟子。

這一隻碟子，是丁不倒最喜歡的一隻，因爲這是醜臉八郎在十五歲時送給他的壽辰賀禮。

雖然這份賀禮並不名貴，但丁不倒已很滿意。

現在，碟子碎了，醜臉八郎的臉登時拉得比馬臉還更長。

但當他抬起頭向門外望去的時候，却發現另一個臉孔更長的人。

這人並沒有故意把臉孔拉長，而是他的臉孔本來就比尋常人最少長了半尺。

那一錠二十兩重的黃金，就是這個長臉漢子擲出來的！

碧玉寶馬

（一）

丁家飯舖雖然只不過是一間很小很小的飯舖，但這間小飯舖的架子却不小。

當別的飯舖酒家早已開始營業的時候，丁家飯舖仍然閉上門戶，直到黃昏之後，它才啓門營業。

這是丁不倒以往的老規矩。

他寧願晚一點營業，然後又直到別人打烊很久之後才打烊。

當丁不倒死後，醜臉八郎仍然遵照着老規矩辦事。所以，這時候丁家飯舖根本就連一個顧客也沒有。

這個長臉漢子也許就是第一個顧客。

但這個顧客究竟是送黃金上門，還是送麻煩到此呢？

醜臉八郎不知道。但他却知道，這一隻碟子被打碎，其價值是無可彌補的。所以，那二十兩黃金對於別人來說，也許是一筆足以令人呼吸屏息的財富，但醜臉八郎却認爲它和普通的石塊沒有甚麼分別。

長臉漢子冷冷一笑，忽然對他道：「這一錠金子絕對是眞的，你若不信，不妨咬一口試試。」

醜臉八郎沉着臉，道：「不必了，荊四公子是富甲一方的大富豪，豈會用假金子之理。」

長臉漢子嘿嘿一笑，道：「好說，好說！」

在他的身後，還有四個黑衣武士，他們的腰間都佩上快刀，他們的神態就像是四條兇悍的獵犬，正在緊緊跟隨着主人一樣。

其中一個唇上有兩撇小鬍子的黑衣武士插嘴道：「丁八哥兒的碟子就算是用金鑄造的，這錠金子也可以抵消有餘了。」

倘若現在有人在旁的話，一定會以爲醜臉八郎正在高興得要命，一隻碟子居然可以換一錠二十兩的金子，豈非是天降橫財？

可是，醜臉八郎完全沒有半點高興的樣子。

他居然把金子拋了出去。

「拿回你的臭錢！」

鏗！

金子丟在地上，好像這錠金子，已忽然變成了一塊麻石，再也不值得任何人關注。

長臉漢子冷冷一笑，道：「果然有種，看來丁不倒的徒兒，也不能算是個窩囊廢！」

醜臉八郎冷冷道：「荊家一門五絕，向來不安好心，這一點，義父早已看得清清楚楚。」

長臉漢子眼珠子一轉，突然道：「丁老兒的壓箱底本領，大概都已傾囊傳授給你了？」

醜臉八郎沉默了半晌，才一字一字緩緩道：「義父是給你們殺死的？」

長臉漢子神色不變，冷冷道：「這一點你不必問，應該發問的人是我，而不是你。」

醜臉八郎面露怒容：「荊連山，你們好毒辣的手段。」

長臉漢子就是荊家鎭內荊家五絕的四公子荊連山。

在荊家鎭，無論是誰看見了荊家五絕，都一定要恭恭順順的，否則，遲早必會招來大禍。醜臉八郎現在惹下的麻煩相當大，因爲他已開罪了荊連山。

但就算他沒有開罪荊連山，麻煩事還是同樣會纏在身上的。

因爲荊連山並不是故意來找他開心，而是有其目的的。

他的目的是一匹馬。

一匹價值連城的碧玉馬。

（二）

據說，自從唐代以來，江湖上總共最少有十七匹碧玉馬，俱堪稱是人間罕見的奇珍異寶。

但若能以「價值連城」四字來形容的，却只有一匹。

近百年來，江湖上最引人矚目的寶物，大概共有十件，這匹碧玉馬就是其中之一。

誰也不知道碧玉馬的下落，但不少人都知道這匹碧玉馬本是波斯七大奇珍之一，直到唐朝，才由波斯胡商帶入中原，最後並在京師寶石軒高價出售。

近數百年來，碧玉馬曾七度易主，而曾經擁有這匹碧玉馬的人，無一不是江湖中大有名氣之輩，其中還是包括武當派六十年前的掌門哲一道長。

自從哲一道長逝世之後，碧玉馬也就

隨着在人間消失。

誰也想不到，這匹碧玉馬原來竟然已落在一個外貌平平無奇的老頭兒身上。

這個老頭兒，就是荊家鎭丁家飯舖的老闆丁不倒。

丁不倒何以會擁有這匹碧玉馬，已是一個永遠無人能解答的謎。

但他擁有這匹碧玉馬，並沒有替他帶來好運，反而惹來殺身之禍。

荊家五絕爲了要得到碧玉馬，不惜任何手段，任何代價。

可是，丁不倒寧願苦戰至死，也絕不肯把碧玉馬交出。

荊家五絕索性把他幹掉，他們深信碧玉馬一定會在醜臉八郎的身上。

他們沒有打草驚蛇，準備用軟硬兼施的手法，逼使醜臉八郎把碧玉馬交出。

但醜臉八郎却一直裝瘋扮傻，好像根本不知道碧玉馬是甚麼東西？

荊家五絕一直沒有發作。

但直到今天，荊連山忍不住了，他要從醜臉八郎的身上逼問出碧玉馬的下落。

（三）

碟子碎了，金子也已丟在地上。

但荊連山的脾氣還是沒有立刻發作，他忽然輕輕拍了拍手掌。

掌聲清脆响亮，但令人目眩的却是兩箱黃橙橙的金子。

四個身穿灰襖的大漢，分別抬着兩隻大箱子，箱子沒有蓋，裏面赫然全是令人眼花繚亂的金子。

荊連山敢保證，醜臉八郎從來都沒有見過那麼多的金子。

這些金子，已足以打動任何人的心。

「只要你把碧玉馬交出，這些黃金就是你的。」他的聲音忽然變得很溫柔，溫柔得就像是在哄小孩子。

但醜臉八郎的回答只有三個字。

「滾出去！」

× × ×

荊連山的臉本來就比任何人都要更長，當他聽見這三個字的時候，他的長臉立刻變得更長。

「你竟敢叫本公子滾出去？」

「爲甚麼不敢？」醜臉八郎冷冷一笑：「這裏是我的飯舖，我要你滾出去你就得馬上滾出去。」

荊連山怒極反笑：「好小子，你倒以爲荊家一門五絕的招牌是紙糊的了？」

醜臉八郎絕不畏懼，挺起胸膛：「就算荊家一門五絕變成一門五萬絕，我也不怕。」

荊連山冷笑：「你是拴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醜臉八郎振聲道：「你若是皇帝，我就是太白金星、如來佛祖！」

荊連山「匹」一聲：「你好狂！」

醜臉八郎道：「就算再狂，也及不上荊四公子把兩箱金子搬來搬去那麼意氣風發！」

荊連山臉色一白道：「你是堅決不肯把碧玉馬交出來了？」

醜臉八郎怒道：「你們害死了我的義父，就算拚着闖刀山，跳火海，也決不讓你們得手。」

荊連山咬牙冷笑道：「好！好！你有種！」

醜臉八郎道：「我當然有種，你却是個他媽的大雜種！！」

說到這裏，荊連山已沒有甚麼話好說的了。

他只好把他擒下，然後慢慢逼問碧玉馬的下落。

他首先囑咐那幾個大漢，把兩箱金子抬回荊家。

這兩箱金子價值驚人，荊連山就算是個揮金如土的公子哥兒，也絕不捨得白白把它們丟掉。

說到打架，這四個大漢空有一身蠻力，但武功却是不堪一提。

倒是那四個黑衣武士，是荊連山一手訓練出來的刀手，他們以往也曾替荊家幹過不少事，當然也宰過不少人。

在這四個黑衣武士的眼中看來，要對付醜臉八郎這個渾小子，實在是易如反掌的事。

尤其是那個唇上有兩撇小鬍子的黑衣武士，他簡直把醜臉八郎視如土包子。

他姓夏名一鵰，一向自負頗高，在四個黑衣武士之中，他亦時常以首領自居。

可惜這種人實在並不值得自負。

他自以爲是個首領人物，但其實只不過是別人的奴隸，如假包換的奴才、鷹犬、爪牙而已。

× × ×

夏一鵰沒有等待荊連山的命令，就已亮出了他的刀。

他的刀雖然並不是寶刀，但倒也是百煉精鋼鑄造的好刀。

他居然問荊連山：「公子要活擒還是要把他剁爲肉醬？」

荊連山冷冷道：「活捉！」

夏一鵰毫不考慮就暴喝道：「絕對不成問題！」

他立刻衝前，就要向醜臉八郎撲擊。

但他的身子剛衝前，立刻就被荊連山抓了回去。

夏一鵰一怔。荊連山却是不由分說，立刻就在他的臉上打了一拳。

夏一鵰根本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他的鼻子就已經變成了一團肉醬。

夏一鵰想不到荊四公子忽然會有此一着，登時苦着臉，噤若寒蟬，連大氣也不敢吭出。

荊連山沉下臉，冷冷道：「你的刀法是否很高明？你的武功是否很厲害？」

夏一鵰呆住。

他自己的斤兩有多少，荊四公子瞭如指掌，一問之下，教他如何回答？

荊連山也不必他回答，便已冷笑接道：「你以爲丁不倒的傳人很容易對付，單憑這一點就已足以讓你死十次！」

夏一鵰雖然驚魂未定，但他仍然不相信醜臉八郎是個身懷絕技的高手。

雖然他的嘴裏沒有說出來，但荊連山却已看穿了他的心中，實在是大大不服。

荊連山忽然嘆了口氣，揮手道：「你大概是不到黃河心不死，既然這樣，你不妨去討教幾招，看看誰會變成肉醬。」

夏一鵰滿肚鬱氣無處發洩，聞言立刻再度撲前，把一古腦兒的帳都算在醜臉八郎的身上。

（未完）

東方四女俠傳奇小說

罪惡之園（四）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經一夜航行，當陳秀蓮醒來時，已身在一間套房的睡牀上躺着，但不見魯昆絲的踪影，心知不妙，連忙起床拉開窗帘外望，原來自己置身天堂島上了。她拿起電話通知接綫生要找李昆，但李昆不在，要見波士，也不在。早餐後，李昆來電話，說是要帶她在島上到處遊覽一番……經一番遊覽參觀之後，陳秀蓮發現這個爲富人逍遙玩樂的地方，位置的確很神秘，要想查清它的方向位置確不容易，就算是來過的人，想自己找回天堂島也不能够。

參觀全島

「於是這幾個人就成爲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不必要武裝，不需要軍隊，征服了世界，控制了絕大多數人的生死存亡，這是一種巧妙的掠奪，透過法律保護的侵占！」

「因爲那些當事人都好好地生活着，神智清醒，行爲正常，在絕對正常的情形下，把他們的一切委托天堂島代理，或是毫無條件地轉移讓渡，全部過程在自然合法下進行着，有權威的法學家認定其合法性，有最佳的醫生證實他們的健康良好，以及精神病醫生證實他們的精神狀態極佳，這些委託書就完全合法了。

「天堂島上的一些人就整個地代理了這些大企業家大富翁的事業，或管理他們的財富。」

假如蘭寧爵士把吳而夫所從事的研究全運用到這裏來，以催眠術加上那些非洲巫醫的藥物，再從事於環境的引導，可以把那些人的神智完全地控制了，然後再以天堂島上各種誘人的生活——物質的與性靈上的。即使公開地展示在人前，也沒有人會懷疑其中有罪惡的成份。

於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兩三年到五年，天堂島的主持人就變成了宇宙的主宰了。

天堂島是專門以富翁爲服務對象的，這個理由可以名正言順地把那些大富翁吸引來。

陳秀蓮自己是個很富有的人，她了解到一個人財富越多，就越感孤獨寂寞、無聊，乃至於變爲厭世。

她自己就是一個例子，所以她才會組成女神俱樂部，開設了東方偵探社，這就是心理上的不平衡，爲求刺激，使生命多姿多采，雖然美其名爲伸張正義，向罪惡挑戰，服務人羣，那只是一種狹義的浪漫主義、廣義的唯我主義的延伸，俠義思想的昇華而已。

那是一種不正常中的正常，病態中的健康。

但是還會有很多的人比她更糟，糟上不知多少倍，這些人也更容易被天堂島吸引了來。

往見波士

陳秀蓮幾乎可以感到自己背上的冷汗在流，身子不由自主地又打了個冷戰，李昆關心地問道：「陳小姐，妳是不是感到冷？」

「沒有啊，我很好，這兒的氣候很適宜。」

「可是妳一連打了兩個冷噤了！」

「那是我的胃有點不舒服，臭豆腐乳吃得太多了！」

「哦！我看見那份菜單時感到很奇怪，妳似乎點的是很冷門的東西，但妳的口味跟波士却很接近。」

「活見他的大頭鬼！」

這句話在陳秀蓮的口裏轉，却沒有罵出來，忙把話題也轉開了道：「李先生，我對那些遊樂設備不感興趣，因此我寧願那些別人所不容易看到的。」

李昆把車子的速度加快了一點，一直跑向山巔城才下來，那兒是人工滑雪塲的起點，可能因這些遊客以東方人較多，所以這個地方的五名健美的雪女郎都感到很無聊，聚在一起聊着天，她們都穿着花花公子俱樂部中兔女郎的服裝，而且進步到了全上空的境界！

每個人都挺着兩個驕傲的乳房，展示着他們胴體上的美，看見他們過來，似乎大家都很高興。

她們的高興似乎專爲李昆而發，可見他在這些女郎中是個很受歡迎的人。

一個金髮碧眼的北歐女郎，長得很像瑞典女艷星艾妮泰艾格寶，她的那一對胸乳還尤有過之。

她張開了雙手，口中叫着大衛，準備來一個的擁抱。

李昆冷淡而又禮貌地：「艾妮泰寶貝兒，很對不起，我無法接受妳的歡迎，因爲我這套服裝上的附件太多，它們會傷害妳的！」

的確，他上身那件古羅馬戰士的戰袍不適合擁抱，因爲上面綴滿了寸長的銀色尖釘，以便在肉搏中可以傷害敵人，金髮女郎發出一聲失望的嘆息：

「大衛，多掃興，每次你都有一個拒絕人的理由，難道你不能有一次是懷着愛情而來的嗎？」

她嘟着嘴，樣子很媚，李昆却似乎無動於中，道：「不能，艾妮泰，因爲妳使我害怕。」

「使妳害怕，爲什麼了？」

「艾妮泰，我爲妳取這個名字是因爲妳很像那位女星艾格寶，她是我極爲欣賞的女人之一。」

「是啊，那又怎麼使你害怕呢？」

「別人給妳取個外號叫冰山美人，那是指妳的冷漠、含蓄，妳要知道女性的胸脯在遮掩下更具有性感的魅力，那會刺激人取下掩蔽一探的慾望，而女性的冷漠，也是一種性感，下次見面時，妳如果變得多一點，而且不要那麼急急地想愛我，或許我就會愛妳了！」

「可是我現在是在工作的時間，這是我們規定的服裝。」

她無奈地拉着乳壕處的一根帶子，但至少使人感到她們不是赤裸着的。

陳秀蓮是個女孩子，對這種服裝的感受不會像異性那樣强烈，可是她也深深佩服設計這種服裝的人，對性的誘惑力，具有相當的心理研究。

這些服裝，比全身赤裸相差不了多少，然而却具有更多的吸引力，假如把這些刻劃細微的服裝去掉，一覽無遺，也許在乍見之下，會引起一陣衝動，但很快就會意味索然了。在一個女郎那兒得到了視覺的滿足後，很可能對另外三個連看一眼的興趣都沒有了。

可是加上這一點的掩飾後，效果就大不相同了，即使已經跟一個女郎親熱過了，當她重新穿好這種衣服時，可能又會引起了新的衝動。

因爲那一塊迷你的比基尼掩蓋下的部位，在對方的心裏已成了記憶與回味：而記憶與回味總是比較美好的。

陳秀蓮想起了她讀過的一本性心理學的書上，述起的一件事實，那是作者所做的實際調查，有一對新婚夫婦，在婚前已經有過很親密的關係，所以到了真正結婚後，在度蜜月的第一天，男的已經沒有了興趣，新娘脫了衣服，睡在床上等待着新郎的愛撫、接吻、擁抱，任何愛前的行動都做了，但新郎就是無法挑起情趣。

他們以爲新郎有病，兩個人立刻去看醫生，却忘記了那一天是星期天醫生度假去了。

沮喪地回到旅店裏，新娘到洗手間去更衣，以前她都是當着男的脫衣服的，這一次不知爲了什麼，她進了洗手間就關上了門，男的不知道她進去做什麼，門又被她在內鎖死，只有在鑰匙孔內張望一下。

女的在裏面脫下了外出服，還淋了一個浴，披上睡褸出來時，却被她的丈夫緊緊地抱了，在匙孔的偷窺中，使新郎的情趣莫名地勃發了起來。

他們的蜜月第一夜沒有虛度，而且雙方都感到從所未有的美妙愉快。

這是一種心理狀況的微妙表現。

陳秀蓮不知道這些服務是否爲那個萬能的波士所設計的，但她無法不承認這是傑作。

可是這些扣人心絃的裝束，顯然沒有在李昆身上起任何作用，雖然他有兩次對艾妮泰跡近狎弄的行爲，但是他的神情上却沒有一絲猥褻的成分，而現在他的臉上却連那點紳士的笑容都沒有了！

李昆道：「很好，史妮泰，妳記得這是妳工作的時間，就該記得這也是我工作的時間！」

艾妮泰的臉上那動人的笑容也凍結了，懷有敵意地看着陳秀蓮，無可奈何地道：「是的！大衛！她是新來的？」

「妳幾曾看過波士的私用馬車讓新來的員工乘坐的？」

「他不是本島的員工，難道還是來賓嗎！」

其他三個女郎都驚奇地看着陳秀蓮，李昆的神色一轉莊嚴道：「是波士邀來的特別貴賓，她在本島可以享受任何來賓的待遇，但也可以糾察監督任何員工，包括我在內，因此，以後密司陳有任何吩咐，妳們都要服從。」

「那不等於是波士了嗎？」

「可以這麼說。」

四名女郎都改變了她們的態度，很恭

敬地齊聲道：「歡迎陳小姐，請指示。」

陳秀蓮不知道如何回答，李昆道：「把十九號電動雪橇開過來。」

艾妮泰更爲詫然道：「十九號電動雪橇，那是……」

李昆沉聲道：「艾妮泰，妳如果少問幾句，會變得更可愛一點。」

艾妮泰不敢說話了，但明顯地看出她是相當地不高興，不過她還是到庫房裏駕出了一輛小型的電動橇，李昆先請陳秀蓮坐了上去，然後才自己坐在旁邊，踩動扭掣，雪橇就輕巧地順着人工雪道滑了下去，速度很快，轉了個彎後，就到一口小小的湖口，雪橇沒有停止的意思，一直衝進了湖裏，陳秀蓮出乎本能站了起來，但是李昆却坐着沒動，嘩啦一聲，雪橇進入湖裏，依然向前滑行原來它是水陸兩用的。

李昆笑了一下，道：「這玩意很精緻吧！」

陳秀蓮一笑道：「只堪用來惡作劇，李昆，那個艾妮泰對你似乎很鍾情，你却對她太殘忍了，爲什麼？」

李昆兇兇地道：「她是個孤兒，在貧民窟裏長大，十三歲開始當賣春女，十五歲跟一個北愛爾蘭的游擊隊長私奔，有過殺死十個人的紀錄，被美國軍隊抓住了，在執行槍決時，被波士用五萬鎊買通了行刑的軍士換了出來。」

「這是怎麼換的？」

「用空包彈，然後軍醫在她胸前洒上鮮血，宣佈死亡。波士以教會牧師身份領葬，就這樣換出來的，在紀錄上她是個死人，也是天堂島上最忠心的幹部之一。」

陳秀蓮哦了一聲道：「你們的波士有收容女殺手的癖好。」

「這倒不是，她們置生死於度外，亡命慣了，才能對波士的理論忠心信仰，成爲死士。」

「我是問你爲什麼對她那麼殘忍。」

李昆道：「我也是回答妳的問題，我對女人本來就沒是興趣，更不會對一頭母狗有好感；妳知道她第一個殺死的人是誰，就是帶她私奔的那個游擊隊長，殺人的原因只爲了對方跟另一個女孩子睡覺。」

「這種人的愛恨都很强烈的。」

「所以我對她要疏遠一點。」

「可是我覺得你對她還特別一點。」

「妳是指我的那些行動，這不算什麼，天堂島上的男性職員不多，而女的都是患有性飢渴的餓狠，正因爲如此，她們才會拚命去爭取男性顧客的好感，艾妮泰經常找不到對象，所以大家有時要對她慰藉一下。」

「爲什麼呢，她不是很美嗎？」

「是的，可是她在好合時很糟糕，有時候她會把對方揍得鼻青臉腫，因此每一個要找她的顧客，事先都會得到警告，前兩個月，有個日本人很欣賞她，不理會警告找她，因爲他自恃是空手道二段，結果被她打掉了兩顆門牙。」

「看不出她還有這麼好的功夫。」

「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在一次狂歡會上，她表演徒手搏熊，把一頭兩百磅的巨熊活活用柔道手法摔死了。」

「她不算是職員吧？」

「怎麼不算，只是她是不支薪的職員，將來也不會離開天堂島，是波士最忠心的十二金釵之一。」

陳秀蓮笑了一笑：「這隊娘子軍很厲害。」

「嗯，可以抵得上一支最精銳的突擊隊，波士的禁園就是由她們守衛的。」

「我只看見了一個，還有另外的十一位呢？」

「你有興趣我可以把她們找來給妳看看。」

「我沒興趣，不過隨便問問。」

「妳最好有機會先認識她們一下，她們的心理很不正常，看到妳受波士重視，恐怕會對妳不禮貌的。」

陳秀蓮道：「我對你們波士的重視並不感到光榮，最好別惹我，否則我也不客氣了，我正在一肚子火呢？」

李昆忽而低聲道：「陳小姐，妳最好不要再找機會出我的醜，承妳不棄，把我看作朋友，我感到很榮幸，在天堂島上，妳恐怕只有我這麼一個對妳友善的人，如果妳再一直找我麻煩，讓我出碴子，波士可能會換個別人來陪伴妳，那時妳就不會這麼愉快了。」

陳秀蓮道：「我不在乎，叫他們來好了。」

「陳小姐，我是爲妳好，別說妳不在乎，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妳對島上環境不熟，很容易吃虧的。」

「奇怪了，我才到島上沒多久，怎麼會有人要跟我過不去呢？」

「因爲妳太特出，波士對妳太重視，尤其是十二金釵，他們的嫉妒心都是很重的，波士一視同仁，她們不會在乎，對一個人特出，就會妬嫉了。」

「眞豈有此理，她們以爲我是什麼人了。」

「她們不管妳是什麼人，但她們都不把自己當人，所以跟她們也沒有道理可說的。」

雪橇轉入一條小溪流，再走一陣，進入一個漆黑的山洞，洞很小，只容一橇通行。

陳秀蓮忍不住問道：「這算什麼？」

「進入到地下船塢的通道。」

「爲什麼要這麼麻煩呢？」

「爲了秘密，不讓人隨便潛入。」

「就利用這些水道？那又擋不住人，因爲這是一條水道，順着走去就行了。」

「這山洞雖然不寬，水却很深，走進去是不可能的。」

「泅水進去。」

「很危險，這裏養了幾萬條食人魚，雪橇是電動的，而且能發出一種電流把牠們驅開，否則牠們對任何東西都會攻擊的，別看牠們體積小，可是牠們的牙齒很尖，牙床的力量很大，連鐵板都能咬穿。」

水道走完了，他們停在一個巨大的山腹中，立足處是一個平台，海水在下面五十公尺處。

李昆按動一個按鈕，平台徐徐下降，原來這是一個電動升降梯，來到下面，却是寬有十公尺的平道，繞着山腹，這船塢簡直是個小港了，除了女神號與天堂號外，還停了好幾條裝甲的小型戰艇，每條的吃水位都在百噸左右。

陳秀蓮道：「你們還有海軍，實力很强呀。」

「不錯，這些登陸艇的設備很好，都可以遠出作戰，艇上還有反潛艇的聲納魚雷裝置，除非是派一支艦隊來，否則我們可以抵抗兩條巡洋艦的攻擊。」

「有什麼用呢，你們不是有着一個國家保護嗎？」

「那只有一個名義而已，這個國家的海軍力量薄得可憐，還不如我們的海上戰力强呢。」

「不過人家是國家，受着國際海洋公法的保護。」

「所以我們每年才付那麼多的保護費，現在正在設法購進小型核子彈頭的海底火箭魚雷，等那個到手後，我們的戰力更强了。」

「這些武器從那兒得來的？」

「有錢就有地方買到。」

陳秀蓮暗暗心驚，天堂島的目的越來越明顯了，他們的確有控制世界的野心。

看了一下，陳秀蓮再問：「這些舊船大概是二次大戰後拋售的舊炮艇，小型驅逐艇吧，恐怕沒多大用，那是報廢的。」

「船是折舊來的，但不是舊貨，其中有德國納粹未及使用的全新戰艇呢。」

陳秀蓮不想多問，而且也後悔來到這兒，因爲她知道，曉得此地的秘密越多，離開也越困難，本來以爲只是兩條遊艇，才要來看看，早知道還有這些武裝戰船，她就不來了。因此道：「我們出去吧。」

李昆道：「陳小姐不要再參觀了？這兒還有不少設備，可惜是白天，我不方便把船塢的電動門打開，否則還可以駕條快艇出海去玩玩呢。」

「不必了，我現在要見你們的波士，要不然見見蘭寧爵士也行。」

「蘭寧爵士是客人，不知道在那裏，而且沒有他的允許，我們不便去打擾他，波士則要妳參觀完全島後，再與妳見面，這兩個請求，我都很抱歉，不過我們可以到處轉轉，說不定會碰上他們。」

「好吧，你猜想他此刻可能會在那裏呢？」

「保齡球館，這是他運動時間。」

「那我們就趕去碰碰看。」

李昆引着她再度登上升降梯來到山腹頂端。

陳秀蓮見李昆撳動另外一個按鈕，笑問道：「我們不再乘電船出去嗎？」

李昆搖搖頭道：「那電船原是遊樂項目的一種，本來要穿過地獄洞的，只是中途改了水道才能通到這兒，電船離開後，水道又恢復原狀，爲了不使水道耽誤過久，或是怕萬一有人跟着進來，我已經把船放了回去。」

陳秀蓮微微一笑，道：「這就是說，我如果再想到船塢來，循原路是無法找得到的。」

「是的，天堂島並不大，我們必須利用已有的設備，略加改竄作爲秘密的通道，這是最經濟的原則。」

陳秀蓮問道：「有多少人知道這兒有秘密的船塢？」

「不多，大概還不到三分之一，但是能够知道秘密通路運用的，連波士在內，只有五個人。」

「你是五個人中間的一個。」

「對外，我是本島的業務經理，對內，我是島上的總管，因此這島上對我而言，可以說沒有秘密了。」

陳秀蓮笑了一下：「總裁的臥室，你也完全了解嗎？」

「沒有，那是屬於私人的秘密，波士是很重視私生活的秘密的，他認爲每一個人都應該有一塊能完全獨處，不受別人干擾的天地，每個人的臥室就是各人私有的天地……」

「這就是說，你們的臥室，他也無法進入？」

「是的，高級職員都有一所屬於私人的臥室，是經過每個人自行設計的，完全由電腦控制，把自己設計的電腦資料卡，密封存進檔案，除了本人之外，沒有一個人能知道出入的方法，那一共有十九個數字的排列組合，世界上最精確的保險箱也不會比這個更穩固了。」

「所以到了臥室裏面，你們是絕對自由的。」

「是的，陳小姐，如果妳想要找到波士對我們的欠缺之處，妳不必在這個地方找，我可以告訴妳一件更大的，波士還控制了一項我們都不知道的秘密。」

「是什麼？」

「妳看見那些戰艦了！」

「看見了，那不算是秘密了吧。」

「不算，島上至少有的三分之一的人看見那些戰備船隻，但只是幾條空船，誰也不知道艇上的兵員有多少，是些什麼人，藏在那裏，這個秘密只有波士一個人知道。」

「難道船上的兵員，不是天堂島上的人？」

「不知道。也許是，也許不是。有一次波士舉行海上戰鬥演習，我們都看見了兵船在外海從事戰鬥的情形，總計可能有兩百名操作人員，但這兩百個從那兒來的，只有波士一個人知道，有的人對此感到很不滿。」

「有沒有人向他提出詢問呢？」

「有，而且不止一次，但是波士拒絕回答，他說戰鬥的工作不要我們去管，我們的職責是好好地經營管理天堂島的業務，如果有用到那些戰備的時候，自然會有人去操作。爲了證實他的諾言，他作了一次演習，召集了島上四十位他認爲比較重要的人員，乘坐了天堂號出去，用我們假設情況，放出了四條無綫電遙控的電動袖珍玩具兵艦以及三架遙控袖珍飛機，波士在十五分鐘內完成了防備部署，出動了全部的船隻，將目標全部擊落。」

「那不是引用到飛彈了嗎？」

「沒有，完全用船上的雷達與機關炮，據說是以電腦校正偏差，精確度幾乎已接近零偏差。」

「有這種可能嗎？靠着那一批廢品會有這種績效？」

「有，陳小姐，我已經告訴過妳了，那不是廢品，而是全新的製品，只是標上了廢品的名稱而已。那是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希特勒協助日本的戰略武器，被軍火商人轉了一道手脚，才變成了廢品。」

「二次大戰到現在已經三十年了，你們的波士難道從那時已經開始在籌劃天堂島了嗎？」

「那倒不會，他那時不過才十多歲，沒有這麼大的雄心，這些物資是他後來從幾個小國家那兒標買來的，有很多小的國家的元首把國家當作私人的資產，雖然因為政變而失了勢，但他們手中還秘密地控制着一些戰略資源，窮極無聊時，就拿出來拍賣了。」

陳秀蓮陷入了深思，李昆又道：「波士對於他武裝的成員始終保密，因為我們事先並沒有看見有人來，事後也沒有看見人離開，忽然之間，那些人就冒了出來，這件事引起了好幾個人的好奇，有人私下偵查過，始終找不到一點綫索。」

「結果呢？我是問那些偵查的人。」

「有兩個人失蹤了，波士承認是他把那兩人處決了，因為他們太過於好奇。」

「你們對這件事作何反應？」

「波士說這純粹是自衞的裝備，不是用來攻擊的，他把戰船停在船塢中，讓我們每個人都看得見，證明他對這件事的態度，所以他不喜歡有太好奇的人來破壞天堂島上的和平。」

「這個理由能使人信服嗎？」

「百分之百，因為失蹤的兩個人的確屬於不安份的那一類，波士說那種人如果有了武裝，就會製造動亂。」

「這麼說他們必然是有所發現了！」

「多半是的，但這不影響大家對波士的尊敬，至少，波士不是那樣的一個人，在天堂島上，他製造的都是歡樂而沒有血腥。」

「可是每個人都很怕他。」

「陳小姐，妳的觀察不夠詳細，大家是尊敬他，不是怕他。妳已經見過很多女職員了，雖然她們大部份是賣笑的淘金女郎，但妳也可以發現，這些女郎的笑容是出自本心而不是强迫的，她們為爭取金錢而笑，為爭取服務的機會而笑，絕沒有一個是為了恐懼而笑，花錢的顧客是很挑剔的，他們選擇伴侶，也喜歡是常帶着自然笑容的女郎。」

陳秀蓮困惑了，李昆的話沒有錯，天堂島上雖是專為富翁們供應歡樂，但這些歡樂絕不是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

這一個神秘的統治者，的確是有一手，即使他建立的是一個獨裁的王國，但至少他是用了王道的手段，使他的臣民甘心受奴役，這是一種極為高明的統治手法。是什麼方法使得這些人心甘情願地賣命呢？

陳秀蓮一直想找出這個答案，看來是失敗了。

她開始陷入了沉思，想起自己跟那兩個女侍的談話，那是她接觸得較多的兩個人。

她們對天堂島上的一切很滿意。

陳秀蓮忽然想起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那是三十四個女侍敍述了總裁的一部份生活習慣，透露了這位統治者對女性的審美觀，那是一個奇妙的綜合體，他欣賞的是女人的靈性，一種屬於女性的靈性，所以他擇了兩個典型，紅樓夢的林黛玉，浮生六記中的陳芸。

這兩個女人是屬於中國的古典美的，但僅具有了靈性，却缺乏了二十世紀健美的體態，而他也是女性胴體美的崇拜者，這可以從他把維納斯的比例來作為審美標準一事上取得證明。

而且天堂島每一個女人都是曲綫豐滿的，這也是第二個明證，祇可惜上帝造的女人很矛盾，具有這種體型的女人，多半缺乏東方女性的靈性。

所以那個女侍連林黛玉與陳芸是什麼樣的人都不知道；內在與外在的美很難協調的。

陳秀蓮笑了，不是笑這種矛盾，而是為了她已經找到了答案而笑。

愚蠢、無知，這是天堂島上的統治原因。

天堂島從各地的賣淫者中間去吸收成員，沒有別的原因，因為她們無知，不懂得思想，便於駕馭。

「李先生，我想問一個問題，天堂島上的成員，有幾個是大學畢業的？」

「沒有，而且連高中畢業的都沒有，最高的學歷是小學畢業，但是有兩個是得過博士學位的。」

陳秀蓮一怔，她以為自己的猜想已十分正確了，誰知却冒出了後面的一個答案，推翻了她的假設。

「一個博士會操此業？」

「是的，她們幹得很高興，因為她們是眞正為天堂島的最終理想所吸引。」

「哦，這就難怪了，她們是得到哲學博士學位？」

「一個，另一個是人類行為學的。」

陳秀蓮笑了一笑，她的推斷還是正確的，這兩個例外是眞正的天堂島上的歸化者。

「我想見見她們！」

「可以，而且我就是帶妳上那兒去，同時妳也可以在那兒見到波士了。陳小姐，我很佩服妳的智慧與推想的能力，這麼快就找到了問題的中心。」

他看看錶，又笑笑道：「才一小時又二十三分，比波士預測的時間提早了兩個多小時。」

開秀蓮有着挨了一棒的感覺。

「什麼預測？」

「波士說，當妳找出了天堂島上的職員安於所事的原因，就表示妳已對這個地方完全了解了，也是你們見面的時候，他預測妳最快要四個小時才能找到，想不到妳這麼快就發掘到問題的中心了。」

「你早就奉到了指示來測驗我？」

「這不算測驗，而是一個新加入的重要職員，必須要知道的事。妳能發現固然好，不能發現，我也會告訴妳，但妳能在一小時又二十三分鐘的時間內找到答案，這是最高的紀錄，將來妳担任較高的職位時，別的人都會心平氣和，不至於認為不公平了。」

陳秀蓮强抑制自己的憤怒道：「李先生，我並沒有答應加入你們。」

「妳會答應的，當我們把妳請到天堂島上來的時候，這已經成為定局了，所以妳才能參觀到一些不公開的秘密。陳小姐，妳的智慧很高，以妳的常識來判斷，妳見到本島的這些情形，是否一個外人所應

該知道的。」

「我並不要參觀，是你們自己讓我看的！」

「但我並沒有强迫妳看吧，而且要看那個船塢，也是妳自己提出的，在沒有看之前，我已經告訴妳這是一個秘密的設施，因此妳一定知道某些禁忌，對不應該知道的事，不應該流露出太多的好奇。」

陳秀蓮吁了口氣：「李先生，我一直以為你是個很有理性的人，雖然我們的認識並不愉快，但我始終把你當作朋友。」

「這是妳的錯誤，妳一直在說服我叛變波士，一直在利用妳的口才與智慧來影響我。」

「是的，我把你當作一個有是非感的君子。」

「陳小姐，我承認妳是個很了不起的女性，但是妳犯了一個女人的通病，老是想以妳的影響力來改變別人。」

「我不是以女人的立場去改變男人，而是以人性的立場，來喚醒你對人性的認識。」

「聰明的女人老是以為自己是對的，要去改變男人，但改變的結果，往往會使男人更快地走向相反的一邊。陳小姐，在這一點上，我對妳感到失望，因為妳跟別的女人完全一樣。」

「我不是以自己的是非為標準，而是以一般的道德水平為標準。」

李昆笑了一笑：「愛斯基摩地方的食物很缺乏，因此人到了年老的時候，自己一個人悄悄地離開了子女去接受死亡，以免增加子女覓取糧食的負担，這在講究孝道的貴國，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但是在愛斯基摩的北海冰原上，却是一種視為當然的傳統，因為道德的標準永遠沒有水平的。」

陳秀蓮怔住了，李昆再道：「妳從一開始就存了先入為主的觀念，把自己的標準來衡量我們的，强迫我接受妳的道德標準，為什麼妳不問問我的意見呢？」

「哦！難道你認為這兒的一切都是對的？」

「假若我的道德是非觀，跟妳完全一樣，我不必要妳告訴我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假如我們的觀念不同，妳也無法改變我。妳把我當朋友，我很感激，但妳沒有把我當成一個三十五歲的男人，使我很討厭。」

陳秀蓮完全沒有話說了；李昆却侃侃地說下去：「我已經告訴妳我的身世，我的過去，我對女人的看法喜憎，我最討厭的一件事，就是聽女人的支使與指示，告訴我應該怎麼做：蘭寧爵博士誇獎妳對心理學很有研究，我不敢苟同，儘管妳在智慧上的表現很特出，但是，在我看來，妳仍然是個很庸俗的女人，甚至於比這島上其他的女子更庸俗，這句話很傷妳的尊嚴嗎？」

這句話的確很傷陳秀蓮的尊嚴，因為她從出世到現在，一直是在讚美、奉承、欽佩中長大的，雖然有人罵過她，有人還想殺死她，但是却從來沒人輕視她，從來也沒有人用庸俗這個名詞來形容她。

但是陳秀蓮沒有生氣，她忽然了解到一件事，她的確像李昆所說的那麼庸俗，不僅是她，她們這個集團！—女神俱樂部以及東方偵探社的成員，都很庸俗。

她，葉長青，朱麗，馬佳琍，以及新加入的魯薏絲，都是很特出的女性，抱着崇高的理想，做一些自以為是的事，目的是什麼？表現她們的不平凡而已。

她從李昆的眼睛裏看出了自己的價值，的確是一文不值，奇怪的是自己先前為什麼看不出來。

他先前所表示的欽折、讚美，似乎都不像虛偽，但是他此刻所流露的不屑與輕視，似乎更為眞實。

為什麼？為什麼她對一個人的看法會有如此大的錯誤，是她沒有接觸過男人的緣故嗎？

「不，不是的，以前我看人也很客觀，只把對方當作一個人來觀察，並沒有男人與女人的差別。」

可是她對李昆的看法却完全錯了，錯得厲害，對李昆沒有眞正地了解，却說了那麼多的廢話．從事那麼多幼稚而愚蠢的努力，這不是太笨了嗎？

她忽然記起了一個不知名的作家，說過的一句話：「友誼只有在平等的條件下換取，絕不能在懸殊的情況下靠施捨而得來。一個將軍要跟一個兵士做朋友，無須把自己的階級降為士兵，但必須在心理上把對方提陞為將軍，否則不管你對他多好，你只能得到他的尊敬與感激，絕對得不到他的友誼！」

陳秀蓮對這番話特別欣賞，甚至還特別抄錄下來，壓在自己的玻璃板下，經常去玩味它！

可是自己却偏偏犯了這個錯誤，她口口聲聲把李昆當作朋友，但心理上却一直把對方看成一個需要指引的兒童，而忘記了對方是個比自己大了七八歲的男人。

因此，她柔媚地一笑，伸出了手：「對不起，李昆，我還是願意把你當作一個朋友，請你接受我的道歉，也請你忘掉我說過的一切！」

李昆顯然地困惑了，他沒想到陳秀蓮會用這種態度來對他的，遲疑地伸出了手，陳秀蓮搶先握住了，握得很緊，很熱烈，充分地表示了她的誠意！

「陳小姐，妳沒有生氣？」

「生氣？怎麼會，相反地我對你很感激，因為你給了我一個最好的教訓，指出了我的錯誤！」

「我的話只是我個人的看法，並不正確！」

「不！很正確，我一直以為自己很了不起，雖然我還不稱驕傲，但從來也沒想到我會令人討厭……」

「那是我修辭不當！」

「不！我認為很恰當，因為這是你的感覺，而且經你一說後，我也認為我討厭了，因為我也是同樣不願意接受別人影響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我從沒想到的一個問題……」

「那麼妳對天堂島上的一切……」

「我大概已經明白了，所以我不再作任何批評，但是我必須保留我的選擇。」

「陳小姐，恐怕妳已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這是我跟你們波士的事，至少我知

道你是不會勉强別人的，因此我希望我們仍是朋友！」

李昆的神色略現痛苦：「陳小姐，我是個令人失望的朋友！」

「沒關係，即使你爲不得已的原因要殺掉我，我也不會怪你的，爲了理想與原則，有時把朋友與敵人是必須一視同仁對待的，這種例子很多！」

「天堂島上沒有敵人，憎恨流血，假如要傷害到誰那祇是爲了必須！」

「我完全了解，既然我已經完成了參觀的行程，下面的節目該是去見你的波士了！」

李昆默然地抽回了手，按動壁間一個很不明顯的掣鈕，然後山壁嘰嘰地移開了，現出了一個電梯式的立體方箱，箱裏頂上有一支十日光的燈泡；微弱的光照着灰塵堆積的四壁，李昆跨了進去：「這是通到保齡館的輸送箱，平時很少用。」

「我可以想像得到，否則不會停有這麼多的灰塵！」

「沒辦法，這條通路只有三個人知道，波士，蘭寧爵士，還有我，因此沒人去整理它。」

「內部停灰倒沒有關係，但輪軸部門必須要經常維護上油滑潤，以保持它的操作正常！」

「妳去告訴波士吧，只有他才知道幾路機房在什麼地方，我只是知道開關樞紐而已！」

「爲什麼要裝設這種秘密通道呢？」

「爲了應付必須的狀況，至於什麼是必須的狀況，倘沒有詳細的規定，由各人自己斟酌決定。」

「像現在，並不是必須的狀況吧！」

「對我說來是的，因爲這條通道把妳送到後，我必須在裏面封閉出口，在另外一個地方出來，這樣就不必陪妳去見波士了。」

「什麼！你不陪我去見他？」

「正如妳所說的，有些事觀是妳要跟波士解決的，我不願意在塲，陳小姐，現在我也向妳道歉，我很後悔把妳騙到這兒來！」

「沒什麼，我是自己想來的，否則你也沒有這麼容易把我刼持來了，雖然你們把我的兩個姊妹安置在天堂號上，但是在女神號上，我還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制住你們的！」

「我相信波士對女神號的一些構造還不明白，他不敢拆開來研究，怕破壞了結構，因爲他知道某些事物是居於天才的傑作，也許整個世界上就此一件了，破壞之後，再也無法重建完全相同的一件了！」

「他倒是很聰明，找出個理由來爲自己遮羞，其實他是不敢動手，怕中了什麼機關！」

「波士並沒有否認這一點，只是他的解釋跟妳不同，因爲他可以讓別的人來代替，他試探那些不明白作用的按鈕，這樣就不會有危險了，但是他不願意這麼做，他還是那個理由，不忍心破壞一件十全十美的東西！」

陳秀蓮又沉默了，因爲她發現李昆的目中有着憐憫的神色——可憐她的幼稚！

「陳小姐，波士不是一個好人，這一祟他自己也承認了，在天堂島上，妳找不到一個好人，因爲我們都是在一般道德水準下被目爲離經叛道的人，而且差不多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受過妳所謂那個正常合理的社會迫害。當我們受迫害的時候，沒有人出來主持公義，當我們在迫害中變得堅强，準備對它反擊的時候，妳却來跟我們談公義、談良知、談是非，妳想我們會接受嗎？」

陳秀蓮沒有開口辯白，她忽然了解到，這不是用辯論就能使人信服的問題。

那個神秘的統治者的確高明，他是從心理上建立起他的權威，雖然那是一種無形的約束，却比什麼都靠得住。

李昆輕輕地一嘆：「陳小姐，我是比較理智的一個，因此我只是尊敬波士，還沒有盲目地崇拜他，在別人的面前，妳最好還是別再去毀謗波士，那會招致很不愉快的後果的，正如妳到鄉下去搗毀廟宇中的神像一樣。雖然妳向人證明了那些神像只是泥土與木塊的堆積，但是妳無法去毀滅那些神像在人們心中的神聖地位，所以妳的擧動會招來很强烈的抗議或報復的。

「最後我對妳提出一句忠告，見到波士後，妳可以仍然保持妳的敵意，但絕不可忘了他是個可敬的人，妳也應該客觀地保持妳的一份敬意。實際上，他的確有很多妳不及的地方，值得妳去尊敬。管理保齡館的兩個女郎是得過博士學位的，但妳會發現她們對波士的尊敬與崇拜，比之那些只讀過小學的低知識水準者猶有過之。

「前面輸送箱停止的時候，妳一直向前走，就可以到達保齡館了，再見！祝妳順利！」

這是李昆說話最多的一次，也是最誠懇的一次，說完還拍拍她的肩膊，表示了他的關切。然後在吱嘎聲中，這口失於保養的電動箱子停了下來；隨着門的開啓，前面展開了一個黑黝黝的通口。

陳秀蓮從來沒有過寂寞與孤獨恐懼之感的，這時忽然都湧了起來，她望着李昆，就像是一個孤獨無助的小女孩，要在深夜通過一所墳塲而要求一個人伴送。

這是一種無聲的懇求，也是令人心動的懇告，但李昆却祇輕推了她一下：「陳小姐，去吧，我不陪你去，妳還可以擁有一個朋友，如果我陪妳去了，妳會變得更孤獨！」

那輕輕的一推，使陳秀蓮跨出了電動台，眼看着一片黑暗慢慢地昇起，阻絕了台廂裏微弱的燈光，也擋去了李昆的影子，陳秀蓮伸手向前摸索着，想找出壁上有什麼按鈕之類的東西，因爲她先前看着李昆也是在山壁上按動一塊凸起山石之類的小圓柱，才打開這一道秘密之門的。

可是她伸手居然摸不到一點東西，這使她很奇怪，自己只跨出一步，還不到一臂之長，即使是電梯吧，應該還有一道門呀，怎麼會是一片虛空呢？

但她的感覺是不會有錯覺的，空虛就是空虛，除了她的腳下，她的四周都是一片虛無，而更可惱的是她處在一片絕對的黑暗中，沒有一點光，她把雙手放在自己的眼前都無法看得見一絲的輪廓。

陳秀蓮蹲下身子，摸摸腳下，那是鋼板的，冰冷、堅硬，而且表面十分光滑，

她以指節輕叩，憑聲音的感覺可以知道鋼板很厚。她試探着向前爬了幾步，想找出鋼板接縫的地方，或者是邊緣的地方。

但是她失望了，雖然剛才她只跨了一步出來，但是此刻在她面前，竟似乎是一片無窮盡的鋼板，一塊無限大的鋼板，沒有邊，也沒有接縫。

陳秀蓮的頭上只有一枚髮針，那也是她身上唯一堅硬的東西，她想找到一個較爲粗糙的表面，用髮針儘力磨擦，以產生幾星火花，使她能看清一下所處的地方，可是她失敗了，她四面轉着爬了十幾步，每一個方面都試過了，始終都是同樣的感覺。

陳秀蓮有點火了，而且也衝動了起來，這是她很少有的現象，她決心不顧一切，站起身來，不顧一切，以最快的速度向前衝去，那怕是一腳踏空，掉下一個萬丈的深坑，跌得粉身碎骨，她也不在乎了！

可是她前衝了將近有五分鐘之久，似乎還是照舊，她計算了一下，以她的速度以及衝力，這一陣急步至少也有一千八百公尺以上，依然沒有盡頭，這一個鬼地方眞有如此遼闊嗎？陳秀蓮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於是她突地停了下來，她的那雙虎皮靴子眞妙，在如此光滑的表面上，說停就停，沒有一點滑動。

然後，她感到身子似乎微微向前一傾，這是很輕微的一點感覺，別人或許會以爲這是慣性的衝帶力，但陳秀蓮知道不是的，她在停步之前已經作好了準備，是側過身子分開兩腿以煞住衝勢的，她有把握使自己的身子不會再動，是整個地板在動，這證實了她的猜測。

她是處在一個大圓盤上面，一個隨時可改換圓心位置的圓盤上面，四周或許有牆，但牆上有着極爲敏感的裝置，只要她移動一尺，壁上的感應裝置立刻以空氣的振盪及壓力的反應，配合了圓盤的轉動，使她永遠停處在圓內的一塊扇形面上。就像在一些大建築物的電動升降帶梯一樣，陳秀蓮曾經試過，她配合輪帶速度，在上升的梯帶上向下走，使自己永遠停在一個位置上。

陳秀蓮曾經用這種練習來增加自己的體力以及平衡的控制，也因爲作過那種練習，才能知道現在自己處於什麼的情況下；雖然她沒有辦法找到光源來觀測，但仍然可以運用心靈的慧眼來了解身處的情況的。

就是那靜止後微微的一動，使她知道了一切，機器的控制不管多精，仍是無法跟人體的反應相比的。

陳秀蓮歇了一會兒，使自己在激烈的運動狀態中慢慢平靜下來，然後才驕傲地向前慢慢走去，不過才十幾步，她就感到腳下的鋼板自己在移動着，然後眼前一亮，從一條直縫的透光慢慢擴展，成爲了一道門戶。

可是却使陳秀蓮有着啼笑皆非的感覺，因爲她竟被送到一間洗手間來了，一個抽水馬桶，一個沐浴的蓮蓬頭，一張帶着壁鏡的化妝台，一張皮面的圓櫈，還有一張浴後小憩的軟榻椅，椅上有一塊摺疊好的雪白浴巾。

更氣人的是一張字條，是用原子筆以蒼勁而有力的書法，很工整的寫着：

「很抱歉我沒有叫人來迎接妳，因爲這一條通道還沒有別人知道，妳突然地出現會使人嫉妒的，而基於男女之別，我也不便自己來迎接妳！

恭喜妳以超人的智慧，在一小時又一十三分內達到了我們對新加入者的要求，這項紀錄以後恐怕很難有人打破了。更恭喜妳以超人的體力也寫下了世界女子的長跑紀錄，在三分零四十九秒時跑完一千五百公尺，這項紀錄恐怕是絕後了，因爲將來的人類只有智力的進化，而體力却會日漸退化了。

請淋個浴，洗去妳的汗，如果有興趣，歡迎妳來賽兩局保齡球，敝人在這方面是很不錯的高手。

否則，我們也可以作一次很愉快的會談，由於妳把會晤的時間提得這麼早，我也得作一番心理上的準備呢。

PS：這間浴室是爲顧客們準備的，所以妳可以放心，絕對沒有任何監視的裝置，因爲天堂島上沒有作招待女客的打算，而敝人又沒興趣浪費一套裝置在欣賞男人出浴上，所以這個保證是可以獲得妳相信的，胡可爲敬致。」

陳秀蓮被這張字條迷惑了。

那一手字，無疑是到了藝術的境界了，雖然工具是最刻板的原子筆，但仍然可以表達出作書者爐火純青的造詣。

胡可爲，這位天堂島的統治者終於報上他的大名，一個很普通的名字，應該不是假的，可是在平凡的字面下，隱含着不平凡的意義。胡可爲單就字義上看，是怎麼可以做呢？語氣是否定的：那是一個小心謹愼，處處受拘束，沒有雄心，沒有壯志的名字。但看他的簽名式，却又使人對這三個字有着另一種的體會，他的每一筆都隱含着無窮的力，充滿了戰鬥的意味，因此這三個字，也就變成了一種目空一切的傲氣，是一種尖銳而挑戰的反擊語氣。

「什麼是我能做的？什麼又是我不能做的？」

「什麼是我做不到的？」

有人說從一個人的筆跡裏可以瞭解一個人的性格，但是這邏輯不合於胡可爲。

從他的字，應該是一個剛强正直，充滿了鬥志，永遠不會低頭屈服的鬥士，永遠不會用詭謀詐術去欺騙人的君子。

他是嗎？陳秀蓮問了一下自己，然後又搖搖頭苦笑，不是否定而是無法回答。

由於李昆不久前給她的教訓，使她變得更爲謙虛了，她本來也不是個驕傲的人，但是她現在更學會了不再以自己的看法與標準去衡定別人的行爲了。

毒蛇之所以可殺，是因爲牠的毒牙能致人於死。

但是毒蛇之所以有毒牙，就是爲了殺死對方的，這是牠認爲天經地義的事，所以牠在攻擊時毫不猶豫。

人因爲有了善與惡兩種相對的觀念，所以才有善惡之分的矛盾，一個生具至惡的本質，完全不知道善良爲何的人，在情操上，與至善的聖者一樣偉大。因爲他沒有第二種觀念，即使錯了，錯的是他的觀念，而不是他的人格與行爲。（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小說

浣花洗劍錄

古龍原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牛鐵蘭扶着天風帮帮主姜風在前引路，帶同她大哥、二哥、及寶兒，周方等人回家去！他們在牛家盤桓了數日後。周方、方寶兒與牛鐵娃逐向衆人告別，上船而去，他們乘的仍是牛鐵娃那艘「方舟」。在船上，周方叮囑方寶兒，牛鐵娃兩人一路上要多用眼，少用咀，即是要多看少說！方舟溯江而上，船行中但見滾滾江流，奔騰不息，周方乃以流水比喻武學之道，正如流水之間，實蘊含着一種生生不息之機，也是武道中最深奧之精華……

串謀奪丐帮　江湖起風波

鐵娃應命做了，船行之間，琴音越來越是清楚，與江上清風相和，更是流韻生動，空靈有致。

寶兒不知不覺間已聽得癡了，突聽周方道：「這琴音你已聽了許久，可自其中聽出了什麼?」

語聲頓處，但見寶兒茫然搖頭，便又接道：「這琴韻之間，隱隱有殺伐之聲，似是操琴之人，卽將有一場惡鬥，是以藉着操琴之舉來平定劇鬥前心頭之激動，正是：其聲錚錚也，志在白刄間。」

寶兒聽得心醉神馳，長長嘆息一聲，道：「老爺子若非妙解音律，又怎能做這操琴人之知音?」

周方雙眉突皺。沉聲道：「琴音中殺伐之聲，越來越重，顯見操琴人心緒非但不能平靜，反而是激動，再彈下去，便當琴崩弦斷！那時他心神也必將崩潰，與人交手，便必定是有敗無勝的了！」

寶兒道：「哦！既是如此，他爲何還不住手?」

周方嘆道：「此刻他心馳如奔馬，已不能自制。」

寶兒道：「這……這又當如何是好?」

周方沉吟道：「此人倒是個雅士，你我何不帮他一臂之力，將他琴聲擊斷。」拿了根木棍交給了寶兒，又道：「你以此木棍，用力擊那帆桅，若能將他琴音擾亂，他便可乘此住手不彈了。」

寶兒道：「是。」當下以棍擊桅，劈拍有聲，但他聲音打得雖大，非但無法將琴音擾亂，且在不知不覺間與琴音配合起來。

周方皺眉沉聲道：「你如此打法只有加速他弦斷琴崩之勢，豈是相助於他，反倒是害了他了。」

寶兒住手，長嘆道：「我只覺得這琴聲亦如流水一般，不可斷絕，委實萬萬無法將之擾亂。」

周方道：「琴音之韻律，雖也綿長流動，但其中必有空虛破綻，你只是找不着這玄妙之關鍵，是以擊它不斷。」

這時方舟已緩緩靠岸，遙遙望去，只見一個黃衫人，散髮披肩，赤着雙足，箕踞在臨江一方巨石上，撫弦操琴。

周方目光淡淡一掃，自管接着道：「非但琴韻如此，其他任何人爲之事也是一樣，萬萬不能與自然之生機相比，例如花道、棋道、劍道……這些事到了登堂入室時，看來便似無隙可破，其實，其中仍是有破綻可尋的，你只要能從自然之玄機中，悟出萬物變化之理，便也不難窺破其變化中之破綻關鍵！

周方接着又道：「不錯，自然之動靜，萬物之變化中，便包涵着劍道一理，你若能由此將別人劍術中之破綻窺出，一擊便可將對方劍路擊斷，那時便無堅不摧，無物不克……正如我此刻一擊便可將琴韻擊斷一般。」

接過寶兒木棍，隨手一擊，恰巧正是擊在那琴韻節奏變化的空隙之間。

琴音遭此一擊節奏立時大亂，那黃衫人立時長嘯一聲，振衣而起，仰望蒼天竟呆呆地出神起來。

寶兒却全已被周方所叙之武道之理所醉，只覺這道理雖然俱是自己聞所未聞之理，但却無一不是說入自己心底，正如積年之癢，突然被人騷着，那心中之滋味，端的難以形容，也未去瞧這黃衫人是誰。

周方道：「棍擊聲粗陋，琴韻聲淸悅，棍擊聲只有一響，琴韻聲却綿若多端，以一響粗陋之聲，却能將綿若淸悅之音擊斷，這便是因爲我窺出琴韻中之破綻，以此類推，你便可知道……」

寶兒突然一躍而起，滿面俱是狂喜之色，截口道：「以此類推，我武功雖不如人，但只要窺出別人劍法中之空虛破綻，窺出他變化中之節奏關鍵，便不難以弱勝强，將他劍路一擊而斷！」

周方面現微笑，道：「不錯！」

寶兒滿面光彩煥發，道：「這道理如此精妙，又如此簡單，爲何天下武學之士，竟薄此不爲?」

周方笑道：「這便是武功與武道分別之所在，武功以力取，武道以意會，力拙而意巧，力易而意難，是以天下通達武功之人雖多，上參武道之士，却如鳳毛麟角，簡而言之，要練一套武功，是何等容易，縱是十分年輕之人，若是以勤補拙，也可練成，但若要由自然動靜中悟出萬物變化之理，自萬物變化之理中悟出別人劍路之破綻，這却是何等困難之事，若非具有絕大智慧之人，縱然勤練百年，也不可成，是以千百年來，能以意悟劍，上通武道之人，實是絕無僅有。」

寶兒長長嘆了口氣，道：「古人云：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今日我聽了老爺子你這一席話，却勝過讀百年書了。」

牛鐵娃笑道：「但大哥你只顧得聽人說話，却不知已錯過多少熱鬧了，還是先瞧瞧再聽吧！」

原來方才岸上那黃衫人，長嘯而起，呆呆地出了會兒神，突然俯下身子，捧起弦琴，重重往岸邊岩石上摔下去。

「嘭」地一聲，弦琴粉碎，黃衫人身後三面岩石，樹木叢裏突然閃出百十個蓬頭赤足的乞丐來。

這些人顯見早已躲在後面，說他們本是在偷聽琴韻，倒不如說他們本就是在窺望着這黃衫人的動靜。

此刻他們見到黃衫人擲手碎琴，俱是大驚失色。

三個白髮乞丐，躬身走了過來，在黃衫人面前說了幾句話，黃衫人却似不願再聽，揮一揮手，將他們叱退了。

其餘的乞丐面上，更是愁眉苦臉，大家交頭接耳，竊竊私議，雖不知說的是什麼，但顯見要想出些法子來令那黃衫人快活。

突然間，兩個白髮乞丐，自樹後捧了一大罎酒出來，送到黃衫人面前，却另有幾個童子乞丐，跳躍而出，圍着黃衫人四面，嘻嘻哈哈，拍手而舞，不時還有人去拉黃衫人的衣袖，扯扯他衫角，神情間極不恭敬，却又不似要令那黃衫人快活，反而有些似在故意激怒於他。

但黃衫人木立當地，非但動也不動，簡直連瞧也不瞧上一眼，只是不時捧起酒罎痛飲一口美酒。這時寶兒與周方轉首而望，正是瞧見了這光景。

寶兒瞪大了眼睛，詫聲道：「這些人在幹什麼，發瘋了麼，黃衫人怎地不動手將他們趕走?」

周方道：「這些人只怕都是這黃衣人的弟子門下。」

寶兒心裏驚奇，說道：「這些頑童眞的都是黃衣人的門下弟子，爲何竟對他如此無禮?這豈非目無尊長，該各打三百記屁股才是。」

周方亦皺眉道：「這黃衫人神智方得鎮定，此刻這樣下去，只怕又要被別人激動了，稍等與人動手，必然大爲不利。」但等了半晌，黃衫人仍是十分冷靜。

那三個白髮乞丐又愁眉苦臉地走了出來，其中一個身材最是瘦小的一人，突然大聲道：「此番帮主遇難後，若非王老尊人及時趕回，我丐帮實是不堪設想，咱們這些人，可永遠不能忘記了王老尊人的恩惠。」

乞丐們一齊哄然稱是，熱烈之狀，筆墨難描，但那黃衫人神情却仍是冰冰冷冷，絲毫無動於中。

那白髮瘦乞大聲接道：「但王老尊人今日與那女魔頭之一戰，實是我帮生死存亡之關頭，王老尊人若是失敗了……唉！那結果如何，老朽眞是想也不敢想，是以老朽斗膽進言，大戰在卽，王老人尊你……你切切不可再如此下去了，否則……唉！」嘆息一聲，慘然垂下頭去。

周方捻鬚沉吟道：「這黃衫人此刻心神如此鎮定，正是交手前最佳之狀況，這老頭子爲何却偏偏要說他不能這樣下去?難道還要他在激怒時與人動手麼?怪哉！怪哉！這事連我老人家都想不透。」

說話之間，只見那黃衫人竟也嘆道：「我也知如此下去，必然落敗，但一時之間，我實在無法可想。」

那白髮瘦丐突然跪下，向黃衫人恭恭敬敬磕了個頭，然後一躍而起，道：「老朽只得如此了，王老尊人想必不致怪罪吧！」反手一掌，着着實實，清清脆脆，摑在那黃衫人臉上。

這一着更是大出寶兒等人意料之外，他們眼見這乞丐有求於黃衫人，又對他如此恭敬，眞是連做夢也想不到這白髮乞丐竟然敢突然向他出手，而別的乞丐們也視爲理所當然，絲毫沒有吃驚之色。

更令人奇怪的是，那黃衫人吃了這一掌，反而大笑起來，笑聲中充滿歡悅之情，顯非裝作而出。

只見他捧起酒罎，放聲高歌，童子乞丐們在一旁拍掌相和，於是大家俱都喜笑顏開，歡歡喜喜。

但此等情況，却是武林高手與人交戰前最犯忌之事，只因歡樂之時，最易心浮意軟，等到遇敵之時，那裏還能施得出煞手?

寶兒雖不甚明瞭這其中之奧妙，但見了這一羣乞丐竟如此大吵大鬧，也不禁皺眉嘆道：「瘋子瘋子——一羣瘋子！」

突見那黃衫人回過頭，寶兒這才瞧了個清楚，這黃衫人原來正是那亦狂亦俠的江湖奇人王半俠。

周方瞧見他面上神情變化，沉聲道：「你莫非認得他?」

寶兒笑道：「不錯，這就是王半俠王大叔

……」似待脫口呼喚，却被周方攔住，沉聲道：「多用眼，少用嘴，你莫非忘記了麼？咱們無論瞧着什麼，都只能偷偷瞧着，不能多事多口。」

寶兒伸了伸舌頭，笑道：「老爺子說什麼，寶兒聽什麼。」

周方捻鬚笑道：「這才是乖孩子。」過了半晌，又自笑道：「此人若是王半俠，什麼古怪的事，你都可明白了。」

寶兒道：「爲什麼？」

周方道：「王半俠亦狂亦俠，但半俠武功，不如半狂，是這些人爲了要求戰勝，便想出各種法子來激發王半俠深藏於心的那一股狂氣，他與人動手時，武功才能發揮到極致……哈哈哈，王半俠委實是當世之奇人，是以才會有今日此等怪事，常人也自然是無法想像的出了。」

寶兒眨了眨眼睛，笑道：「如此說來，他方才臨江操琴，只怕也是要藉琴音中的殺伐之聲，來激發心底之狂氣，等到弦斷琴崩，便是他大功告成時，是以我等方才有心助他，却變成害他了。」

周方頷首笑道：「舉一反三，不錯，果然不錯。」

說話之間，江水上游已有一艘「怪船」放棹而來，說它是「怪船」，只因這艘船委實奇怪已極。

只見這怪船的船身，乃是行走江面上的頭號官船所有，船頭方正雄偉，油漆雖已剝落，看來氣派仍是不小。

但在這寬廣平整的官船甲板上，却無官艙，只是亂七八糟地搭着些艙篷，有的是似自烏篷運米船上拆下來的，有的又似自秦淮河畔的樂戶船上拆下，有的竟似塞外「蒙古包」的模樣，更有的乾脆只是用幾張蘆席，幾片破板搭成，看來有如火後災民集聚的貧民窟一般。

這些艙篷果然已是淩亂已極，更妙的是，在這些艙篷之間，又亂七八糟地豎着十來根大大小小，長短不齊的船桅。

桅上的船帆也是各式各樣不同，有的是一張破帆，有的是數十件衣服補綴而成，有的索性只掛着一條床單。最妙的是：船桅之間，都連着繩索，繩索上掛滿了：破鍋子、破鏟子、幾條鹹魚、幾塊臘肉、三顆大白菜、五隻風鷄、幾十條蘿蔔乾、一件破舊的猩猩紅大氅、十幾件破褂子、十幾條東補西綴的百摺湘裙、十幾雙大大小小不同、破破爛爛的繡鞋、幾串銅錢、幾面破鏡子、百十隻破荷包、十幾面破被面、幾頂破帽子、無數件破中衣、爛襪子……

還有些也說不出，也想不到，零零碎碎，奇奇怪怪，讓你見了哭也哭不得，笑也笑不出的東西。

一眼望去，這船上當眞是五顏六色，光怪陸離，有風吹過，那些破鍋子、破鏟子、破銅錢、破鏡子……等等，隨風相擊，發出一些唏哩嘩啦，叮叮噹噹的聲音，又敎你聽了保險頭暈腦脹。

鐵娃簡直瞧呆了，瞪大了眼，轉也不會轉，張大了嘴，合也合不攏，目光中是羨慕之色，似是恨不得自己也能上去玩玩才對心思。

寶兒也不禁瞧得又驚又笑，搖頭道：「我只當鐵娃這船已是天下最怪的了，那知道有比他怪上千百倍的。」

鐵娃癡癡道：「假如咱們也有這麼條船，那有多好。」

忽然，怪船上，船篷裏，響起一連串霹拍之聲，有如爆竹連響，接着，一大片五顏六色的濃烟，自篷中漫湧而出，將整條船全部籠罩着，怪船在這彩烟籠罩之下，與日光、江水相映，更顯得奇麗萬端，不可方物。

岸上丐帮弟子，瞧見此船來了，神情俱已大變，三個白髮老丐，搶步而出，並肩立在岸邊。

那身形最是枯瘦之人沉聲道：「葉冷陪同本帮王老尊人，率領窮家帮入堂弟子，在此恭候大駕，但請王大娘出來相見。」語聲雖低沉，但中氣充沛，一個字一個字傳送出去，如雷如鼓，震人心魄。

只聽彩烟中傳出一個軟綿綿，甜膩膩的語聲，嬌笑道：「葉老頭你着急什麼，咱們衣服還沒穿好你便要咱們出來相見麼？」一口清脆的京片子中，又帶着些吳儂軟語的韻味，正是：吳人京語美如鶯，令人聞之，其意也消。

葉冷面上微現怒容，但隱忍未發，住口不語。

但聞彩烟中傳出一聲銀鈴般的嬌笑夾雜輕語，道：「秀秀，妳怎麼把我的裙子穿去了，還我。」

「哎唷，妳踩了我的脚。」

「這是我的衣裳，妳……妳瞧，被妳搶破了。」

「救命呀，大娘，妳瞧清楚這小鬼不讓我穿衣服。」

彩烟雖濃，但依稀仍可瞧見有許多條白生生的身子在烟中奔跑跳躍，再加上這動人的嬌笑，這動人的言語……

岸上丐帮弟子，十人中倒有九人的臉紅了，那邊牛鐵娃却瞪大了眼睛，哈哈笑道：「乖乖，原來這些大姑娘在船上都不穿衣服的。」

寶兒道：「如此胡鬧，眞該打屁股。」

鐵娃立刻站起身子，道：「大哥有令，鐵娃去打好麼？」

周方眼睛一瞪，輕叱道：「你兩人莫胡鬧，此事看來雖然荒唐可笑，但其中必定包藏著極大的危機，咱們只能躲在這裏偷偷的瞧，若是胡亂多口多事，只怕又要像上次那樣，連小命都難保了。」

鐵娃一伸舌頭，再也不敢說話。

只見船已靠岸，突然兩條人影自彩烟中一躍而出，兩人俱是穿得破破爛爛，蓬頭垢面，一副要飯的模樣。

寶兒聽那嬌笑語聲，只當船上的必定都是絕色美女，此刻驟眼望去，不覺吃了一驚。

但仔細望去，才知自己猜的還是不錯，這兩人雖然蓬頭垢面，但明眸皓齒，巧笑嫣然，泥污也掩不住她們天生美艷。

尤其右面一人，上身穿着件破爛的對襟錦衫，下身穿着雙褪色的綴珠繡鞋，中間却露出雙欺霜賽雪，修長有緻的玉腿，教人瞧上一眼，就忍不住要跳上半天，再也不敢去瞧第二眼，又忍不住不去瞧她。左面一人，錦衣湘裙，穿得倒是整整齊齊，只是下面却打着雙赤足，此刻眼波一轉，居然也抱拳作禮，大聲道：「伍清清，陸秀秀，奉王帮主之命，前來令此地本帮弟子，跪倒迎接帮主大駕。」

丐帮子立時勃然作色，左面一個白髮老丐怒道：「王大娘憑什麼要咱們跪倒接她，我姓石的第一個不……」

伍清清道：「石凉，你莫忘了王大娘已是咱們的帮主，你如此說話，不怕她老人家割了你的舌頭麼？」

石凉怒道：「王大娘是妳的帮主，可不是我的帮主……」

陸秀秀嬌笑道：「咱們也是乞丐，自然就是丐帮中人，雖然男女有別，但創立丐帮的褚老仙人，可沒有在帮規裏規定不許女子加入丐帮的……」突然一拍玉腿，嬌喚道：「哎喲，一個大蚊子……」醮了點口水，塗在玉腿上，方自接道：「你們俱都熟讀丐帮的帮規，總該知道這話沒錯吧？」

葉冷、石凉，以及另一個風猾賽，三人面面相覷，這三個久歷風塵的老人，竟找不出一句話來駁倒這撒嬌作態的小姑娘。要知是否許女子加入「丐帮」這問題，雖已存在多年，但江湖中身懷武功之女子乞丐，畢竟少之又少，是以丐帮中人，誰也未將這問題加以深究。

誰知如今這王大娘便利用此點空隙，訓練出一批女子來爲乞丐，要與原有之「丐帮」一爭雄長。

只見陸秀秀眼波橫飛，嬌笑着接口又道：「丐帮中既無帮規不許女弟子加入，自然就更沒有什麼規矩不許女子來做帮主，便該由男女雙方，各派一人，來爭奪這帮主之位，若是那男子武功機智，都不如女的，爲了丐帮今後的發展，便該由女子來做帮主，你說這是不是天經地義的道理？」

她輕撫玉腿，頓住語聲，不見別人說話，便又接着：「而如今你們的男帮主無論武功機智，都鬥不過咱們王大娘，這帮主之位，自該讓給王大娘的，這道理更是再也簡單明白不過了。」

石凉大喝一聲，道：「好個伶牙齒俐的小女子，連死人都要被你說活了，但姓石的却不聽妳這番胡言亂語，還是手上見勝負。」

陸秀秀笑道：「這若是胡言亂語，你便該找些話來駁倒我呀……哎喲，我腿上怎麼越來越癢的，你的手粗，來替我抓抓腿好麼？」

抬起一條粉光緻緻的玉腿，往石凉面前送了過去。

石凉心一跳，後退三步，陸秀秀格格笑道：「連我的腿都不敢摸，還敢說要和我動手，還是乖乖的……」

突然，一條人影橫飛而來，哈哈笑道：「妳的腿癢麼？好好，待我老人家來替妳抓抓。」笑聲奇異，正是王半俠。

陸秀秀這才着慌了，叱道：「你……你敢？」要想縮回腿，但不知怎地，柔滑的足踝，已被人一把抓住了。王半俠大笑道：「癢在那裏？」

陸秀秀嬌喝道：「拿開你的髒手！」纖纖十指，隨聲劃了出去，招式之細柔，有如柳絲飄拂，但出手之快，取點之準，下手之狠，却又有如十柄利劍，別人只要沾上一點，再也休想笑得出來。

但王半俠笑聲更響，陸秀秀出手雖急，却也休想沾上他一片衣角，突聽伍清清一聲輕叱，飛起一脚，直踢王半俠腰脅之處。

這一脚來得無影無踪，竟似已得南派少林「飛虎無影腿」之神髓，而南派少林，從無女徒，也不知這些少女們是自那裏學來的。葉冷等人見這一脚來的這麼厲害，情不自禁，脫口驚呼出聲。

那知王半俠一隻空着的手自脅下穿出，又巧妙地將她足踝一把抓住，石凉拍手大喝道：「好一招分光捉影手！」

喝聲方了，只聽彩烟中人輕輕嘆道：「也未見得如何高明，只不過能用來欺負欺負別人小姑娘而已。」

伍清清、陸秀秀，雖被人制得服服貼貼，動彈不得，但是面上一副有恃無恐的模樣，絕無驚惶之意，此刻聽得這話聲，咀角更泛起笑容。

但見彩烟漸消，一羣少女嘻嘻哈哈，蹦蹦跳跳，躍上岸邊，有的赤着足，有的裸着腿，有的衣衫破爛，露出了酥胸玉肩，齊地拍手唱道：「王老頭，不要臉，聞臭脚，盪秋千。」

另四個少女，一齊抬着張破舊的圓桌面，桌面上堆滿着一條條，一塊塊，五顏六色，零零碎碎的綢緞。

碎錦堆中，却倚坐着一位濃艷絕麗，風情萬千的美婦人，她眼角額邊，雖已有了些被歲月刻劃出的蒼老痕跡，但一雙明媚的眼波，却還顯得那麼年輕，在少女的山歌聲中，被抬上江岸，那絕代的風華，懾人的氣質，使人渾然忘却了她行徑的詭異，衣衫的襤褸——在岸上數百雙丐帮弟子的眼中，這破桌碎錦上的婦人，實有如流蘇帳下，八寶軟轎中之艷后一般。

暗處的周方瞧見這美婦人，雙眉却不自覺的微微一皺，口中却喃喃道：「王大娘，哼！哼！王大娘。」

山歌方了，王大娘便斜眼瞟着王半俠，搖頭笑道：「武林中聲名赫赫的前輩，却抓住人家小姑娘一雙脚不放手，不嫌丟人麼？」

王半俠口中道：「果然有些丟人，不如放開她吧！」

但他身上突然有一個聲音大嚷道：「不行不行，如此就放過她們，我王半狂第一個不肯答應。」

王半俠語聲道：「你又待如何？」

半狂聲音道：「王大娘，你放了咱們帮主，咱們就放這兩個小丫頭，公平交易，老少無欺。」

王大娘格格笑道：「如此說來，你竟拿帮主的身份，來和這兩個小丫頭相比麼？這未免也太瞧不起你們昔日的帮主了吧。」

王半俠道：「你又要怎麼？」

王大娘眼波一轉，便道：「我坐在這桌上不動，你若能在三百招內，抓住我的脚，我便放了你們那寶貝帮主，否則便再也休提此事，乖乖的推我來當帮主，我不比那小老頭子强的多麼？」

王半俠目光一亮，大聲道：「好，一言既出。」

王大娘笑道：「四千匹馬也追不回來。」

王半俠雙手一分，將伍清清，陸秀秀脫手甩了出去，大聲道：「請！」

丐帮弟子亦是人人振奮。

要知王半俠素以出手之準確迅速而享盛名，「分光捉影手」更是武林中最最上乘之擒拿手法，百年來練成這手法之人，雖有不少，但王半俠却允稱江湖第一，王大娘若是呆坐不動，王半俠要抓她的脚，實是易如反掌之事。

只見王大娘銀鈴般一陣嬌笑，道：「好，你動手吧！」揮手分開了原本堆在她身上的一堆碎錦。

王半俠一掠而前，雙手疾伸，似抓似探，綿綿不絕，尤其掌勢變幻無方，虛實不定，教人根本不知從何閃避，那知他手掌方自探出，整個人却突然怔住了！

王大娘自膝以下，兩條腿竟已齊膝斷去！她身上根本沒有脚，却教王半俠如何去抓法！

這一着委實大出王半俠意料之外，刹那間，他再也不能動彈，只是怔怔地望着那一堆碎錦發呆。

少女們一齊拍手大笑，高歌道：「王老頭，好似鬼，也要吃吃咱們大娘的洗脚水。」

丐帮弟子却無一不是顏色慘變，只因此番賭約，關係委實太大，王半俠此番敗了，丐帮麾下，滿佈江湖的成千百條好漢，豈非要永受這來歷不明，行踪詭異的女子之管轄？丐帮百年來辛苦樹立之威名，豈非從此毀於一旦？

王大娘笑得有如花枝亂顫，道：「半俠老弟，這次你可上了我的當了吧，還不乖乖的稱我一聲帮主？」

王半俠還未說話，丐帮弟子却已勃然大嘩起來。

王大娘眼波一轉，盈盈笑道：「像我這樣的人來做你們的帮主，你們該高興才是，亂吵什麼？」

她笑語之聲雖然輕柔，但丐帮弟子每一人

都聽得清清楚楚，她眼波雖只輕輕一轉，但却似在丐幫弟子每一人面上都掃過一眼。

丐幫數百弟子，被她這一眼掃過，不但俱都忘了她年紀，也俱都忘了她的殘廢——一個殘廢的女子，能使人忘却她身體的缺陷，她不但要有絕美的風姿，還得有絕高的智慧，絕大的吸引之力——丐幫弟子，竟似都被她這一眼瞧的呆了，再無一人發出喧嘩之聲來。

王大娘眼波最後凝注在王半俠臉上，眼波更媚，笑容也更媚，耳語般輕輕道：「你呢？你也輸服了麼？」

葉冷等三人目光情不自禁，也一齊望向王半俠，面上神情俱是凝重異常，自亦因王半俠這句回答委實關係太大。

只聽得王半俠一字字的緩緩道：「我服輸了！」

葉冷等人身子一震，再也站立不穩。

王大娘滿面嬌笑，道：「好！」

那知她銀鈴般的笑聲方自響起，王半俠腹中突然也響起一陣笑聲，笑得比她更響，道：「王大娘妳也上當了！」

王大娘道：「什麼？」

那粗嗄奇異的語聲道：「這身子只有一半是王半俠，王半俠服輸了，我王半狂可還未曾服輸！」

王大娘面色立變，但瞬又嬌笑起來。她面上表情之變化，當眞是瞬息千變，令人再也無法捉摸。

王半狂道：「在這種情況下，你居然還能笑得出來，佩服佩服。」搖搖擺擺，圍着那圓桌走了兩圈，突然出手如風，疾點王大娘「肩井」大穴，那知王大娘竟然不避不閃，王半狂一着便已得手。

丐幫弟子又驚又喜，誰知那些少女們竟也是滿面嬌笑，無動於中，王半狂目光掃過，心中雖然大感驚異，但手掌絲毫不停，自王大娘「杵白」、「曲池」、「四白」、「太溪」等穴道一路點下去，口中笑道：「突施暗算，雖非光明行徑，但我王半狂一向就不是正人君子，王大娘妳莫怪，莫怪！」

幾句話功夫，他出手如風，已將王大娘雙肩以下，雙手以上，二十餘處大穴一齊點住。

這邊的丐幫弟子瞧了，固是人人大喜欲狂，那邊的方寶兒瞧了，也是喜動顏色，拊掌道：「王大叔果然有兩手。」

周方却冷冷道：「只怕未必……」這兩句話說完，只聽王大娘口中已長透出了口氣，道：「你點够了麼？」

王半狂大笑道：「我老人家還要點住你的啞穴，讓你再也說不出罵人的話！」方自縮回的手掌，又閃電般點了出去。

他每招每式，每一出手，看來俱都十分平凡，甚至有如俚婦、村漢罵街相打時之出手一般，平凡中還有些粗俗。

但這些招式被「練家子」瞧在眼裏，便可看出其中委實奧妙無比，此刻王大娘雙肩穴道被點，已是不能抵抗，但王半俠之出手，仍是謹愼小心，後着綿綿，丐幫弟子忍不住哄然喝起采來。

眼見王半狂這一招又是必定得手，那知他手掌伸出，王大娘居然也抬起手來，攏了攏鬢髮，嫣然笑道：「你還要點？」

王半狂當場愣住，數百丐幫弟子再也笑不出來——千百雙眼睛，每一雙都瞧得清清楚楚，王大娘明明已被王半狂點了二十餘處穴道，本該再也不能動彈，此番她竟能抬起手來，衆人瞧在眼裏，實比瞧見鬼魅還要吃驚百倍。

方寶兒不禁張大了眼睛，悄聲道：「被人點住穴道的滋味，我也嚐過，那時縱然用盡平生之力却連小指都無法動一動，此刻這王……大娘莫非有什麼魔法不成？還是王半俠大叔的點穴術不够高明？」

周方道：「王半狂點穴之手法，雖非超凡絕俗之獨門工夫，但已是和江湖中普通一般手法有些不同，此等手法靈便詭妙，出手迅速，最宜以弱勝强，以寡敵衆，但却有個最大的缺點。」

寶兒雙目圓睜，聽得津津有味，顯然，他對武學一道，不但已改變了昔日那種厭惡之感，而且還動了興趣，此刻居然忍不住問道：「什麼缺點？」

周方道：「此等手法名爲『碎瓦磚金手』，弱而不强，力不能實，不易將人根本制住，點中人身之後，對那人根本毫無損傷，是以此等手法，在江湖中有個可笑的別名，名之曰：『碎嘴太婆手』，顧名思義，你也可以知道此等手法有如老太婆打架一般，出手縱重，但打着人時已軟了。

無論寶兒問他什麼，他俱是不厭其煩，由淺入深將那件事每一點都解釋得詳詳細細，明明白白。

寶兒道：「原來他出手不重，難怪王大娘能解開了。」

周方正色道：「此等出手雖不重，但別人被王半俠點中穴道後，至少也得要十二個時辰，不能自行解開。」

寶兒大奇問道：「那麼，王大娘爲什麼又能……」

周方目光凝注碧空中一片白雲，沉聲截口道：「這其中又有個原因……這原因又是個秘密……」

寶兒點了點頭，不再言語。

周方奇道：「你爲何不再問了，難道你不想知道？」

寶兒道：「既是別人的秘密，我心裏雖想知道，也不能再問了。」

周方微微一笑，道：「好孩子！」轉目望去，牛鐵娃正張着大眼睛，瞧得出神，再隨着鐵娃的目光望去，便瞧見一場驚心動魄，別開生面之惡鬥，鐵娃平日雖然對任何事都不會專心一志，但此刻目光瞬也不瞬，竟已瞧的痴了，鐵娃平日神情雖然像個孩子，但此刻滿面肅然，竟有了幾分大儒觀書，老僧入定般的莊重之態，顯見這天眞的大孩子對武功一道，有了種不能解釋的領會與喜愛。

原來就在這幾句話功夫裏，王大娘、王半狂終於動上了手，但見兩條人形，一靜一動。

靜的那條人影，有如山停嶽峙，又有如急流中之砥柱一般，無論遇着任何攻擊，任何變化，他都絕不會動上一動。動的那條人影，却有如紫燕輕蝶，落葉飛花，而其輕巧處又勝輕蝶，其迫急處更勝紫燕，其變化之微妙繁複，便如風中飛花，往返迴飛，絕無任何一人，能捉摸出它飛舞迴旋的道路。

最怪的是，靜的人影竟是王半俠，動的人影却是雙足已成殘廢的王大娘。

她雙手各拄一根黑黝黝的短杖，以杖爲足，飛旋閃動，右杖落地時，左杖便有如毒蛇出穴，突擊而出，左杖落地時，右杖便有如雷霆閃擊，夾風而去。左杖攻擊以輕靈閃變爲主，右杖却走的是剛猛威勇一路，以補左杖輕靈之不足，剛柔互濟，輕重相輔，便自組成一種奇詭已極，也厲害已極的武功招式，與江湖中任何一門武功俱都不相同。

要知無論任何一種武功，其身形之變化，絕對乃是以腰、腿、膝、趾之力爲主，俯身必彎腰，蛇行必曲膝……無論是誰，也逃不過這一點範圍，而王大娘的腿已殘，她身形之變化，都完全要靠掌、指、腕、肘，肩上之力，肘間之運用，自比腿，膝間靈變的多。

王大娘雙腿雖斷，但她所需防守之面積，自也減少，防守面積既小，她自也必定省力的多。

譬如別人施出一招「鳳凰束翼」時，必當還留意着自己下三路之安全，或甚至施出一招「玄鳥劃沙」以爲輔助，而王大娘施展這一招「鳳凰束翼」時，便可將她全身一齊護住，是以她雙腿雖斷，但其中有弊亦有利，這利弊之間的關係，一時間也難解說清楚。

當然，要練成這樣的武功，必經一段非他人所能瞭解之困苦，是以別人縱然羨慕王大娘武功之神奇，也絕不會有人故意弄斷了雙腿去學它，是以王大娘的武功，自是另成一路，與衆不同。

王半俠應付此等奇詭之武功，自比平日與人動手時要吃力的多，但他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正是最好之對策。

但他身形雖靜止不動，招式發出，却仍帶着一種逼人之狂氣，有些別人不敢使出之招式，他却在揮手間使出。是以王大娘攻勢雖然這般凌厲，王半狂也絲毫未曾示弱，若是換了別人，在此番情況下必定採取守勢，暫避對方之鋒芒，但王半狂身形雖是以靜制動，招式却仍是以守對攻。

只見王大娘右手鐵棍夾帶風聲，一招「雷鞭擊鹿」當頭擊下，王半狂竟不閃避，反而奮起雙臂，以「赤手搏龍」迎了上去。

王大娘右手棍忽然斜斜挑起，「閃電穿雲」，疾點王半狂脅下「藏血」附近九處大穴。

王半狂雙手空空，萬無硬接這一招之理，那知他竟然揑掌成拳，反臂擊出一招「直上九霄」，直迎那穿雲而來之閃電，王大娘下手縱能傷的了他，也勢必要被他此拳狂野的招式震得飛起。兩人招來招去，正是鋒芒相對，震懾人心。

丐幫弟子環立四周，一個個瞧得驚心動魄，面色凝重無比，那些少女雖然作出一副漫不經心，胸有成竹的模樣，猶在一邊指點談笑，但笑容間已大是勉强，對這一場比鬥，雙方顯然俱都沒有信心。

那邊的牛鐵娃口中喃喃道：「兀那娘，眞不知人家這武功是怎麼練成的，我若能練成這武功，死了也甘心。」

周方微微笑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他這話像是在對鐵娃說的，但目光却在瞧着寶兒，寶兒自己也在凝望着這一場驚心之比鬥，一雙大眼睛裏，閃動着明亮的光采，周方瞧着寶兒道：「寶兒，你可是已瞧出這兩人武功中玄妙之處？」

寶兒略一沉吟，緩緩道：「王大叔身形雖靜，但招式間却是狂氣逼人，這一種由生俱來的氣勢，是誰也學不來的，王大娘身法雖輕妙悅目，招式雖然狂風暴雨，但却仍帶着些柔弱之意……」

周方微笑頷首，截口道：「不錯，王半狂武功得自先天，王大娘武功大半由於後天苦練而成……還有呢？」

寶兒眨了眨眼睛，緩緩道：「王大娘左手招式輕靈，右手招式剛猛，看來她本是以右手的招式爲主，但……聽她雙杖落地時之聲音，左重右輕，顯然乃是因她左手杖要比右手杖重的多……」

他似是在思索措詞，語音微頓，方自接道：「她以重杖來使輕靈之招式，反以輕杖來大殺大斫，這顯然是在用招式來混淆對方之耳目，其實她攻勢之主力，必定在左手這根鐵杖上，右手杖反而不過是陪襯而已，只可惜……唉！只可惜這一點王大叔竟似未看出來。」

周方面上不禁露出驚詫之色，肅然道：「不想你小小年紀，又不會武功，却能看出王半狂未能看出之處，雖是旁觀者清，却也難能可貴了。」

寶兒道：「這還不是從老爺子你那裏學來的。」

周方微笑道：「如今你總該已知道，同一件事，你用心去瞧與不用心去瞧，其中相差委實太大。」

寶兒道：「是。」

周方道：「好，咱們走吧！」

寶兒怔了一怔，道：「但……但他們勝負還未分出……」

周方肅然截口道：「你我縱然瞧到他們勝負分出，又當如何？憑你我之力，又斷然無法相助於他們。」

寶兒道：「但……」

周方道：「紫衣侯未死之前，有如定海之針，他雖不入世，却已將江湖風濤一齊鎮壓住了，也不知有多少人，只因懼於他，是以不敢妄動，如今武林中泰山北斗已失，這些人靜極思動，自然乘機而出，而且那白衣人七年後還當重來，這陰影早已籠罩了整個武林，使得人人心中惶惶不能自安，在這七年之中，江湖中必然是個極爲混亂之局面，你我若是也投身在此混亂之中，於事絲毫無補，只不過白白犧牲了自己而已，是以我要你在這一路之上，多用眼，少動手。」

這時王大娘與王半狂戰況猶自十分激烈，但周方長篙一點，已將方舟盪出，乘着一帆滿風，離開了十餘丈遠近，原來這無所不知之奇異老人，對水上生涯之熟悉，竟不在牛鐵娃兒妹之下。

方寶兒反覆思索着周方的言語，只覺他說的道理，實是無懈可擊，於是長嘆一聲，不再說話。

牛鐵娃口中嘟嘟嚷嚷，也是極不願離開這裏，但他見了寶兒已然從命，自己那敢言語，只是不住扭轉脖子，但兩下相隔更遠，漸漸瞧不清晰，突見一蓬彩烟自他們惡鬥之地湧了開來，漸擴漸濃，將整個一片平地完全籠罩。

漸漸，方寶兒與牛鐵娃除了那蓬彩烟，什麼也看不到了，方寶兒只覺得滿心沉重，垂下了頭，什麼話也不願說。

牛鐵娃口中猶在喃喃道：「咱們縱然不能出手，但瞧完了那場熱鬧，再走也不遲呀，大哥，你說是麼？」

周方冷冷道：「瞧完？瞧完熱鬧，就走不成了。」

牛鐵娃道：「爲什麼？」

周方道：「你只當他們未瞧見咱們麼？只是他們自顧不暇時，無力分心來羇留你我，我便要你們乘機去瞧瞧，也不過是要你們多增加些閱歷而已，至於此事結果如何？王大娘一現身時，我便已知道了。」

寶兒奇道：「老爺子你怎會知道？難道眞能未卜先知？此事結果究竟會如何，我實在想聽聽。」

周方道：「王半狂必然落敗，王大娘必成丐幫的幫主！」

寶兒駭然道：「眞的，爲什麼？」

周方問道：「你可猜的出王大娘究竟是誰麼？」

寶兒又自一怔，沉吟許久，搖頭不答，牛鐵娃却忍不住大聲道：「是誰？王大娘自然就是王大娘了。」

周方也不睬他，只是一字字緩緩道：「王大娘便是王半俠的結髮妻子，昔日人稱『狐女』吳蘇。」

寶兒身子一震，大駭道：「她……是他的妻子？」

周方道：「不錯，昔日『狐女』吳蘇，本是武林中有名之蕩女，王半俠却是江湖後起一代高手之佼佼者。他兩人忽然成親，曾在武林中造成一場不小的轟動，那時的江湖前輩們，多半曾爲王半俠惋惜，只有我早已看出，王半俠此人，藉着腹語之術，故意裝成兩種性格，來欺騙世人耳目，名雖是個亦狂亦俠的奇人，其實却是個欺世盜名，大奸大惡之徒。」

寶兒道：「但……但他數十年來，做的委實都是急公好義之事，而且俠名始終不墮，老爺子你也該知道。」

周方冷冷道：「此人表面雖是急公好義，骨子裏却無一件事不是爲自己打算，譬如說他此次爲了白衣人之事往來奔波，表面上看來，自是要爲江湖挽救一場刦難，其實却因爲他始終對紫衣侯存有畏懼之心，有許多事礙着紫衣侯而不能放手去做，此次便是想藉那白衣人無敵之劍，將紫衣侯除去！」

寶兒慄然道：「有此等事？」

周方道：「十餘年前，『狐女』吳蘇夜闖雲南王府，要想盜取『白藥』秘方，恰巧久隱括蒼山之鐵劍先生，以先天無極劍法，一劍斬斷了她雙足，將之拋入深山絕壑中，武林中只道吳蘇既死，王半俠定要尋那鐵劍先生復仇，那知王半俠却揚言天下，說『狐女』吳蘇如此倒行逆施，與他全然無關，他反而要感謝鐵劍先生爲世除了一害。」

寶兒變色道：「不想他……他竟是如此狠心的人。」

周方道：「如此狠心，當眞少見的很，但江湖中却偏偏有許多自命淸高之輩，反而極口誇獎王半俠大義滅親，是人間不可多得之奇男子！此後十餘年，他俠名更盛，卽使做出些不可寬恕之事，世人也說那只是『半狂』做的，與『半俠』無關，但紫衣侯在世一日，王半俠一日便不敢大舉異動。」

他微頓接道：「此番紫衣侯去世，我便算定王半俠必有圖謀，但却也未想到『狐女』吳蘇竟然未死，竟以王大娘之名，與王半俠一明一暗，串通來謀奪帮主之位！」

寶兒聽得幾乎連氣也喘不過來，過了半晌，方自嘆息道：「原來他兩人竟串通好了的，怪不得王半俠連點了那王大娘身上數十處穴道，王大娘依然行所無事，我本當王大娘武功竟是這般驚人，連身上穴道位置都可移換，原來那只不過是他夫妻兩人串通好來做給別人看的把戲而已。」過了半晌，忍不住又道：「王半俠如此奸惡，我等既已知道，難道就眼見他奸謀得逞不成？」

周方冷冷道：「世上有許多不平之事，以你之力能管得了那一件？眼見別人奸謀得逞又如何？」

寶兒道：「我總可揭破他的奸謀。」

周方道：「你小小年紀，說的話有誰相信，何況王半俠之俠名，正如日中天，你若要揭破他奸謀，正如蜻蜓去撼石柱一般，怎能動得了他？就是你被別人打死了，他自己根本不用出手。」

寶兒氣得脹紅了臉，揑緊拳頭，却說不出話來。

周方道：「你若要管人閒事，你若要別人聽信你的話，便先得要練成絕世之武功，好教任何人都得尊重於你，而你若要練成絕世之武功，便首先得專心一志，換而言之，你首先得將世上任何事都不放在心上，然後才能有本事去管世人發生之一切不平之事！」

寶兒眨了眨眼睛，忽然道：「要練成驚人的武藝，必需要有驚人的師傅，我心目中本有個驚人的師傅，不知老爺子你可能帮我找得到他麼？」他一雙大眼睛，閃閃發光，有如映在海水中之孤星，旣明亮，又深邃，但又使人覺得遠比天上明星更親切，更接近。周方凝注着他的眼睛，緩緩道：「還有誰能比天更爲博大？還有誰比萬物更爲繁複，還有誰知道的變化能比自然更多，天地萬物，自然之變化，便是你最好的良師，你還要再去尋什麼人？」

寶兒也仰面凝視着他，亦自緩緩道：「我心中總有個疑問，不知老爺子你可就是我心目中那驚人的師傅？」

周方微微一笑，緩緩道：「花本非花，霧本非霧，是耶非耶？有誰自知？你若是太認眞，便着相了。」

寶兒道：「大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這本是古人所說的話，我瞧老爺子你遊戲風塵，必是人中大隱。」

周方又自一笑，不置可否。

寶兒轉了轉眼珠子，道：「我異日若是武林中之絕頂高人，爲了不顧被人發覺行藏而必須隱退，那麼我便絕不會隱身於山澤林野之間，因爲那不但寂寞，而且極易被人發現，是以我必定要改裝易貌而混跡於紅塵之中，甚至假冒成一個人所不齒的騙子。只因騙子假冒武林高手，雖是常事，也易被人識破，但武林高手假冒騙子，却是江湖中自古未有之奇事，別人做夢也不會想到此點。」

周方仰天大笑道：「好聰明的孩子……」

他佯然不置可否，却似要藉這仰天大笑，來掩飾面上某種變化。

但寶兒也仍不放鬆，緊緊追問道：「既是如此，不知老爺子你可願將自己昔日的歷史，說給寶兒聽聽？」

周方道：「昔日之事，我早已忘記了。」

寶兒道：「眞忘記了？」

周方凝視着天空一點白雲，緩緩道：「不錯，忘記了……你可知記憶雖好，但忘記更佳，只因世人可以記憶，方能日新又新，不斷進步，但忘記却可使人們之心靈獲得寧靜與安恬，若無記憶，人類無法記取先人之遺教，雖必將停留於上古洪荒之野蠻狀態裏，但若無忘記，人們却永遠活在那些鎖魂之痛苦與腐心的愧抶中，時時刻刻，受着它的折磨，那麼……人生將變成一無樂趣，只因人們可以暫時忘記，灰黯的人生中，才會有些鮮艷的彩色。」

他這番話說的不但充滿哲理，而且優美動人，有如一篇可傳千古之詩詞樂章，字字句句俱是珠璣。

寶兒却情不自禁又想起紫衣侯昔日之言語，脫口道：「但又記憶既不易，忘記却更難，是麼？」

周方蒼老的嘴角，泛起一絲辛酸之微笑，道：「正是如此。有些事，人們雖想忘記，却永遠無法忘記。」

寶兒似是喃喃自語，道：「一個人學成天下各門劍法後，又將之忘記，這又要何等胸襟？何等才華？」

周方也不知是眞的未曾聽淸，還是根本不願理睬，寶兒話說完，他斜倚着船桅，竟似已矇矓入睡了。

寶兒望着他隨風拂動的黃髯，呆呆地出了會兒神，嘆息着道：「是耶非耶？有誰自知？唉！可眞把我弄胡塗了。」

方舟看來雖笨重，其實却極輕巧，泝江而上，一日最少也可行百里開外，當日晚間，在一個不知名的渡頭泊下。

寶兒自鐵娃家裏離開時，曾帶了筆墨紙張，此刻瞧得周方與鐵娃俱已入睡，便悄然而起，濡筆磨墨，振筆而書，一共寫了十餘張紙箋，紙箋之上，寫的俱是同樣的幾個字。「王大娘便是『狐女』吳蘇。」

他匆匆寫完了，又輕手輕脚，在那具體而微的船艙中，尋了十幾隻陶土酒瓶——這自是鐵娃的娘爲周方準備的——寶兒在每隻瓶子裏，都塞了那紙條進去，然後在岸邊挖了爛泥，將瓶塞緊緊黏在一起，又尋出些破布，撕成一條條，再將瓶塞緊緊縛住。

然後，他長長嘆了口氣，仰天默禱道：「但願這些瓶子，有幾隻能落入一些喜歡查根問底，鍥而不舍的江湖義俠手中，好教奸人之惡計，終有一日被人識破。」一面默禱，一面將瓶子一隻隻拋入水中，江水日夜奔騰不息，也不知要使這些陶土爲質，質量甚輕的瓶子，帶向何方？

寶兒望着奔騰的江流，小臉上綻開一絲笑容，喃喃道：「我說的話別人不會相信，但這麼一來，可就完全不同，別人瞧見了這瓶子裏的紙條，必定覺得神秘詫異的很，而人們對神秘詫異的事，必定充滿了好奇之心，好奇之心一生，便少不了打破沙鍋問到底了。」

他帶着滿足的笑容，和衣臥下，不一會兒便沉沉入睡了，却不知這幾隻小小的瓶子，日後在江湖中竟造成一場無比巨大的風浪！

× × ×

江水奔流，時序變換。方舟日漸破舊，寶兒日漸長大。

晃眼之間，已過去半年多了，半年多的時間雖不長，但在這半年多時間裏，寶兒却有了顯著的變化。

風吹日晒雨打，捕魚炊食操作……江上的生活，是辛勤而勞苦的，然而這生活的折磨，却使得寶兒體格茁壯了，身子高大了，皮膚也晒黑了——有時在日光下以江水爲鏡，他連自己都幾乎不認得自己。

這半年間，他瞧過不少次武林豪傑的惡鬥，也瞧見不少江湖中那些奸險惡毒，欺瞞拐騙的勾當。

在他幼小的心靈中，已對紅塵間事有了更多的認識，但令他感興趣的，却仍是自然的變化。

有時，他會呆望着奔流的江水，拂樹的微風，晚間星辰的升落，日間白雲的變化……他呆望着這些，可以終日不言不動。然後，周方便會問他：「自這些變化中，你究竟發現了什麼？」

他的眸子日益明亮，只因他自這些大自然的變化中，確實發現了不少人生的哲理，也隱約得窺武道的眞諦，但他並未滿足。

在這半年間，鐵娃已有如鐵般的身子，更變得鋼般堅實強壯，這些日子裏，他似乎已對武功着了迷。

白天，他若曾瞧見什麼武林高手之比鬥時，就將這次惡鬥雙方施出的精妙招式，一一牢記在心頭。

到了晚間，他便一個人跑到遠遠的去苦練，別人只聽得他不住大呼小叫，只見得他回來時是滿身大汗。

但他究竟將別人施出的招式記得多少？學了多少？別人不問，他也不說，有時，他居然也會仰望着天上白雲，呆呆的出神，癡癡的傻笑，有時，甚至在吃飯時，他也會突然一躍而起，急奔而去，又苦練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他苦練回來時，身上的汗，必然流得更多。唯一未變的，便是周方！

他仍是不時飲酒，不時低咏，不時說些乍聽似乎莫名其妙，但仔細一想，却又覺甚有道理的話。

他仍是絕口不提自己的往事，不時做些欺騙的勾當。

每當食物吃完，銀兩用盡，或是方舟待修，器皿待漆時，他便會尋個富庶的市鎭，上去轉一轉。

到了晚間回來時，他手中必定提滿了大包小包，口中必定滿是酒氣，懷中也必定塞滿了金銀。

寶兒若是問他：「這些是那裏來的？」他都是淡淡一笑，道：「騙來的。」

但有時，他也會一無所有，空手而回，而且身後還跟着一羣人在追逐着他，連聲喊打，那時他便要匆匆跳上方舟，急忙啓碇離岸——這情況，正與寶兒初見他時，完全一模一樣。

但無論他做了什麼，寶兒却始終對他尊敬有加，這一日，風和日麗，方舟不知不覺間已行至黃鶴樓下。

黃鶴樓雖不高，但却名高千古。

無論是誰，到了黃鶴樓下，獨立於悠悠白雲與滾滾江流間，總不覺發思古之幽情，不覺愴然而淚下。

但此日誰也無法在黃鶴樓下獨立冥想，只因黃鶴樓上上下下，俱是人頭蜂湧，而人羣中並無一個是前來吟詩覓句的騷人墨客，却全都是精神抖擻的武林豪强，或是風姿颯爽的少年英雄。

方舟遠在江流中，周方等人便已瞧見了此樓之異狀，鐵娃不覺拍手笑道：「妙極！妙極！看來今日又有熱鬧瞧了。」

寶兒微微一笑，道：「只怕你又將學得些高招。」

周方道：「你呢？別人的招式，你從不記得？」

寶兒笑道：「記得的。」

周方頷首笑道：「好，別人的招式，你也要記着的，記着後再忘記，總比什麼都未記好的多。」

寶兒心又一動，還未說話，已有一艘極爲華麗的大船，放棹而來，船艙之中，不時傳出絲竹、談笑之聲，船上人顯然正在作樂。

寶兒等人乘的方舟，與這艘華麗的大船相比，當眞顯得更不成模樣，鐵娃喃喃道：「兀那娘，這船上坐的，又不知是什麼大官富翁，成名英雄，其實我瞧他們肚子的貨色，也和鐵娃差不多。」

兩船相遇，船艙中忽然伸出個頭來，往江水中吐了口痰，又有隻戴着翠釧的纖纖玉手，自窗中遞了塊香羅小帕出來，那人擦了兩把，皺眉道：「混帳，這江水怎地越來越髒了。」

周方突也大聲道：「就是像你這樣的混帳太多，自己拚命往江水裏吐痰，還要來怪江水太髒。」

那人勃然怒罵道：「什麼人敢……」目光一轉，瞥見周方，竟哈哈大笑道：「我當是誰敢如此大膽，不想竟是周兄，快請上船來喝幾杯老酒。」這大船上的豪客，赫然正是「白馬將軍」李名生。

於是周方將方舟繫在大船的船舷，帶着寶兒與鐵娃上了大船，李名生滿身錦衣，頭戴珠冠，居然親自出艙相迎。只見船艙中珠光寶氣，陳設得更是華麗已極。

六七個滿頭珠翠，穿紅掛綠的濃裝少女，雖是傭俗脂粉，却也可人，有的正在艙中調笙弄瑟，有的正在嗑着瓜子，瞧見這一老、一大、一小、三個奇奇怪怪的人，竟被如此尊敬地請了上來，都不禁睜大了眼睛，充滿了驚詫之色。

李名生目光一轉，笑道：「這位周老爺子，乃是個江南第一大富，只是他脾氣古怪，喜歡微服出遊……」

他話未說完，那一羣鶯鶯燕燕，已嬌笑站起，媚笑萬福，搶着奔了過來，有的抱起周方的腰，有的勾住了周方的頸子，有如捧着活財神一般，將周方捧到椅子上，端茶倒酒，搥背

挾榮，招呼得無微不至，周方也老實不客氣的生受了，鐵娃早已坐下大吃大喝起來。李名生拍着寶兒肩頭，笑道：「小兄弟，好麼？」

寶兒見他衣着華麗，容光煥發，看來更是相貌堂堂，不同凡響，忍住笑道：「我跑的雖慢，却也未被火燒死。」

李名生哈哈一笑，再也不敢和他多說了，走到周方對面坐下，又搭訕着道：「周兄，半年來作何消遣？」

周方笑道：「混的雖不錯，但看來總萬萬不及老兄你了。」

李名生笑道：「彼此彼此……」眼珠子一轉，忽然壓低語聲，道：「聞得這位方公子此番帶了兩百萬兩銀子出來遊學，不知周兄你怎會與他同行……」

話未說完，那一羣鶯鶯又蜂湧着奔向寶兒，親他的臉，摸他的手，都說：「眞要命，這位小弟弟怎會長得這麼迷人呢？」

周方哈哈大笑，道：「妙極！妙極！不想老兄輕輕一句話，便將在下自脂粉封中救了出來……」

李名生含笑道：「這就叫做攻心之術，攻其必救之處……」忽然壓低聲音：「小弟此舉，只是爲了要與周兄有事相談，周兄可知道近日武林中，又出了幾件大事，江湖局勢，已開始動盪不安，正是我輩大顯身手的機會，周兄若願與小弟合作，想必定可無往而不利。」

周方一手捻鬚，微微笑道：「你且說說，近日武林之中，究竟出了什麼驚人的大事。」

李名生道：「近日轟傳江湖之第一件大事，便是丐帮易主，昔日的帮主，下落不明，今日的帮主却是來歷不明。江湖中人數最多，成立最久，分佈最廣，威名最盛的丐帮，如今實已成了一團混亂之局面，受此影響所及，淮南窮家帮、鳳陽木棍帮、川中袍哥帮、湘西靈水帮、鄂東破鉢帮……等與丐帮淵源已久，關係極爲密切的帮派，內部亦自起了騷動，各各俱是人心惶惶，不能自安，聞說這丐帮新任帮主，野心極大，甚至要將這些帮派，合併爲一，統歸丐帮屬下。」

寶兒人雖然被困在那一堆花團錦簇之中，但却一直伸長了耳朵在聽，此刻忍不住脫口嘆道：「不想王大娘眞的當了丐帮之帮主，不想王大娘當了丐帮帮主後，眞的在興風作浪……王半俠與那些丐帮元老又怎樣了？」

李名生瞧了他一眼，似是奇怪這小小的孩子怎會對武林事件如此熟悉，但口中却猶自答道：「王半俠與葉冷等人，本是昔日帮主之死黨，本應與王大娘勢不兩立，但王大娘此番行事，不但狠而辣，且極爲仔細周密，早已在四面都伏下天羅地網，教他們根本沒有反抗之餘地。」

他目光四掃，不見衆人挿言，便又接着道：「她首先將昔日帮主用計擄去，而且絕不透露他的生死，教人永遠投鼠忌器，然後，她又以威迫、利誘、美色……等不同之手段，將丐帮南七、北六十三省中所有之龍頭，一齊收服，最後，她便約了王半俠與葉冷等人，會於濱江之處，與王半俠以武力爭奪帮主之位，而這一戰之下，雙足已成殘廢之王大娘，竟將武林第一快手王半俠，打成重傷！」

寶兒驚叫道：「打成重傷了呀，這手段當眞高明的很，他們如此做法，就更沒有人會懷疑了。」

李名生奇道：「懷疑什麼？」

周方忙道：「沒有什麼，李兄只管說下去吧！」

李名生微微皺眉，接道：「葉冷等雖然不服，但一來有約在先，二來王半俠既已不敵，他們的武功自然更非王大娘的敵手，再加上……唉！那王半俠果然是條漢子，雖已滿身浴血，仍再三叮囑葉冷等人要遵守約言，莫要被江湖中人恥笑丐帮弟子乃是無信無義之輩。」

寶兒心頭一凜，暗嘆忖道：「這王半俠無論在做什麼奸惡之事，却總是拿仁義道德在做幌子，此人之厲害，端的少見。」只是他見到竟連李名生都對王半俠如此佩服，自然不便將這番話說出來。

李名生接道：「在此等情況之下，葉冷等人心中雖不願，但也只得歸附了王大娘，王大娘立時將王半俠立爲丐帮第一護法，地位僅次於帮主……唉！這位王大娘端的是位厲害的角色，她知道若以自己之名行令，帮中必有許多人不服，是以無論大小事件，一律俱都由帮主口述，而由第一護法行札下令，丐帮弟子只要瞧見『半俠』花押，自然無不從命。可嘆王半俠既已敗在她手下，無論她說什麼，王半俠便立刻照辦……唉！此等硬漢，武林中已不多見了！」

寶兒越聽越是氣惱，小臉早已脹得通紅，暗恨忖道：「你口口聲聲只知稱讚王半俠的好處，可知這些都不過只是他夫妻兩人玩的圈套……」這句話幾乎已到了嘴邊，却又被纖手中送過來的一粒瓜子塞了回去。

只聽李名生又道：「如此情況，若是一直維持下去，丐帮也可漸漸安定，那知月前江湖中却又出了一件於丐帮影響甚大的怪事。」

他停住語聲，雖然算準別人聽的出神，必定要忍不住問他一句：「什麼怪事？」那知別人却全都未曾開口。

李名生只得接下去道：「原來有一艘漁船在淺灘旁網魚時，竟網着了一隻陶土粗製的酒瓶。」

寶兒暗中一喜，忖道：「果然來了……」

這次周方也忍不住問道：「酒瓶又與丐帮有何巨大之影響？」

李名生微微一笑，道：「酒瓶雖不足道，但怪的却是被密封着的酒瓶中，竟有張紙條，上面竟寫着：『王大娘便是狐女吳蘇』這幾個字。」

周方微微皺了皺眉，立卽回首瞧了寶兒一眼。

寶兒立卽垂下了頭，垂在少女們的衣香之中。

李名生接道：「這張字條若是落入普通漁戶手裏倒也罷了，那知這漁戶却偏偏是丁家灣丁氏兄弟的手下。」

周方道：「丁氏兄弟老母在堂，家教最嚴，從來不許過問江湖中事，字條落入他們手中，又當如何？」

李名生一笑，道：「話雖如此，但世事有時端的湊巧已極，丁氏兄弟雖不過問江湖間事，却偏偏有個最愛管閑事的人，那時恰巧在丁家灣作客，此人說來，周兄想必也已耳聞許久了。」

周方雖不想問，但見了他面上的神情，只好問道：「誰？」

李名生道：「那便是近日江湖盛傳，俠義之名已可與武林奇人王半俠、鐵劍之子展玉芳鼎足而三的萬大俠。」

寶兒又忍不住脫口問道：「萬大俠？可就是那位衣服上有十七、八個口袋的那萬老夫人之子麽？」

李名生暗奇忖道：「這小子怎地又會知道了？」口中隨口應道：「不錯，正是那位萬老夫人之兒子。」

寶兒微笑忖道：「聞說這位萬大俠生性與他娘大不相同，這紙條能落入他的眼中，當眞是蒼天有眼。」

（未完）

武俠長篇小說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墨狐子

秦狸、哈古弦被白如雲關在石牢中，一日來了一個老頭，秦狸哈古弦認出是木蘇，木蘇和秦狸自小相識，他們之間本來關係不很壞，但有一次秦狸爲地青蛇所咬中毒，求木蘇給一粒「大元散丸」，木蘇不給他，從此他懷恨在心，這次木蘇前來是想邀請兩個老人參加他們的「三百老人」合煉「冷玉膏」，但秦狸因以前的怨恨未消，雖然「三百老人」中有他心愛的星潭在內，他也不願去。只有哈古弦急於出牢而欣然答應，木蘇爲他開了牢門跟了木蘇離去。

父女幸重逢　師徒傷別離

這時，伍青萍對白如雲確是寒心到了極點，想不到他竟是如此一個怪癖的人。

她哭了一陣子，隱隱聽到竹樓之下有了响聲，似有脚步之聲，往樓上走來。

伍青萍不由把身子轉了過去，隨着，那門也就開了，青萍還以爲定是白如雲來了，當時賭氣也不理他，仍然背向着門坐着。

忽然他聽到那抖顫地聲音道：「是萍兒麼？」

青萍不由大吃一驚，猛然轉過身來，婆娑的燈光之下，一個身材健壯的白髮老人，白痴痴的看着自己。

伍青萍不由哭叫了聲：「爸爸！」

她猛然撲過去，父女二人緊緊的擁抱在一起，伍天麒老淚縱橫的道：「想不到還能見到妳，孩子，這些日子，妳都上那裏去了，可急死我啦！」

青萍抽咽着道：「我很好，爸爸，你呢？」

伍天麒回頭看了一眼，青萍順着父親目光向後望去，她不由一時愣住了。

原來梯口處，竟直直的站着一個人，這人正是白如雲，他用那雙烱烱發光的眸子，注視着這父女二人的重逢，却是一言不發。

伍天麒頓了頓道：「白如雲，你既回心轉意，我們既往不究，我先謝謝你。」

白如雲冷冷的道：「不用。」

青萍這時才知道，原來白如雲是去把**她父親找來，令她父女團聚，心中一時也不禁惻然！**

她看了白如雲一眼，遂把頭低垂了下來。

白如雲這時眨動了一下眸子道：「人，一生之中，總會做出一兩件糊塗的事，就像我過去所作所爲一樣！」

他苦笑了一下，看了伍青萍一眼，遂又道：「妄想去獲取自己得不到的東西，這是最笨的舉動，我總算想明白了。」

青萍用牙咬着下唇，差一點淌下了淚來。

她知道白如雲對自己也寒心透了，而彼此之間，只是一個極大的誤會，可是青萍因自尊心的關係，又因父親就在身邊，不能坦率的把自己的心意表露清楚而已。

這時她聽了白如雲所說，內心更是不勝悲楚，當時抖聲道：「你預備如何來處置我們呢？」

白如雲這時深深朝着她父女打了一躬，道：「這兩個月來，多有簡慢，尚請賢父女不要責我，我已經決定把你們送下山去。」

說到此，他臉色十分蒼白，看了伍青萍一眼，嘴唇動了動，却是沒說出什麼。

這時伍天麒聞言不由大喜，連道：「少俠不必客套，只要指引一條明路，我父女自會走……嘿！」

他欣喜得雙手互揑着，連連低笑不已，白如雲抬頭微笑道：「這條山路非常難行，還是送你們一程好些。」

伍青萍心中此刻不勝依依，她雖因顧全少女的矜持，不願說出什麼傷心的話，可是她心中却盡不住在想：「原來他還要親自送我們，可見他還是對我有情，放不下啊！」

伍天麒這時對白如雲已有了明顯的認識，他這時上前，猛然拉住了白如雲一隻手。

這動作令白如雲平伍青萍，都不禁大吃了一驚，尤其是白如雲驚得後退了一步，伍天麒却激動地說道：「白少俠，老夫一直錯怪了你。」

白如雲見他全身都在發抖，不由微笑道：「我是不對。」

伍天麒大聲說道：「不！不！你是個好孩子……你有個性，只是過於偏激，你有感情，却是隱藏在內心……你……」

老鏢頭說着這話，竟不自禁的哭起來了。

白如雲這一霎時，心中有了無窮的感觸，同時他心中有了一個突然的啓示：「人都是易與相處的，只是你把自己封鎖得太緊了，不願人家進來而已。」

他反手握住了老鏢頭的手，他很少有這種純眞感情的舉動，致令青萍也不禁驚得瞪目結舌。

青萍心中不停的想：「奇怪，這個怪人也會如此，這眞是怪事了！」

尤其令她不解的是，他們二人這份感情，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因爲她明白，自己父親，確實是恨白如雲入骨的，即使是白如雲這一次放了自己父女，也不值得他如此激動呀？

白如雲緊緊地握住他手的道：「老伯，我……」

啊！「老伯」這兩個字，竟會由這個年青人的口中說出來，說得那麼坦誠，那麼眞摯，這本是普通禮節上的一種稱呼，可是由這個不平凡、孤癖的怪人口中說出來，給人的感覺是不同了！

青萍竟因此流下了淚來，伍天麒更是張大了嘴，這一霎間，他似乎體會到，這個年青人的特具情感，而令他有所感觸。

他吶吶道：「老夫不敢當！」

白如雲鬆開了手，直直地看着老鏢頭道：「龍勻甫沒有死。」

伍天麒不由大喜，他又拉着了他的手，激動的問道：「他……他沒有死，他在那裏？」

白如雲黯然道：「在哈古弦家裏養傷，現在可能瘉痊下山了，你可去找他。」

伍天麒不由咧口大笑，他回頭看了女兒一眼道：「萍兒，妳聽見沒有，妳龍大哥沒有死。」

出乎意料之外，青萍竟是眼睛紅紅的，她正在爲着白如雲的話而傷心，老鏢頭這話，令她突然一驚，她看了父親一眼，點了點頭道：「知道——了。」

她用幽怨的眸子，掃了白如雲一眼，一種少女的矜持和驕傲，戰勝了她臨時的傷感。

不願向所喜愛的異性，開始吐露眞情，這是一般少女都有的矜持觀念，伍青萍本是個性很強，何況正在和白宜雲負氣的頭上，她更不願把感情的脆弱的一面，暴露得太明顯了。

雖然白如雲的幾句話，令她芳心欲碎，可是她仍是那麼倔強。

她苦笑了笑，說道：「爸爸，我們走吧！」

白如雲說：「我去預備船！」

伍青萍看了他一眼，含着淚水道：「不用了！」

伍天麒皺了一下眉，小聲道：「沒船怎麼行，傻孩子！」

他看着白如雲，笑了笑道：「白少俠費心，容小女事情完後，老夫當專程造訪，面謝知遇之恩。」

白如雲冷冷道：「老伯太客氣了，小可實不敢當！」

他一面說着，自己身上取出了一個象牙口笛，就口長吹了三聲，聲調尖細悠遠，遂收笛於懷，含笑道：「他們一會就會把船划來了！」

這一會，伍青萍只是坐着發呆，她凝視於地面上一點，腦中却是一片的混亂。

老鏢頭却是負手在室內走着，他走了兩步，驚訝道：「少俠客，這房子怎麼了……這……」

目光望處，牀几窗椅，無不粉碎，連房柱也倒了一根，小樓傾斜了一半。

這極具幽雅能事的望月樓，竟是一片慘不忍睹，莫怪老鏢頭感到驚訝了！

白如雲不自然的笑了笑道：「是我……我把它拆了！」

伍天麒張大了眸子道：「拆了？爲什麼，這樓不是挺好麼！說老實話，我還眞喜歡這座樓呢！」

白如雲悽苦的看了他一眼，道：「老伯既喜歡此樓，改日小可重建一番，老伯再來時，可多盤桓些時日。」

伍天麒赫赫一笑道：「好，好，到時老夫一定打擾！」

說話時樓下已傳來嘩啦水響之聲，白如雲頓了頓，說道：「小船來了，我們下去吧！」

說着他首先轉過身來，往樓下走去，他的脚步很沈重，心情很穩定。

伍天麒和青萍隨後而下，才一下樓，果見南水、北星二小，正往樓上行來。

二小一見白如雲，不由肅然站住了，南水吶吶道：「是少爺叫我們不是？」

北星只是把一雙眼睛，在青萍身上上下轉個不停，面上極爲驚奇，當着白如雲的面，他一句話也不顧多說，只用肘輕輕撞了一下南水。

南水正在給白如雲說話，被他撞得一愣，白如雲也奇怪的看了北星一眼。

北星正要指給南水看，被白如雲一看，吓得臉色一青，忙把頭低了下來。

白如雲哼了一聲，遂道：「小船在外面是不是？」

南水道了聲：「是！」

白如雲遂往外走，伍天麒嘻嘻笑道：「哥兒倆受辛苦了！」

說着對二小一抱拳，二小忙也回抱了一下拳，這時青萍也走過來，南水咦了一聲道：「伍姑娘……」

青萍淡淡一笑道：「是的，我又回來了。」遂問二小道：「你們可好？」

南水點點頭，道：「謝謝姑娘，我很好！」

北星忙插口道：「我也好……我們都好！」

青萍看了他一眼，北星忙把目光避開一邊，臉紅紅的，十分羞澀，伍青萍不禁

笑了笑，她心中想道：「這兩個小鬼，倒還是老樣子沒有變！」

這時老鏢頭已隨白如雲上了小船，伍青萍回頭對二小苦笑了笑，道：「我走了，你們兩個好好侍候着主人！」

最後一句話，聲音說得很小，但二小都聽到了，南水點了點頭道：「是的！」

北星結巴着重覆了一句，但他却加了一句道：「姑娘妳還……還回不回來？」

青萍本已轉身，聽到這句話，她竟然又轉回來，張大了眼睛道：「咦！北星，你自己也會說話了？」

北星只小聲答了一聲「是！」，却又把頭低了下來，一時連耳根子都紅了。

青萍頓了頓才微笑道：「其實說話並不難，你要多練習自己說，不要老跟着南水學——我走了！」

北星連連點着頭，南水却感激的說：「謝謝姑娘，謝謝姑娘！」

北星也連連點頭道：「謝……謝姑娘，謝……謝姑娘！」

青萍轉過了身來，只覺得眼睛酸酸地，這一剎時，她像是對這兩個小傢伙，也有了無限的感情，老鏢頭已在那邊小船上叫道：「喂，妳還走不走？」

青萍低低道了聲：「來了！」

她慢慢走到小船上，只見白如雲直立在船尾上，他面色十分沉重，雪白的長衫，在夜風之下，前拂後揚，皎潔的月光映着他那修長的影子，他那明亮的眸子，像是西天的兩顆小星星。

伍青萍只匆匆顧視了一下他的影子，已不禁神色黯然了！

小船起碇了，三個人誰也沒開口多說話，這葉小舟逆水向前駛着。

白如雲熟練的操着小舟，雖是逆水，却是其快如箭，老鏢頭首先打破了眼前寂寞的氣氛，他咳了一聲，道：「這一帶風景眞美！」

白如雲爽朗的一笑，回復了往日的風采，他的喜怒，有時候却是令人難以揣測的。

他用手指着兩岸的青竹，道：「這些竹子，都是我命人栽植的，那時候很小很小，如今都長大了！」

在自己所創造的天地裏，有時候他感到很自豪，現在他手指指處，目光見處，無不都是他的產業，這些難道不令他自豪麼？

老鏢頭連連讚嘆着，他想多瞭解一下眼前這個怪人，不由乘機道：「白少俠，你只是一個人，沒有兄弟姐妹麼？」

白如雲點了點頭，伍天麒皺了一下眉，心說：原來他只是孤身的一個人啊，莫怪他有時候是如此的孤癖了！

當時笑了笑道：「少俠這一身功夫，老夫眞是佩服，足可當少年奇俠了，難得！難得！」

青萍秀眉微顰，暗怪父親的話也太多了，她偷偷一看白如雲，恰恰和白如雲目光對了一下，她的臉色不由驀然紅了一下，忙把目光轉過一邊。

白如雲微微一笑對伍天麒道：「小可當年學藝，是吃了很多苦楚的，令媛質稟根骨俱是上乘，只要遇明師指點，再肯下些功夫，將來成就不難超過小可之上！」

伍天麒呵呵大笑道：「少俠實在誇讚了！」

可是他仍然禁不住內心的狂喜，目光掃向默坐一邊的青萍，笑道：「女兒，妳聽見沒有？也不謝謝人家一聲，人家是在誇讚妳呢！」

青萍却噘着小嘴說道：「我才不稀罕呢！」

伍天麒不由一怔，臉色一紅，道：「胡說，怎麼一點也沒規矩？」

他又尷尬的看了白如雲一眼，窘笑道：「這孩子一點規矩都沒有……少俠請不要介意。」

白如雲朗聲一笑，伍青萍忙抬頭看着他，却見白如雲搖了搖頭道：「沒關係，我是不在乎這些的！」

金風剪伍天麒赫赫笑了兩聲，他心中也略微看出了些不對，因爲他知道二人之間，原該是有相當的情感存在的啊！

伍青萍爲白如雲這種無所謂的大笑聲，更加羞辱氣惱了，她扭臉噙對眼淚對父親道：「爸爸！我們自己走吧！……何必叫他送呢，我們也不是沒有……」

老鏢頭厲叱了聲：「胡說！妳……」

然後他回頭對白如雲苦笑了一下道：「白少俠，我們不敢多勞了！」

白如雲依然絲毫沒有怒色，他莞爾一笑道：「老伯不必客氣，好在快到了！」

他說着話，將長篙向前微微一點，一扇竹籬水欄敞開了，小船遂竄隙而出。

出了這扇水欄之後，目光望處，所見盡是荒地野徑，白如雲把小舟向溪邊撐了去。

他輕輕一縱，已如同一縷青烟也似的，到了岸邊上，伍氏父女也跟着縱上了岸邊。

白如雲嘻嘻一笑，說道：「此處便是後嶺。」

他用手一指一條曲折的小路道：「這是通下面的一條捷徑，以賢父女脚程，至多不過兩個時辰，也就可到達市鎮了！」

伍天麒忙抱拳道：「多謝指引，我父女也不再言謝了……少俠如有機會遊賞，小號倒分佈甚廣，請隨便來坐坐！」

白如雲點了點頭，遂道：「簡慢處請多包涵，恕不遠送了！」

說到尾句時，他身形已如一隻大水鳥也似的，突然拔空而起，落在了水面上打轉的那條小船之上，身形眞可說是輕快到了極點！

伍青萍本以爲，他臨走時，總會給自己打個招呼，誰知，他竟是只向父親說了一句話，連自己睬也不睬一下，就走了。

她想道：白如雲分明對自己已寒心到家了，同時她自己也有一種莫名的感覺。

她再也不願回頭看白如雲一眼，一個人率先往那條小徑上縱了去！

倒是伍天麒，尚守着江湖規矩，在岸邊上一抱雙拳，朗聲道：「白少俠，多多保重了！」

白如雲此時已掉過了船首，遠遠的說道：「老伯請行吧！」

只見他手中那枝長篙，輕輕向水中一點，那小船就如同是一隻短矢也似的「咻」一聲，已竄出了兩三丈以外。

隨後，連小船的影子，也消失在黑暗

之中了！

老鏢頭望着茫茫黑夜，良久，似有所感的長嘆了一聲，才轉過身來。

青萍巳在下面喊道：「爸爸你怎麼不走呀？」

老鏢頭低哼了一聲：「知道了！」

遂往那條險阻的山路上縱了下去，他們終於離開了這地方，眞像是做了一個離奇的夢！

× × ×

白如雲撐回了小船，一路上奇快如箭，他像似少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伍青萍的影子，却在他眼前盪漾着，他拚命的搖了幾下頭，暗忖道：「我不是和前幾天一樣？並沒有失掉什麼呀！」

這樣向前又行了些時，他才掏出了象牙口笛，就口吹了幾聲，不一刻，南水、北星巳自下流處岸邊縱跳如飛而來，白如雲用「海燕掠波」的輕功絕技，掠上了岸邊，向二小一揮手道：「把小船划走！」

二小答應了一聲「是！」可是仍然詫異地看着白如雲，南水終於問道：「少爺！伍姑娘走了？」

白如雲冷笑了一聲，說道：「自然是走了，你爲什麼單要問她？怎麼不問老鏢頭？」

南水碰了一鼻子灰，不敢再說什麼，平日還算他能敢在白如雲跟前說幾句話的，可是這時他却看出白如雲神色有異，那裏還敢再說些什麼。輕輕拉了北星一下，雙雙對着白如雲彎腰行了一禮，直向水面上的小舟縱了過去！

白如雲哼了一聲，轉身就走，他腦中更堅定了要離開這裏的意念！

方才輸於星潭之手，他引爲是畢生的奇恥大辱，他緊緊的咬着牙，心想：「那怪老婆子身上功夫，確實較我高得多；還只是她一人，如此推想這三百老人，無論那一個，都比自己厲害得多！」

他不禁長嘆了一聲道：「我的功夫，還是太差了！」

想着他巳行到了那所他素日居住的石樓之內，誰也不知道他進去作些什麼，可是半個時辰後，他又出來了，他換了一身紫色長衣，背後繫着那桿紫金旗，露出亮光閃閃的桿頭。

另外還有一個大革囊，也揹在他背上，頭上也戴着一頂紫色儒帽，看來眞是儀表非凡。

他匆匆的走出門，看了看天上的星辰，知道天不久就要亮了。

他展動出小巧的輕身功夫，在這莊內飛馳了一陣，現在他目光所及的一花一石，無不令他感到留戀萬分，原來他決定要離開這裏了！

最後他往後院的石牢撲去，因爲石牢中，尙還關着他師父怪老道以及琴魔哈古弦。

他飛快的撲到了石牢，只見那排在青竹梢上的燈籠，在夜風之中幌來幌去。

白如雲遠遠站住了脚，想到即將要離開怪老道，心上浮上了無比傷感！

多少年以來，老道對自己，就如同是親生的兒子一般，他把他全身的功夫都傳給自己，可是今天，他這個得意的弟子，竟敗在別人的手中了。

他搓着手，心中不停的想：「難道我忍心把敗給人家的消息告訴他？告訴他，令他傷心！」

他想了半天，暫時決定，還是不要告訴他的好。想定了心思，他才朝着石牢踽踽行去！

石牢之中，傳出了老道的嘆息聲。

白如雲尙離着門口有兩丈遠，巳聽到老道冷冷的聲音道：「又是那一位朋友？請進吧！」

白如雲微微一笑，心說：「老道功夫還是眞行！」

當時白如雲笑道：「是我！我看你來了！」

老道大叫道：「哦！是小鬼頭，小鬼頭來了！」

白如雲巳走進室內，首先入目的是，怪老道隔壁的那間房子，牢門大開，那有哈古弦的踪跡？

白如雲不由大吃了一驚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墨狐子秦狸老臉一紅道：「唉！徒弟別談了！」

白如雲驚異的看着他道：「哈老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墨狐子口吃吃道：「唉！你還好意思問我？你既然把他關住了，就該派個人來看着點呀，現在好了！」

他兩手一攤道：「走了，你急啦！急有什麼用？」

白如雲勉强忍着心中的煩惱，道：「我不是怪你，我只是問問，到底是怎麼回事？是誰把他救走的？」

墨狐子秦狸一變精光四射的眸子，對着白如雲翻了半天，才吶吶道：「哦！你不是來罵我的？」

白如雲搖頭道：「不是！我怎會罵你呢？你自己也被關着的。」

秦狸這才咧口一笑道：「嘿！對！我雖然看着，但沒辦法！」

白如雲這一陣子，更感到傷心了，他默默想道：「我一定要再苦練功夫，我的本事太差了，唉！關着的人，居然也會讓他跑走了！」

想着，他隨手把墨狐子秦狸的門給轉了，怪老道不由大喜道：「怎麼？你放我出來？」

白如雲點了點頭道：「從今以後，我再也不關你了！你出來吧！老道！」

秦狸由內中一跳而出，他撲上前，緊抓住了白如雲一雙手道：「眞的呀？」

白如雲半笑道：「誰騙你！」

怪老道大笑了兩聲，連連搖幌着白如雲雙肩道：「太好了！太好了！小鬼頭你眞是老道的好徒弟！」

白如雲掙開了他的雙手，正色道：「老道！哈老怪到底給誰救了？你倒是快給我說呀！」

老道嘆了一嘆道：「唉！天下什麼怪事都有！小鬼頭！你猜到底是誰來了？」

白如雲聽了不禁一怔道：「莫非是三百老人？」

老道一怔道：「咦？你怎麼知道？」

白如雲冷笑了一聲道：「我怎麼不知道？是星潭那個老婆子是不是？」

墨狐子臉色一青道：「什麼？星潭？

不是，不是！」

白如雲也一怔道：「這麼說，莫非是另外兩個人？」

墨狐子乾笑了笑道：「是木蘇，他媽的！這個老王八旦有多奸，我給你說說你就知道啦！」

遂把木蘇來時前因後果，說了個清楚，白如雲聽得臉上連連變色。

墨狐子秦狸說完了話，乾笑了一聲，看着白如雲道：「你說，我能去麼？」

他翻了一下眼皮，翹起了一隻脚，鄙夷的道：「你是知道的，早年我被蛇咬，打發人去問他要兩粒解毒的藥，他媽的，碰了他一鼻子灰，要不是你，我差一點就死了！」

他冷笑了一聲，又接道：「啊！現在他要煉什麼鳥藥了，又想到我，我呀！猪八戒擺手，不侍猴（候）。」

白如雲笑道：「老道！你這件事作得很對。要他知道一下，你墨狐子秦狸不是好惹的！」

秦狸露出黑牙一笑道：「這還用你說，你這小鬼，他媽的就會給我戴高帽子，我問你！」

他湊近了些，道：「你剛才不是說什麼星潭來着？你是不是見着她了？」

白如雲目光轉了一下，點了點頭道：「是的！我見到她了！」

老道精神一振，道：「她給你說話沒有？」

白如雲却搖了搖頭，老道追問道：「你倒是說呀！」

白如雲長嘆了一聲道：「我雖看見她了，可是却沒追上她！」

老道顯得很激動，問道：「她來幹什麼？」

白如雲苦笑了笑道：「老道！這一次，我是栽到了家了。」

老道哼了一聲，眼睛瞪得大大的道：「怎麼！又有什麼事發生，丟了什麼？」

白如雲冷冷笑道：「哈小敏被她救走了！」

墨狐子秦狸這才算放下了一顆心，嘿嘿一笑道：「這沒有什麼。」

白如雲冷冷的道：「沒什麼？他們三百老人，來我們這裏，竟是隨意出入，這臉還丟得不够？」

老道哼了一聲，連連點頭道：「是的！實在太不像話了！」

他站起來，臉上的肌肉一陣陣的在顫抖着，白如雲知悉老道也是在震怒之中，不由勸道：「算了！老道！現在也不是發脾氣的時候；更不是發脾氣的地方。」

方說到此，秦狸巳狠狠的在地上跺了一脚道：「他媽的，你還說，要是你不把我關起來，他們！他們三百老人也敢？」

白如雲搖頭一笑道：「算了！都是我不好，該行了吧！」

他頓了一下道：「所以……老道！我來給你商量一件事。」

墨狐子秦狸，這時才似突然驚覺，怔了一下道：「小鬼頭！你這種打扮……」

白如雲一笑，走近了一步道：「老道！我不是說，給你商量一件事麼？當然，這事情你一定得答應我。」

老道猛然拉住了他的膀子，臉上變色道：「你想走？」

白如雲劍眉微皺，緩緩點了點頭道：「是的！我要離開這裏一個時期，老道！你聽……我說！」

才說到此，墨狐子秦狸巳經大吼了一聲道：「不行！不行！這種事用不着再商量！」

白如雲臉色黯然，小聲道：「師父！你得答應我……只答應我這一次……好不好？」

他反臂也緊緊抓住老道的手。「師父」這兩個字，很少會從他口中說出來的，自然倍增親切之感！

秦狸怔了一下，他那暴怒的氣勢，在白如雲懇切的態度裏，終於軟化了。

他慢慢搖着頭道：「我還是不能答應你！」

他眨了一下眸子，傷感的道：「小鬼頭，你不是說過，一輩子不離開我麼？那麼，如果你一定要走，我和你一塊去！」

白如雲咬着嘴唇，低頭想了想才道：「不！老道！你是不能去的！」

秦狸大吼了聲：「不行！我是非去不可，要不然你就不要去！」

白如雲停了一會，才道：「老道！我並不是不願意你跟着我，只是我們都走了，這個家誰來看着？」

墨狐子秦狸一怔，遂道：「這……這……我管不着！」

白如雲見他氣焰少減，遂輕輕拍了他一下肩膀道：「老道！我不是出去玩，我是發覺我的功夫還不够，尤其學問也太差了，所以我想……」

老道一驚，他仔細的看着白如雲的臉道：「什麼？你功夫還不够？」

白如雲見他又有發火的趨勢，他所以不敢說自己功夫「太差」而說「不够」，這其間大有文章，乃是爲了顧全老道的顏面之故！

老道這麼一問，白如雲點了點頭道：「自然不够了，你看今夜，要是我本事够的話，也不會出這種事了！」

老道翻了一下眸子道：「你和他們比？他們都是和我一輩的人物了，連我也保不住能贏他們呀！」

白如雲笑了笑道：「反正我自己感覺到還不够就是了！你乾脆說一聲，讓不讓我去好了，不要嚕哩嚕嗦的！」

白如雲說這句話時，臉色一沉，又補了一句道：「讓我去固然好，不讓我去，我也是非去不可！」

老道一瞪眼道：「那你還問我幹什麼？你現在反正是能自作主張了，師父也管不住你了！」

白如雲心中一動，他慢慢走上幾步，小聲嘆道：「師父！我確實很敬重你，所以才來和你商量，難道你不願意我的本事比現在更大？」

秦狸怔了一下，他把一隻手，搭在白如雲肩膀上，半天才說：「你到那裏去？是眞的去練功夫？」

白如雲點了點頭道：「我什麼時候騙過你？」

遂想了半天道：「我自己知道，我的內烝功力還不够，而這種功夫，要在極寒冷處，才易鍛煉，所以我想找一個較冷的

地方去！」

老道點了點頭，嘆道：「你既決心煉功夫，我怎好阻止你？不過十魔九難，尤其是內炁這種功夫，你雖經我指點，已入門徑，可是每進步一層，必有心魔；這個期間，沒有任何人能帮助你，要靠你自己的智力內功去化解……一個不好，可難免走火入魔，有生命危險！」

老道的臉色十分沉重，白如雲緊緊握住他手道：「師父你放心，我會小心！」

老道此時臉上，竟帶着無比悽苦之色，他內心實在不願離開這個心愛的弟子。只是他却不願過份把情感表現出來，當時點了點頭，道：「這麼說，我放心了，可是你到底去那裏呢？」

白如雲仰頭想了想，說道：「不一定……反正我到處走走，找找看！」

墨狐子秦狸忽然想起一人，他臉上露出了笑容，當時向白如雲道：「你去廬山怎麼樣？」

白如雲一怔道：「爲什麼要我去廬山呢？」

墨狐子秦狸一笑道：「那地方最好，天氣也冷，這時候，也早下雪了；你就去那裏，要不然就別去！」

白如雲想了想，遂道：「好！就去廬山！」

墨狐子秦狸不由大喜，白如雲不禁心中暗奇，爲何他會轉變得這麼快，方才還捨不得自己，現在竟會如此高興，這是什麼原因？

只是他回心一想，反正自己練目的是練功夫，又何必管他那裏？久聞廬山風景秀麗，氣候寒冷，對於自己練的功夫，大是有益。

這麼一想，他反倒十分高興採納老道的意見了！

墨狐子秦狸這時候看了看他身上，一笑道：「你倒披掛得怪齊備的，這就走了麼？」

白如雲點了點頭，說道：「我想現在就走！」

秦狸皺了一下眉道：「我們師徒不喝兩盅？」

白如雲搖搖頭笑道：「你總是忘不了喝酒？我眞是把你沒辦法！」

墨狐子嘿嘿一笑道：「可是這一次是爲你餞行呀！我說南水、北星，你也要當面交待他們一下，要不然你走了，我可管不住他們，氣也要把我氣扁了！」

白如雲心想這話也對，遂點頭道：「好吧！我去叫他們！」

說着走了出來，墨狐子也跟在後面，他一面出來，一面道：「你一個人出們，要小心謹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尤其是穿衣服也要小心。」

白如雲回頭笑道：「你嫌煩不嫌？這些還要你來關照我？」

秦狸咬牙一笑，說道：「說說也無妨啊！」

白如雲遠行在即，心亂如麻，儘管老道的殷切囑咐，使他感覺到心煩，可是也非常的感動。

他點了點頭，說道：「好了，我們也別再躭誤了，我這就找北星、南水去！」

白如雲說着抽身欲去，老道卻一把拉住了他的手，嘻笑着道：「慢着！叫……叫他們備酒！」

白如雲苦笑了一下道：「你還沒忘記酒？」

老道臉上微微一紅，笑道：「我生平所好，怎麼會忘記？再說，我們師徒十餘年來，從未分離，現在……」

白如雲無法聽他再說下去，他忙亂的點着頭，傷感的說道：「好了！好了！我叫他們備酒就是！」

說着他匆匆的離去。

在往日，老道如果聽得這句話，他準會高興得跳起來鼓掌大笑；可是，現在，他却默默的站在那裏，望着白如雲的背影消失。

他心頭有一種無法形容的悲哀，在這個世界上，他只愛過三個人。

桑芷——他初戀的女孩子，但是她已經死了好幾十年了！

星潭——他們互愛至深，可是造化弄人，硬生生的把他們分開，直到老朽之年，才讓他們重逢！

白如雲——這個不幸的年青人，奇妙的相逢，得去了他全部的絕藝和感情。

這些年來，老道一直在他的照顧和管制下快活的生活着，時常想：「我將來死在他的身前，應該是很滿足了！」

可是現在，白如雲也要遠離他了！

他幾乎不敢想：失去了白如雲之後，他怎麼生活下去？

這個剛强一世、怪僻的老人的感情，一刹那變得孩子似的脆弱，他竟流下了滴滴老淚，滴在了腳前的山道上，像是露水一樣。

白如雲遠遠的招呼着他，老道驀然的驚覺過來，他發覺自己在流淚，不禁也感到十分好笑。

「媽的……這把子歲數了，還在哭個鳥！」

他說着用腳把地上的花草踩了個平，因爲那上面有他的眼淚，雖然沒有一個人看見，可是老道還是有些不好意思。

他拭了拭眼角，匆匆的趕了過去，白如雲已把身上的包袱取下，站在花廳門口等他。

老道咧嘴笑笑，問道：「兩個小王八旦呢？」

白如雲皺了一下眉頭，說道：「備酒去了！他們要親自作菜呢！」

老道豎起了大拇指道：「還是你行！平常我叫他們煮個蛋，都得費半天口舌，眞他娘的氣人！」

白如雲一笑道：「先進來坐坐，喝盃茶吧！」

老道搓着雙手，進了大門，口中連聲道：「這天氣眞有些冷，快下雪了吧？」

白如雲點了點頭道：「是的！快下雪了！」

這時廳內早巳泡好了兩盃熱茶，香氣噴噴，老道端過就喝，笑着說道：「小鬼頭！你平常這麼講究，這次出去，可要吃不少苦頭呢！」

白如雲搖頭道：「這算什麼？以前跟你學本領的時候，不是更苦嗎？」

老道點頭表示同意，笑道：「是的！那一陣可夠你苦的！不過那時候你眞怕我

，現在……」

老道說着搖了搖頭，似乎還在回憶那段時期內，他所有的權威和尊嚴。

白如雲被他說得笑了出來，接口道：「老道，你錯了！我現在還是怕你的，尤其是你發脾氣的時候！」

老道由鼻子哼了聲道：「哼！幸虧我有這點脾氣，不然現在的罪更難受了！」

老道正在說話之時，却見二小忙進忙出，每次由過道走過時，總是閃動着一雙明亮的眼睛，向裏面望個不停。

這時恰好南水又在向內望，老道咳嗽一聲道：「南水！你看什麼？進來！」

南水答應了一聲，遲疑着走了進來，問道：「作什麼？我忙着呢！」

老道見他眼圈紅紅的，笑道：「你老是向這邊看什麼？不認識呀？」

南水有些生氣，抬了一下眼睛道：「誰說不認識？」

老道怪笑一聲道：「媽的！跟我說話胆子可大了！我問你，你哭什麼？」

南水臉上一紅，强笑道：「哭？我哭什麼？我高興着呢！嘻嘻！」

說着他竟裝起笑來。

老道氣得兜頭就是一巴掌，罵道：「他娘的！你裝什麼蒜？分明是哭了！」

老道這一掌打得不輕，南水氣道：「你怎麼動手打人？就算我哭也不干你的事呀！」

白如雲長眉微聳道：「好了，南水，你去忙吧！」

南水無可奈何的答應一聲，狠狠的望老道一眼，這才轉身而去。

白如雲心中明白，他知道二小捨不得他，剛才一定是哭過了。

老道望了白如雲一眼道：「你看這小東西，你還沒走呢，就對我這個樣子，你要走了，還得了？」

白如雲笑道：「今天不可怪他們，他們心裏正難受呢！……不過你以後也不可隨便打人，尤其是不要打頭！」

白如雲說着，想起自己以前學藝之時，只要稍不合意，便被老道蒲扇大的巴掌，打得昏頭轉向，這時想來還有些氣。

老道皺一下白眉，不服氣的道：「得了！你老是說打頭會笨，可是你從小被我打大，你不但不笨，還比誰都鬼精靈！」

老道說得白如雲笑了起來，搖頭道：「唉呀！和你說話眞是沒辦法，反正是你對！」

老道咧嘴笑道：「本來嘛！我又沒瞎說！」

二人正在談笑之際，北星進得房來，施了一禮道：「少……少爺！吃……吃……吃……」

沒有南水在旁，北星簡直就說不出話來。

雖然現在他已經可以自己講話，但必需要南水在旁，好像要用他來壯胆一樣。

白如雲點點頭道：「知道了！」

白如雲說着皺了皺眉頭，對老道說道：「老道，你看這孩子怎麼得了？這麼大了還不會說話，別的事我都有法子，就對這孩子沒辦法！」

北星聽白如雲談到自己，既害羞又慚愧，一張臉立時比紅布還紅。

老道斜望了他一眼，說道：「我有法子！」

白如雲與北星同時抬起了眼睛，驚異的望着老道。

白如雲問道：「你有什麼法子？」

秦狸用舌頭舐着血紅的嘴唇，笑道：「也沒有別的什麼好法子，只有揍！」

二人聞言不禁又氣又笑，北星氣得連連搖着頭，一臉的怒容，叫道：「這是……什麼方法？他……他媽……的！」

他說着，搖着腦袋而去，老道氣笑不得，罵道：「你看怎麼樣？這小子聽說要挨揍就會說話了！」

白如雲也不禁撫掌大笑，他感覺到他的師父收留他，和他收留這兩個孩子，簡直太有意思了！

他笑着連連搖頭，說道：「你們眞是有意思。」

老道也笑了起來，說道：「好了！吃飯吧！」

當下這師徒二人手拉着手，一同向後走去，他們師徒間的關係就是這麼神妙。

後廳擺上了豐盛的酒宴，白如雲把秦狸讓到上座，然後在一旁相陪。

老道鼻中聞得陣陣酒香，早巳笑口大開，撫掌道：「小鬼頭！今天情形特殊，你可不許限制我喝酒！」

白如雲傷感的笑了笑，說道：「老道，今天隨便你喝，我絕不惹你討厭！」

老道聽了喜出望外，大笑着拍了白如雲一掌，說道：「他媽的！這才是我的好朋友」

他說着端起了滿滿的一盅酒，笑道：「小鬼頭，我祝你一路順風！」

老道雖然笑語如常，可是他面上那種惜別和感傷的表情，却無法掩飾。

白如雲雙手舉起了杯子，淚水在他眼眶中打轉，但却沒有流下來。雖然他表面上對他的師父嚴苛和冷漠，然而他內心的那種敬愛，却是無可比擬的。

秦狸也是一樣，他視白如雲如性命，或者超過了性命，可是這種感情，他們從不表露出來，只要他們雙方知道就行了。

他們很痛苦的喝完了這杯酒，彼此領略着對方那種無言的、最誠摯的祝福，心中覺得既是感傷而又快樂。

在第一盅酒之後，他們立時又恢復了常態，嘻笑如常。

老道又飲乾了一盅酒，笑道：「小鬼頭，今天吃完了酒，天色必然暗了，我看你還是明天早上再走吧！」

白如雲却搖着頭道：「不行！我說今天晚上走，就是今天晚上走！」

老道挾了一筷子的菜，用力的嚼着，搖頭不語。

這時南水、北星又各自送了一道菜來，在離別的霎那，白如雲也感覺到他們比平常更可愛了。

白如雲想到平日對他們過於嚴苛時，心中有一種歉疚的感覺。

他望了二小一陣，含笑道：「你們忙完了，馬上到這裏來，一起吃飯好了！」

這句話使老道和二小大感意外，這簡直是不可能的，像白如雲這樣高貴而規矩極嚴的人，居然會跟兩個小厮同桌！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金筆點龍記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秀凡帶領了王翔，王當及小桃童等一行四人，路經一處山谷，發見鐵家寨掌門鐵飛與青龍門掌門趙重山由於一本劍譜而引起爭執，雙方率領門下弟子嚴陣以待，火拚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俞秀凡乃强行勸阻，起初，鐵飛不從，俞秀凡乃以武力服之。趙重山為求清白，乃邀請俞秀凡作證，讓鐵飛前往青龍堡開棺搜查。衆人到達後，鐵飛揭開趙重山之先師棺材，在屍體上搜尋一遍，結果並無劍譜。經此一番擾攘後，俞秀凡等人便告辭而去……

俠踪至湘西　查探五毒門

俞秀凡肅然說道：「如若你說的不錯，這問題似乎不只是一本劍譜的事了。」

桃花童子道：「公子有何高見？」

俞秀凡道：「鐵飛找青龍門討取劍譜的事，那暗中收有劍譜的人，自然是也知道了。他竟然不惜犧牲掉青龍門中精銳之士，用心可謂狠毒了。」

桃花童子道：「公子高明，小的還未想到這些。」

他够聰明，再加豐富的閱歷，細心的查察，確能見人所不能見。但俞秀凡却又不同，他滿腹經綸，一腔才華，所差的是經驗、閱歷，桃花童子有了一個題目，他就心思遠慮，舉一反三。

歎口氣，王當緩緩說道：「那人是誰呢？如是青龍門中人，又為什麼要害死這多的同門兄弟？」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小桃童，你說說看什麼人取到了那本劍譜？」

桃花童子道：「這個，小的本不敢妄言，但公子既然問了，小的就斗膽猜上一句，是不是那位老夫人？」

俞秀凡道：「雖不中，亦不遠矣！」

這一次，輪到桃花童子震驚了。呆了一呆，道：「公子之意，可是說另有其人。」

俞秀凡道：「我的看法，那位姑娘的成份大些。」

王翔、王當，兩個人瞪大着一對眼睛，道：「公子是說那位一身素縞孝衣的姑娘。」

俞秀凡道：「不錯。」

王翔奇道：「那不是故去青龍門掌門人的女兒麼？」

俞秀凡點點頭，沒有答話。

王當道：「公子，他又什麼要害死那麼多同門師兄弟呢。」

桃花童子道：「公子，小的覺着，毛病出在換穿壽衣的時間，照常情而論，自然是身為人妻的老夫人去換了。」

俞秀凡淡淡的說道：「更換壽衣，雖然是老夫人，但也許還有旁人在側，趙重山和青龍門中幾位年長的弟子，可能都守在石室外，除非那老婦人早已知劍譜的名貴，悄然收起，否則，只怕很難瞞得住人。」

桃花童子道：「公子言之有理，但你懷疑是那位姑娘取去了劍譜，又有何所本呢？」

俞秀凡道：「她不是那一對老夫婦的親生女兒，而且，就那年紀，一個足不出戶的女孩子，顯得太過深沉了。」

桃花童子歎道：「公子才慧過人，我等難及。小的就未留心到她的身世問題，但細想起來，她當時的冷靜，確是超過了她的年齡。」

王當道：「公子，咱們可要再回青龍堡去麼？」

俞秀凡道：「自然要去。不過，却不是現在。」

王當道：「什麼時間去？」

俞秀凡道：「今夜二更過後。」

王翔道：「公子，還有一件事，屬下也想不明白。」

俞秀凡道：「什麼事？」

王翔道：「那屍體既未腐亦未臭，豈不有些奇怪？」

俞秀凡回顧了桃花童子一眼。

桃花童子笑一笑，道：「他們把松油薰過屍體，據說松油薰過的屍體，再放在好棺木之中，可以過百日不腐。」

王當道：「原來如此。」

桃花童子歎道：「我有些想不明白，他們既然想吞沒劍譜，為什麼要保留下那掌門人的屍體，如是屍體未經松油薰過，數十日之久，這屍體早已腐爛了，那鐵飛查看起來，也得大費一番手脚。」

王翔、王當都被引起了好奇之心，心中暗道：看來，這青龍門中糾紛甚多，非得查它個水落石出不可。

四人為了隱秘行蹤，行出了數十里之遙，才找了一處雜林，在林中停了下來。

林中一座小廟，四人把馬匹拴在林木深處，然後，坐息了一陣，等夜幕低垂，才徒步折回青龍堡。

到了青龍堡，已然是二更時分。

今晚上，陰雲遮月，正是夜行人出動的大好時間。

王翔、王當，施展開輕功身法，躍上城堡。俞秀凡却未立刻跟着上去，雙目盯注在桃花童子的臉上。

桃花童子道：「公子，請先上吧！」

俞秀凡微微一笑，說道：「小桃童，你先請。」

桃花童子抬頭望望城堡，道：「我這一點武功，如何能上得了這麼高的城堡。」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小桃童，你如是眞上不去，我留在下面也可助你一臂之力。」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說道：「我有我的法子。」

突然間雙手探入懷中，取出來時，雙手中各多一把匕首。只見他奮身一躍，右手匕首刺入了牆中，雙手交替，很快的爬了上去。

俞秀凡一提氣，躍過護城河，施展壁虎功，順着那桃花童子用匕首爬上的痕跡，向上游去。

那匕首刺入壁間的痕跡很淺，而且一丈之後，就不再見痕跡。這證明了一件事，桃花童子是一位身負絕技的人，但他一直深藏不露。證實了心中之疑，立時一個翻轉，躍上城堡。

王翔低聲道：「公子，堡中還有甚多人走動。」

俞秀凡道：「二更已過，怎的還有人走動呢？」

王翔道：「屬下也覺着奇怪。」

桃花童子接道：「青龍門有了防備，但他們又不願做的太露骨，所以，裝作行人，來回走動，兩位如果留心一些，一直不離青龍門掌門人那座高大宅院的四週。」

俞秀凡望望天氣，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們走。」

這一次，俞秀凡當先帶路，四條人影，借夜色掩護，撲向了一座高大的宅院。

行到那宅院外面，四個人同時為之一呆。

原來青龍門那座巨大的宅院，外面大門緊閉，不見防守，但內部却是燈火通明，耀如白晝。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道：「他們早有了防備，不過，不是防我們。」

王當道：「不是防我們，防那一個？」

桃花童子道：「鐵飛。」

俞秀凡低聲道：「走！咱們到那面大樹上，先查看一下宅院中防衛形勢，再決定進去的辦法。」

四個人，迅快的奔向一株大樹。這棵大樹雖然距離那宅院很遠，但却高過那宅院很多，居高臨下，看的十分清楚。

但見那寬大的宅院中，到處高挑着氣死風燈，特別的幽暗所在，還高燃着幾枝火炬。

四進院落，無不如此，但却不見有巡邏之人。顯然，那些人都是埋伏在暗處。

俞秀凡搖搖頭，道：「光如白晝，雀鳥難渡。」

但聞一聲輕輕歎息道：「是俞少俠麼？」

王當右手一抬，長刀出鞘，喝道：「什麼人？」

「在下趙重山。」隨着答話之聲，樹頂一處枝葉濃密所在，飛落下趙重山。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道：「閣下藏在這大樹之上，院中燈光通明，當眞是防守的森嚴的很。」

王當冷笑一聲，道：「口蜜腹劍的小人，可恨，可恨。」

趙重山黯然說道：「俞少俠，不知可否讓趙某人說幾句話？」

俞秀凡倒是很冷靜，笑一笑，道：「趙掌門請說。」

趙重山道：「青龍門今夜森嚴戒備，是防備鐵飛，却沒有——」

俞秀凡接道：「沒有想到我們會回來，是麼？」

趙重山道：「唉！在下想到俞少俠也可能去而復返，沒想到來的這麼快。」

俞秀凡道：「趙掌門可知道在下去而復返，為了什麼？」

趙重山道：「為了劍譜。」

俞秀凡道：「趙掌門快人快語，不知可否告訴在下，那劍譜現在在何處？」

趙重山道：「不瞞俞少俠說，到目前為止，在下還未見到那劍譜，不過，在下心中確然已經有些動疑。」

俞秀凡道：「趙掌門懷疑什麼？」

趙重山道：「我那位小師妹，也就是先師從小收養的義女。」

一切都應了那俞秀凡的判斷，連桃花童子，也聽得暗暗心服

俞秀凡輕輕咳了一聲道：「趙掌門怎會有此懷疑呢？」

趙重山道：「因為，在下忽然想到了一件事，先師入關第六天的夜晚，在下四更時分，到先師打座靜室巡視，遇上了一個人，就是先師義女詹小玲。」

俞秀凡道：「當時，你沒有懷疑麼？」

趙重山搖搖頭，道：「沒有。她是先師收養的義女，也是先師唯一的晚輩。她巡視一下先師的靜室，自也是人情之常，當時，行過家師的靜室，似乎是覺着後窗微微開啓。」

桃花童子接道：「那麼，你們移出令師的屍體時，可曾檢查過窗戶？」

趙重山道：「查過了。兩扇窗子，都關閉

着，當時在下忽略了，如今想來大是可疑。」

桃花童子道：「就只有這些證據麼？」

趙重山道：「諸位去後，在下曾去仔細的查看過那座後窗，發覺了一部份窗紙稍有不同，那是一樣顏色的窗紙，只是新舊之分。稍有差別，不留心很難看得出來。」

桃花童子道：「令師妹爲什麼要竊取那本劍譜呢？」

趙重山緩緩說道：「詳情在下還不明白。同時，在下覺着，先師之死，也有值得追究之處。」

王當接道：「那小丫頭，難道還敢弒父不成？」

趙重山道：「這個，在下不敢妄言。不過，她怎知先師身上有本劍譜，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但她是先師膝下唯一的晚輩，先師生前對她愛護備至。」

王翔接道：「這丫頭，爲謀劍譜，身犯大逆不道的弒父之罪，應該亂刀分屍。」

他爲人正直，嫉惡如仇，對逆倫大忤，不禁義憤塡胸。

俞秀凡冷淡的笑一笑，道：「王翔，任何事，沒有明確的證據之前，不可驟下結論，那將先入爲主。小焉者，造成誤殺；大焉者，蒙蔽靈智，破壞大局。」

王翔連應了幾個是字，欠欠身，道：「多謝公子教誨。」

俞秀凡逐漸開始瞭解江湖上的人人事事，須仗滿腹學問。他的進境神速，大異常人。目光轉注到趙重山掌門的身上，道：「趙掌門，咱們既然見了面，我們就不想在暗中行事。你說說看，我們應該如何？」

趙重山道：「不知爲什麼我那師母在諸位去後，竟然沒有發作。但那不會太久，至遲三天，三天內她定然會召集本門中人，廢我掌門之位。」

桃花童子接道：「他能夠廢得了麼？」

趙重山道：「應該是廢不了。不過，我不願傷害她老人家，也無意戀棧這掌門之位。」

俞秀凡問道：「趙掌門，我們現在應該如何？」

趙重山道：「少俠對本門恩同再造，本門中十之六七的人，都對你少俠感激萬分。老實說，你少俠說一句話的力量，比我這掌門人說什麼都更受重視。所以，在下不準備干涉諸位的行動。」

俞秀凡略一沉吟，道：「貴門防護森嚴，咱們如何才能進入宅院，又不爲人發覺？」

趙重山道：「只有一個辦法，諸位從第三進院落的邊門進去。」

俞秀凡道：「那裏爲什麼防守不嚴？」

趙重山道：「在下可以不干涉少俠的行動，不過，在下也不能說的太多了。」

俞秀凡點點頭，目光一掠王翔，道：「你陪着趙掌門守在這裏，沒有得我的招呼之前，兩位都不要離開。」

話雖說的客氣，但卻無疑是下令王翔看住趙重山了。

王翔一欠身，道：「屬下領命。」

俞秀凡一招手，帶着王當和桃花童子，飄然下樹。

三人依照那趙重山的指示，繞着至第三進院落之旁。

目光一顧桃花童子，俞秀凡低聲說道：「先進去看看！」

桃花童子微微一怔，道：「小的這份輕功，只怕——」

俞秀凡冷冷接道：「最好別驚動了人，萬一驚動了，自己想法子衝出來，別指望我們出手援救。」

桃花童子歎口氣，道：「公子，這是打鴨子上架。」

俞秀凡笑一笑，道：「在下相信，你一定可以勝任。」

桃花童子雙目盯注在俞秀凡的臉上瞧了一陣，突然微微一笑，雙臂一振，人已冲霄而起，閃入了那座院落之中。

王當低聲道：「公子，他成麼？」

俞秀凡點點頭，使用傳音術，道：「他身懷絕技，不知何故要和咱們混在一起。以後，你們當心一些，別受了他的暗算。」

王當臉上現出了震驚之色，呆呆的望着俞秀凡。

俞秀凡笑一笑，仍用傳音之術接道：「你們只是防備着，不要露出聲色，他想從咱們身上找出些什麼，咱們也可以在他身上找一些內情。」

王當點點頭，未敢答腔。

只見一片綠葉，由內院中飄飄飛出。

這正是俞秀凡和桃花童子等約好的信號，說明了裏面已經得手。

俞秀凡一提氣，身子突然飛了起來，飄入牆內。

王當却伸臂長腰，越牆而入。

凝目望去，只見桃花童子，站在暗壁一角，舉手相招。

俞秀凡、王當緩步行了過去，低聲說道：「這是什麼地方？」

桃花童子低聲道：「似乎是內眷的住處。」

俞秀凡點點頭，道：「這就是了。」低頭沉思，良久無語。

桃花童子低聲道：「公子，你想什麼？」

俞秀凡四顧一眼，道：「小桃童，你去摸摸那位姑娘的閨房，我們再等一個時辰，如是還不見異徵，咱們就只好下手了。」

桃花童子一轉身，舉步而去。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這些事，咱們都做不了，那只有麻煩小桃童了。」

王當隱在暗影中，全神凝注，果然瞧出了桃花童子的功夫。只見他身子貼在壁上暗影之內，轉身奔走，疾如飄風。雖然是凝神傾聽，也是聽不到一點聲息。

一去一來，也只不過是一盞熱茶的工夫，桃花童子已然出現兩人面前。

俞秀凡低聲說道：「找到了麼？」

桃花童子點點頭道：「找到了，那丫頭熄了燈，全身衣着整齊，坐在窗口出神。」

俞秀凡皺皺眉頭，道：「這丫頭果然是早有預謀。」

桃花童子道：「看樣子，她似是在等人。」

王當道：「此刻戒備森嚴，除了這一座院落之外，到處是埋伏巡邏，她能約什麼人？」

俞秀凡道：「這戒備有一定的時限，大約四更左右，他們就會休息了。」

因爲，任何外來侵入的夜行人，都不會在四更過後再來。

三人很有耐心的在暗影等候到四更時分。果然，各處燈光，都在陸續熄去。原來耀如白晝的大院落，突然間黑了下來。

但俞秀凡等三人，却在燈光熄去之後，立時分散開去。這時，三人早已分配好了位置，在六道目光的監視之下，這座院落中，任何方位進來的人，都無法避過三個人的監視。

就在那燈火熄去不久，突見一條人影躍落院中。只見那人躍落院中之後，突然舉手按唇，發出咪咪三聲貓叫。

三聲貓叫過後，一扇門輕輕打開，一條人影悄無聲息的行了出來。

正是那白晝身着素衣的少女，不過，此刻她換上了一身黑色的疾服勁裝。

那學貓叫的漢子，是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少年，背插單刀，一眼看去，長的甚是英俊。

只見那黑衣少女舉手一招，佩刀少年，舉步向那少女行去。

佩刀少年低聲道：「蘭妹，那老太婆睡着了麼？」

那叫蘭妹的少女，微微一笑，道：「她中了迷藥，人已暈了過去。」

王當直聽得熱血沸騰，暗暗忖道：這丫頭當眞是已到喪心病狂之境，不但加害了義父，而且還要加害義母。想到激忿之處，只氣的全身微微發抖。

俞秀凡似是已經感覺到王當的激動，以目示意，不要王當輕舉妄動。

但聽那英俊少年說道：「蘭妹，你瞧過那劍譜了麼？」

黑衣少女道：「瞧過了。」

英俊少年道：「那上面的記述如何？」

黑衣少女道：「記述的不多，而且看上去很深奧，也許是我的書讀的太少，或是我的武功太差，我有些看不懂。」

英俊少年道：「蘭妹，咱們得早些走了，今天幾乎出了事情，趙重山那老小子外貌忠厚，內心中却是極爲聰明，我看他已經動了疑，咱們還是早些走吧！」

黑衣少女道：「你準備好了麼？」

英俊少年道：「都準備好了，外面有四匹健馬，咱們趕快一些，等他們發覺，咱們已到了百里之外。」

黑衣少女道：「他們還沒發覺，再等幾天，也不要緊。我想看到鐵飛到來，身中暗算而死，使他們雙方仇恨無法化解，拚個同歸於盡，我才甘心。」

英俊少年道：「蘭妹，別太貪心了，再說，你今晚又用了迷藥，迷倒了那老太婆，只要她一醒，你的偽裝就要拆穿了。」

黑衣少女沉吟了一陣道：「好吧！你在後門等我，我帶上東西就走。」

英俊少年點點頭，轉身而去。

俞秀凡低聲道：「咱們在外面截他們。」

三位鷄犬未驚的重又退了回去。

俞秀凡飛上大樹，揮手對趙重山道：「你可以去了。」

趙重山道：「公子可發現了什麼？」

俞秀凡道：「閣下請回去罷！」

趙重山看俞秀凡臉色冷漠，不肯回答，心中大是狐疑，但却不敢再問。

正待飛身下樹，俞秀凡的聲音又傳入耳中，道：「趙掌門，希望你別說起曾看到我們的事。」

趙重山道：「是。在下什麼也沒有瞧到，什麼也沒有聽到。」飄身下樹而去。

俞秀凡和王翔緊隨而下，隱於暗處，片刻之後，果見一個黑衣少女，閃身而出。沿着屋簷的黑影，放腿疾奔。

俞秀凡等分成兩路，暗暗追隨在那蘭姑娘的身後。

她地形熟悉，走起來，十分迅快，只見她轉折疾奔，不一會已到了城堡。

堡門暗影中閃起那黑衣少年，低聲道：「蘭妹，堡門已開。」

兩人疾出城堡，行約里許，那黑衣人閃入一座大院落中，牽出兩匹馬來。

馬上鞍、韁早齊，顯然這逃亡計劃早已有了很充分的準備。

俞秀凡低聲對桃花童子說道：「繞過去，攔住他們。」

他這次不派王氏兄弟，却要桃花童子出手。聽得王翔大感奇怪。

但見桃花童子躬身長腰，捷逾飄風一般，從旁側繞了過去。

王氏兄弟目睹桃花童子快速的身法，心中駭然，兩人都有着自己很難强過人家之感。

蘭姑娘和那黑衣少年，縱馬急馳，奔出了約四、五里路，忽見路中站着一人。

這時，正是黎明前一段黑暗之期，夜色太濃，只能隱隱瞧出一個人影。

那英俊少年一面收韁帶馬，一面冷冷喝道：「什麼人？」

桃花童子道：「是我！兩位可以交出劍譜了。」

蘭姑娘一揚手，打出兩枚銀針。桃花童子仰身倒臥，銀針掠胸而過，但立刻又挺身而起，道：「好惡毒的丫頭。」

這時，兩匹健馬已然衝到了桃花童子的身前。

那黑衣少年長劍一探，刺向桃花童子的前胸。

桃花童子右手一揮手中匕首，閃起一道寒芒，封開了長劍，左手却攻向了蘭姑娘。

蘭姑娘一探長劍，撥開了匕首，道：「你是什麼人？」

忽見刀光一閃，健馬長嘶，人立而起，幾乎把蘭姑娘摔在地上。

原來，王當恨她弒父毒母，但目下不能殺她，一刀削下了馬耳。

蘭姑娘一躍下馬，健馬負傷狂嘶，向前衝奔而去。

王當橫刀而立，攔住了蘭姑娘的去路。

蘭姑娘看清楚了，正是白晝一刀逼退十幾個青龍門中的人物。

王翔也趕到了，攔住那黑衣少年。

桃花童子淡淡一笑，道：「不服教師能挨打，兩位如是要動手，只怕是自找苦吃了。」

那黑衣少年道：「我們和諸位無怨無仇，爲什麼攔住了我們的去路。」

俞秀凡道：「你也是青龍門下弟子吧？」

黑衣少年道：「不錯。」

俞秀凡道：「這就够了，你勾結師妹，謀圖劍譜，用心可誅。」

黑衣少年突然飛身而起，人離馬鞍，破空衝去。

王翔怒喝一聲，一刀「乘風破浪」，人刀並起，飛撲劈去。

他刀勢快速，取位準狠，刀光破空斬下，正好要把那黑衣少年腰截兩半。

這時，天色已透曙光，景物可見。蘭姑娘尖聲叫道：「別殺他，我交出劍譜。」如是她這聲呼喝，能救那黑衣少年之命，這一呼喝，也是晚了一步。

但就在他呼喝的同時，一道劍光飛起，金鐵交鳴聲中，封開了王翔的刀勢。

是俞秀凡，只有俞秀凡的快劍，才能在這間不容髮的瞬間封開王翔那疾如雷奔的刀法。

但黑衣少年並沒有逃出去，俞秀凡在拔劍封刀的同時，左手掠出，擊中黑衣少年的左脅，掌力奇重，生生把他擊落在地上。

蘭姑娘奔了過去，抱住了黑衣少年，道：「師兄，你沒有受傷吧？」

黑衣少年歎口氣，道：「蘭妹，咱們不成。這些人，都是江湖上第一流的高人，舉手投足之間，都可以置咱們於死地。」

王翔一刀被劍勢封開，覺着右臂一震，急急一吸氣飄落地上，望着俞秀凡，雙目中流現出無比的敬佩。

他雖然看到過俞秀凡的快劍，和精絕無倫的擒拏手法，但想到他的內力，未必能勝過自己近二十年苦練。那知劍刀相觸之下，才覺出俞秀凡不但劍快有如閃電，就是劍上的勁道，似乎也高過自己甚多。

王翔是由衷的敬佩了，但他却想不出艾九靈用什麼方法，在短短年餘中，把俞秀凡造成這麼一位高手。

他那裏知曉俞秀凡的經歷，他得少林高僧薪傳功力，又得花無果絕世醫道之助，劍招、手法，雖都只學了幾招，但却是天下武功最精奇的招數。在交手的瞬息間，糾正出一百多個缺點，那自然該是天下最快的劍法了。

但見蘭姑娘珠淚雙垂，道：「師兄，我可以交出劍譜，但要保住你的性命。」

黑衣少年道：「我死不了。人家手下留情，只打斷了我兩根肋骨。」

蘭姑娘緩緩轉過臉去，望着俞秀凡，道：「我可以把劍譜交給你們，但我有條件。」

俞秀凡接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如果該是你們所有，咱們決不妄取。」

蘭姑娘眨動了一下眼睛，道：「那是非要我們的性命不可了？」

俞秀凡道：「弒父殺母，大逆不道，豈不是死有餘辜！」

蘭姑娘突然尖聲叫道：「他不是我的父親，他是我的仇人，殺死了我一家人。我不該報仇麼？」

俞秀凡呆了一呆，道：「當眞麼？」

蘭姑娘道：「我爲什麼要騙你。我們就要死於你們的劍下、刀下，難道我心中的寃，胸中的恨，也不能說出來麼？」

俞秀凡道：「你可以說，而且可以暢所欲言，但妳說實話，只要是有理，沒有人會傷害妳。」

蘭姑娘道：「你說的是眞話？」

俞秀凡道：「自然是眞的。」

桃花童子低聲說道：「公子，此地是要道，青龍門人，天一亮發覺了內情，很可能追出來，咱們到那寄馬的樹林中去吧！」

俞秀凡道：「好！你替他接上兩條斷去的肋骨，讓他騎着馬走。」

桃花童子笑一笑，道：「公子怎知小的會接骨的手法？」

俞秀凡嗯了一聲，道：「我知道你無所不能。」

桃花童子道：「公子誇獎了。」伏下身子，替上那黑衣少年接上斷骨，扶他馬上。

這時，天色已亮，趁曦色一陣緊趕，到那片雜林之中。

俞秀凡神情冷肅，目注那黑衣少女，道：「你據實而言，述明內情。希望你說的是句句實話，如是被我聽出一句謊言，不論你下面的如何眞實，在下就不願聽下去了，兩位也就死定了。」

王翔、王當更是以忿怒的目光，盯注在那黑衣少女的臉上，凜凜神威，大有隨時出手之意。

黑衣少女目光由俞秀凡和王氏兄弟臉上掠過，毫無懼色，緩緩說道：「苦命人本姓張，小名秋月，父爲鏢師，中年退休，隱居廬州白沙集。布衣暖、菜根香，日子過的很平淡，但却一家歡樂，想不到來了個潘世旺。」

俞秀凡插嘴接道：「潘世旺是什麼人？」

張秋月道：「青龍門中弟子，也就是我死去的義父，一個外貌忠厚，內藏奸詐的人，先父久隱白沙集，未和武林中人來往，眼見潘世旺是一位武林健者，心中甚喜，盛情留宴，想不到那一席酒，竟爲先父招來殺身之禍。」

俞秀凡接道：「福禍無門，唯人自召，潘世旺總不會無緣無故的殺死你的父親吧？」

張秋月道：「先父酒興豪發，和潘世旺對拚百杯，先父已薄有醉意，取出了一顆珍藏的夜明珠，潘世旺竟有吞沒之心，奪珠欲遁，被先父攔下相搏，潘某施下毒手，擊斃了先父，惡賊殺心已起，爲了滅口，又動了殺我的母親之心。」

俞秀凡道：「那個時候你幾歲了？」

張秋月道：「先父中年娶妻，以家爲重，第二年就辭鏢師退隱林泉，三年之後生下秋月，那時，我不過剛剛週歲。」

俞秀凡道：「那時你還不解人事，怎會知曉這些事情？」

張秋月道：「家母曾隨家父稍習武功，但潘賊擊斃先父時，家母已然有備，自知難以力敵，裝出不會武功之狀，潘賊掌勢發出，立時裝作倒地死亡，潘賊酒後，未加細查，臨去之際，又放了一把野火，幸我年紀幼小，潘賊未加殺害。也許他良心發現，也許是先父的陰靈相佑，竟使他把我收留膝下，作爲義女。」

俞秀凡接道：「這些事是什麼人說的？」

張秋月道：「我母親。她逃出火窟，費時兩年之久，才找出潘賊的下落。毀容賣身，投入潘府作一僕婦，直等我長大成人，能知利害輕重，她才把事情的本末告訴我，我的師兄，也投到了青龍門中。」

俞秀凡回顧了那黑衣少年一眼，道：「是他麼？」

張秋月道：「不錯，就是他王德強。他是先父唯一的親戚，也是我母親娘家的姪兒，也是我的表哥。」

俞秀凡道：「令堂呢？」

張秋月道：「死了。」

俞秀凡一楞，道：「爲什麼？」

張秋月道：「因爲她怕我控制不住，特別去照顧她，潘老賊很奸猾，一旦露出了馬脚，就會被他找出內情。還有她要把這報仇的大事，加到我的身上。」

俞秀凡道：「青龍門勢力不小，妳和令堂之間，自然是妳報仇成功的機會大些。」

張秋月道：「所以，我報了仇。」

俞秀凡道：「聽來不似謊言。」

張秋月道：「你可以去打聽，如若我說的有一句謊言，以後你們再見到我，可以把我亂刀分屍，我是死而無憾。」

俞秀凡道：「好！你們可以走了。」

張秋月怔了一怔，道：「你就這樣放了我們。」

俞秀凡道：「你報殺父母大仇，出於一片孝心，何罪之有？」

桃花童子道：「慢着，他們的劍譜還未擎出來。」

張秋月伸手從懷中摸出一本薄薄的册子遞了過去。

桃花童子伸手接過，目光一掠封面，恭恭敬敬交給了俞秀凡。

俞秀凡接過劍譜，目光一轉，只見羊皮封面上，寫着「驚天三劍」四個字。

只是那驚天三劍四個字，寫的是梅花篆字，看上去像四朵花一樣，除了像俞秀凡這等學富五車、滿腹詩書的人，很難看得懂這四朵花一般的字寫的是什麼。

一本劍譜，如是只講三式劍法，那定是一種很高深的劍學。俞秀凡並沒有翻閱劍譜，却緩緩把手中的劍譜，交給了張秋月。

桃花童子低聲說道：「公子，你瞧過劍譜了麼？」

俞秀凡道：「不用瞧了，這本來就不是咱們的東西。」

張秋月搖搖頭，道：「這本劍譜，也不是我們的東西。而且這劍譜上除了有十二幅圖之外，都是些奇奇怪怪的字，我一個也看不懂。這劍譜留在我身上，也沒有用。」

長長歎一口氣，接道：「看過了諸位的武功，賤妾自覺十幾年的苦練，成就實在是有限的很，就算這劍譜是天下最精奇的劍法，對我們也沒有什麼用處，我們參悟不透，也無法學習，我們只適合居於農莊，作一個安份守已的農夫、村女。」

俞秀凡道：「知足常樂。姑娘能存此念，見足高明。」

張秋月一欠身，道：「公子如肯放我們，我們現在就告辭了。」

俞秀凡道：「在下想奉勸姑娘一事，青龍門不像一個邪惡的門戶，錯在潘世旺一個人，如今姑娘大仇已報，潘世旺已死在你暗算之下，希望你和青龍門的恩怨到此爲止。」

張秋月道：「我有殺死他們更多人的機會，但我沒有下毒手，我只要潘賊一人償命。」

俞秀凡讚許的點點頭，道：「姑娘，你是恩怨分明的人，孝義、仁慈，兼而有之，妳們請吧！」

張秋月臉上泛現出難得的笑容，道：「公子，這本劍譜，賤妾送給公子了。公子如何處置，悉憑尊便，但賤妾心中有一點愚見，斗膽說出。」

俞秀凡道：「悲慘的身世，崎嶇的境遇，已把姑娘磨練得人情練達，識見過人，在下洗耳恭聽。」

張秋月道：「那劍譜上十二幅圖，六幅打坐姿勢，六幅是劍式變化，但那打坐的姿勢，會使一個人經脈受傷。潘世旺如非打坐受傷，我決無能暗算到他，置他於死地。」

俞秀凡點點頭，道：「多謝指教。」

張秋月道：「這劍譜如是太惡毒，公子可以把它毀去，如是太精奧，也不能留在人間。利器可助人爲善，但也可助人爲惡。」

俞秀凡道：「姑娘請吧！」

張秋月盈盈一福，扶着那黑衣少俠並肩離去。

桃花童子突然高聲叫道：「張姑娘閨諱秋月，怎的又稱蘭姑娘？」

張秋月兩人已行出廟門，回頭一笑，道：「閣下很細心。賤妾原名秋月，乃爲生母所示，但賤妾到了潘府之後，就被易名蘭兒了。」

桃花童子道：「原來如此。」

張秋月淡淡一笑，道：「公子，還有什麼指教麼？」

俞秀凡道：「在下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說的句句眞實。」

張秋月道：「公子，儘管查證，如是賤妾說有一句虛言，决逃不過公子的快劍。」

俞秀凡一揮手，道：「你們去吧，青龍門那方面，我會叫他們放手。」

張秋月又盈盈一禮，才轉身而去。

目睹兩人身影消失，桃花童子回頭一笑，道：「世情曲折，內幕重重，單從一面觀察，實在很難找出眞相。」

王當臉一熱，道：「慚愧，慚愧。看來，這行俠仗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咱們也不能全信那張秋月的話，這件事要趙重山去查證明白。」

桃花童子目光轉注到那劍譜之上，道：「公子，這是本什麼劍譜？」敢情他未認出那梅花篆字。

俞秀凡笑道：「你不是瞧過了麼？」

桃花童子道：「瞧是瞧過了，可惜小的認不得它們，那不像字，倒像是四朵花一樣。」

俞秀凡笑道：「你可是很想知道這是一本什麼劍譜麼？」

桃花童子道：「小的只不過是隨便問問罷了。」

俞秀凡道：「驚天三劍。」

桃花童子臉色一變，駭然說道：「驚天三劍？」

俞秀凡目睹桃花童子震駭之情，心中一動，道：「怎麼，你知道驚天三劍的來歷？」

桃花童子已領教了俞秀凡的厲害，心知決無法騙得過俞秀凡的雙目，只好點點頭，道：「不錯，小的聽說過驚天三劍。」

俞秀凡道：「小桃童，你年紀不大，但見識的豐博，却是很少人能及得上。說說看，這驚天三劍，是怎麼回事？」

桃花童子苦笑一下，道：「公子，小的又發現了一件事情。」

俞秀凡道：「什麼事？」

桃花童子道：「一個人在江湖上走動，不但要武功機智，而且，還得滿腹學問和過人的定力。」

俞秀凡道：「你如是早瞧了這是驚天三劍，也許就不說出來了。」

桃花童子尷尬一笑，道：「很難說。公子，我不只是一樣差，除了學問不成外，還少了一份定力。」

俞秀凡笑道：「至少你很機智，而且武功也不錯。」

桃花童子道：「所以，我還能活到現在沒有死。」

俞秀凡道：「但你很膽大。有時太膽大了，很容易遇上危險。」

桃花童子怔了一怔，笑道：「但我有時很誠實，也很有用。」

俞秀凡道：「小桃童，你可以談談驚天三劍了。」

桃花童子歎口氣，道：「對驚天三劍，我瞭解的太少，就是當今武林之士，也沒有幾個人能夠瞭解，但它却是近百年來武林中一直盛傳的奇技絕學。」

俞秀凡道：「原來如此。」

桃花童子突然把目光轉注在俞秀凡的身上，道：「公子的劍招之快，似是已到了劍隨意動的境界，突破了招術變化，但不知這驚天三劍，對你俞公子是否有用？」

俞秀凡心中暗道：武功一道，我實在知道太少。幾招擒拏，幾招掌法，出劍擊敵，更是不成章法，如何能知曉深奧的驚天三劍呢？

心中念轉，口中却淡淡一笑，道：「我還沒有瞧過這本劍譜，是否眞的如武林傳說一般的玄奇？還不知道。」

桃花童子道：「公子，何不打開瞧瞧？」

俞秀凡笑了一笑，問道：「你要不要先看看？」

桃花童子吃了一驚，雙手連搖，道：「不敢不敢。再說，小的也看不懂。」

俞秀凡道：「小桃童，如是我沒有猜錯，你說的都是違心之論。你不但希望看看這本劍譜，而且，最好據爲己有，君子有成人之美，我不能送給你，但你可以瞧。我看得出你讀過不少書，也很聰明，能夠記得下好多，那就看你的造化了。」

桃花童子呆住了，望着俞秀凡，臉上是一股茫然和驚異混合的神色，張口結舌，却又想不出一句回答的話。

俞秀凡緩緩遞過劍譜。桃花童子不自主的伸手接住。

笑一笑，俞秀凡道：「快些看吧。」

桃花童子翻開了劍譜，很用心的看了起來。上面有圖、有字，有着很詳盡的解說。

俞秀凡知道這驚天三劍，可能是武林中人人夢寐以求的精深奇學，既然稱之爲奇學，那就不是人人都看的懂。滿腹文學的人，也許能看懂，但却無法領受，只會武功的人，又未必能看懂這文學，這就要文武兼賫的人，才能够看出竅要。

王翔、王當，根本就不注意驚天三劍這檔

事。他們自覺十八招捲雲刀法，已經是天下少有的奇學，是最具有威勢的刀法，驚天三劍，未必就能勝過捲雲十八刀。

雖然，桃花童子約略的提過驚天三劍，但兩人也未放在心上。

桃花童子雖然看的很存細，但他心中老在嘀咕着俞秀凡的用意難明，王氏兄弟虎視眈眈，這就分了他不少的心神。

他看的時間很長，俞秀凡一直很耐心的守在旁側，冷眼旁觀着他臉上的變化。

但王翔、王當，却是等的有些不耐，輕輕咳了一聲，道：「小桃童，你看完了沒有，一共那幾頁，你怎麼瞧老半天啊？」

桃花童子應道：「這就看完了。」

後面的大半，忽然間看的快了，默記着文字、圖形，已無法深思求解。

合上了劍譜，桃花童子立刻雙手奉上。

俞秀凡接過劍譜，道：「怎麼樣，你記下了好多？」

桃花童子道：「義理太深奧，小的難求甚解，文字倒是記下了十之三、四。」

俞秀凡讚揚的笑道：「很難得啦！」

把劍譜藏入懷中，接道：「咱們也該上路了。」

桃花童子道：「到那裏去？」

俞秀凡道：「我記得告訴過你。」

桃花童子道：「湘西五毒門？」

俞秀凡道：「不錯。咱們繞到青龍堡告訴趙重山幾句話，就趕往湘西瞧瞧。」

桃花童子目光轉動，只見王翔、王當，神色鎮靜，似乎對那俞秀凡決心到湘西五毒門一行之事，根本就沒有放在心上。

暗暗歎息一聲，桃花童子緩緩說道：「兩位王兄，可知道公子要去什麼地方麼？」

王翔道：「不是去湘西五毒門麼？」

桃花童子道：「不錯。兩位可知道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麼？」

王翔道：「不知道。」

桃花童子接道：「兩位想不想知道呢？」

王當道：「咱們用不着知道，公子要去，咱們只管跟去就是了。」

桃花童子苦笑一下，道：「要去之前，兩位最好能先瞭解一下湘西五毒門，是怎麼樣一個門戶。」

王當道：「咱們是初次隨公子闖蕩江湖，對江湖上事，知曉不多，這得要你小桃童指教了。」

桃花童子道：「長話短說，湘西五毒門充滿着神秘，但去的人，沒有一個回來過。」

王當笑一笑，道：「很夠刺激啊！」

桃花童子道：「兩位，那裏不是講究武功的地方。兩位的武功，也許天下都可以去得，但湘西五毒門，却是到處佈滿了置人於死的劇毒，任何武功，在那裏都失去了作用。」

王翔奇道：「咱們帶上乾粮，不吃他們的東西，難道也會中毒麼？」

桃花童子淡淡一笑，道：「如是一定要吃了他們的東西，才會身中奇毒，五毒門也就不會使人有神秘的感覺了。」

俞秀凡突然揷口接道：「小桃童，你如是覺着太危險，那就不用去了。」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道：「在下如是還有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我就不會跟着你們離開長沙了。」

俞秀凡未再多言，解開轡韁，上馬而去。

王翔、王當、桃花童子也只好上馬追隨而去。

俞秀凡馬過青龍堡，交代了趙重山幾句話，果然直奔湘西而去。

桃花童子原來是一個喜愛玩笑的人，但現在却突然間變的很沉默，每日愁眉苦臉的一語不發。好像此去湘西，絕無生機。

王當皺皺眉頭，道：「小桃童，你這副德性，好像咱們是死定了。」

桃花童子道：「你知道九死一生這一句話吧！那是說還有一分生機的冒險，但咱們這一次，却連一分生機也沒有，這是一場絕無生機之旅，我明知道是死定了，還能夠高興得起來麼？」

王當道：「既然是死定了，你爲什麼還要跟着同去？」

桃花童子歎口氣，道：「不論我小桃童在你們心目中的分量如何，但我却認爲你們是難得遇上的好朋友，士爲知己者死，雖然用之於此不太恰當，但此時此情，也只有這句話可以說明了。」

俞秀凡在這段行程中，很少說話，他細讀過驚天三劍譜，也仔細思量過桃花童子再三提出的警告。

驚天三劍確如其名，深入探求之後，發覺它確有石破天驚的威勢。

他學的雖都是武功中絕高的技巧，但却是艾九靈化繁爲簡的心血結晶，所以，他胸無萬流千緒的博雜技藝，這就有着很大的底細空間，不知不覺問已把驚天三劍深印腦際。

俞秀凡也後悔未能在花無果那裏多留幾天，他相信，以花無果的精博醫道，必有尅制五毒門的用毒之術。可惜的是，時間太倉促了，自己竟沒有學得一點花無果的神奇醫技。

湘西多山，除漢人之外，聚居有苗、傜二族，原爲古三苗之裔，雖經改土歸流，還未完全漢化。

這時，正是午時，到了辰州。

桃花童子在街上藥店中，購了不少防毒的藥物，帶在身上。

俞秀凡笑一笑，道：「看來，你對防毒用藥一道，也還有些研究。」

桃花童子道：「是聊勝於無的準備，五毒門的毒術，就算集天下名醫於此，也未必能夠救得。」

王翔道：「由公子和咱們兄弟奉陪，就算死在湘西，你也不算是孤魂野鬼啊！」

桃花童子歎息一聲，道：「咱們本來可以不去的，五毒門並未招惹咱們，爲什麼非去不可呢？」

俞秀凡道：「應該誰去呢？五毒門的神秘，總該有人揭穿，咱們就算不幸死於湘西，亦必有繼承之人。他們雖未直接爲惡，但却把毒物、毒器出賣給江湖上各大門戶，原來沒有野心的人，因爲持有毒物、毒器，自會生出併吞別人之心，追根究底的說起來，五毒門是江湖上禍亂的根源之一。」

桃花童子眨了一下眼睛，道：「果然是很偉大的抱負，不過，咱們完成的機會太小。」

俞秀凡凜然說道：「大義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你們如是不願去，可留在辰州等我，我如一月不歸，你們可以自定去處，不用再等下去了。」

王翔、王當一欠身，道：「公子怎出此言，咱們追隨公子，赴湯蹈火，死而無憾，如是公子堅要我等留下，咱們立時拔刀自刎。」

桃花童子雙目凝注在俞秀凡臉上瞧了一陣，歎道：「江湖上只有仁俠的傳說，但我小桃童今日才算見到了眞正的仁俠之士。」

目光一掠王氏兄弟，接道：「俠主、義僕，看來我小桃童也只有沾點俠、義之氣，跟你們死在一塊了。」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小桃童，有一件事，我們一直瞞着你。」

桃花童子怔了一怔，道：「什麼事？」

俞秀凡道：「他們兩位不是我的僕從，而是我的好兄弟。」

桃花童子笑道：「他們兩位也該升級了，今後由小的抵這空缺，作你公子僕從。」

王翔、王當齊聲說道：「咱們已經習慣了，只怕一時也改不過來。其實，你是大哥，作兄弟的服侍大哥，也算份內之事。」

俞秀凡道：「咱們志同道合，有什麼主僕之分，大家都是好兄弟。」

桃花童子臉上神情一陣激動，但很快又平復下去，歎口氣，道：「公子，過了辰州，西行三十里，踏進武陵山，就到了五毒門的區域。江湖傳說雖多，但都是臆測之詞。因爲，行入五毒門禁區，從未有生還歸來之人。公子準備如何一個走法？」

俞秀凡笑道：「我倒想了一個辦法，但不知能否適用？」

桃花童子凝目思索了一陣，道：「什麼辦法？」

俞秀凡道：「買毒物、毒器。」

桃花童子接道：「對啊！我怎麼就想不起來。辰州城中定然有五毒門中的人，咱們找找看。」

一路上愁眉苦臉的桃花童子，突然間變的開朗起來。

王當輕輕咳了一聲，道：「小桃童，你好像忽然間不怕死了。」

桃花童子微笑道：「公子一番指點，使在下頓悟了生死的意義，朝聞道夕死可矣。小桃童剛剛聞道，生死事已然不放在心上。」

王當道：「原來如此。」

桃花童子道：「咱們先找一個大的客棧住下來，找找五毒門的人。」

行走江湖，借道問話，桃花童子強過他們太多，這些事自然由桃花童子作主。

四人在街上走了一轉，找了一家最大的客棧行了進去。

辰州和別的地方，有一個很大的不同之處，那就是所有的客棧，都沒有拉客的情形，頗有店門大開，愛來就來的味道。

四人行進了店門，才有店小二迎了上來，道：「幾位是住店，還是打尖？」

桃花童子笑道：「住店。先把這幾匹馬拉去加料，準備些好酒好菜，我們要先好好的吃一頓。」

店伙計把四匹健馬送入馬棚，回頭來，才帶四人行入了一間客房。

很大的客棧，設備也不錯，就是人手太少，店小二對待客人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這和任何地方的客棧，全都大異其趣。

辰州言家門的殭屍功，本爲武林中盛傳的奇毒武功之一，再加上五毒門這種神秘的門戶，把湘西這一塊地域，渲染的充滿着詭異。

但這地方的人，也確有很多和別處不同的地方，對人很冷淡。

桃花童子走過了不少的地方，但從來未見過像辰州這地方店小二那副面孔，心中實在不舒服，重重的咳了一聲，道：「伙計，你們這五福客棧，是不是辰州最好最大的一家？」

店伙計臉上不見笑容，語氣也很冷漠，緩緩說道：「不錯。」

桃花童子嗯了一聲，問說道：「不少店伙計吧？」

店小二道：「連招呼客人帶餵馬加上我們的賬房先生，上上下下都算上，一共四人。」

桃花童子楞了一楞，道：「那是說只有三個店伙計。」

店小二道：「所以我們很忙。」

俞秀凡暗暗忖道：這座五福客棧兩三進的院子，幾十間的客房，三個店小二接客、餵馬，實在夠累了。

桃花童子本來一腔怒火想發作，但聽說只有三個店伙計時，立時忍了下去。換個地方，這樣一家大客棧，少說點，也得十幾二十個人照顧。三個人，單是打掃這麼大一個地方，就夠累了。

忍下了一肚子怒火，笑一笑，道：「伙計，掌櫃的好吝嗇啊！怎麼不多請幾個人？」

店小二道：「這年頭，咱們這地方賺錢容易，誰也不願意作這受氣挨罵的店伙計。」

桃花童子嘆口氣，道：「你老兄，爲什麼不找點別的事幹幹，我看你心情很壞。」

店小二接道：「沒有法子，誰要我蓋這麼一家大客棧呢？」

桃花童子一呆，道：「怎麼，你是店東主麼？」

店小二道：「請不到伙計，店東主也只好充當店小二了。」

桃花童子心中一動，道：「爲什麼這地方的人手如此難請。」

店東主苦笑道：「因爲，咱們這裏太富足了。」

桃花童子接道：「深山峻嶺，沙石田地，難道生金子不成？」

店東主道：「此地不生金，自有送金人，就拏四位說吧，在敝棧中吃一頓、睡一夜，沒有個三五兩銀子，就無法出去。」

桃花童子道：「當眞是三年不發市，發市吃三年。」

店東主道：「來這裏的客人不多。因爲，這裏不是水旱碼頭，但來這裏的客人，都很有錢，不在乎多化了幾兩銀子。」

桃花童子道：「說的倒是有理。」

略一沉吟，道：「店東主，想不想多賺點銀子？」

店東主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該賺的少一個也不行，不該賺的，給我也不要。」

桃花童子道：「咱們想買點東西，煩你老兄搭個綫。」

店東主冷冷道：「可是五毒門的毒藥毒、器？」

桃花童子道：「對啊！看來你店東主也是位老中人了。」

店東主道：「你先別高興，我做不做還不一定。」

桃花童子一楞，道：「爲什麼？」

店東主道：「我得先問清楚，你們是做大件、中件還是小件？」

桃花童子道：「何謂大件？何謂中件、小件？」

店東主道：「十萬兩銀子以上爲大，一萬兩銀子以上爲中，千兩銀子以上爲小。」

桃花童子道：「千兩以下銀子呢？」

店東主道：「不做。小交易，也得個三五千兩銀子。」

桃花童子道：「咱們做大件。」

店東主突然泛起一片笑容，道：「大件啊？成！中人費三千兩銀子，先付。」

桃花童子笑道：「十萬生意，三千銀子的中人費，倒是不算太貴。但要先付，未免不合情理了。」

店東主道：「五毒門的毒物、毒器，近年來供不應求，諸位不要麼，要的人多的很。」

桃花童子回顧了俞秀凡一眼，只見俞秀凡一面愁苦無措之色。

原來艾九靈給了俞秀凡有限的金銀、財物，省吃儉用一些，自然也可以在江湖上闖蕩幾年，但俞秀凡沒有節省，一兩個月中，已用了近半的費用。此刻，要一下子拏出三千兩銀子的中人錢，罄其所有，也難湊足此數。

桃花童子微微一怔之後，立時了然俞秀凡

的爲難所在，輕輕咳了一聲，道：「公子，三千兩銀子，也算不得什麼，咱們就先付他算了吧。」

一面說話，一面從口袋中摸出了一疊銀票，挑挑揀揀的送了一張銀票過去。

俞秀凡目光微轉，發覺那是一張整數三千兩的銀票，再看桃花童子手中上面一張，赫然是一萬兩銀子的大票。桃花童子手上一疊子銀票，如若每張都過萬兩那又何止十萬兩銀子。

四人同行，桃花童子穿的最壞，身份也最低，但他却是最有錢，當眞是腰纏十萬貫。

俞秀凡暗叫兩聲慚愧，忖道：我冒充富家公子，却料不到盡我所有，也不及桃花童子手中一張銀票的半數。

店東主接過銀票，打眼一瞧，那是山西柳記長福號的號票，長福號的號票，那是比金子還硬，南七北六，一十三省，通用無阻。

收好了銀票，店東主轉身而去。

目睹店東主背影消失，桃花童子笑一笑，道：「財不露白，今個我小桃童抖出了底子，只怕要引起你公子心中之疑。」

俞秀凡笑一笑，還未來及開口，王當已搶先說道：「乖乖，你有多少銀子？」

桃花童子揚揚手中的銀票，道：「全部家當，不過十幾萬兩銀子而已。」

王翔笑道：「咦！你可眞是扮豬吃老虎！穿了破爛衣服，見人伸手要銀子，但你却是隨身帶了十幾萬兩的銀票。」

桃花童子笑道：「我要沒有帶這麼多銀票，咱們也作不成這檔子生意了。」

俞秀凡並未追問桃花童子的銀票來自何處，却淡然一笑，道：「小桃童，你瞧那店東主是不是五毒門中人。」

桃花童子道：「我看不是，他如是五毒門中人，決不敢開口要銀子，就算他心中想要，也會繞着圈子磨咱們，頂多暗示一下。」

俞秀凡道：「說的很有道理。」

談話之間，步履聲响，店東主去而復返，手中拏着文房四寶——筆墨紙硯，放在桌子上，道：「四位把來歷、姓名寫出來，我明天就把它傳過去。」

桃花童子一皺眉頭，道：「店家，咱們是作買賣，又不是來相親、招贅的，還要把祖宗三代都寫在此紙上。」

店東主冷然一笑，道：「朋友，這是姜子牙釣魚，願者上鈎，四位如不想買，就此作罷，如是要買，那就得照規矩行事。」

俞秀凡一揮手，坐在木案前，提筆寫道：「登天摘日月，下海鎖蛟龍，毒短英雄氣，湘西會高明。」

鐵劃銀鈎，一揮而就。

桃花童子雙手捧起白箋，目光一掠箋上詩句，不禁臉上微笑。但他立刻恢復了鎮靜，交給了店東主。

店東主接過白箋，瞧了一陣道：「這上面沒有名字啊？」

桃花童子冷冷說道：「咱們眼睛不留砂子，你也作不了主。呈上去，給五毒門的頭兒裁奪，再囉嗦，那就是自討苦吃。」

店東主果然不敢再說，捧着白箋，轉身而去。

桃花童子一豎大拇指，道：「公子，上兩句豪氣干雲，下兩句不亢不卑，五毒門如是有人才，必然給咱們安排個大迎貴賓。」

臉色一整，接道：「可也有很多難題，說不定還會給咱們排一個五毒大宴。」

俞秀凡道：「只要能見到五毒門中人，總比無聲無息的中毒死去好些。」

桃花童子點點頭，道：「公子說的是。」

一宵過去，第二天午時過後，那店東主卽匆匆行了進來。

桃花童子站起身子，攔住了店東主，道：「什麼事？」

店東主道：「諸位的生意很大，我連夜就把它送了上去，沒有想到啊……」

俞秀凡心中一緊，道：「怎麼樣？」

店東主道：「沒有想到，這一次竟是快馬加鞭，今天上午，就有了回信。而且，還來了一位很有身份的人。」

桃花童子道：「人呢？」

店東主道：「人已到了客棧，請你們的頭兒過去說話。」

桃花童子冷笑一聲道：「來的是不是五毒門中的門主？」

店東主搖搖頭，道：「不是。」

桃花童子道：「既然不是五毒門主，用不着咱們公子去見他，要他來見咱們公子。」

店東主還在猶豫，桃花童子已然暗運內力，突然回手一揮。一股强大的暗勁湧了出來，硬把那店東主的身體給托了起來，摔出了一丈多遠。

店東主似乎是沒有受傷，但却受了很大的驚駭，站起身子急步而去。

桃花童子拍拍手，笑道：「有很多人，不見棺材不掉眼淚。這一推，省了咱們不少的口舌。」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你守在門口，他們先派人來，完是想掂掂咱們的份量了。」

桃花童子應了一聲，大步行出室外。

俞秀凡又吩咐了王翔、王當幾句。緩步退回一張木椅上坐了下來。

片刻之後，店東主帶着一個三旬左右，身軀修偉的大漢，行了過來。

那大漢穿着一件青色長衫，白面無鬚，五官端正，赤手空拳，舉止瀟洒，行雲流水一般的走了過來。

桃花童子見多識廣，看的微微一怔。暗道，五毒門中，竟有這等人物，看來，五毒門能有今日聲勢、就成，並非完全憑仗毒物了。

店東主對桃花童子，似是已有很深的畏懼，距離還有七八尺遠就停了下來。

青衫人一邁步，越過了店東主，倏忽之間，已到室門口處。他也許走了兩步，也許走了三步，但在人的感覺中，他似乎只是那舉步一跨，人就到了門口。

桃花童子早已有了戒備，冷冷說道：「貴賓留步！」左手橫裏推出了一掌。

這一掌，指影四張，封住了整個的門戶。

青衫人道：「在下關飛，奉敝門主之命，特來拜會貴公子。」

口中答話，右手駢指如戟，點向桃花童子的腕脈。這是截脈突穴的手法，桃花童子不得不收回掌勢，但他左手收回，右手却攻出，一掌拍向關飛的後背。

關飛身子未轉，左手向後點出，封住桃花童子的右手攻勢。

桃花童子攻了兩招，被關飛封開了二招，已來不及再攻第三招，關飛已行入了門內。不禁暗自吃驚道：這小子身手不俗，我連攻兩招，竟然未能阻攔住他行進之勢。

關飛脚未停步，進入室中，自行停住，目光流轉，只見一個俊美少年，端坐在一張木椅之上，左右兩側，各站着一個佩刀的少年。

關飛冷笑一聲，道：「那一位是可以作主的頭兒？」

他口中在問，雙目早已盯注在俞秀凡的臉上。這句話顯然是明知故問。

俞秀凡緩緩移動目光，盯注在關飛的臉上，瞧了一陣，冷冷地說道：「在下俞秀凡，閣下有何見教？」

（未完）

十年仇恨惡向膽邊生　一往情深難撼鐵石心

朱羽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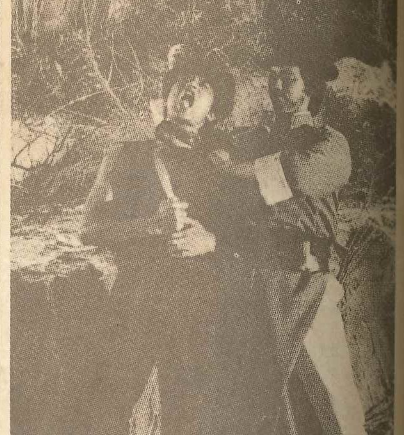
插翅難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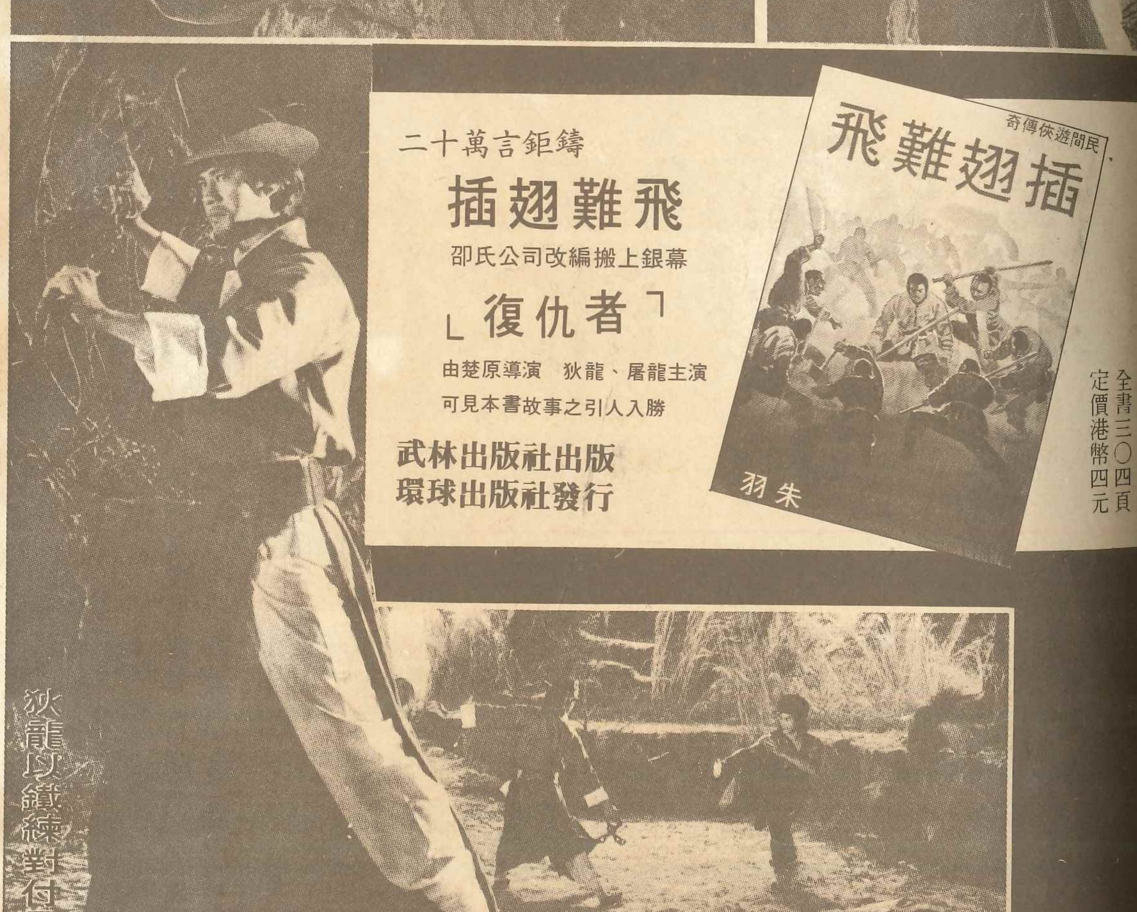
在他的周圍有土豪，惡霸，俠女，歌妓重重疊疊；逃得出難關，却走不出情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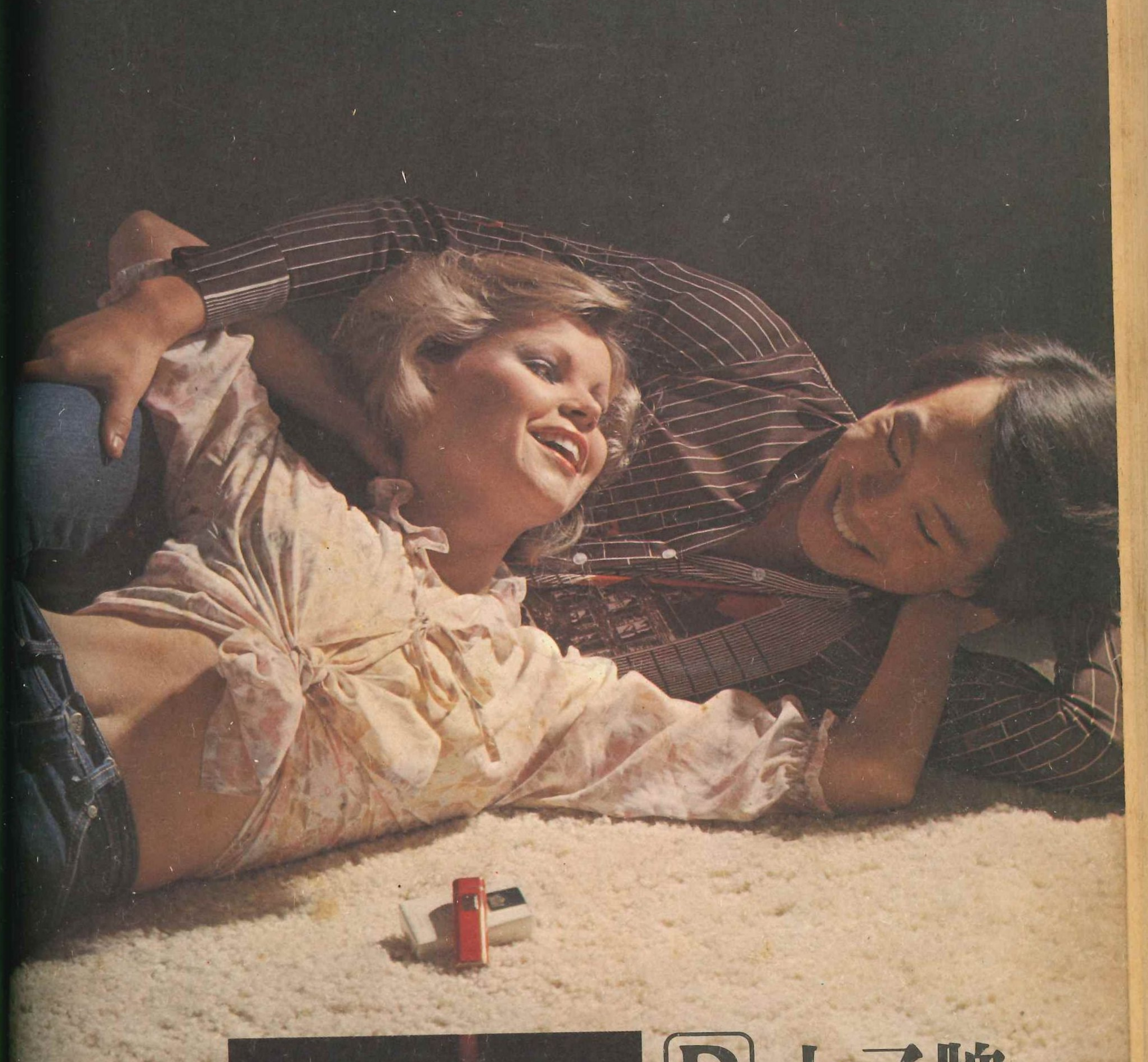








狄龍以鐵鍊對付屠龍



"柔美"型

R 太子牌

"柔美"型電子打火機

太子牌創新設計，"柔美"型電子打火機，
配最新微型電池，輕輕一按，
即自動循環打火，寂靜無聲，火焰穩定。
外型線條輕盈優美，剛柔兼備，無與倫比。
持"柔美"型打火機，
輕輕點火，柔情萬丈。

總代理：
太子牌火機(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